

武俠世界
第37年
10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天一黃金道」。卓小明是「巡城馬」，往來於江浙兩地賺取薄酬。某日，在客棧歇脚，碰上江湖人廝殺，一武功高強者因寡不敵衆受重傷竄進他所住的客房……由於此一變故，改變了他的命運，從此被捲入江湖上的漩渦之中，眞乃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欲知卓小明因何被牽扯進江湖的追殺，他如何從中斡旋，化解了金象與金銀針這一對怨偶之間的嫌隙，「天一黃金道」的由來是甚麼？請細閱本故事。

*　　*　　*

新刊短篇「碧血英魂」乃麥中青先生所著。錢塘江畔岳王墳前，林小鳳怒踹秦檜像，引起青衫中年文士注意。「廿載重來，人何在……」請欣賞可歌可泣的抗金故事。

*　　*　　*

「奪劍奇兵」下期續刊，耑此預告。

下期將刊易水寒先生撰寫的小說「書劍恩仇」，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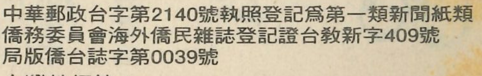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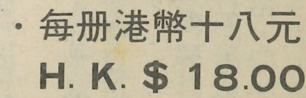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6.6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10期
（總號187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一黃金道

江湖俠義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俠義心腸 救急扶危

「砰砰」幾聲，把熟睡如豬的卓小明也吵醒過來。

「呸，剛找到這落脚處，却又被這聲音吵醒，甚麼傢伙，不識好歹，竟在這個時候吵起來！」卓小明自言自語，轉了個身，又再閉上了眼睛。

經過多天的旅途，他才找到這處較爲像樣的小客棧，剛沐浴更衣，躺在床上，却又被這些聲音吵醒，那滋味實在並不好受。

「轟」的一聲，又再把卓小明整個人也震醒了。

這聲音並不是吵架聲，也不是普通的碰撞聲，而是刀劍相擊的聲音。

雖然他是倦極，但聽了這聲音之後，他不由自主的睜開了眼，第一件事當然是看看枕邊的銀両。

銀子仍在，他一把抓起這袋銀両藏入了被窩。

失去甚麼也可以，這幾十両銀却千萬不能失去，因爲他的責任是爲鄉間的幾位親戚，把這幾十両銀送到浙江去，丟了自己的性命尤可，丟了這些銀両，却是大大不可。

因爲卓小明的職業是「巡城馬」。

所謂「巡城馬」，那便是一種小型的護送服務，如果有人想把大批財物，運往異地，那當然是去幫襯鏢局，但小量的財物，或者一些家書，物主往往會幫襯「巡城馬」，委託他們。

當一個「巡城馬」，其實並不是一件易事，第一，他要受委託人信任，第二，他自己要有一些武功，既要在旅途上保護財物家書，也要保護自己的性命。

卓小明當了「巡城馬」已有三年，一直來往江浙兩地，他爲人忠厚，也懂一些武功，因此，經過這兩三年的經營，倒也平安無事。

外面又再傳來一陣人聲，夾雜着一些刀劍互相碰撞的聲音，看來外面發生了一場毆鬥。

這間小客棧，雖然簡陋，但也有兩層，卓小明所住的，是二樓盡頭處一間普通客房。

卓小明知道，客棧是公衆出入的地方，甚麼人也有，爲了本身安全之計，雖是非常睏倦，也勉强起來，先到房門處，看看有沒有鎖緊。

門是鎖上，暫時可算安全。

他走近房間唯一的窗，輕推一下，看看下面的院子。

當他投棧之時，這院子是漆黑一片，可是如今却是燈火通明。

燈火並不是來自客棧，而是來自幾枚火炬。

火炬之下，有七八個勁裝武師正圍攻一個衣衫襤褸，短髭如戟，看來有點像個乞丐的人。

這七八個武師，手持刀劍，招招要命，或刺或劈，招呼在這個乞丐的身上。

這乞丐手上並沒有甚麼兵器，但手上似是拿着一條鐵鍊，而他正用這條鐵鍊，擋格武師的刀劍。

在這院子之內，持火炬的有四五人，圍攻乞丐的武師有七八人，加上這個以一敵七八人的乞丐，共有十多人，可是說也奇怪，院子內並不算太嘈吵。

祇有刀劍與鐵鍊碰撞而發出的聲音，加上間中發出的人聲吆喝，認眞來說，算不上很嘈吵。

卓小明被這些聲音吵醒，一來是他爲人醒覺，知道在旅途上無論發生甚麼事，也要先起來保護自己的財物，二來是他漸漸江湖閱歷多了，知道江湖之內，甚麼事也會發生，若不先加預防，吃虧的祇有自己。

八個武師依然是猛烈的攻擊這手拿鐵鍊的乞丐。

這乞丐以一敵八，却是氣定神閒，雖然一下子不能突圍而出，但他仍然有力抗拒八人。

這八個武師，却是越打越火爆，看來他們想快快解決這個乞丐，無奈乞丐見招拆招，間中使出一些古怪招法，例如一個大車身，身上鐵鍊如八爪魚的八手伸出，使他們無法不退避三舍。

這一退，又給乞丐一個喘息機會，再圍上來，乞丐又可以從容應付。

卓小明看了一會，心中猜度這是一場私人恩怨，或者是一場追捕。

雙方的人，似不欲把事情擴大，因此都是默然的打着，既不願有人插手，也想快刀斬亂痲，盡快把事情結束，但眼前情形，却又做不到。

卓小明看了一會，本想離開，再回床上，不過，由於他好奇，却多看了一眼。

這一眼却使他精神振奮起來。

因爲這八個武師似乎有了新招。

四上四落，分批的圍攻乞丐。

雖然圍攻的人少了，但他們把圍攻的圈子收窄，更爲緊貼乞丐，這乞丐的武功不弱，但被貼身攻擊，却似乎有些手忙脚亂。

卓小明心裏明白，這四上四落的攻法，分明是一場消耗之戰。

八個武師既然不能一下打敗乞丐，他們四上四落，讓四人可以使出絕招，招呼在這乞丐身上，另外四人也可以趁這機會，稍作休息。

車輪之戰，當然耗盡乞丐氣力。

這四上四落的法子，似乎並不是這八個武師想出來的方法，因爲在近大門處，兩支火炬之下，赫然出現了另一個人。

這人也是勁裝打扮。

不過，以卓小明的經驗看來，這人無疑是這羣武師的首領，這人一雙濃眉，臉上一派冷漠。

他雖然沒有說過話，但他衹是舉手投足，那八個武師便立時變陣以對付乞丐。

八個武師對付一個乞丐，已是江湖人所不齒之事，而今這人出現，更以陣勢對付乞丐，那對江湖上磊落之人來說，更是不齒。

卓小明雖然是個小小的「巡城馬」，但却有一顆光明磊落之心。

雖然是事不關己，已不勞心，但他仍然非常同情那乞丐。

他想：「無論他們之間爲了甚麼而鬥，爲甚麼不來一次光明磊落之鬥？」

說時遲，那時快，院子當中已起了變化。

本是四上四落的圍攻，突然又變了陣，那爲首之人，似又發了號令，八個武師又圍攻而上。

乞丐忙於應付，開始有些手忙脚亂。

那站在火炬之下的人，突然發出一聲呼嘯，八個武師隨即躍開。

那乞丐本來已入困境，窮於應付，幸好在這一霎，敵人退開，給他一個喘息的機會。

他慶幸還來不及。

一個火球自那首領手上拋出，直射在乞丐的身上。

那乞丐似乎千萬也料不到那人有此一着，火球有如疾矢離弓，乞丐身上先着了火。

然後，他一頭散髮，接着又惹上火頭。

看來那火球並不是一個火球那麼簡單，而是火中有其他物品，一沾其他物件，便立時散開。

轉眼之間，那乞丐已上身着火。

這一變故來得突然，也來得極快。

乞丐狂號一聲，猛地向上空拔起。

那八個武師也不甘後人，一齊向着乞丐躍去，那乞丐在這危險關頭，居然有他應付之法！

他竟在半空之中把全着了火的外袍脫了下來，並反擲向那八個跟上來的武師。

火袍揚開，八個武師無法接近，祇能翻觔斗避開，落回地上。

而乞丐已上了客房二樓之處。

卓小明看着那個火人，似乎有意奔來他這一邊，他心想：「這事不關己，已不勞心！」他本來在窗縫窺看，立時退回床上。

事情却要惹到他的身上來。

可是世上事情，往往全是如此，你越是不想理會，事情却要惹到你的頭上來。

「砰」的一聲，卓小明的房門竟然被撞開了。

那乞丐的手上，再沒有那件火袍，這也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因爲如果他仍手持火袍，那麼，這間簡陋的房間，立即會成爲一個火海。

那人似也受了傷，倒在地上。

卓小明從床上睜眼看去，衹見那人在地上用力翻滾，似乎是想站起來，却是有些力不從心。

卓小明心中害怕，但是受不住那乞丐發出的呻吟聲音，他坐了起來。

卓小明問道：「你沒事？」

那乞丐聽有人說話，轉過身來，道：「如果你也與這八個武師交手，你也會沒有事？」

「我不懂甚麼武功，幫不了你！」卓小明有些怯生生地道。

那乞丐道：「你幫我？」他似乎看不起卓小明。

卓小明道：「在這裏，除了我，還有誰可以幫你？」

乞丐哼了一聲，並沒有再回答。

那時，外面人聲鼎沸。

卓小明走到窗前，偷看下去，看看爲甚麼那些武師仍沒有追上來，假如他們追上來，他也不用爲這乞丐而大費周章。

原來剛才那乞丐把火袍擲了下去，却惹起了幾處火頭，一時之間，外面竟然燒着了很多地方。

客店的人都起來救火。

那些武師，似乎是碍於人多，並沒有再追那乞丐。

卓小明正吁了口氣。

可是，當他一回轉身來，那口氣却舒不下去。

因爲那乞丐已站了起來，並且站在他的背後，一手更放在卓小明的肩膊上。

卓小明想推開他，可是，那乞丐的手却像沾上了膠水，無法推開。

既然無法推開，他自己便該向後縮去，可是，後面已是窗口，無法逃離。

「不用怕，你不用怕我！」乞丐道。

卓小明聽了這話，不期然的道：「我當然不怕你，我怕你甚麼？」

乞丐道：「對，你不單不怕我，而且可以救我。」

「救你？」

「是的，救我！」

「我爲甚麼要救你？」卓小明問，其實他這問題，是因爲無可奈何時問的問題。

「你要救我，有兩大理由！」那乞丐從他那破爛的內袍掏出一錠黃金。

卓小明祇是個「巡城馬」，生平看過的錢不多，那錠黃金足以吸引他。

乞丐又再掏出另外一樣東西，那是一柄小匕首。

卓小明不明所以，問道：「甚麼兩大理由？」

乞丐道：「第一，是這錠黃金！」

「給我？」

「當然是，假如你肯救我。」

卓小明的眼睛發光，與那錠黃金互相輝映。

「如果一錠不足夠，還有另外一錠……」他從袍內又再掏出另外一錠。

卓小明被黃金的光彩吸引着。

那乞丐仍以爲他認爲不夠，道：「假若你救了我，日後還可以有許多！」

「好極！」卓小明似乎下了決心。

有道是：事不關己，已不勞心，但這時事情却變了，有了黃金，事情當然與己有關。

他伸手拿了其中一錠，乞丐並沒有甚麼異議，不過，當他再拿另一錠，那乞丐却一手搶回。

「怎麼？」

「先拿一錠，救了我再說！」

卓小明咽了一下口水，道：「好，我怎麼能夠救你？我祇是一個……」

「你依我說的話而行便可！」

「好極，」忽然，他想起乞丐說過，他還有另一個理由要他救，便道：「大哥，你說還有另一個理由，我要救你！」

「是的。」他用左手揚揚那匕首。

「甚麼？」

「這匕首！」那乞丐把匕首一揚，發出一陣破空之聲，小小的匕首，竟然有這麼大的威力。

「怎麼？」卓小明仍不明白。

乞丐道：「這是第二個理由，我可單用這匕首殺你！」

「殺我？」

「當然，你自己命也不救，還會救甚麼？」

「當然救你！」

卓小明似吸了一口涼氣，幸好自己一見黃金開眼，否則自找痲煩，有時貪心也有好處！

那乞丐又再把匕首揚了幾揚，那破空聲音，不但刺耳，而那激起的空氣，也帶來一些寒意。

這幾下不知是警告還是甚麼。

卓小明打了一個寒噤，立時返回正題，道：「大哥，我怎麼救你？」

「你先開窗，再關上房門。」

卓小明依言開窗。

乞丐道：「你扶我上床！」

卓小明扶着他，一手搭在他背後，立時，他感到一陣濡濕的感覺，再偷看一下，原來他背上已滿是鮮血，而且似乎仍在流着。

乞丐道：「與我一起睡！」

「你……」

「你怕甚麼？」

卓小明不知如何答。

乞丐道：「你不要看我，只把我當作一塊大黃金，那麼，你一切都會覺得好過些！」

這倒是一個好提議，而且非常可行。

卓小明把被子好好的蓋着乞丐。

乞丐道：「以我的經驗看來，那些人一定會再來，而且會來這房間搜！你趕快把血漬擦干淨。」

「那我怎樣？」

「你扮作驚魂未定，嚇得不懂說話，只要猛指着那個窗口！」

「我實在是驚魂未定！」他頓了一頓，問道：「若要搜這床？」

「我自有法子！你只要依我的話去做！」

那時，外面人平靜了下來，火已救熄。

幸好只燒着一些不大重要的東西，客店老闆招呼了客人入內，一時之間，似已平靜下來。

卓小明睡在那乞丐的旁邊，只嗅到他身上發出一陣陣的臭味，中人欲嘔，不過，當他把這乞丐當作一塊大黃金的時候，一切都變得好一些。

忽然，有人打開了門。

一個武師打扮的人，先閃身入內，然後，後面兩個武師，也跟着進來。

他們手上都拿着明晃晃的刀。

「你，起來。」

卓小明全身打着哆嗦，很辛苦的起來。

武師問道：「有人來過嗎？」

卓小明全身發抖，慢慢舉手，指向那窗口。

「怎麼？他逃了出去？」

這時是大冷天時，如果並不是有特別的需要，一般人都不會開窗，而這窗却是敞開的，其實這三個武師，一進來之時已注意到。

「他越窗而出？」

卓小明仍然在抖，武師也不明白他是回答他們的問題，還是在顫抖。

「去了哪裏？」

卓小明仍然在抖。

另一個武師道：「這人嚇傻了！」

第三個武師道：「幾間房的人都是這樣！」

爲首的武師道：「搜一下。」

卓小明心中一驚，把棉被擁在身上。

「還有甚麼好搜，一眼看盡！」其中一位武師道。

那爲首的武師，似也同意，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越窗而出。

卓小明舒了一口氣。

乞丐仍然捲伏在被鋪之內，輕聲地問道：「他們走了？」

卓小明道：「走了，你可以出來了！」

那乞丐推開了被子，也舒了一口氣，道：「不過，他們仍會再來的！」

「我看他們不會！」卓小明道。

那乞丐並沒有回答。

卓小明道：「那我已救了你！」

乞丐並不回答。

「另外一錠黃金？」卓小明仍念念不忘另外一錠黃金，不過，那也怪不得他。

「你是江湖中人，我聽人說過，江湖中人，最講義氣，說話算數的！」

乞丐仍然沒有回答。

卓小明心中有氣，道：「難道你想……」

他伸手入被鋪，他是感到一陣寒意，原來那乞丐雖然在大棉被之下，卻仍十分冰冷，看來他是流血過多，使他昏了過去。

這一驚反而使卓小明忘記了黃金，一時之間，卻沒有甚麼辦法，他唯一可行的辦法，只是倒了一杯熱水，餵了一口入乞丐口中。

這陣熱氣卻使乞丐甦醒過來，發出了一些聲音。

「怎麼？還沒有死？」卓小明問。

「沒……有……快……」他摸着自己的胸口。

卓小明不明白他說甚麼，只有依他，搜索他的內袍，又一陣觸手的冰冷。

他把黃澄澄的東西掏了出來——另一錠黃金！

他又再往內掏，似乎還有。

那乞丐道：「……」

卓小明聽不到他的聲音，只往內掏，這一次却掏出了一個小瓶。

那乞丐指着小瓶，又向他自己的口指着。

很明顯，他是叫卓小明把瓶內東西餵他，卓小明立刻開了瓶，瓶內傳來一陣藥味，他把藥粉倒入乞丐口腔，再灌他喝一口水。

乞丐把藥粉咽了下去，立時似又昏了過去。

卓小明也不理會他，因爲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等他去理會——那七錠黃金。

原來這乞丐，似乎是個大富翁的乞丐，身上一共有八錠黃金，其中一錠早已給了卓小明。

卓小明數着，心花怒放。

他盤算了一會，自言自語道：「八錠黃金，足以我過下半生……這一錠用來蓋一間大屋，這一錠用來討一個老婆，這一錠是錦衣美食……」

他再看看床上的乞丐。

乞丐不知是熟睡，還是昏倒了，不過，卓小明不用再理會他，因爲這時不走，還待何時？

他首先把黃金包好，縛在身上，正想一走了之，但他的慾念仍盛。

他想起這乞丐身上有一柄小匕首，這小匕首會發出破空之聲：「要了它也好，好作防身！」他自言自語地道。

於是，他走近乞丐。

乞丐仍有鼻息，並且發出一陣一陣熱呼吸，那些氣味極爲難聞。

卓小明在他胸口搜了又搜，一時之間，却無法找到那柄匕首。

他明明看到他把匕首納入懷中，沒有理由找不到的，他又再按他胸口，果然，在他衣角處，眞的發現那柄小小的匕首。

原來那匕首還有一個小小的鞘子，這鞘子極其華麗，鑲有一些紅紅綠綠的寶石。

卓小明一看，大聲道：「好在搜他一搜，這把匕首鞘子夠吃一輩子！」

人的貪心眞是無窮無盡。

他把匕首拿了出來，一陣寒氣撲面。

「這東西眞神奇！」他自言自語地道，他並不是在說夢話，因爲匕首發出了一些光芒，眩目的光芒。

他怔怔的看着這匕首發出的光芒。

忽然，他被乞丐的聲音驚醒來，道：「你既然喜歡，那你就要了它吧！」

卓小明囁嚅道：「我……」

「不用怕，你既然喜歡，你拿去，這東西在我手上，看來也沒有多大用處了。」

「給我？」

「是的！」

「這是你說的，並不是我搶你的！」

「還有那七錠金！」

「我……」

「你喜歡也同樣可以拿去。」

「你說的，我並不是偷你的，而且，你日後也不可以討回！」

乞丐發出一陣微弱的笑聲，道：「如果我仍可以生存下去，我也不會……」

「好了，我走了！」

「走？我給你這麼多東西，起碼，你也得幫我一下，就算死也死

得舒服一些！」

卓小明回心一想，他這話未嘗沒道理，有道是，收人錢財，替人消災，況且這麼多錢。

卓小明還是有點良心。

「我怎樣幫你？」

「你剛才在我胸口搜索，推上推下，你再用這種手法，在我胸口推上推下！」

卓小明上前，雙手在他胸口推上推下。

「用力些！」

卓小明依言，他一直推上推下，漸漸的，那乞丐似乎因爲他的推拿，使他呼吸暢順。

「你按我胸前這部位……」乞丐指着胸前乳下一處，又道：「用力按！」

卓小明用力按下去。

接着，乞丐又再指了幾處，示他用指按下。

卓小明漸漸明白，那是按穴，看來是療傷方法，他學過武功，當然知道按穴療傷，只是他從來未學過，聽過人說而已。

這一按便按了差不多一個時辰。

乞丐似乎恢復了血氣，說話也响了一些，但卓小明却非常疲累。

本來，他想按了幾下之後，一走了之，可是，這按穴十分疲倦，他不覺也倒睡在乞丐身旁。

卓小明突然驚醒起來。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覺房內一片漆黑，窗已關上，因爲再沒有寒氣吹入。

他伸手一摸，乞丐在被內，他的身上却是熱辣辣的，看來並沒有死去。

門外傳來一些脚步聲，接着有人敲門。

卓小明往開門。

門外赫然站着那三個武師。

爲首的一個道：「你還沒有走？」

卓小明道：「你們找不到那個乞丐？」

三人已入了房內。

「這個老不死的，果然夠江湖道行，有道是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險的地方，他騙倒我一時，却不能永遠把我騙下去！」

他已走近床。

卓小明想來個拖延之法，也無從下手。

那人刀出，並一刀砍下，手法之快，再沒有攔截的時間。

卓小明只能夠閉上眼睛，他剛才明明摸過，老乞丐仍在熱辣辣的被窩內。

這一次，再無倖免，只有身首異處。

可是，他却聽不到聲音。

卓小明再睜開眼睛。

那人已把被鋪掀起，却沒有了老乞丐的屍體。

「他不在？」那人惡狠狠的回過頭來，質問卓小明。

卓小明道：「他早走了。」

「走了？」其他兩人高聲問。

「眞的走了，我騙你們作什麼。」

「他給了你什麼好處？」

「好處？」卓小明作了一個驚訝之狀。

「他有沒有給你黃……」

另外一個武師立時止住他道：「別亂說。」

很明顯，那人想說「黃金」二字。

「什麼？」卓小明問。

那武師實在忍不住，問道：「黃金！」

「黃金？」

「那人給你黃金。」

「你說那乞丐？」

「是的，他有沒有給你黃金？」

卓小明大笑起來。

武師道：「你笑什麼？」

「你們都說那人是個乞丐，乞丐怎會有黃金？」

武師還想問。

爲首的一人阻止他道：「小子，你如果再有隱瞞，你以後的日子也不好過。」

卓小明道：「我隱瞞些什麼？」

他們無言以對。

卓小明見乞丐不在床上，膽子更大一些，道：「其實，你們找那乞丐作什麼？」

「乞丐？你說那人是乞丐？」

「當然是乞丐，爛衣爛褲，一下子衝了進來，又再從窗口衝了出去，不是乞丐，還是什麼。」

「你不用理會，只要發現那乞丐……」

「不用多說！」另外一個武師似乎不想把他們的身份在卓小明面前公開。

「走！」另一個道。

三人似乎仍要再搜這間客棧，循正門出去，竟然爲卓小明關上了門。

卓小明停了很久，才輕聲道：「大哥，你在那裏？」

「我在這裏。」一陣灰塵抖下。

原來，不知在什麼時候，這乞丐已上了上面的橫樑，躲開這幾個武師。

「你怎會……」

「我早知他們會再來，所以我早在上面找了個位子。」那乞丐從容地道。

「你傷勢好了？」

「似乎好了不少，這要多謝你。」

「不用，你早已給我酬勞。你說過不算數？」卓小明怕他賴皮。

「當然算數。」

卓小明才舒了一口氣。

「那匕首呢？」他爲了全部擁有這些財物，又問。

「當然也給你。」

「你不後悔？」

「其實這個問題，該我問你才對。」

「爲什麼？」卓小明道。

乞丐道：「你自己說的。」

這似乎是有弦外之音。

卓小明道：「我……」

「到這時候，你絕不能後悔！」

「你說什麼？」卓小明道。

「那匕首是我們入門的信物。」

「入門？入什麼門？」

「天一黃金道！」

「什麼？」

「天一黃金道！」乞丐說來，字字鏗鏘。

「那是什麼？我從來沒有聽過。」

「你現在知道，也不算遲。」

「天一黃金道是什麼？」

「是一個……一個江湖門派，這樣說你比較明白一點，明白嗎？」

「就像少林、武當那樣？」

「對，不過，他們比較清高一點，我們有些不同，我們除了對武功喜好之外，還多了一些。」

「多一些什麼？」

「就好像你一樣。」

「像我，像我什麼？」

「喜愛黃金。」

卓小明聽了，有些靦覥。

「不用怕醜，喜愛黃金是正常的。」

「是嗎？」

「你見過天下有什麼人不喜歡黃金？他們不單喜愛，而且喜歡擁有，據爲己有。」

「是的，我也是。」

「你當然是，否則你就不正常。」

卓小明道：「對，我是正常的人，對了，你說你們是個什麼道？」

「天一黃金道！」

「你又說我入了你們……」

「對，我們天一黃金道，入道之門，便是那匕首。」

「匕首？這匕首？」卓小明把鞘子掏了出來。

「對，這匕首，你要了這匕首之後，便成了我們之間一份子。」

「也便是我入了天一黃金道？」

「對，你眞聰明。」

「入了天一黃金道，有什麼壞處？」

「壞處？爲什麼不先問好處？」乞丐問。

「我要先知道壞處，我才放心，好處……好處不必問，天一黃金道，當然有黃金。」

「果眞是聰明人。」乞丐道。

「你不告訴我？」

「我當然要告訴你，第一個壞處，你富有了。」

「富有？富有也是壞處，那我非常渴望擁有。」

「我還沒有說完。」

「怎麼？」

「你有了這些黃金，你一定要去賣，換了錢，才可以過優哉悠哉的生活。」

「當然。」

「你一動用這些黃金，便有人找上門。」

「找上門？」

「就像我一樣，幾乎被這些人斬開八件。」

卓小明伸伸舌頭。

乞丐續道：「他們會鍥而不捨的追你，追你到天涯海角，永無寧日。」

卓小明聽了，心中有點害怕，突然道：「我不要了，這些人……」

「你不要？」

「是的。」

乞丐道：「這是廢話。」

「什麼廢話？」

「你口中說不要，但黃金仍纏在腰上，你不會捨得的，如果不是，還不解下來？」

卓小明並沒有動手。

乞丐道：「好了，好了，我也不會要回，因爲我們天一黃金道有無數黃金，我要來有什麼用。」

卓小明心中稍寬。

「不過，要了黃金，也得要匕首。」

卓小明不言。

「要了匕首，也即承認是我們同門。」

「同門又怎樣？」

「同門要互相幫忙。」

卓小明聽了，倒也不以爲意。

「怎樣幫忙？」

「你要帶我到一處地方。」

「什麼地方？」

「你不要問，你準備好一切，找一輛馬車，因爲我身上……」說到這裏，他聲音似乎軟弱起來。

「砰」的一聲，他從樑上跌了下來。

卓小明上前，把他扶起來。

「送你去了之後，又怎樣？」

「你可以走了。」

「是嗎？那我和天一黃金道再沒有關連？」

「是的。」

「爲什麼？」

「因爲你救了我，爲我們天一黃金道立了一個大功勞，你可以退出，但我想你不會退出。」

「爲什麼？」

「到時你便知道。」

「而今不可以說？」

「不可以，你要先送我到那個地方。」乞丐從身上掏出一些碎銀。

卓小明接了過來。

乞丐道：「你拿着這些碎銀，去預備馬車之類上路的用品，然後我們上路，記着，暫時不要再提那些黃金。」

卓小明有些疑惑之色。

乞丐道：「你也不想再惹那些武師吧？」

卓小明當然不想。

乞丐道：「遲些你再回鄉建屋娶妻，那時再去換錢，也不嫌遲。」

卓小明立時出外，有了銀兩，一切自然好辦，店小二不單爲他備好了馬車，更爲他買了衣服，又爲他預備了一些豐盛飯菜，直送入房內。

乞丐也叫了一些東西，讓卓小明好好享用一番。

他一邊吃，一邊想起了很多問題，道：「大哥，你究竟叫什麼？」

「我姓金。」

「天一黃金道個個姓金？」

「不……我眞的姓金，叫象。」

「金象大哥。」

「你仍然叫大哥便可以了，你呼我金象，太惹人注目，反而惹事。」

「好極，大哥，我也要告訴你，我叫卓小明，是個巡城馬。」

「巡城馬？」

「是的，巡城馬是人們給我一個好聽的名字，其實我是個水客，替人帶些貨物，也帶些書信，來來往往賺取些微酬勞。」

「而今不用了。」

「爲什麼？」

「因爲你已賺到了黃金。」

卓小明笑了，猛吃些東西，也倒了一碗濃濃的湯，給金象喝。

「其實，你身上有什麼傷？」

「內傷。」

「內傷是我看不見的。」

「內傷當然看不見，我要你陪我去看大夫。」

「看大夫，爲甚麼又要上路？我在這地方也可以找到一個大夫給你。」

「當然不是普通的大夫。」

「那是誰？」

「金銀針。」

「什麼金銀針？」

「那是大夫的名字。」

「也姓金？」

「是的。」

「那麼巧？」

金象不言，他似乎不想再說下去，只發出了一個輕微的嘆息。

當那些飯菜都吃完了，卓小明問道：「大哥，我們什麼時候走？」

「立即動身！」

「這麼晚？」

「晚上才好，趁黑出城，明天一早我們已經可上官道，上了官道，那些龍十三的傢伙，就不敢這麼明目張膽！」

「龍十三？什麼龍十三？」

「你不記得那些武師？」

「他們都是龍十三的手下。」

「龍十三是什麼？一個人？」

「不，是十三個人！」

「十三個人？他們追踪你？」

「不算追踪我，而是追殺所有天一黃金道的人！」

「爲什麼？」

金象並沒有正面回答，只道：「而今連你卓小明也成爲其中一份子！」

「爲什麼？」

「因爲你也是天一黃金道的人！」

「我送你去金銀針處便不再是！」

「到了之後再說！」

「那時，我一定不再做你們天一黃金道一份子！」

「你有你的選擇，不過，我可以預見，你一定仍然甘心被人追殺，也要成爲我們天一黃金道的一份子，我叫你不做，你也不肯！」

「我不貪心便可以！」

金象只是笑了一笑。

卓小明也不再爭辯，他小心地爲金象換過一件衣服，又叫小二進來，扶了他上馬車。

馬車車廂內佈置得十分舒適。

爲安全計，卓小明親身駕駛馬車，他們乘夜離開了客棧，出了城門，一夜馬不停蹄的上了官道。

＊　＊　＊

官道雖然說是安全，但入夜之後，卻並不一定，但至少比在山中走安全得多。

卓小明披着厚厚的皮衣，坐在馬車的駕駛座上，其實他不用駕御馬匹，因爲那個車伕早已爲他控轡，他坐在車前，目的是監視有沒有龍十三的人馬追踪而來。

龍十三的武師十分厲害，卻敵不過一個金象。

換句話說，金象才是眞正厲害的傢伙，不過，他也受了不少皮肉痛苦。

到了半夜，刮起風來，還下起一些細雨。

車伕勸卓小明道：「客官，你信我，我跑這官道已跑過多年，路上有什麼，我一看便看出，你不用擔心，入車廂內好好歇一下。」

卓小明起初不願意，不過，風越來越大，而且那些小雨點打在身上，也實在不好受。

最後，他還是接受了車伕的好意，不過，他心底還有一個顧忌，

他害怕金象說他並不盡忠職守，卓小明一向明白，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江湖道理。

可是，當他實在無法忍受那橫風橫雨時，他決定入車廂之內躲一躲。

馬車並沒有停下來，不過，卓小明慢慢的爬過去，掀起了車廂的厚簾，閃身入內。

金象似乎並沒有發覺他進入。車廂之內，只有金象沉沉的呼吸聲，並且散發着一種臭臭的味道，那味道來自金象。

看來他眞的受了重傷，而傷勢是在他身體之內，外面不會讓人察覺，不過，這呼出來的氣味，並不能騙人。

這味道非常難聞！

可是，與外面的橫風橫雨比較起來，這裏却是舒服得多了，卓小明看了一看，金象似乎並沒有什麼動靜，並不反對他進來！

其實，金象不知是昏了還是睡得太酣，所以才沒有什麼表示。

卓小明拉開了被，蓋着了自己，溫暖的感覺，使他很快便入睡。

卓小明發了一個夢，夢中他進入了一個黃金國，那裏到處都是黃金，有元寶形狀的，有鑄成豬仔的，也有打成一條一條的，單是看着這些黃金，就使人心花怒放，當他伸手去摸這些黃澄澄的東西時，他更是樂不可支。

當他覺得這個時候，是他一生人最快樂的時候，突然，「轟隆」的一聲，他的頭撞向那些黃金……

卓小明睜開了眼。

他撞的並不是黃金，而是金象的頭。

金象睜着眼望着他。

卓小明立刻起來道：「對不起，大哥，我……」

「不要說！」

金象似乎非常小心地在聽外面的聲音。

卓小明也側起了耳朵。

「趕車的，你載的是什麼人？」那是一個非常低沉的聲音。

車伕囁嚅地道：「只是兩個普通客官！」

「普通客官？」另一個人出聲，聲音較爲高悅。

「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看！」

車伕似乎有所動作。

突然，車伕再沒有聲音，只有一些似是頭骨碎裂的聲音，車廂內的金象與卓小明聽了，立時緊張起來。

卓小明想動。

金象低聲道：「不要動！」

「他們殺了車伕！」

「那又怎樣？」

「我出去看看。」

「爲什麼？」

「因爲我答應過保護你！」

金象聽了，有些感動。

「你一出去，立時又像那個車伕一樣！」

「那好過他進來，我們兩人一網成擒！我先出去，你趁機會還可逃走！」

「不用……你等一下！」

卓小明非常聽話，一動也不動。

外面有人走近車廂，並且掀起了布簾，金象突然一揚手，卓小明只嗅到一陣香氣。

金象道：「閉住呼吸！」

卓小明雖然覺得那香味好聞，但他依然聽話，閉住了呼吸，突然，他覺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震出了車廂之外。

外面仍是寒風帶着細雨。

車廂後面，站了兩個人。

其中一個，站在車廂布簾之處，人似乎是呆了一般。

卓小明被這一推，却能穩站於地。

而後卓小明耳邊似有蚊蚋飛過，帶來了一些聲音，開始，他聽不到那是什麼，但當他定過神來，才聽到：「打那呆呆的人！」

那是金象傳來的聲音。

卓小明不知他用的什麼方法傳來蚊蚋一般的聲音，不過，他的確可以聽清楚他的吩咐。

卓小明也不猶豫，一連便出兩招。

所謂兩招，其實是簡單不過的拳脚，一個直拳，一個橫拳，這些拳脚，未學過功夫的人也懂。

那個呆呆的人，竟會被他這兩下打個正着，不但沒有反抗，反而立時栽倒下去。

另外一人，站得較遠，他看見車中突竄出一人，然後出手，他的同伴立時倒了下去。

這人似是嚇了一跳，因爲他知他這個同伴的武功深淺，怎會給人兩招便打倒了下來？

換句話說，這從車廂竄出來的人，武功在同伴之上，他的同伴武功尤在自己之上，那麼，自己又怎能敵得過這人？

他退了幾步。

不過，他當然不能這樣一走了之。

卓小明耳邊的聲音又起，道：「問他是誰！」

卓小明叫道：「來者何人？」

那人並沒有回答。

卓小明又道：「你還不來收拾你的同伴的屍體？」

那人似有些恐懼。

卓小明一手挽起那人屍身，一甩手，便把那屍身擲向那人，那人實在吃驚。

卓小明其實並沒有這麼大的力量，其實是金象在車廂之內，以內力相持，使他看來力大無窮。

金象道：「用話唬他一唬。」

卓小明又道：「我是……我是日月……日月神君……你要報仇的，便來找我。」

那人接過同伴的屍身，看着卓小明，起初還有些害怕，但聽了他說自己是什麼「日月神君」，這時反而鎭定下來。

那人道：「你說你是『日月神君』？」

卓小明道：「是又如何？」

「據江湖傳說，日月神君，是個七老八十的人，豈會是你這小子！」

卓小明以爲用一個江湖傳聞的古怪名字嚇他一嚇，使他立時離去，那知道他說出這一個名字，竟是江湖中眞有其人的名字。

卓小明其實並沒有深思熟慮過，他謅這一個名字出來，只因爲他自己的名字之中，有一個「明」字，明字拆開，那便是日月，當然不能說，我是日月，便隨便加上一個什麼神君，唬嚇他一下。

想不到卓小明以爲聰明，反被聰明誤了，那人早先對他甩手擲人武功有點顧忌，可是，他說出了這一個名字，很明顯，他在嚇人。

這人在江湖倒也是有些見識，他知道，凡用名字嚇人的人，武功不一定那麼好。

如果他武功好，又何必嚇人？

卓小明這一說，反而增加了那人的信心。

「小子，車廂內可是金象？」

「你可是龍十三的人？」卓小明反問。

那人道：「我不是龍十三的人！」

「那麼你是誰？」

「我便是龍十三！」

這話嚇不倒卓小明，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龍十三是什麼樣的人，雖然金象曾經提過。

而今反而是金象害怕起來，因爲他實在想不到，龍十三會親自出馬來捉他。

龍十三想動。

卓小明道：「你過來！」他的態度十分從容。

龍十三自認是武林中的高手，幾乎聽到他的名字的人，也有脚軟的感覺，而眼前這小子，却一點也沒有驚慌的表現。

那麼，這人大概與日月神君有關？

他想到這裏，反而不敢上前。

卓小明這時其實是故作從容，因爲他實在不知如何應付這個叫龍十三的人，既然不知如何對付，唯一對付他的方法是作從容之狀。

這一從容之狀，反而嚇倒了龍十三。

突然，卓小明感到身後一股勁力，使他不由自主的飛身撲向龍十三。

龍十三見他突然撲來，心下一怯，突然不知躲向左還是閃向右。

卓小明硬生生的撞在這個龍十三的身上。

「砰」的一聲，卓小明感到心胸一痛，這一痛並非龍十三的反擊，而是他心口纏着黃金。黃金撞向龍十三，也壓向他的胸口，使他非常痛楚。

想不到那個龍十三更痛。

他只覺得胸口似乎被人打了五六拳，一陣甜味自喉間湧起，再一吐，竟是一口鮮血！

他嚇了一跳，心想：「果然是日月神君的傳人！」他連忙出招護着自己。

卓小明耳邊又響了金象的聲音：「拿出你胸口纏着的黃金，砸他，打他！」

卓小明一手解下胸前的黃金，他早已把黃金裹得好好的，他一抽出來，只好像一卷東西。

他揮動這一卷黃金，他祇覺自己雙臂有很大的力量，一卷揮下，打得那個龍十三頭破血流！

龍十三狂叫，雙手護着自己，拚命逃跑。

卓小明耳邊又傳來金象的聲音：「不要追了！」

卓小明回到車廂。

金象坐在車廂之內，問道：「你怎麼說自己是日月神君？」

「我聽你說要嚇他一嚇，一時之間，又想不出甚麼好名字，祇想到自己的名字！」

「爲甚麼是日月神君？」

「我沒有理由說自己是『小明』，所以便把明字說成日月。」

金象聽了，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本想說日月神，但一個字，祇會給他一個神神化化的感覺，倒不如說是神君，日月神君，不錯吧？」

「日月神君是個老魔頭！」

「天下間竟有此人？」

「有，不過，已很久沒有出現江湖了，你祇是一個小子，怎會是日月神君！」

「怪不得這龍十三聽了，反而不害怕！」

「龍十三？你形容那人給我聽，怎麼樣子的？」

「二十來歲！」

「二十來歲？」金象又笑起來。

「怎麼？」

「他用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

卓小明並不明白。

金象道：「這人也不是龍十三！」

「爲甚麼？」

「龍十三與我年紀相若，怎會是二十來歲！」

卓小明也明白過來，這人見他亂用日月神君這名字，也用龍十三來反嚇唬他。

可惜卓小明不知龍十三是誰，沒有着了他的道兒。

「龍十三是甚麼人？」

「是我的大對頭，天生死敵！」

「甚麼？」

「那天在客棧內，那十幾個武師便是他手下。」

「究竟那龍十三眞的出現，你是否敵得過他？」

「現在可以肯定，完全敵不過他！」

「爲甚麼？」

「因爲我受了內傷。」

「如果內傷治好？」

「那麼應是半斤八兩！」

「你未遇過他？」

「當然遇過！如果沒有遇過，我怎會有此內傷？」

卓小明這時才明白，金象身上的傷，原來是來自龍十三。

「他怎樣了？」

「他？你看我怎樣，他便怎樣！可能，他會比我更壞一些，更差一些！」

金象忽然臉色遽變。

卓小明道：「我在危急之時可能用了內力！」

「難道你自己剛才有那麼大的勁力，是天賜的？」

「我正奇怪！」卓小明想了一想，才「哦」的一聲，「原來是你在背後支持我！」

金象臉色更變得蒼白。

卓小明道：「你傳給我的力量這麼厲害，如果日後親自出手，那人豈不是……」

金象癱了下去。

卓小明知道，金象並不是開玩笑，可是，一時之間，却又不知如何幫他。

金象已因再度透支內力，已然昏倒。

卓小明心下好亂，不過，他還記起曾經在金象胸口推拿過，他爲人雖不十分聰明，但記性却好，便依照記得的穴道，爲金象推拿按摩了一會。

金象悠然甦醒過來。

卓小明道：「你好了些？」

金象有氣無力道：「謝謝你！」

說完他又睡了，卓小明知道，這一次並不是昏倒，而是太倦而睡。

前面那馬匹，可能站在風口太久，身體寒冷，發出了幾下嘶鳴。

卓小明知道，現在唯一應做的事，是盡快離開這官道，否則，龍十三追來，不，就算龍十三的手下追來，他也沒辦法應付。

他先替金象用棉被裹好，然後上了馬車座，一甩鞭子，兩匹馬立時起步。

本來有個車伕，而今祇剩下自己一人，他感到有些淒涼的味道。

＊　＊　＊

天亮之後，他們來到了一個小鎮。

卓小明聽到車廂內有聲音，立時停了車，他走上車廂，問道：「你怎麼了？」

金象似乎好了一些。

金象道：「來到了黃牛鎮？」

「黃牛鎮？我不知道，這裏並沒有黃牛。」

金象道：「扶我出來！」

卓小明扶了他出來，金象看了一眼，道：「對，這是黃牛鎮，先棄了這馬車，免惹人注目。」

「棄了馬車，我們怎樣走路？」

「還有馬匹！」

「你可以騎馬？」

「我不能，不過，你可以用棉被裹着我，然後你像販運布匹一樣，運我入市內，然後找到地方歇一下，最重要的，還是找口熱湯給我喝！」

提起熱湯兩字，卓小明才感到腹如雷鳴。

卓小明把金象裹在棉被之內，放在一匹馬身上，自己連馬也不要，牽着馬匹，入了市集之內。

說也奇怪，這地方並不多見黃牛，却見有很多地方都賣「牛湯」。

卓小明隨便找了一間，本想解開金象下去，一起喝牛肉湯，但金象不想再招搖，祇叫他買了一碗，在路旁找個僻靜處，灌了金象幾口。

金象喝了牛肉湯，精神好了很多，身體也可勉强坐起來。

他仍然用棉被裹着自己，不過，這一次，並不像布匹那麼放在馬背之上，而是自己趴在馬匹背上。

「找間最小的旅店。」金象道。

卓小明終於找到了一間，那掌櫃在拍蒼蠅。

掌櫃見有人光顧，立時迎了上來，並且非常好招呼，爲他們預備了一間上房。

所謂上房，其實也祇得一床一桌，連茶水也沒有。

卓小明把金象扶上床上。

這時，金象臉色已非常蒼白，臉上沒有血色。

卓小明道：「大哥，你怎樣了？」

「沒有甚麼……不過，我單喝牛肉湯也不夠，我要一些藥材！」

「藥材，我立時替你買！」

「叫掌櫃拿紙筆來！」

掌櫃拿了紙筆來，正想出去，金象叫住他，道：「掌櫃，你替我寫……」

掌櫃也沒有推辭。

金象道：「上等人參、上等鹿茸、熊膽、阿膠……」

掌櫃一邊寫，一邊皺眉。

卓小明看見他的模樣，問道：「掌櫃，你懂醫藥？」

掌櫃搖頭道：「不！」

「那你爲甚麼皺眉，而且搖頭？」

「你這位客官要的藥，都是非常名貴，這個小小黃牛鎮，那裏會有！」

「但我們有錢！」卓小明道。

掌櫃道：「有錢也沒用！」他頓了一頓，道：「不過有錢好過沒錢！」

卓小明道：「有了錢……」

「這裏有一間藥材舖，也許有，不過，價錢非常貴，貴到……」他不知如何形容。

「錢沒有問題！」卓小明道。

金象推了他一下，卓小明並沒會意。

當掌櫃出了外邊，金象才道：「小明，你說話要小心，露財惹禍，你不知道？」

「知道。」

「以後不可再說甚麼錢沒有問題！」

卓小明唯唯諾諾。

金象道：「我也怕這小鎮沒有這些上等名藥！」

「大哥，你不用怕，我一定會找到給你。」

「你有把握？」

「當然有，因爲有錢！」

「你認爲錢可以解決一切？」

「當然。」卓小明非常肯定地說。

金象沒有再說甚麼，給了他一些碎銀子。

「如果不夠……」金象道。

「還有黃金！」

「千萬不要用這些黃金，一用這些黃金，我們的身份便洩露，行踪也洩露，那麼，我們便……」

「不過，大哥，我一定要找到這些藥給你，你好好休息一下。」

卓小明不再多言，他極有信心，因爲他一向相信，有錢便可以找到一切需要的東西。

這也怪不得他有這個思想，把之所以作「巡城馬」，來來回回，營營役役，爲的也祇是錢！

他也在江湖打滾過，有甚麼事不可能用錢解決？他實在不能想通。

他走出了客棧，先向掌櫃指示的那間藥材舖走去。

那藥材舖掌櫃一看藥方便是皺眉。

卓小明問道：「怎麼？」

「這些名貴藥材，我們怎會有？」

「你們捨不得賣？」

「怎會。」

「我出兩倍價錢？」

掌櫃仍是搖頭。

「三倍？」

「四倍？」

掌櫃仍是搖頭，道：「你出一百倍也沒有！」

「爲甚麼？」

「因爲我們根本沒有這些名貴藥材！」

「那麼……那麼，我要到甚麼地方才可以買到？」

「要出大城去！」

「大城？有多遠？」

「要走兩三天，有馬匹也要一天一夜！」

「那麼遠？」

「是的，不過，到了大城，我也不敢肯定可以配到這麼多藥材，可能也不齊全！」

「那怎辦？」

掌櫃仍是搖頭。

卓小明這時才開始相信，有些東西，有時用錢並不一定可以解決。

他走出了藥材舖，一邊走一邊想：「怎辦？」自己誇下海口，一定可以爲大哥找到，但現在却不能。

也許可以，快馬走上一天一夜，到了大城，也許可以找到。不過，大哥一天一夜沒有人照顧，萬一龍十三等人出現，那麼……

他越想越難過。

忽然，他撞到了一個人。

卓小明被這人撞了一下，手中那藥方也跌了在地上，他慌忙要拾起藥方。

那人却比他快，一手已拾起了藥方。

卓小明道：「你……」

他抬頭一看，祇見這人手持一個布牌，上面寫着：「神醫：金華佗」。

「你是個大夫？」

金華佗並沒有回答他，只看着那張藥方，然後笑了。

卓小明問道：「你笑甚麼？」

「笑這藥方！」

「有甚麼好笑？」

「在此窮鄉僻壤，想找這些名貴藥材，好比向和尚借槍，在寺中找肉！」

「是的，有錢也買不到。」

「你這個病人，是元氣大傷，需要大補！」

「對，你怎知道？」

那人把眼睛向上，道：「難道你沒有看到我的招牌？」

「有，你是神醫……對，你既是神醫，當然一看藥方，便知道病

人患了甚麼病！」

「這人不是患了病，而是受了重傷！」

卓小明有點詫異。

「還不止此，我可以告訴你，他有內傷。」

卓小明更加驚訝！

「再不醫治……」神醫金華佗屈指一算，道：「過不了十天！」

「十天？你在嚇人？諒你年紀輕輕，也沒有甚麼本領。」

金華佗一手把那藥方交回卓小明，然後又再拿起招牌，往前走去。

卓小明心想：「既是個大夫，為甚麼不找他看看大哥，這樣……」

他急步追上前去。

「大夫，大夫！」

「你叫我大夫？」

「是的，你不是金華佗大夫嗎。」

「不，你剛才不信我之言，我也不會為你這病人診斷，更不會醫治他！」

「大夫，對不起，我不是……」

金華佗見他一臉誠懇之色，倒也不想太過難為他道：「你想怎樣？」

「你跟我回去看看如何！」

「不，我說過不去，就不去！」

「那你是見死不救？」

「那又不是！天下醫者父母心……」

「那你要救他！」

「不過，我這個人，說過不便不，不會反口！」

卓小明實在不明白這怪大夫。

金華佗道：「我倒有個折衷辦法。」

「甚麼辦法？大夫？」卓小明十分尊敬的模樣。

「這些名貴藥材，相信附近十來個鎮，十來個縣，也不能找得齊全。」

「那怎麼辦？」

「我可以另外寫一張藥方給你，找一些代用藥材便可！」

「代用？」

「當然，世間上並不只有這些藥材！」

「但這些藥材名貴，功效……」

「如果天下只有貴藥材才可以醫好人，那麼，天下間窮人，豈不是早已死光？」

這話使卓小明無言以對。

金華佗停了下來，在路旁一塊石上坐下，拿出紙筆墨，三二下，便寫了另一張藥方。

「你拿去那間藥材舖照單買，然後買一隻老母鷄，保兩個時辰，讓你那位大哥喝！」

「大夫，多謝你，要多少診金？」

「我幾時為你診斷過！」

「沒有。」

「既然沒有，我怎能拿你診金？」金華佗問。

卓小明只好道：「謝謝你，大夫，以後你有甚麼事，我一定幫你忙，報答你！」

金華佗只笑了一笑，收拾了一切，又拿起他的招牌，飄然而去。

神醫暗助　療傷退敵

卓小明拿起藥方，往那藥材舖去，只用了兩文錢，便買到了那些藥材，又買了一隻老母鷄回去。

回到客棧，他叫那掌櫃吩咐廚房，煎熬了兩個時辰，一碗撲鼻濃香的濃湯，端了上來。

卓小明扶起金象，灌了他兩口，金象覺得非常好味道，當下自己端起來喝。

喝完之後，金象道：「小明，你果眞買到了這些名貴藥材？保得這保大補湯？」

「不，你那些藥材，有錢也買不到。」

「那你保了甚麼給我喝？美味功效都不差！」

「只費了二文錢。」

「甚麼？」

卓小明把路上遇到金華佗的事告訴了他。

「金華佗？是個怎樣的人？」

「年紀輕輕的，看來還比我小！」

「怎麼醫術如此厲害。」

「可能眞是華佗後人！」他說了這話，又改口道：「可能他是華佗再世！」

金象道：「為甚麼你不讓他來看我？」

「我試過，不過，我一時多口，曾經說過他年紀輕輕，有甚麼醫人本領，因此，他不想來醫你。」

「這人是個怪大夫。」

「不過，他既然這麼有才能，我倒眞要請他回來！」

「如果他眞有本領，我可不想去找甚麼金銀針！」

「為甚麼？」

金象似不願說下去，卓小明也不追問。

翌日，卓小明又再照方買了一劑，又買了老母鷄，一齊保了讓金象喝了，果然功效更大。

第三天，金象已可以站起來，他在房間走動一下，道：「你帶我出去，我要找那個大夫金華佗！」

「大哥，剛剛稍好一些，出去惹受風寒……」

「不怕，我眞要見見這個奇大夫。」

卓小明拗不過他，只有陪他出

去，可是，走了大街一遍，卻找不到那個金華佗大夫。

金象看來仍有點虛弱，他開始咳嗽，最後卓小明也只好扶他回去，不過，金象始終心中不快，他希望可以見到金華佗。

卓小明道：「這個怪大夫，來去無踪，我還是帶你去找你說的那個金銀針。」

金象似乎極不願意。

卓小明心想：「大哥這人實在奇怪，開始時他自己要去找金銀針，而今稍為好些，又不想去，看來他與這個金銀針，一定有些過節。」

他本想追問，但回心一想，金象這個人，如果想說的，早已說了，等到而今還不說，定有他不說，或不想說的道理，追問也沒有用。

第三天，卓小明仍到街上找金華佗，但依然沒有他的踪影，他只好再到藥舖，再買一劑，這樣至低限度也可以令金象身體強健起來，再上路也沒有問題。

當他把藥方遞了給那個掌櫃，掌櫃一轉身執藥，那知道，一陣大風吹來，把那藥方吹出了門外。

卓小明立刻追了出去，可是，藥方卻似有脚的一直向前飛走。

卓小明只好拚命的追。

那藥方一直飛到一條小巷，卓小明追着追着，倏地，他停了下來，自言自語地道：「怎麼？根本沒有風，藥方怎會自己飛了過來？」

當他停下來，那藥方似乎也有靈性似的，也停了下來，並且飄到他面前。

卓小明心下一喜，彎腰想拾起。

可是，當他還未觸及藥方，那藥方又再飛起，然後飄了離他不遠之處。

卓小明又再追上前，這次他學乖了，不再拾那藥方，而自言自語道：「你這死藥方，我也不要你了！」

他轉身，忽然，他又倏轉過來，這一次是迅雷不及掩耳，他一手便把藥方揣在懷內，大笑道：「還抓不到你這死藥方？」

卓小明故意哈哈大笑起來。

「你不能再用這藥方保老鷄給你的大哥喝！」不遠之處，赫然站着那個金華佗。

卓小明答道：「我早知是你！」

「你怎知？」金華佗問。

「無風無浪，這藥方怎會無端飄到這裏？」他頓了一頓，又道：「我們找了你兩天，為甚麼卻不見你？」

金華佗道：「我不喜歡見你便不見你！」

「對了，金大哥吃了你的藥方保的湯，好得多了！」

「我知！」

「你怎知？」

「你那位大哥，可以出來走走了！」

卓小明「哦」的一聲道：「你根本上知道我們在街上找你的！」

「那又如何？」

「為甚麼你不出現，大哥想找你，徹徹底底為他治療他的病！」

「不，我沒有能力治他！」

「你怎知？」

「你們昨天走在路上，我見他血虛氣浮，喝了我的固本培原湯，好的只是表面。」

「你未為他把過脈，你怎知他有內傷？」

「我一看他便知！」

「你不親往去看他，你要多少……」

金華佗接口道：「我不想與你說錢——好，我還是給你一個忠告。」

「甚麼？」

「不要再用這藥方保湯，否則……」

「否則會怎樣？」

「這藥方是補藥，可使他精神，不過，他有嚴重內傷，再喝下去，反弄得他的內傷更甚！」

「怎會更甚？」

「我解釋給你聽，你不是此道中人也不明白！」

「不過，繼續喝下去又如何？」

「那會使他內外失調，輕些是精神失常……」

「失心瘋？」

金華佗點了點頭。

「重些又如何？」

「死！」

卓小明聽了，轉身便走。

金華佗追了上來，問道：「你去那裏？」

「當然是藥材舖！」

「為甚麼？」

「我要執一大劑，雙料煎服！」

「為甚麼？」金華佗更加不明所以。

「讓他快快死去，而且死得安樂。」

「不，你怎能這樣對你的大哥？」

「為甚麼不能？」

金華佗怔怔的望着卓小明。

卓小明道：「你既然可以，我為甚麼不可以？」

「我怎樣？」

「你明明看到有一個嚴重病人在你跟前，你卻不去醫他，讓他死去，我倒不如爽爽快快讓他死去。」

金華佗不語，因為卓小明這一番道理，似是而非，但卻又似非而

是。

卓小明續道：「至低限度，我也讓他做個飽鬼，免在黃泉路上還要肚餓。」

「不……」

卓小明道：「你是個大夫？」

「當然是。」

「那你行醫，有否學過甚麼誡條？」

「濟世爲懷。」

「有沒有見死不救那一條？」

金華佗搖搖了頭。

「你行醫一向犯誡？」

「當然不會。」

「好極，那你跟我回去。」

金華佗知道着了卓小明的道兒，不過，他仍想賴他一下，道：「我不跟你回去又如何？」

「我先用你的金華佗藥方再保湯給大哥喝，讓他死了之後，再在這地方大事宣揚，宣揚你專醫死人。」

「我不怕無賴的。」

「好，你試試！」

卓小明負氣地，轉身便走。

走了幾步，便聽到金華佗道：「好了，好了，我跟你回去。」

卓小明仍多走兩步，心中竊竊而笑。

金華佗跟着卓小明來到這小客棧，只見金象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卓小明心中一慌，正想撲上前去。

金華佗一手拉着他，道：「不用怕，你看他胸口仍起伏，沒有什麼問題。」

金華佗上前，用手試試金象的鼻息，再摸摸他的胸口，然後對卓小明道：「找個小火爐給我。」

卓小明依言走到廚房，拿了個小火爐進來，爐上正燒着熊熊烈火。

這時，金華佗已把一個盒子放在桌上，他捲起了衣袖，露出兩條雪白的手臂。

卓小明放下火爐，一眼看去，覺得非常奇怪，這金華佗看來，雖不是雄赳赳的，但爲什麼兩條手臂這麼雪白？

金華佗道：「你把你大哥推反過去，伏在床上。」

卓小明見他嚴肅，也不追問，一切依言而爲。

金華佗打開那個盒子，只見裏面有一排排的針，有金色也有銀色。

卓小明立時知道，金華佗用針灸醫治金象。

只見金華佗把金針銀針先在火上燒了一燒，然後刺在金象的背上。

金象每受一針，便顫抖一會。

金華佗一直把盒內大半的金銀針都插在金象的背上，看這似是相當輕巧的工作，不過，金華佗却是額上淌汗，卓小明不能幫他做些什麼，只好替他抹汗。

一時之間，金象的背像個聳起了刺的刺蝟。

金華佗再爲金象把脈，半晌，似舒了口氣，道：「好了，暫時沒有什麼問題了。」

卓小明也舒了口氣，問道：「好了？」

「暫時好了。」

「爲什麼？」

「因爲我的醫術也只到此，你再爲他預備一個大木桶，注滿熱水，讓他洗個澡。」

卓小明又忙了一會，幸好這客棧雖小，但要找的東西都有。

他把木桶送入了房間。

金華佗道：「我爲他拔針，然後，你把他放入水內，我明天再來。」

「你不幫一下手？」

「我？」金華佗似不欲多言。

他把插在金象背上的針一支一支的拔出來，金象也只是每拔一針，身上顫抖一下，不算有什麼大反應。

當所有針拔出，金華佗也翩然而去。

卓小明想叫住他，也來不及，他只好爲金象脫衣，然後抱了他下水中。

金象一直似在半昏迷狀態之中，他一觸及熱水，似乎有些甦醒，叫道：「好舒服呀！」

卓小明道：「你好好在水裏浸一下！」

金象張開了眼睛，問道：「誰替我刺針？」

「金華佗！」

「他終於來了？」

「是我用激將法，激他來的。」

「小明，我要多謝你再救我一命，當然……當然也要多謝金華佗。」

「你好好的浸在水中，休息一下。」

金象坐在木桶之中，稍爲擦了一下身體，一層一層的「老泥」浮了上來。

自他受傷之後，根本沒有沐浴過，這也怪不得他，卓小明看着，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可是，他笑不了多久，因爲金象所浸的水，漸漸多了一些顏色——紅色。

是血。

卓小明一手拉起了他，只見他背上正滲出血水，而這時金象又似陷入半昏迷。

卓小明驚道：「難道金華佗不是來醫人，而是來收買人命？」

他實在不敢肯定，一時之間，

他不知如何是好，金華佗不知去了那裏，大有可能是敵人，何況金象有那麼多敵人，金華佗假扮大夫來害金象也說不定。

卓小明正在自怨自艾，憤憤不平之際，門外忽然又有聲音。

卓小明道：「小二？」

掀門進來的，並不是小二，而是金華佗。

卓小明一見他．不知是遇到了吉星，還是遇到了災星，他叫道：「你是回來看看他死了沒有？」

「你怎麼會如此說？」

「你看！」

那木桶之內，已是瘀紅一片。

金華佗看了，道：「好極。」

「怎麼好極？你要看他流血而死？」

「不，他受了針刺，流出瘀血，這才正常，那才有救，你大驚小怪什麼？」

卓小明聽了道：「一切正常，出血才是正常？」

金華佗點了點頭，却道：「我走不了兩步，發覺外面並不正常。」

「什麼？」

「有人似要圍攻這地方。」

「圍攻？」

「這間小客棧，沒有什麼值得圍攻，除了你們兩個之外。」

「你究竟看見什麼？」

「幾十個勁裝打扮的人，有人叫龍大哥的。」

「龍十三？」

半昏迷的金象聽了龍十三個名字，人立時清醒了道：「他們在這個時候來，天亡我也。」他竭力想從木桶中爬起來，不知是否太用力，或是用力不當，似是滑了一下，又倒在水中。

金華佗一眼瞥去，看到半裸的金象，似有些尷尬，道：「我先出去……看看他們來攻形勢，你先把你的大哥扶起來，穿上衣服，我再來與你詳談計議。」

他說完便走出了房外。

卓小明扶着金象，這時的金象，又昏迷了過去，不過，當他扶了金象上床，金象的背部，再沒有出血，這是卓小明唯一告慰的地方。

躺在床上的金象，突然又甦醒，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金華佗離開時，發現有人來攻我們。」

「我記得他是說龍十三。」

「也許是。」

「我……」

「大哥，你不用擔心，我又不是沒有應付過那些什麼武師，你好好的躺着，我自會打發他們。」

「你的武功……」

「打發他們，並不一定要用武功，我有頭腦子，你不知嗎？」

金象微微一笑。

卓小明說這話，其實不只是安慰金象，也是安慰自己，幾十個武師攻來，用什麼腦也對付不來。

不過，卓小明一向爲人樂觀，事實上，他並不認爲自己單獨作戰，有金華佗在，有個好伴，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金華佗敲了一下門，便入房內，問道：「怎麼了？」

「我大哥好得多了，躺在床上。」

金象躺在床上道：「是金大夫嗎？在下金象謝過了！」

金華佗道：「金大哥不用客氣，一切都是你的好小弟幫你，我只是……」

卓小明道：「不用客氣了，他們來了嗎？」

金華佗點了點頭，又再從懷內拿出那個黑盒子來。

卓小明奇怪的道：「這個時候，沒有人要針灸吧？」

金華佗微笑不語。

這時，外面開始有碎步的聲音，但過了一會，却又靜了下來。

金華佗一直把玩着那個盒子。

外面傳來一陣聲音：「金象，你這次再無法走出我們這個天羅地網，快出來受死！」

看來龍十三的手下武師，吃過了金象的苦頭，雖然人多，但不敢大意。

金象想說話回應，但卓小明一手按住他，示意他不用理會，金象也不出聲，因爲他現在狀態，一出聲音，便會暴露自己的弱點。

金華佗輕聲在卓小明耳邊道：「我有些內急，要出去方便方便。」

卓小明詫異的望着金華佗，因爲他竟然在這個時候說內急，而且要出去，那實在……

卓小明正想說話，金華佗回身道：「這桶水也大有用途。」

他所指的是那桶金象浸過身體的木桶，雖然是隔了一段時間，水仍是十分熱，他說完之後，便眞的離開這房間，卓小明想叫他也叫不住。

金華佗一閃出房間，外面立刻有了反應，有人持刀飛上，並且有暗器射來，打在房門板上。

不過，「砰砰」兩聲，似有兩個武師衝了過來，又被打了過去似的，但卓小明看不到外面一切，只憑聽覺，胡亂猜測。

「金象，你逃不了，與其束手待斃，倒不如轟轟烈烈的投降！」

這明明是激將之計。

金象本身是個漢子，那會按捺得住。

卓小明也知，一手輕拍金象，

自己開口道：「你是什麼身份，有資格與咱們金大哥談？如果龍十三在，你叫他來。」

卓小明把聲音盡量扮得雄壯，不過，有一點控制不了的，是聲音之中，帶着顫抖，這一點，早已把弱點暴露於人前。

那人似乎已知道，金象並沒有什麼人幫手，只有這一個稚嫩的卓小明。

於是，碎步聲音又起。

卓小明心下急了起來，金華佗又沒有回來，他究竟弄什麼花樣？有時靠人實在不可靠。

卓小明一眼望去，心想：「火來水淹！」

他走近那大木桶，雙手用力，想把水桶推翻，但奈何沒有這麼大力，不過，回心一想：「這樣把水桶推翻，水流完之後，也沒有什麼作爲。」

於是，他順手在旁拿起了一個水杓。

當外面有人影閃動，他便用杓子舀水，撥向外面，這桶水是金象浸過，早已全黑，潑了起來，並帶有一陣奇臭，外面的人聞到，一時之間不敢攻進。

金象在床上，看來卓小明這本是笨人之計，却有點效，心中也覺好笑。

突然，有幾人衝了進入來。

卓小明連忙用水杓潑水，那幾個人應聲倒地，卓小明覺得奇怪，這時，只覺金象已在他背後。

原來，金象也發覺這方法有效，但卓小明本身並沒有內力，潑水出去，沒有什麼勁道，只能嚇怕那些想衝進來的人，但再多一次，什麼人也不會嚇倒。

可是，加上金象的內勁，卓小明潑出去的水，却是非常有力，使那些人如中暗器倒下來。

這不單他卓小明覺得奇怪，連金象也覺得有些奇怪，因爲無論他勁道如何，一來是他內傷未好，二來一杓水有多少力量，他是心知的。

可是，事實擺在眼前，水潑出去，中了的人，都倒下來，一時之間，沒有人敢攻進來。

金象見有效，低聲道：「他們會一起攻入，這個小杓子沒用！」

「怎辦？」

「用雙掌！」

「雙掌潑水，我會爲你加勁！」

卓小明點點了頭。

果然，外面的人開始發難，有五個武師一起破門攻進來，卓小明立時用雙掌潑水出去。

那五個武師，飛身撲來，却滿身是水，未到他們跟前，已倒下。

又再進入五人攻入。

這五人如狠似虎，因爲門房已是敞開，他們自四面八方攻來，但卓小明祇有雙掌，一時之間，祇能向前面撥去，可是，中水的人先倒下，但沒有中水的旁邊兩人，也同時剛接近他們，也倒了下來。

他們兩人，好像有神助似的。

再有幾個武師攻來，沒有一個能接近他們二人，二人望了一眼，雖覺奇怪，但却也十分得意。

卓小明大聲叫道：「龍十三，你祇敢叫下屬來送死，你自己不敢現身，那算甚麼英雄好漢？」

沒有回應。

卓小明又道：「龍十三是個縮頭烏龜！」

不但沒有回應，而是一切都平靜下來。

這時，又有人出現。

卓小明正想再潑水，但一眼看去，身影好熟，看來是金華佗。

金華佗道：「好厲害，這桶水比我想像中更爲厲害！卓小明你好厲害！」

卓小明有些得意，道：「我也不知……對了，這水有毒，毒水攻向他們，他們那有抵擋的力量！」

金華佗道：「對，對，毒水厲害！」

金象本想說話，但却又沒有說出來，他身體虛弱，這時又再暈得倒了下去。

卓小明急忙扶金象回房。

金華佗道：「不能再拖，否則眞華佗再世，也難以爲你的大哥續命！」

「那怎辦？」卓小明有點手足無措，但立時又想起，道：「我們立刻去找金銀針！」

金華佗沒有甚麼表示。

「金大夫，你陪我們去？」

「不，我不去！」

「爲甚麼？」卓小明不明所以。

「我要留在此地醫人！」

「你醫人爲的是甚麼？」

「當然主要爲了兩餐！」金華佗似乎是找個好理由推搪卓小明，可是這個理由却給了卓小明利用的機會。

卓小明道：「你爲的祇是兩餐？」

「當然還要醫人！」

「祇要你陪我們上路，我既可以給你兩餐，而且我們有黃金……」

金華佗臉有不豫之色。

卓小明知道，江湖中人，有的人聽到黃金，便臉有喜色，但也有很多淸高自重的人，一提起黃金，臉就變色。

金華佗應該屬於後面一種。

卓小明立時轉口，道：「你不會爲黃金動心，不過，我怕路上有人搶我，失去黃金並不重要，最重要還是失去了金大哥的命！」

想不到「金大哥的命」這句話，反而使金華佗有些反應，他想了一想，道：「我……我可以陪你們上路，不過，有一個條件……」

卓小明道：「不要說一個條件，十個也可以！」

金華佗道：「我陪你們上路，但並不現身！」

「此話怎麼說？」

「我會暗中保護你們！同時，你也不告訴你金大哥！」

「爲甚麼要這樣？我們一起走，有說有笑，豈不是日子會過得快樂些！」

金華佗沒有解釋。

卓小明雖然覺得不甚暢快，但祇要他肯一齊上路，也十分滿意，一來有人保護，二來金象大哥在路上病情有甚麼變化，有個大夫在旁，當然是穩妥得多。

爲了安全起見，卓小明這次學乖了，他不再用普通的馬車，而改用了一輛篷車，扮了商人模樣上路，並且買了很多食物在車上，免得要在路上打尖，惹人注目，也會惹來麻煩。

卓小明祇想早日找到金銀針。

＊　＊　＊

出了縣城，倒也一路平安。

那日來到一個路口，前面有岔路多條，一時之間，卓小明不知去向。

他回到篷車，問金象道：「大哥，前面應走哪一條路才對！」

金象身體仍是十分虛弱，但精神不錯，他從篷車往外望道：「往東邊走，到了樹林，前面有一座山，再往山上走便對了！」

他們沿着東邊一直往前走。

金象道：「我們快到那個樹林，到了樹林再說！」

卓小明趕馬，很快果然來到一個小樹林，小樹林對面，便是一座大山。

金象道：「我們先歇一下！」

卓小明扶了金象下來。

金象道：「這地方十分偏僻，相信沒有人會來。」他下了車，却呆呆的望着前面的山。

微風吹來，帶來一陣寒意。

卓小明道：「大哥，你還是回到車上，免受風寒，否則又會……」

金象仍呆呆看着山。

卓小明爲他披了一件長袍。

金象似是自言自語的道：「我說過了不再來這山，却始終又要再來！」

「你以前來過？」卓小明問。

金象並沒有回答，呆了一會，才道：「我們今日不能上山，今晚便在這裏渡宿一宵。」

「好，你上篷車！」

「不用，躭了這麼長久……多少天了？」

「也有五天！」

「那個金大夫沒有來……當然，他怎會來？」

卓小明並沒有回答他。

他們一齊入了那個小樹林，小樹林外面看來茂密，但當中也有一些空地。

卓小明生了個火。

「是金大夫救了我們！」金象道。

「他？」卓小明不再說甚麼。

「你似乎對他並不十分滿意！」

卓小明本來不想對金華佗有甚麼批評，但這幾天來，却還沒有見過他，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跟來。

他聽到金象如此說，突然電光一閃，心生一計。

「那個金大夫……」

「怎麼？」

「他雖然醫治了你，但我覺得仍然不是一個好大夫，否則……」

「否則他應該怎樣？」

「他應該一直陪着我們來，因爲俗語有道：送佛送到西！」

「那是強人所難！」

卓小明不語，不過，他的雙眼是在搜索着，希望用這一番激將的話，可以激他出來，假如他在附近的話，可是，樹林之內，祇有歸鳥的喳喳叫聲音。

金象道：「你有沒有覺得金大夫是個非凡人？」

「非凡人？」卓小明故意表示了輕蔑。

金象道：「難道你不記得在小客棧之內？」

「當然記得！是你的毒水救了我們！」

「事情就這麼簡單？」

卓小明道：「當然。」

「那你實在笨頭笨腦！」

「爲甚麼？你還記得嗎？當我們在最緊張的時刻，他却去了茅厠！」

「他並沒有……」

「你怎知？」

「你說過你懂用你的腦子，你的腦子去了那裏？」金象輕輕敲了卓小明的頭。

卓小明摸着頭。

「你眞以爲是那毒水救了我們？」

卓小明仍然點點了頭。

「你想一想，那些毒水潑在那些人的身上，那些人會中毒而死？」

卓小明道：「當然。」

「那麼，你用手潑水，你怎麼接觸了水而沒有中毒？你百毒不侵？」

這時，卓小明才恍然而悟。

金象道：「潑水祇是掩眼之法，救我們的並不是水，而是金大

夫！」

「他有甚麼法子？」

金象道：「這點我也沒有想到，不過，他在外面為我們加了一把勁，那是毫無置疑的！」

卓小明道：「那我錯怪了他！」

「那也不必內疚，眞人不露相而已！」

金象又再沉默下來。

卓小明道：「餓了嗎？」

金象點點了頭，道：「吃了幾天乾糧，如果有些肉，或者是肉湯，倒也好啊！」

「要肉，那也容易！」

「哪裏有？」

卓小明指指頭上。

「鳥兒？」

金象道：「這些鳥兒可用來作禾花雀吃！」他的意思是這些小鳥體積太小。

卓小明道：「我到外邊，找些大的！」

「好，你去試一試！」

「你好好坐在火旁，我一會便回來！」

「打不到大鳥，也沒有關係！」

就是這一句話，反而使卓小明打不到大鳥，不願回來。卓小明也是個愛面子的人。

在樹林之外，也有一些大鳥在盤旋，不過，要把牠們打下來，卻比登天更難。

卓小明用過石頭，大的小的，都試過，但完全沒有用，一來他的眼光欠準，二來，他的石子並沒有勁道。

一直到天暗了下來，仍沒有收穫。

他眞不想入樹林，但醜婦終要見家翁，他祇好回到樹林之內。

未見金象，卻聞到一陣陣肉香的味道。

他急步來到林內，祇見金象仍待在火旁，火上並沒有烤肉，但仍嗅到肉的香味。

卓小明上前，問道：「誰給你的鳥？」

「不是你嗎？」金象奇怪道。

「鳥呢？」

「在火內！」

「怎會在火內？」

「我想這麼濃烈的香氣，也應該熟了！」金象指指火內兩包黑色的東西。

「這包甚麼？」

「用黑泥裹着的大鳥！」

「啊！」卓小明用一支樹枝，把其中一團乾了的黑泥挑了出來。

肉的香味更甚。

他再用樹枝，挑開黑泥，並且把黑泥撕開，立時，見到一隻熟了的大鳥。

濕泥燒乾，把鳥的羽毛也同時扯了下來，其實，這是個乞兒燒鷄的古老方法，但用在鳥兒身上也有同樣效果。

很久沒有吃肉的金象，忍不住一口咬下，肉汁自他嘴角流了下來。

他叫道：「眞好味道啊！」

卓小明也受不住那好味道的誘惑，拿起火中另一隻，依樣畫葫蘆的扯開了，也把熟了的大鳥狠狠的咬了一大口，大讚好味道。

突然，金象叫道：「哎呀！」

卓小明停了下來，問道：「甚麼事？」

金象並沒有直接回答，只從口裏拿了一條『針』出來，並且叫道：「好險！小明，你不要只顧好味，狼吞虎嚥，樂極生悲！」

卓小明立時慢了下來，他檢視了大鳥身上，果然讓他發現了那大鳥身上有一支針。

卓小明道：「這是金華佗的拿手好戲！」

金象道：「金大夫也來了？」

卓小明並沒有正式的回答。

金象道：「來了，為甚麼又不現身？」

卓小明也想知道金華佗躲在哪裏，不過，他既不便說，只好把這個事情擱在心裏。

飽餐之後，二人覺得十分滿足，躺在地上，仰望星空，耳聽虫鳴，把這幾天艱辛的旅程的困苦，一掃而空。

卓小明道：「金大哥，你覺得怎樣？」

金象道：「非常舒服。」

「以前，我只覺得只有高床軟枕，豐衣足食的人才叫享受！」

「難道而今有甚麼新發現？」

「原來像我們這樣，也是另一種的享受。」

「你是指……」

「我們這樣幕天蓆地，看看閃閃星光，聽着唧唧虫聲，與那些有千萬家財的比較，我們並不比他們差。」

「對，世上有很多東西，並不是一定要用金錢才可以買到，有時反而是……」

「甚麼？」

「多了黃金，少了親情！」

卓小明有點不大明白。

金象續道：「回想我沒有入天一黃金道的時候，我有妻有兒，樂也融融。」

「入了天一黃金道又如何？」

「你不是看到我，天天被人追殺，而且落得如此孑然一身！」

「大哥，我一直沒有詳細的問過你，你若不介意……」

金象道：「你想問我天一黃金道是甚麼？」

卓小明道：「對，我在江湖閱歷少，只知道天一黃金道有很多黃

銀針婆婆嘆道：「這隻死象，居然有你這麼好……」

金！」

「對，天一黃金道以黃金為首領，我們有一個挖不盡的金礦！」

「那麼你們是富甲天下？」

「當然，我們天一黃金道，富甲天下，是人人想得的大肥肉。」

「為甚麼？」

「你不想要黃金？你不想富有？」

「我當然想，不過，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

「天下妄想的人實在太多！」

「龍十三？」

「龍十三只是其中一個！天下間還有無數的龍十三，而且不斷攻擊我們。

「你們？」

「我們是天一黃金道的護法！」

「護法，是否像是佛祖身旁的羅漢？」

「是的，是守護黃金的羅漢。」

「你是其中一個，還有其他多少個？」

「一共四個，我是其一。」

「你們是結拜兄弟？」

「入了天一黃金道，而且上了這個護法的地位，生命已不屬於自己！我們比親兄弟還要親！」

「他們呢？」

「也許他們比我更慘，我早說過，有更多的龍十三的人，一直在追殺我們。」

「龍十三這一些人，是單以殺你們為主？」

「他們想得到我們道場的秘密。」

「道場秘密？」卓小明道。

「換句話說，是想得到我們所有的黃金，所有的金礦！」金象道。

卓小明嘆了口氣。

「你為甚麼嘆氣？」

「我是想，如果你不是護法，那你不是快樂得多？」卓小明道。

「是的，我而今也是如此想，不過，我以前並不是，我以前也是想擁有黃金，搜括盡天下黃金，據為已有！」

「你既然現在不是，你不退出？」

「退出天一黃金道？沒有可能的！」

「為甚麼？」

「因為一天入道，一輩入道，再難離開這個黃金道場，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死了！」

當然沒有人想死，金象也不例外。

金象突然想起了另一個問題，道：「明天上山，我們要找的『金銀針』，是個最恨黃金的人！」

「最恨黃金，那便容易叫他為

你醫治！」

「怎會容易？」

「我把你給我的黃金，如果你身上還有黃金，也全給了他，他一定會醫治你！」

金象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恨』這個字有兩個意思，你懂嗎？」

「甚麼兩個意思？」

「一個是如你所說，非常恨——亦即是非常渴望擁有的意思！」

「對，天下間有誰不『恨』黃金？」

「不過，另一個意思的恨是憎恨的意思！」

「憎恨？」

「是的，這個『金銀針』最恨——最憎恨黃金，你被他看到身上有黃金，他便不醫！」

「天下有這樣的人？」

「而且你一與他說金，譬如以金作酬，那麼，他會一怒而去，即使危在旦夕，也不理會！」

「天下有這樣的怪人？」

「他不算是怪人？而且是天下第一怪人。」

「對，如果不是怪人，哪會身懷高深醫術，却躲在深山裏面！」卓小明道。

「不過，不提黃金，他也並不一定醫我！」

「爲甚麼？」

「怪人怎可理喻！」

「那怎辦？」

金象並沒有回答。

卓小明似是自言自語，道：「我會隨機應變，假如金華佗也在，憑他的聰明機智，也許……」

* * *

出了樹林，開始上山。

上了一道小斜坡，才知是入了山中，山中看山，眼前却又並不是一個小山。

金象身體仍然虛弱，不過，卓小明早有準備，他用籐蔓，織了一個籐簍，讓金象坐在裏面，背他上山。

行了半天，來到一處大石壁，這石壁光滑如鏡，無法往上攀爬。

金象看了周圍環境道：「爲甚麼這地方會變成如此模樣，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來過這裏？」卓小明問。

金象並沒有直接回答。

卓小明在附近看了一會，跑了回來，道：「我找到一處上石壁上面的地方！」

「有階梯？」

卓小明搖搖了頭，道：「可算是階梯，却又不是階梯，你來看看。」

金象覺得奇怪，跟着卓小明指往石壁的另一邊看，見石壁之上有一些小石洞，每一個小石洞，相距半丈左右，大概是一個人的高度。

金象看了，並不明白，怎樣可以利用這些石洞爬到上面去。

卓小明却拾起了兩枝樹幹，插入了其中一枝，站了上去，又再插入另一支。

他攀上另一支，然後又把下面一支插上上面的一個石洞，這樣一反一復接上去，樹幹成了梯階。

這實在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金象道：「怎麼她會練起這樣的武功？」

「他？你說誰？誰的武功？」

金象又沒有回答。

卓小明道：「我先上去，然後找些籐蔓，拋下來拉你上去了。」

這倒是一個辦法。

可是，卓小明上了三十丈左右再望下來，却覺得有些暈眩，不敢再爬上去。

他呆呆立在半空之中。

金象道：「你怎麼了？」

「我爬不上去，我脚軟！」

「不要往下看！」

卓小明往上看，再爬了兩級，竟支持不住了。金象身體虛弱，幫不了卓小明。

卓小明正在苦惱，忽然，天上出現了一些鳥叫的聲音，卓小明仰望一看，是一頭大鵬鳥。

這大鳥，雙翼伸開，足有一丈，發出的聲音，震耳欲聾。

卓小明道：「如果牠下來，載我上去便好了！」

這大鵬鳥似乎明白卓小明的說話，突然俯衝下來，卓小明被他嚇了一跳，正想避開，哪知道大鵬鳥已一口叼着他背上。

那大鵬一口叼着卓小明，便向上飛去。

一時之間，卓小明只覺得自己像騰雲駕霧似的，幸好大鵬鳥飛得十分穩妥，否則這樣騰空而上，稍有差池，他便會粉身碎骨。

突然，那大鵬鳥果然眞的把牠緊叼的卓小明放了下來，卓小明只覺得天旋地轉，他不敢睜開眼睛。

「砰」的一聲，着地處竟是軟綿綿。

卓小明睜開了眼。

眼前却是另一片景象，到處是綠草如茵，當中開滿小蘭花，這草原似是一望無際。

他看看地上，軟綿綿的全是綠草，而頭頂上的大鵬却不見了踪影。

他慢慢站了起來。

突然，又聽到大鵬鳥的聲音，只見石壁下面，大鵬鳥正飛身提升，口中咬着的是金象的衣領，大鵬鳥也把金象提了上來。

大鵬鳥來到這個草原的地方，

並沒有立刻放下金象，咬着金象衣領飛向左邊，又飛向右邊，似要放下金象，却又不是眞正的放下金象。

卓小明在地上，害怕那大鵬鳥突然一鬆，可能把金象摔個半死，因此，他隨着大鵬鳥所飛之處，牠飛向左，他便奔向左，牠飛向右，他也奔向右。

飛來飛去，使卓小明滿頭大汗，但大鵬鳥仍沒有把金象放下，金象在上面，却又不敢掙扎，可能大鵬鳥飛得太高，他連聲也沒吭一聲。

大鵬鳥飛了一會兒，才降下來。

卓小明在下面接了他，放在草上。

金象果眞是被嚇得暈了過去，卓小明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脫下了袍子，替金象蓋上，然後，他找了個避風的地方，讓他躺下。

卓小明雖然不懂醫術，但這麼相處個多月，跟着金象，又看過金華佗爲金象醫治，多少也學到了一些基本醫學知識，他摸摸金象的腕脈，也探過鼻息，看來金象並沒大碍，只是暫時的昏厥，一會便應沒事。

於是，他決定在金象未醒之時，去看看這個山坡上的草原，看看「金銀針」是否住在這山上。

神鞭鞭毒　妙手回春

草原本無路，但在卓小明左撥右撥之下，居然讓他發現一條似有人走過的路，不過，這路看來以前有人走過，而今又再被青草覆蓋。

不過，他依然依着這小徑走。

轉過了一兩塊大岩石之後，竟然是曲徑通幽，前面的山勢遽變，滿是參天的古木。

卓小明好奇，怎麼這邊的風景與那邊豁然不同？突然一陣風起，林中古木斯應，一時之間，似是天吟地嘯，十分壯觀。

就在這個時候，卓小明看到一個人。

這人在林中，好像蹲着，又好像伏下，他看不清楚是個什麼人，因此他只看到他高翹的臀部。

卓小明慢慢的走近。

越近，他看得越是淸楚，那的確是一個半伏在地上的人，他的屁股高翹，因爲他正伏地畫畫。

對，是畫畫。

前面是一塊木板，板上有筆有墨，還有宣紙，而那人正提筆描繪。

卓小明走近，正想開聲。

那人並沒有回過頭來，却把左手伸高起來，作了一個阻止出聲的手勢。

卓小明不敢出聲。

過了一會，卓小明又想出聲，哪知道，這人雖面向前面，却像有後眼似的，又再高舉左手，止住他出聲。

過了一會，那人坐了下來，並且吁了一口氣，而他前面，竟有一隻黃蜂，「嗡嗡」的幾聲，飛了起來。

「畫好了。」這人回首過來，望了卓小明一眼，又道：「你找我？」

出乎卓小明意料之外，這人竟是個老婆婆，因爲他從後面看來，只見他寬袍大袖，又翹起屁股，根本分不出是男是女。

「在下卓小明，拜見……」

那老婆婆道：「卓小明，我早知你是卓小明。」

「你怎麼知道？」

婆婆並沒有回答。

「妳是神仙？掐指一算，便知我會來到？」

婆婆笑了一笑，仍然沒有直接回答他，只道：「你過來，看看我這畫有什麼不妥？」

卓小明走近。

只見婆婆那塊板上，放着一張畫，畫內並非什麼風景人物，而是一棵小草似的植物，那植物上面，正伏着一隻黃蜂。

構圖簡單，却有美感。

「你來看看，有什麼不對？」

卓小明又走近一點，看了一看，道：「沒有什麼不對，一切都非常自然。」

「但是，我總覺得……」

突然，卓小明拿起了那擱在墨硯上的筆，道：「如果我替妳加一兩筆，妳……」

「你懂畫畫？」

卓小明道：「早年跟過的先生，他教過我寫字，也教過畫畫。」

「那你加一兩筆，看看又如何。」

卓小明提起筆來，在那黃蜂身上，加了兩筆，又在那棵植物旁邊，加了一些陰影。

說也神奇，卓小明只是輕描淡寫的加了幾筆，但整幅圖畫，却立時生氣盎然。

婆婆看了，也忍不住的讚美道：「小朋友，你這幾筆的確神來之筆。」

「婆婆，我叫小明。」

婆婆並不理會，似是自言自語道：「爲什麼我畫得始終是毫無生氣，而你只畫幾筆，却又生動起來。」

「你說。」

卓小明道：「道理非常簡單。」

「妳不是在畫畫。」

「什麼，我不是在畫畫，我在

做什麼?」婆婆厲聲地問道，嚇得卓小明退了兩步。

卓小明不敢再說。

婆婆知道自己太過疾言厲色，立時改口道:「小明，小明，你說，我不是在畫畫，我在做什麼?」

「你在『印』畫。」

「『印』畫，印什麼畫?」

卓小明見婆婆並沒有什麼反應，便大膽的道:「妳把這棵植物形態，描繪得十分精緻——樹葉的形態，樹葉的數目，甚至葉上的脈絡，也清楚的描了下來，一清二楚，絕不含糊。」

「對，我把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記錄下來。」

「對，這才是一個適當的字眼，妳把事物記錄下來，却並不是畫下來，妳看，這黃蜂身上有刺，妳連那小小的刺，也畫了出來。」

「當然，黃蜂是有刺的，刺是突出來的。」

「不，那刺在黃蜂尾部，並不是突出來，有時縮了進去。」

頓了一頓，卓小明又道:「那麼，妳未能把眞實情形畫了出來。」

婆婆道:「我只有一個選擇，一是把那刺畫出，另外一個是，把刺放棄，讓它縮在黃蜂的肚內。」

「問題便在這裏。」

「有什麼問題?」婆婆問。

卓小明道:「妳本想把事物最眞確的一面，鈎畫在紙上，不過，妳只能畫妳想畫的，或者是妳所見的，却畫不出那種境況。」

「境況?什麼境況，你說的話好深奧啊!」

「並不深奧。」卓小明雖然說並不深奧，但他却無法加以解釋。

婆婆似有點失望。

卓小明道:「婆婆，如果我畫一隻黃蜂給妳看看，妳會介意嗎?」

「好極，我倒要看你畫得又如何。」

婆婆攤開了一張紙，又爲小明磨了墨。

卓小明拿起筆，想了一想，突然滴了一滴墨在紙上。

婆婆道:「你這麼不小心。」她想換過另外一張紙。

卓小明却道:「不，不用換。」

「你弄汚了紙張，畫出來並不好看。」

「我並沒有弄汚紙張。

「這一點墨……」

「這點墨便是我的小黃蜂。」只見卓小明把筆蘸在墨硯上，然後在那點墨旁左加一兩筆，右加一兩筆，又再用清水，把墨化淡，再在墨點之上，加了幾筆。

本來是一點黑墨，在卓小明的筆下，漸漸變成了一隻好像嗡嗡飛動的黃蜂。

「好極!」婆婆由衷的讚美。

「獻醜。」

「不，你畫的果然比我生動、傳神。」

「婆婆，妳有沒有發覺，我畫的黃蜂，根本上不及你的清楚細緻，我畫的看不到黃蜂的翼，也看不到黃蜂的刺。」

「但我覺得黃蜂正嗡嗡發响，也看到牠展翅飛揚，似要飛出去。」

婆婆又把自己的黃蜂與卓小明的黃蜂比較，越看卓小明那幅，就越覺得神奇生動。

忽然，婆婆道:「卓小明，我要拜你爲師。」

「拜我爲師?爲什麼，婆婆?」卓小明驚訝地道。

「當然是學畫，我也要畫一隻會飛的黃蜂。」

「這也不難。」

「那你答應我了?」

「不。」卓小明道:「我沒有教妳的資格。」

「卓小明，你要什麼條件?」婆婆問。

「不，不，我不要什麼條……」

忽然，卓小明並沒有說下去，因爲如果這個是他們上山要找的「金銀針」的話，爲什麼不趁這個機會，加一些條件?

「怎麼?」婆婆心急地問。

「請問婆婆，你便是天下聞名的『聖手神針』金銀針?」

「你認識我?不過，我事先聲明一聲，在我跟前，不要再提那個『金』字。」

「但妳的名字也有……」

「而今我只叫銀針。」

「銀針婆婆，妳要我教你畫畫，我愧不敢當，不過，如果妳答應我一個條件，我會……」

「你好乖巧，在這個時候，提出這個條件。」

「妳知道我要提出什麼條件?」

「當然知道。」

「那好極。」

卓小明暗道:想不到在上山之前，還在盤算如何說服金銀針醫治金象，而今却三言兩語，便可以解決此事。

「不過，我也有條件，第一，不要再在我面前提那個字，如果提起，我什麼也不醫，立時不醫。」

「對，對，我立誓不說，還有呢?」

「我並不擔保一定可以醫好。」

「這個當然，我也不擔保可以教妳畫一隻會飛的大鵬鳥。」

「爲什麼?」

「正如妳醫人一樣，婆婆醫術高明，但也要那人身體接受，那才

可以。」

「想不到你這麼年輕，却是個明白人。」

卓小明道:「畫畫也是一樣，我教妳技法，教妳寫意，教妳意動心動，意靜心靜……妳如果不能領悟，我也沒有什麼辦法。」

「什麼意動心動?什麼意靜心靜?」

「那是繪畫之法。」

「快解釋一下。」

「不，妳還是先看看妳的病人。」

「他是誰?姓甚名誰?」

卓小明心中一動，「妳這銀針婆婆，早知我帶了誰上山，還要問?」

當他想說出金字的名字的時候，他立時知道，這是她一個陷阱。

卓小明道:「婆婆，妳知道我是卓小明，當然知道我帶了誰上來是嗎?」

婆婆並不回答，只道:「那人姓甚名誰?」

卓小明道:「妳也早已知道的。」

「我要你說出來。」

一時之間，卓小明不知如何說才好，不過，他爲人機靈，腦海中靈光一閃，便道:「是個叫銅象的人。」

「銅象?」

「對，幾十歲了，過了幾十年，什麼也變成了爛銅。」卓小明故意如此道，因爲俗語有云:十年黃金變爛銅。

婆婆本想引他先說出個「金」字，然後一口拒絕醫治金象，却又可以學繪畫技法，本是個如意算盤，可惜，卓小明並不上當。

「銅象在哪裏?」

「請婆婆跟我來。」

卓小明並沒有立刻離開，他爲婆婆收拾一切繪畫工具。

婆婆道:「我要向你學畫，便是你的弟子，怎能叫你爲我收拾?」

卓小明道:「我請妳去醫人，是我請的大夫，我當然要爲你收拾一切!」

婆婆道:「你眞是一個好畫師!」

卓小明道:「你是一個好大夫!」

銀針婆婆伏在地上繪畫的時候，只是個普通的老人家，但她站起來之後，却令人括目相看!她神清氣朗身段高挑，步履靈活。

卓小明領着銀針婆婆，轉過了岩石，沿着草原上隱沒了的小徑，直往金象處。

忽然，他看見幾隻黑色的大鳥在天上盤繞，那並不是他剛上山所見的大鵬鳥。

「那是什麼鳥?」卓小明問。

「那並不是普通鳥，而是鷹!」

「鷹?」

「是的，那是一種黑鷹!」

「牠們似在找食物。」

「是的。」

「牠們吃什麼?」

「屍體。」

「什麼?」卓小明嚇了一跳。

「你不用擔心，這種黑鷹，不吃生人肉，只吃死屍，而且吃快要腐爛那種。」

卓小明心下擔心，加快了脚步。

銀針婆婆道:「你不用心急，大笨象沒有死得那麼快，就算死了，還未腐化。」

卓小明聽了心內却有些兀突，這婆婆本是一臉慈祥，爲何口中却是那麼怨毒?

突然，銀針婆婆又停下了脚步。

卓小明問道:「爲什麼不走?」

「我想，既然黑鷹也嗅到了氣味，那麼，不用醫治了吧!」

「爲什麼?」

「因爲那些黑鷹都是嗅覺非常靈敏，牠們都嗅到有屍體，而且知道什麼時候屍體會腐爛，既然牠們已在天空盤旋，我去也是多餘的。」

「不，大夫妙手回春，可化腐朽爲神奇!」

這句奉承話，使婆婆無法抗拒，只好開步繼續走，並道:「小明，我不吃這一套!」

雖然她口中如此說，但很明顯這位婆婆是喜歡人奉承的，小明知道，天下哪有人不喜歡奉承的?

有人最恨阿諛奉承，因爲他只是沒有人奉承。

銀針婆婆又道:「看來我也要把這死象當作活象醫了!」

卓小明道:「對，死象當作活象醫!」

來到那大岩石後面，只見金象以身倚石，縮作一團，好像十分害怕。

卓小明道:「大哥，你怎麼了?」

金象道:「你看!」

原來附近週圍，伏滿了黑色的大鷹，牠們似乎向金象虎視眈眈。

卓小明十分奇怪，爲什麼金象身上沒有腐爛，更沒有快要死去的跡象，却引來這麼多黑鷹?

卓小明道:「你要找的——銀針婆婆來了!」

「什麼?」

金象轉身望去，只見金銀針站在那裏，不過，面部向着另一邊。

金象似乎有些激動，想說話，卓小明先在他耳畔輕聲道:「我與

她有過協議，千萬不要在她跟前提起個『金』字，否則……」

「她連『金』字也不要你提起？」

金象連忙用手掩嘴。

卓小明道：「對不起，我爲了履行與她的諾言，我改口叫你銅象，你不介意？」

「銅象？」金象有些感慨，又道：「我連姓也要改了！」他臉上出現了苦笑。

卓小明道：「那比沒有了姓氏好得多！」

金象當然是無法不同意。

卓小明又道：「她自己也不要那個金字，只叫銀針婆婆！」

金象聽了，又只有報以苦笑。

卓小明見金象已同意了他一切所言，便走到銀針婆婆處，必恭必敬地道：「銀針大夫！」

銀針婆婆轉過身來，走近金象。

金象一見了金銀針，似有一些尷尬，又有一些靦覥，卓小明看在眼底，心想：「大哥根本上認識這位銀針婆婆，既是認識，爲何不親自叫她醫治？」

銀針婆婆也看着金象，臉色却是肅穆緊繃，半晌才道：「我不是想學你這小弟的畫畫技法，我一定不會來看你的！」

「什麼畫法？」

「看來你快要死了，還問這麼多幹嘛！」銀針婆婆定眼看着金象。

金象聽了這話，突然動了肝火，道：「爲什麼你的口還是那麼惡毒？既咒我死，何必爲我醫治！」

「我並不是惡毒，而是事實！小明，你不信他快要死了嗎？」

「不會吧，大夫，你看他仍精神奕奕！」

「你也不信？好極，你把他翻轉！」

「翻轉？」

「讓他伏在地上。」

卓小明依言，把金象翻過了身，金象要反抗，不過，卓小明在他耳畔道：「有什麼心頭大恨，醫好了再算，如果死了，什麼仇什麼恨也報不了！」

金象聽了，反而平靜下來，自己也願轉過身來。

其實，卓小明並不知二人認識，更不知二人有什麼深仇大恨，只不過從他們二人所言，知道這兩個人不單認識，而且大有可能是大仇人。

果然，卓小明這一番說話中了金象的要害。

卓小明正要聽從銀針婆婆的吩咐，銀針婆婆道：「小明，你先走開！」

「你不是要先看他的背部？」

「是的，你先讓開！」

卓小明想走開，但金象却一手把他拉着，叫道：「不要，不要，她想謀殺親……」

「什麼？」銀針婆婆發怒，一揚手處，一條非常幼小的皮鞭似的東西在空中揮起，並發出「劈啪」的聲音，這些聲音，嚇得附近的黑鷹也飛了起來，不過，聲音過後，那些黑鷹又再飛下來，在附近默默的等待。

卓小明道：「大夫，我應怎樣？」

「你讓開！」

卓小明只好依言讓開。

當他走開兩步，銀針婆婆又再揚起她手中那幼鞭，只聽到「劈啪」一聲，黑鷹又再飛走，而金象的背後衣服也應聲的裂開了，露出他背部。

卓小明一看，他也嚇了一跳，因爲金象的整個背部已是黑色，並不是因爲污穢而變黑色，而是皮下血已變黑，整個背部瘀黑！

「你看！」銀針婆婆道：「怪不得這些黑鷹也來了，這血腥比死人的味道還要難聞！」

「那怎麼醫治？」

「沒得醫！」銀針婆婆一口斷然的拒絕醫治。

這話嚇得卓小明也呆了半晌。

銀針婆婆突然又道：「幸好遇到我！」

卓小明聽了，才舒了口氣，接口道：「怪不得大哥一定要來找你！」

「是他叫你來找我？」

卓小明道：「我猜是天下只有你這一位大夫，才可以醫治這背傷！」

「不，我不喜歡奉承，不過，你既然是叫我死象當作活象醫，我也只好試試！」

「好極，他沒有選錯大夫！」

銀針婆婆走近，再把金象的背部小心看了一回，但却沒有用手觸過。

「劇毒！」她頓了一頓，道：「天下間還有這種惡毒的掌法？」

「是龍十三！」

「龍十三？」銀針婆婆有些震怒道：「他不是早已被你們四兄弟廢了？」

「那是一念之仁！」金象說道。

「什麼，你們這些人，對敵人往往有一念之仁，爲什麼對自己人却……」

卓小明在聽，越聽越覺得奇怪，忍不住道：「婆婆，你根本早認識我大哥？」

銀針婆婆冷冷的道：「認識又如何？我還不是當他是死象醫一下！」

卓小明知道，在這個時候，不應多言，讓妙手回春，那時什麼眞相也可問明白。

「你忍得痛？」銀針婆婆問。

「死也可以，還有什麼不可忍？」金象回答。

「好極！」銀針婆婆又再手提幼鞭。這一次，是近距離的抽，那鞭梢處像一柄利刄，在金象的背上狠劃了一條深深的血痕。

一陣異樣的血腥，引得那些黑鷹蠢蠢欲動。

「這些傢伙眞討厭！」銀針婆婆道。

卓小明道：「我去趕走牠們！」

「趕不了的！」

卓小明還是拾起石頭，擲向最近的幾隻，可是，那幾隻稍爲避開飛起，却又再飛下來。

銀針婆婆道：「這血的腥味使牠們不忍離去，等於有美食在前，還想走嗎？」

「有沒有辦法……」

「當然有。」她頓了一頓，道：「你有沒有饅頭？」

「有……」卓小明從身上拿出了一個乾饅頭，這是他們近日上山的乾糧。

「用饅頭吸血！」

卓小明把那乾饅頭按到血痕之上，不一會，這乾饅頭已吸滿了血，白色的饅頭變成瘀紅。

「拋給那些黑鷹吃！」

卓小明把饅頭拋出，立時，幾十隻黑鷹飛起，搶着吃那瘀紅饅頭。

其他的也蠢蠢欲動，不過，這最接近的幾隻，身體龐大，看來是牠們之間的強者，其他的暫時不敢飛近搶吃。

忽然，其中一隻黑鷹，「啪」的一聲，倒了下來，接着，三隻黑鷹也死在地上。

「看，有毒！」銀針婆婆道。

卓小明看了，也覺肉跳心驚。

其他的黑鷹，本想上來搶吃，不過，牠們不想像這幾隻黑鷹突然倒斃，當然明白這是吃不得的，不一會，所有黑鷹都離開了。

「婆婆，你眞好計謀！」卓小明由衷說道。

銀針婆婆見沒有了黑鷹，又再用幼鞭在金象背上再打橫劃了一下，成了一個十字，血流得更多。

卓小明有點擔心，但不敢出聲。

銀針婆婆道：「你不用擔心，這是瘀血，一日不流盡，這惡患永隨身！」

「不過，沒有了血，他可會……」

「你擔心死象幾時會血盡而亡？」

她的意思是金象身體強壯，那

會因失血而死。不過，她還是用尖酸刻薄的話來說。

「你可要幫這死象一個大忙！」

「怎麼幫？」

「把血吸淸！」

卓小明也不猶豫，低頭便要用口去吸。

銀針婆婆喝道：「你想像黑鷹那樣死去？」

「不……」

銀針婆婆嘆了口氣，道：「這隻死象，竟然也有像你這麼樣的好朋友！」

卓小明道：「沒有什麼，爲了醫好他！」

「他對你有什麼大恩大德！」

「沒有……」卓小明只知遇到朋友有難，自己便要悉力以赴，他是天生的熱血性情中人。

「那爲甚麼爲他死？」

卓小明沒有回答。

銀針婆婆道：「你去山後那一條溪水，找些水蛭回來，越多越好！」

卓小明道：「好，但請你指示我路徑！」

銀針婆婆就用金象滴出來的瘀血，撕了自己身上一塊白紗，繪了簡單的路徑，並且道：「我這山頭，徑曲道幽，如果不依我所指示，你可能迷途不能返，或者找也找不到那溪水！」

卓小明有點好奇道：「婆婆，爲甚麼你用大哥滴下來的血？」

「我恨這人！」

卓小明不敢再問，如果再惹起她的恨意，金象的傷勢可能不能痊癒。

卓小明擔心自己離開之後，這金銀針一時想不開，不要說殺了金象，就算離開此地，再找她也麻煩，爲了能留住她，他突然想到了一個好方法。

卓小明道：「婆婆，我想替你畫一幅丹青！」

「畫我？」

卓小明道：「是，婆婆雖是上了年紀，但成熟穩重，鳳儀天下，繪在丹青之上，定然好看！」

「好極！你快把水蛭找回來，況且水蛭吸血也要一段時間，我正好有空！」

「那你等我了！」

銀針婆婆雖然知道，這卓小明是在用心挽留她在這裏照顧金象，但用的計謀，算是不動聲色，並不强人所難。

於是，卓小明循着銀針婆婆所繪之圖，經過那些看似無路的草徑，走了不久，便聽到水聲。

卓小明心中十分高興，便循水聲前往。

祇見這大堆岩石後面，竟然有一條小溪，溪水淙淙，流入下面一個水潭，大水潭分作三個小水潭，水聲流下，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好像天籟，使人心平氣和。

卓小明走近，祇見這水溪無人至，兩旁卵石盡是青苔，十分濕滑。

汚泥之處，却滿佈着水蛭。

捕捉水蛭並不難，最難的是找東西盛載，卓小明在溪旁找了幾片大樹葉，結織成了一個水碗似的，然後把水蛭撿入葉內。

他想起金象整個背都是瘀血，一定要很多水蛭才能把所有瘀血吸出，於是拚命去捉。

有時，水蛭吮着卓小明的手指不放，他拚命甩開，也無法把水蛭甩掉，祇好用力擠壓，把牠弄死，不過，水蛭雖死，仍有吸力。

過了一會，在溪旁的水蛭亦已捉完，但他看看那些葉內，祇有幾十隻水蛭，縮作一團，數量並不足夠。

於是，他要另找一個地方來捉。

他一滑足，重心不穩，竟然失足跌下水中，水溪並不深，但下面的卵石，却是非常光滑，加上青苔，他一踏下，便不由自主的往下滑去。

他盡力穩着自己的身體，哪知道，他越是用力踏石，滑下去的速度却是越快。

他一直往下滑去，但雙手仍然緊緊的高擧那些水蛭，沒有雙手幫助，他更加無法穩定自己。

後來，他一滑便滑到水溪盡頭，跌下了一個水潭之中！「蓬」的一聲，整個人沒入了水中。

卓小明並不十分熟習水性，幸好水潭並不深，他勉强站了起來。

哪知道，他剛冒出頭來，突然，一塊大石便迎頭而來，他已被水泡得七葷八素，那再會想到去閃避！

「砰」的一聲，他祇感到滿天星斗。

可是，在這些星斗之中，他見到了一個人。

那實在是一個奇怪的人，他臉上有鬍子，但光着身子的部份，却是個女人！

一個有鬍子的女人！

卓小明又再墮入水中，暈眩加上水泡，卓小明似無知覺，一直往下沉，他呼吸困難……

可是，當他掙扎之時，却又發現有人拉起他，不過，他已完全軟弱無力！

那提起他並不是一隻手，而是一條布！

那布把他纏起，往半空一拋，然後落在地上，幸好那地上滿是青草，使他並無損傷！

不過，這一擲，却把他腹內的

水擠了出來。

卓小明嘔了不少水出來，身體才稍覺舒服。

他慢慢的睜開了眼，祇見不遠之處，站着一個人，這人臉上有小八字鬍子，這人好生面善！

「大夫？是你？」

眼前站着的正是金華佗金大夫！

金華佗望着卓小明，問道：「你怎會來這水潭？」

卓小明忍不住的反問，道：「你又怎會來這水潭？」

金華佗並沒有回答。

卓小明道：「是你救了我？」

「除了我還有誰？」金華佗問。

「不，我剛才還見一個人……」

「甚麼人？」

「在水潭內的，是赤裸裸的……」

「你眞的見到？」

「當然見到，而且那人臉上還有鬍子……」

祇見金華佗臉泛紅。

卓小明道：「難道你便是……」

「早知你看到，我也不救你上來！」

卓小明道：「醫者父母心，你怎會不救我上來……不過，我祇是好像看到……」

「你還說！」金華佗更是滿臉羞赧。

卓小明雖然有些呆笨，但到了這情形，也明白了那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我救了你上來也沒有用！」

「爲甚麼？」

「你看你手上脚上滿是水蛭，浸你不死，那些水蛭也會把你的血吸盡！」

經金華佗一提起，卓小明才發覺他滿手滿脚都是水蛭，而且正全力吮吸他。

他吃驚地用手撥開，可是，水蛭吸力極强，一時之間，祇撥開了幾隻，又擠死了幾隻。

卓小明在手忙脚亂，弄得金華佗笑了起來。

「快救我！」卓小明道。

金華佗本想袖手，但看他如此狠狽，也害怕他眞的會被水蛭吸乾血液，便替他撿起水蛭。

金華佗問道：「你喜歡玩水蛭？」

「當然不是，這是用來醫人的！」

「醫人？」

「金象大哥！」

「誰醫他？是娘？是娘……」

「甚麼？是娘？金銀針婆婆是你娘？」

「我沒有說過！」

卓小明這一次十分聰明，道：「我也沒有聽過！」

「你怎能說服她？」

「沒有甚麼，也許她可憐金象！」

「可憐？」金華佗大笑起來。

「爲甚麼不會？」

「她恨他入骨，怎會可憐他？」

「他們素未謀面，從不相識，她怎會恨他入骨？」

「你認識金象多久？」

「萍水相逢！」

「你是否知他的身世？」

「我不知道，祇知他是天一黃金道的人！」

「天一黃金道又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你知多少？」

卓小明實在感到茫然，不過，他祇是懷着一顆熱誠的心，龍十三那夥人，以人多欺人少，卓小明才幫助金象，他並沒有懷有甚麼目的！

「你甚麼也不知，你便救人？」

卓小明一時之間，也無言以對。

「有時救人或會害了人，也說不定！」

「會嗎？」

「當然會——不過，這一次，你可能做了一件好事！」金華佗似有感觸。

「那麼，你知道金象，也認識金銀針？」

金華佗也沒有回答。

這時，卓小明身上的水蛭已完全被拿掉，卓小明又開始收集水蛭。

「這水蛭用來替金象吸血？」

卓小明點點了頭。

金華佗也在一邊幫忙他收集水蛭，一邊又問：「你究竟用甚麼辦法說服金銀針？」

「也沒有甚麼，她似乎十分喜歡繪畫！」

「是的，近年來她迷戀丹青，她要學好畫畫技能，用來繪一些草藥！」

「呀，怪不得我見她時，她對着一棵小草，用心描繪，好像要把小草每一個部份都給繪了下來。」

「是的，這山上有無數藥材，她希望有生之年，可以把這些藥材繪下，寫一本比李時珍還要詳細的『本草網目』，她這本書，比李時珍還厲害，因爲她還有詳細的圖畫，一定可以留存後世！」

「啊，原來她有這一個大志願！」

「你懂繪畫？」

「不怎樣懂，不過，我小時讀書，沒心聽先生講學，祇學懂了幾個字，却學懂了先生的一些妙手丹青，我做『巡城馬』，替人寫信，有時有些人不懂用字來說明，我便替他繪在紙上，這樣，更可以讓委托

的人明白！」

「原來你有這些本領！正好投其所好！」

「是，我答應和銀針婆婆一起繪畫，她才答應我救金象大哥！」

「如果她肯答應，你的金大哥便有救了！」

「不過，她有一個條件，千萬不能在她面前，提『金』這一字！」

「你知道是甚麼原因？」

「我當然知道。」

「爲甚麼？」

金華佗却不解釋。

忽然，卓小明似乎明白了其中一些問題，金華佗可以自己來到這地方，又知道金銀針婆婆這麼多事情，而且她曾提及「娘」，難道金華佗根本上便是金銀針婆婆的女兒？想到這裏，一切似乎豁然而通。

原來是她叫大鵬鳥載他們上來，銀針婆婆才知道他叫小明。

卓小明道：「金大夫，爲了救金象大哥，我希望你也提點我一下！」

「你投其所好，使金銀針婆婆出手相救，不過，她是個出爾反爾的人，不一定那麼如你所想……」

「她出爾反爾？」

「我實在不想多解釋，你自己隨機應變！」

「你會在山上？」

「會！」

「怎麼找到你？」

金華佗想了一會，才道：「我知道你需要找我之時，我自然會出現！」

卓小明也不再追問，也許，金華佗與金銀針之間，有一些暫時不能解釋的問題。

卓小明道：「我要回去了！」

「你千萬不要說見過我！」

卓小明點點了頭，金華佗看着卓小明的背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 * *

卓小明也一口氣跑回金象處。

銀針婆婆坐在另一邊，似乎並沒有理會金象，金象身上仍有瘀血，人仍是半昏迷。

卓小明道：「婆婆，水蛭來了！」

銀針婆婆道：「你把水蛭放在他身上！」

「怎麼放？」

「排在背上！」銀針婆婆仍是愛理不理。

卓小明心地把水蛭排在金象的背上，銀針婆婆有點不耐煩。

卓小明道：「我排完便替你繪丹青！」

「好極！我替你磨墨！」

當墨磨好，卓小明也爲金象排好了水蛭，那些水蛭吸血强，有些吸滿了瘀血，全身通紅，然後自己無聲無息的墜了下來，因爲水蛭也中了瘀血之毒！

卓小明對銀針婆婆道：「你好好的坐着！」

銀針婆婆本來沒有甚麼，但一聽見卓小明如此說，反而不知如何坐才好。

「我怎樣坐才好看？」

卓小明心中覺得好笑，道：「你只要自自然然的坐着便可以了。」

銀針婆婆仍有點不知所措。

於是，卓小明用心描繪着，足足用了一個時辰，卓小明道：「婆婆，你來看看！」

銀針婆婆走上來，望着畫中人，十分歡喜道：「你果然是丹青妙手！」

「我恐怕不能繪出婆婆的鳳儀，也繪不出婆婆那種……那種……」

「那種甚麼？」

「氣質！那種好像……我聽先生說過……甚麼多一點塗污顏色……我不知怎樣說才對！」

卓小明的讚美，並不是阿諛奉承，但勝在自然，正是讚人的最高境界。

其實，畫中所繪，婆婆的模樣並沒有實際的那麼老，臉目姣好，更勝眞人。

哪個女人會不喜歡自己有更動人的臉孔？

銀針婆婆也不例外，她看看畫，眞有點愛不釋手的感覺，道：「我一定要把這畫裱好。」

「不，」卓小明道：「我這只是胡亂塗鴉，根本是辱沒了婆婆的鳳儀！」

「不，我已很滿意……這個畫像，正似我昔年，風華正茂……」

卓小明道：「婆婆而今根本也是這樣！」

「不！」

卓小明故作憤怒道：「那麼，婆婆你說我畫得不像，那更加不能……」

「不，你畫得實在太好！」

「不，那是你眞眞正正的容貌！」

銀針婆婆聽了，實在喜歡之極！

卓小明轉看金象，他背上的水蛭，已死掉七七八八，而他背上的瘀氣似已盡散。

金象身體轉動了一下。

卓小明立刻道：「大哥，你怎麼了？」

金象睜開眼睛，見了小明，滿臉喜悅之色道：「小明，你還在！」

卓小明道：「快謝過銀針婆婆！」

金象勉强支撐起來，道：「……金……」

卓小明一手掩着他的口道：「叫銀針大夫好了！」

金象並不明白，不過，他感到身上已沒有了過去一個多月來的痲痺，知道這一切，都是金銀針的妙手回春，心下也是十分高興。

金象道：「銀針大夫，在下在此謝過救命大恩！」

銀針婆婆似理不理，似聽到又似聽不到，仍然欣賞着卓小明所繪的丹青。

卓小明道：「婆婆，下一步怎樣？」

「甚麼下一步？」

「他身體瘀血雖去，但仍未痊癒，還應用甚麼辦法治好他？」

「既然好了，何必再治！」

金象想說，却又不想再多言。

卓小明看着兩人表情，知道在這個時候，勿用再多懇求，多言反而會把場面弄僵。

他爲人機靈，又是靈光一閃，想到了另外一個辦法，他走近銀針婆婆，一手搶了那畫，立時把它撕了，變成粉碎，銀針婆婆要制止也來不及。

「你怎麼……」

「我想爲你再繪另一幅！」

「這一幅……」

「你家中有沒有顏料？」

「有！」

「其他一切繪畫用具也齊全？」

「齊全！」

「那好極，我用顏料爲你再繪，保證令你更爲滿意！」

「用顏料繪的畫，那一定更美！」

「當然，比這一幅美上十倍！」

「那我們立刻回去！」她說完了便走。

卓小明却站着。

「還不走？」銀針婆婆問道。

卓小明只望着金象。

銀針婆婆立時明白，道：「也帶他一併來吧！」

卓小明聽了，十分歡喜，立即背起了金象，隨着銀針婆婆而去。

金象在卓小明背後輕聲道：「想不到你這小子，倒弄得這個變得貼貼服服。」

卓小明沒有作聲。

他一心跟隨銀針婆婆，她步履極快，有時又使上輕功，卓小明跟不上。

不過，她走得雖快，也回頭來等他一會。

走了不久，來到山的另一邊，看見有一級一級的梯田，上面種滿了綠油油的植物，但那些植物，既非稻米，又非蔬菜。

卓小明終於來到一處入口，上面寫着「藥圃」二字，原來這些梯田，全是種滿了各種草藥。

梯田盡處，有幾間茅廬。

銀針婆婆指着其中一間較小的道：「你搬他入內，然後來我處！」

卓小明依言，進了那間小茅廬。

一入門處，便聞到了一陣藥味，卓小明入內，只見表面像個貨倉，儲滿了不同的藥材，有些仍在攤開吹乾。

茅廬內，並沒有牀鋪，卓小明弄開了一些竹簍，在兩張藥櫈上加上一塊木板，成了臨時的床。

卓小明道：「大哥，你委屈一下！」

「並不委屈，我實在不知如何感激你，報答你！」

「大哥，何必這麼說？你要好好安睡一下，休息一下，我還要去看銀針婆婆，替她畫一幅丹青，對了，大哥，這人古怪，她與我約定不在她面前提起『金』字，你……」

「怪不得你剛才制止我！」

「爲了你的身體！」

「我明白，其實，我甚麼也不想說！我以後一定不會再提『金』字！」

「她叫你『銅象』，你不介意？」

「我還要靠她醫治，還有甚麼可介意？」金象發出了苦笑，看來金象也深知這婆娘脾性。

「好了，你休息一下，我去看看！」

卓小明離開這儲藥的茅廬，來到其中一間最大的茅廬，在門外叫道：「銀針婆婆！」

「進來！」

卓小明入內。

這間茅廬之內，却是完全不同，裏面一個大廳，佈置得典雅簡樸，十分舒適。

銀針婆婆已換過了衣裳，再不是採藥時的服裝，而是十分雍容華貴，青緞子上衣，配以青色長裙，眞令卓小明也覺耳目一新。

「怎麼啦？」銀針婆婆問。

「我幾乎認不出你！」

銀針婆婆笑了起來，道：「我打扮得不適合？」

「不，這樣才配你的氣質！」

銀針婆婆表面沒有甚麼，但心內的喜悅，實在難以形容。

柜上已擺滿了顏料，紙筆也十分齊全。

「開始繪畫了嗎？」

卓小明道：「好極。」

這一次，銀針婆婆坐得極爲自然，不用吩咐，臉上有和顏悅色的笑容。

「加上了這笑容，婆婆一定更加……」

「更加甚麼？」

「更加美麗——對不起，我不應這麼冒犯婆婆！」卓小明實在有些歉意。

銀針婆婆只以微笑作答。

於是，卓小明開始繪畫，這一次，他是加倍用心，只描繪了輪廓，却又停了筆。

「怎樣？」

「請婆婆過目！」

銀針婆婆也十分心急，一看之下，又是笑容滿臉道：「好極！好極！」

這一次卓小明用心鈎畫，功力更勝上一次，銀針婆婆看了，更是歡喜。

卓小明却嘆了一口氣。

「怎麼？有甚麼不妥？」

「我沒有甚麼不妥的地方，是銅象大哥！」

「他怎樣了？」

「他身體雖無劇毒，却是還沒有痊癒，妳却又沒有答應我醫他！」

「他這次……」

「不可能醫？」

「我沒有這麼說過，若其他人醫他，或者沒有把握，但在我來說……」

「一定是易如反掌！」

「那又不至於如此。」

「你答應我醫好他？」

「你答應我把這畫繪好？」

「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

卓小明是滿心歡喜，更加用心為銀針婆婆繪畫這一幅丹青。

不過，卓小明知道，銀針婆婆是個非常易變的老婆婆，她答應了你的話，並不是一定完成，況且她對金象似乎有極大的成見，因此，他畫得非常慢。

那天晚上，他只完成了銀針婆婆的臉部。

銀針婆婆一看，便滿心歡喜的道：「好看極了！」

卓小明道：「假若配上頭飾，那應該更加好看！」

「那麼，快繪頭飾！」

「我有些疲倦了，我在疲倦的時候繪畫，手會發抖的，便會畫得不好看了！」

「那麼，你好好休息一下。」

「不，我還要去看看大哥！」

銀針婆婆似乎沒有甚麼反應。

卓小明又道：「我也有些肚餓！」

「呀，對，你勞碌了一整天，還沒有吃過一些東西……我眞是糊塗，你是我的客人……」

卓小明打蛇隨棍上的道：「我先看看銅象大哥，你弄好了東西，拿來大哥那邊，好嗎？」

銀針婆婆點一點了頭。

卓小明見她並沒有怎麼反對，又道：「銅象大哥需要戒口嗎？」

「這點我自會曉得！」銀針婆婆一提起這個銅象大哥，似乎仍有點快快不樂。

卓小明也不理會她，直往金象歇息的小屋去。

經過一天的勞累，金象又放了背部的瘀血，身心十分舒暢，竟然一直在酣睡着。

當卓小明到達之時，他才醒了過來。

卓小明道：「大哥，你怎麼樣了？」

「有點口渴！」

卓小明發覺這屋內根本沒有任何日常用的設施，不過，他立刻回到銀針婆婆的屋內，拿了開水過來。

金象喝了一口，道：「甘甜極了。」

「看來大哥已恢復了不少，銀針婆婆眞是個神醫！」

「她的確是神醫，可惜，她為人脾性剛烈，而且心胸狹窄，什麼事不合她心意，便不能容下，否則，她在武林的杏林之內，名聲一定更佳！」

他們談了一會，金象又道：「可有食物？」

卓小明道：「銀針婆婆會弄來！」

「弄來這裏？」

卓小明點了點頭。

金象道：「你又用什麼辦法，弄得她對你言聽計從？她很少……」

「我為她再繪另一幅丹青，這一幅，更是用了顏料所繪，單是繪了她的臉部，她便喜歡極了！」

「哦，原來是這樣！她以前常常說自己並不愛美！」

「有哪一個女人不愛美？」

金象點了點頭，似乎陷入了回憶之中。

卓小明又道：「我知她並不想醫你，不過，我可以利用這幅丹青，吊着她的胃口，相信她一定能盡心盡力的醫治你！」

金象笑道：「好計謀！」

忽然，外面傳來了脚步聲。

卓小明立即出外，只見銀針婆婆捧了飯菜而來。

卓小明急急上前接過，並且道：「婆婆，為什麼不吩咐我去拿？」

銀針婆婆道：「我再看過你剛才所繪的，我那眉毛似乎稍短了一些！」

卓小明並沒有回答她，只捧了飯菜入內。

他立刻擺下了碗筷，與金象一起進食。

金象見了銀針婆婆，也立刻起來拱手道：「多謝大夫相救！」

銀針婆婆見道：「好了些沒有？」

「好得多了，背部瘀血已去，身心十分舒暢！」

「不過，你這內傷……」

「我知，我的內傷還是十分嚴重，望大夫好好的為在下治理！」

銀針婆婆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神氣。

卓小明插口道：「婆婆一定會好好給你治理！」

銀針婆婆道：「小明，我剛才說過那丹青上……」她似乎不大好意思在金象面前提起。

卓小明道：「我會用心修改一下！」然後他夾了一些菜給金象，道：「大哥，你多吃一些！」

銀針婆婆本想追問他何時往修改，不過，只見他們二人吃飯吃得津津有味，她又不好打擾。

忽然，卓小明道：「婆婆，明天你要去採藥嗎？」

「採藥？採什麼藥？」

「大哥的內傷，並不是普通的內傷。」

「當然。」

「那麼，他要用特別的藥。」

「當然。」

「那麼，我明天一早起來，跟妳上山採藥！」

「你也去？」

「當然，小明一定服其勞。」

「好極！」

「那麼，你先要看看大哥需要一些什麼藥，我們才好出發！」

這話十分自然，其實却是催促銀針婆婆為金象驗查一下身體。

銀針婆婆無奈，只好道：「銅象，伸過手來！」

她為金象把脈，然後，又叫他躺了下來，為他檢查身體其他部份。

雖然，銀針婆婆的確是不大願意為金象診治，不過，她在這時的診治之中，却又非常認眞。

檢查完畢，銀針婆婆嘆了口氣。

卓小明有點緊張問道：「怎麼啦？」

銀針婆婆道：「你大哥這種內傷，要一種特別的藥物才可醫治！」

「什麼藥？」

「這藥叫十葉一枝花！」

「十葉一枝花？你花圃之內，有沒有這種花？」

「沒有，這樣稀有的花，怎能種？」

「那麼，山上一定有。」

「有，不過，要採到這一種藥，一定要有機緣！」

「那我去！」

「你去？那麼，誰人為我繪那丹青？」

「我採到了藥，然後回來為你繪丹青！」

「好極，你過來，我給你看看那『十葉一枝花』的圖畫，那你上山之後，才容易辨認。」

卓小明又問道：「大哥暫時沒有什麼事？」

「沒有。」不過，銀針婆婆仍在懷中掏出了一個小盒子。

這個小盒子，有些面善，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忽然，卓小明叫出「呀」的一聲。

銀針婆婆問道：「什麼事？」

「你用針刺，為大哥醫治？」

「你眞聰明！」她拿出了一些銀針，對金象道：「你打開衣襟。」

金象依言。

銀針婆婆並沒有小心看，一出手便插了三支在金象的胸口之上，又道：「本來，你今天晚上會覺得很痛，痛得你不能入睡，但插了這三支針之後，不會再痛。」

「多謝大夫！」

「不過，你要這樣仰天躺着，不能轉側，否則針入了體內，那是你自己的事。」

這個銀針婆婆，雖然是醫治金象，不過，仍然要找一些辦法來折磨一下金象。

「大哥，你好好的躺下！」

金象苦笑道：「我也要謝你！」

卓小明不想多言，他立即收拾了碗筷，並且把碗筷拿去洗濯。

洗濯之後，他立刻往銀針婆婆處。

只見銀針婆婆仍然在看着那幅只有她的臉龐的畫，卓小明一見了那畫，便道：「對，婆婆說得十分對，眉毛是稍短了一些，你眞好眼光！」

他是來為她修改。

銀針婆婆再看，十分滿意。她也沒有再逼小明，只拿了一幅圖出來道：「你看，這便是『十葉一枝花』，這一株還沒有花，你要去找的，是一株剛有花蕾的。」

「如果沒有花呢？」

「那效果便沒有那麼好！」

「如果花已盛放？」

「那又不行，開了花的，藥效也不大好！」

卓小明心裏嘀咕，自忖道：「這藥已經難找，還要這麼多限制！」

銀針婆婆似乎看穿他的心事，道：「我不是苛求，我只是想醫好你大哥！」

卓小明點頭道：「我明白！」

第二天大清早，卓小明便起床，他雖然並沒有採藥的經驗，但看到銀針婆婆的打扮，早已知道應該拿起什麼工具，他拿了一個竹籮，一個小鏟，一個小鋤，便立刻往山上去。

那時，天剛亮，山上霧氣濃重，他聽婆婆說這「十葉一枝花」並不大喜歡陽光，因此，他一直往山上去，找尋一些背光的地方，希望找到這「十葉一枝花」。

他一直上山，見山路便走，可是，一路是雜草叢生，並沒有看到要找的「十葉一枝花」。

他當然知道，這罕有的藥物，當然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否則銀針婆婆也不會叫他來找。

不過，卓小明並沒有氣餒。

他仍然一直走，也一直小心在找，直到中午，太陽已在頭頂之上，仍然沒有什麼發現。

當他坐下來休息之時，突然，左邊似乎有一個影子閃過，開始的時候，他還以爲是一些小動物出現，不以爲意，仍然傍着岩石休息。

當他再起來，他又看到有些東西在閃動，這一次，他知道可能並不是動物那麼簡單。

卓小明立即提高了警覺。

因此，他沒有留意到前面有些突起的石頭，一不小心，踢個正着，整個人便向前撲去，想不到竟是一個斜坡，斜坡下面，却是一個懸崖。

卓小明一跌下，便用手抓着附近的植物，但觸手的全是一些小灌木，入地不深，根本不能抓住，所以他便一直滾下去。

幸好滾到懸崖之處，有一棵大樹，他立刻一手抓住，人也暫時穩住。

就在這個時候，他不上不下之際，便看到下面，有一株「十葉一枝花」！

這「十葉一枝花」上面，有一朵花蕾，花並沒有開放，正是他要找尋的那一種！

可是，自己在半天吊中，既不能上，也不能下，看到那「十葉一枝花」又如何？

卓小明先抓好那小樹，再看看四周環境，只見他在一個山壁之上，如果沒有這棵小樹，他早已滾下了山崖，而這山崖不知有多深，因爲下面霧氣濃厚，似是深不見底！

他想叫，但回心一想，這荒山野嶺，哪會有什麼人來救他，因此，他只好緊緊抓着小樹，看看有沒有辦法先爬上去。

他不知道在這小樹上撐了多久，但只覺日影漸移，本來他這一邊山崖並沒有陽光，但過了一段時間，他見日光照下，使人眩目。

他索性閉上了眼睛，休息一會。

當他再睜開眼睛之時，忽然，一個人影在山崖上出現，卓小明起初以爲自己眼花！

爲了弄清楚，他一手抓樹，一手騰了出來擦眼睛，再張眼一看，上面仍然有一個人影。

卓小明忽然叫道：「仙女姐姐，快救我！」他這樣叫，因爲他實在想不出，能在這個時候，這種地方出現，如果不是仙女，還會有什麼人？

那仙女並沒有回答。

只見她在懸崖之上，似想下來，却又找不到適當的路徑，在上面乾着急似的。

不一會，那仙女姐姐拋了一條布帶下來。

但這地方，山風甚大，一時之間，這布帶在卓小明面前飄來飄去，他總無法抓着。

仙女姐姐突然開口道：「快抓好布帶！」

卓小明道：「布帶太輕……仙女姐姐，請縛一些重物。」

仙女姐姐十分聽話，收了布帶，然後縛上了一塊小石，布帶有了石頭的重量，垂下來之時，較易控制，因此卓小明也抓住了。

不要看這仙女姐姐體態輕盈，却能把卓小明一手便拉了上山崖之上。

卓小明上到山崖，伏在崖上，大聲道：「多謝仙女姐姐救命！」

仙女姐姐站在前面，竟然「嘻」的一聲，笑了起來。

卓小明昂頭道：「妳不是仙女姐姐？」

那少女明眸皓齒，非常漂亮，這時滿臉笑意，更添加了她的嫵媚。

仙女姐姐道：「卓小明，你不認得我？」

卓小明十分愕然，自忖道：「我怎會認識一個仙女姐姐？」

突然，那「仙女姐姐」從懷中拿出了一些東西，貼在唇上，對着卓小明在笑。

卓小明一看，幾乎大聲叫了出來，因爲貼在唇上的東西竟是一撮小八字鬍子，本是端莊漂亮的仙女臉孔，加上了鬍子，不倫不類，却是勾起卓小明一個熟悉的回憶——金華佗！

「是你？」卓小明驚訝地道。

金華佗把小鬍子拿了下來，道：「不是我，難道眞是天降神仙來救你？」

卓小明笑道：「爲什麼我想不到？」他似是沉吟着反復自言自語。

「你說什麼？」

「我想起那天我跌在潭裏，早已看過……」

金華佗臉上出現了紅暈，道：「卓小明，你不要再說，你再說我要殺了你。」

卓小明立即閉口不言，但隨即又道：「對不起，那天我並不是有意。」

金華佗立時又道：「不要再說了。」她雙手按着耳朵，臉上更紅。

一時之間，卓小明實在不知如何是好，幸好，金華佗漸漸平緩過來。

卓小明一向懂得把握時機，立刻問：「金華佗不是妳的眞姓名？」

「一半是眞，一半是假。」

「那一半？」

「我的確姓金，但『華佗』二字，實愧不敢當，只不過是在江湖賣藝，找個名字吸引人而已。」

「金小姐！」

「你叫我銀花便可以。」

「金銀花？」

金銀花點了點頭。

卓小明想了一想，又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你又有什麼鬼主意？」金銀花問。

「金銀花是不是一種藥材？」

「是，那有什麼好笑？」

「爲什麼妳父母親給妳這麼一個名字？」

「因爲我母習醫，她生我下來，仍然記掛着不同的草藥，一想便想到——我既然是個女的，便叫我金銀花，那也沒有什麼不妥。」

「沒有！」這時，卓小明又有所悟道：「這地方並不是普通人能到的，令壽堂是習醫的，難道妳是銀針婆婆的……」

「正是，我是她的女兒。」

「啊，怪不得，怪不得。」

「什麼怪不得？」

「怪不得妳提議我們上來求醫。」

「當然，當今世上，醫治我父的內傷，除了我娘之外，還有誰更有把握？」

「妳既是她的女兒，爲什麼不親自帶他上來，要求她診治，反要我用了這麼多功夫？」

「倒也難爲了你，你怎會利用繪丹青的辦法，弄得娘親貼貼服服？」

「我並不知道，她既然喜繪丹青，那我便順其自然，想不到可以使她醫治金象大哥。」

「並不一定……」

「什麼？妳的意思是？」

「我這位娘親，爲人……我怎麼說才對，只有在她心情好的時候，她才會答應你，但答應你之後，並不代表一定會做，因此……」

「會不肯醫金象大哥？」

「說不定。」

「我看不會。」

「只要你爲她繪那張丹青一日未完工，相信她仍然會好好醫治金象大哥的。」

「哦！我明白了，多謝姐姐指點。」

「你爲什麼叫我姐姐？」

「因爲妳是神仙姐姐喲。」

金銀花聽了，也笑了起來，道：「不，我年紀比你小，你不應叫我姐姐。」

「那我叫你妹妹好了。」

「我也不喜歡。」她說着竟低下頭來，臉上又泛起了一陣紅暈。

卓小明並沒有十分注意，道：「銀花妹妹，爲什麼這兩天來，我沒有見過妳？」

「我上了山，但並不代表我沒回了家中。」

「啊，妳還是隱瞞着妳娘親，爲什麼回到家，又不現身？妳與妳娘親之間……」

「不要猜測，我們之間是有問題，不過，你遲早會知道的。」她頓了一頓，又問道：「難道你忘記了這次上山的目的？」

「當然記得，對，那十葉一支花！」

「十葉一支花是療傷聖藥，你找到嗎？」

卓小明道：「可以說找到了，又可以說找不到。」

「怎會如此？」

「我剛才跌下山岩也是爲了這十葉一支花。」

「在下面？」

卓小明點了點頭道：「在山壁上。」他向下指了一下，金銀花循他所指，看了一會，似乎並沒有發現。

卓小明道：「妳看！」他不自覺的向前移動，而金銀花也隨着他向前。

這地方是懸崖之邊，平日沒有人跡到，有些泥石濕滑，有些泥土鬆脆，卓小明一不小心，又滑了下去。

金銀花手急眼快，一把拉着他，不過，卓小明滑下之勢很快，金銀花一時之間，也不能把他止住。

本來，她可以放手，任他滑下去，不過，她救人心切，並沒有放手，反而被卓小明拉了下去。

一時之間，附近的山石也滑下去，金銀花本想用力穩身，也力不從心，只好與卓小明一起滑下。

卓小明大叫一聲，身體更不由自主。

金銀花仍然用力拉住他，結果，兩人一直滑下去。幸好那山壁處有些小樹伸了出來，金銀花在千鈞一髮之中，揚出了她那條白色布帶，布帶捲着樹幹，兩人才停了下來。

卓小明這時反緊緊抱着金銀花，因爲下面是萬丈深淵，深不見底，而石壁又沒有可以抓的地方。

金銀花一手拉着布帶，道：「小明，小明，爲什麼你抱得我這麼緊？」

卓小明只是怕死，並不是心存

輕薄，這時一經金銀花提起，才覺醒過來，不過，這時，他又沒有辦法放鬆，因爲一放鬆，可能是粉身碎骨。

卓小明道：「我……我……」

金銀花道：「你不用這麼緊張，你仍然抱緊我，待我利用布帶，看看可否蕩過去。」

金銀花把布帶抓緊，然後用力一蕩，兩人果然好像蕩鞦韆那般，蕩過了那邊石壁。

那石壁剛好有突出的石塊，不過，石塊位置很小，只能站一個人。

金銀花本想先放下卓小明，但卓小明怕死，不肯放手，金銀花只好又再利用布帶蕩向另一處。

這次她找到另一塊突出的崖石，石隙上有一些灌木生了出來，成了一個小小的屏障，兩人同時落在這地方。

卓小明這時才吁了一口氣，突然，他又叫道：「到了，到了……」

「到了什麼？」

「十葉一支花，找到了，找到了。」

金銀花也看見不遠之處，那棵十葉一支花迎風搖曳着。

金銀花見了，也十分歡喜，不過，她隨即皺眉道：「這十葉一支花生在那裏，我們怎麼拔取？」

卓小明也呆了一陣。

這十葉一支花，生長在石壁一坯泥土處，這泥土擱在一塊突出的石塊之上，原來只有飛鳥才可以到達。

卓小明道：「我們蕩過去？」

「不能！」但她隨即想了一想又道：「你放下我，讓我試試。」

卓小明這時，有了那些灌木作扶手，放開了金銀花。

金銀花道：「你自己站穩。」

然後，她又再利用布帶，試着蕩過去，不過，那十葉一支花所在之處，並不是直接可達，她試了幾遍，仍然無法蕩到。

卓小明看得十分心急。

金銀花又再多試了一次，這一次她果然成功，一近那十葉一支花，便伸手去摘。

當她一摘的時候，只見一條小小的青蛇隨它而起，並狠狠的咬了她的手指一下。

金銀花對採藥之事，早已試過多次，並且早有防備，但千萬也想不到，在這十葉一支花處，竟伏有一條青蛇，她立時撤出了一撮毒針。

那青蛇被釘死在石上。

這時，金銀花已蕩回原處，卓小明十分歡喜，接過了她手上那十葉一支花。

同時，他發現了金銀花食指藍黑，臉色慘白。

「妳怎麼啦？」

「那青蛇，快快把我食指紮着，否則，毒一攻入心臟，我命不久矣！」金銀花道。

卓小明立時撕布，用力把金銀花食指裹着，他一邊裹，一邊道：「裹着也不是辦法，怎麼才可以解毒？」

他再抬頭看金銀花，只見她額上汗滴如雨，然後她强力鎮定自己，不過，她實在控制不住。

「妳怎麼了？」

「這種青蛇，據說被牠咬後，走不過百步便要死的。」

「不會的，不會的。」卓小明叫道。

「你狂叫也沒有用。」忽然，金銀花眞的冷靜下來道：「小明，其實我還有很多話沒有和你說，而今我快要死了，我應該好好的告訴你。」

「不，不，妳不會死的。」

「事實是如此，天意也如此，奈何！」金銀花喟嘆着，她實在不甘心。

金銀花道：「我心裏有兩個願望。」

「妳說。」

「第一，你是唯一看過我身體的男人，那天……那天我在水潭……」

「我……我並不是故意。」

「我明白，我也知道，不過，你既是看過我潔白身軀的人，你……」

「我一定娶妳爲妻。」

金銀花聽了，臉上出現了羞怯的微笑道：「我不是迫你。」

「不，無論你生死，我早已決定娶妳爲妻，不過，在未到適當的時候，我也不敢……」

「好了，第二件事，金銀針是我母親，你早已知道，但你可知你心目中的金象大哥，又是我的什麼人？」

「他是妳什麼人，妳姓金，難道他是……」

「他是我父親。」

卓小明「呀」的一聲，道：「金象是妳父親，爲什麼妳不直接帶他上來？金銀針是妳娘親，他們根本上是夫婦，他們怎會……」

「事情非常複雜，但實在也是非常簡單，他們是一對怨偶。」

「他們是夫婦，却合不來，爲什麼？」

「我沒有時間解釋，我只希望你盡力，使我母親醫治我父親。」

「我一定會。」

這時，金銀花的食指，雖然已用布條紮了，但仍然整隻手指也發黑，看來這蛇毒眞是厲害無比。

卓小明道：「銀花，妳一切只爲妳父母着想，妳有沒有想過我

們？」

「我們？」

「妳自己，妳對這蛇毒眞沒有辦法救？」

「有。」

「爲什麼還不說？」

「說出來也沒用。」

「快說。」

「那蛇被我用銀針打死了，釘在那邊。」

「那又如何？」

「如果可以把那蛇拿了過來，從牠牙內迫出毒汁，這才可以驅除我體內之毒。」

「爲什麼不早說？」

金銀花想再說，但卓小明已不聽她，竟然抓着白布帶，一蕩便蕩了過去。

剛才他站在這灌木叢前，手忙脚亂，而今爲了救金銀花，他忘了一切危險，也忘了自己的能力，他只想救治金銀花，其他一切都變成不重要了！

沒有了恐懼，一切艱難之事也可成！

卓小明一盪到那處，只見一條小小的青蛇伏在那裏，身上滿是銀針。

他不理會甚麼，一手把青蛇拔了起來，然後，又是一盪，回到金銀花的身邊。

金銀花雖然是在半暈眩當中，但看着卓小明的飛身行動，也有口呆目瞪的感覺！

金銀花道：「你起先還不敢……」

卓小明道：「怎樣醫你？」

金銀花道：「你把青蛇的口張開……」

卓小明依言，把蛇口張開。

金銀花道：「你看看裏面有沒有一雙大毒牙？」

「有。」

「你先找……不！」金銀花從懷內掏出一個小瓶，道：「你按着毒蛇牙齒，讓毒液滴進這個小瓶之內……」

卓小明依着金銀花的指示去做，他按下毒蛇牙齒，見有少量的液體流了出來，一滴一滴的滴入瓶內。

然後，金銀花把那些毒液塗在那發黑的手指頭上，說也奇怪，不及一盞茶的工夫，那些黑氣開始散去。

金銀花人也變得清醒，道：「謝謝你救了我……」

卓小明道：「不，只是你自己救了自己，我沒有甚麼功勞！」

金銀花深情的望着卓小明，卓小明頓時覺得有點手足無措，金銀花的毒已退去，畢竟身體仍然是有點虛弱。

金銀花道：「小明，你已找到了十葉一枝花，趕快回去，救救我的父親！」

「你呢？」

「我騙娘親下山去了，她信以爲眞，我看還是讓我繼續躲起來，到需要我的時候，我才現身！」

「好，你在哪裏居住？」

「我帶你去……」她想站起來，雖是勉强的站了起來，但仍顯得脚步虛浮。

卓小明一手扶着她。

金銀花道：「那毒眞是厲害！」

卓小明索性一手攔腰抱起她，金銀花似不願，却又仍然倚在卓小明的臂彎之內。

金銀花道：「你先送我回去！」

卓小明依着她的指示，來到山後一個山洞之中，裏面有簡陋的設備。

金銀花道：「這是我娘親[illegible]的，裏面雖然簡單，但生活所需[illegible]東西也齊備，不用擔心我，你快回去吧！」

「我會來看你！」

妙筆解怨　團圓結局

卓小明回到「藥圃」，把那十葉一枝花交了給銀針婆婆，她有點詫異，問道：「你這麼容易便找到？」

「不，得來完全不容易，幾乎是命喪山崖！」

銀針婆婆想追問其他，不過，卓小明立時催促她往見金象。但她似是好整以暇。

卓小明道：「當大哥喝了妳煎的藥，我還有時間爲你好好的繪那丹青！」

一提起丹青，銀針婆婆又積極起來。

他們一起到金象處，只見金象精神好得多了，但身體却顯得十分虛弱。

銀針婆婆爲他把脈切症，又爲他按了不同的穴道，然後道：「他受了龍十三的厲害掌法，毒雖是解了，但內臟受傷甚深，你跟隨我回藥圃，找些其他藥，煎一劑給他喝，看看可否有效。」

卓小明非常關心金象，問銀針婆婆道：「你沒有把握醫好他？」

銀針婆婆白了他一眼，道：「這世上除了我之外，看來沒有人可以醫好他，不過，還有一點……」

「甚麼？」

「那要看他自己，只要他吃了我的藥後，再自動運功療傷，那一定可以醫好，如果他自暴自棄，那神仙也救不了他的！」

「大哥一定會振作起來的！」

銀針婆婆道：「快替我繪那丹青！」

「好極！我們一邊煎藥，一邊繪畫！」

卓小明跟着她回「藥圃」處，執了藥之後，連同十葉一枝花用大鍋煎藥。

他也遵守諾言，一邊看火，一邊替銀針婆婆繪畫。

卓小明非常用心，爲銀針婆婆繪了一個有非常特色的頭飾，當他繪好之後，便叫銀針婆婆看看。

銀針婆婆一看，非常高興道：「我年輕的時候，也梳過這個頭飾！」

「非常漂亮？」

「我不敢說……當日他看到我之時，好像呆怔了，不知所措！」

「他？」

銀針婆婆本是沉醉在她的記憶中，不過，當卓小明提起這個「他」字時，她又回復了冷傲。

「他是誰？」卓小明追問。

銀針婆婆並沒有回答。

卓小明大着膽子道：「他是你的情郎？」

銀針婆婆聽了，居然臉上泛着紅霞。不過，她隨即道：「不要再說了！」

「我知道他是誰！」卓小明道。

「你知道？他告訴了你？」

「沒有，不過，當他身體最痛苦的時候，不斷的夢囈，叫着你的名字！」

「他……他心中居然還有我？」

「是的，他的心內不但有妳，而且還日夕希望在妳身邊！」

銀針婆婆忽地笑了起來。

「妳笑甚麼？」

「當年我幾經辛苦懇求他，不要離開我，他又可曾要在我身畔？」

「其實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

銀針婆婆道：「你既然知道了，我也不用瞞你，這隻死象……」她仍是帶着深深的怨恨，頓了一頓，緩道：「當年我們闖蕩江湖，過着十分不安穩的生活，我生性好靜，喜研藥理，來到這山上的時候，我想安定下來！」

「大哥呢？」

「他却說大丈夫行走江湖，一定要揚名立萬，闖一番事業，才不會白白過了此生！」

卓小明心裏道：「大哥也沒有說錯！」

銀針婆婆道：「我却不同意，那些刀口舐血的日子，殺戮的日子，我過不慣，我自小受庭訓，要濟世爲懷，要醫人救人，與他的想法、生活方式，大相逕庭，我實在受不了，我要安定下來！」

「結果呢？」

「他入了那個甚麼天一黃金道！」

「那究竟是個甚麼組織？」

「我不知道，我只知他們日夕殺人，也日夕被人追殺，他不聽我勸，結果一如我所料，被人追殺，而今他名滿天下，黃金滿屋又如何！如果他不是遇到你，他早已曝屍荒野！」

「我知他也有悔意！」

「他有悔意，爲甚麼又不回來向我道歉？」

「他怕妳！」

「怕我甚麼？他無奈才回來找我醫，醫好了之後，又再回到他殺戮的江湖，爭甚麼揚名立萬！」

「我看……」

銀針婆婆道：「如果他仍是如此，我實在不想再醫治他！」

「爲甚麼？」

「因爲我醫好了他，他還不是最終也會被人殺死，這何必費我心力？」

銀針婆婆這話雖是矛盾，但事實上也有道理。

「我會勸他。」

「你繪得這一手好丹青，其實也不要再闖江湖！」

「但男子大丈夫……」

「甚麼男子大丈夫？你也像這死象一般……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所長，有自己所喜，正如我喜研醫理藥物，那便專研此道，救世救人，這難道不是揚名立萬的方法？何必去那血腥中混？」

「我……」

「你擅繪丹青，也可以揚名立萬，流芳後世！」

「可以嗎？」

「當然可以，好了，好了，你繼續畫下去！」

這時，藥已煎好，卓小明只好暫時擱筆，銀針婆婆道：「明天你再來！」

卓小明道：「倒不如這樣，妳明天再來看大哥，再換藥方，我也再來煎藥繪畫？」

銀針婆婆道：「你只知道是照顧你的大哥！」

卓小明把藥帶回金象居處，金象早已醒來，但身體虛弱，仍躺在床上。

卓小明立即餵他吃藥。

這一劑藥令他好好的睡了兩個時辰，當他起來之時，嚷着肚餓。

卓小明找到了一些米，一些臘肉，弄了一餐飯給金象吃，雖是簡單粗糙食物，他却吃得津津有味。

金象有飯吃，人也精神得多，道：「小明，這一劑藥爲甚麼有此功效？」

「當然，是我們用命換取回來的！」

「用命？」

「你知道其中有一味罕有草藥，叫『十葉一枝花』嗎？」

「我聽過，這藥不易找到，却是療內傷的聖藥……你用命換回來？那婆娘要脅你甚麼？」

「不，不是她要脅我，而是我到山崖採藥，幾乎跌下了山崖，一命嗚呼！」

金象道：「我非常感激你！」

「不，不要這麼說……我們萍水相逢，非常投契，又有緣份……不過，你有很多秘密，却隱瞞我……」

「甚麼秘密？」

「我知道銀針婆婆是你夫人！」

金象道：「她告訴了你？」

卓小明點了點頭。

金象道：「她還說了我甚麼壞話？」

「沒有，從她語氣之中，當年你們是恩愛夫妻？」

金象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不要再說當年事。」

「爲甚麼不提？你好勇鬥狠，不安於平淡生活，所以才落得如此收場！」

「不，當年我不肯安定下來，因爲我有一個心願未了，才拒絕了她！」

「你想揚名立萬，黃金滿屋？」

「不，那是先父臨死前，叫我報恩！」

「報甚麼恩？」

「先父生前，受了楊天一恩公的大恩，他救了我們全家，沒有他，我們早已慘遭滅門！」

「楊天一？這名字好像……」

「他而今便是天一黃金道的場主！」

「究竟天一黃金道是甚麼組織？」

「替天行道，濟世爲懷，日後若有機會，我會帶你回道場一看！」

「不過，我雖在江湖日子淺，但也聽過天一黃金道並非……」

「甚麼？那些人妒忌我們，存心要我們的黃金，那才有如此之說，龍十三便是這類人！」

「龍十三這種人，爲的是奪你們黃金？」

「是的，他們要奪我們天一黃金道的金礦，作爲天一道的弟子，當然是誓死與之週旋！」

「你們果眞有金礦？」

金象並沒有再說。

卓小明也立時記起，刺探人家組織的秘密，是江湖之大忌，因此，也住了口。

金象道：「那婆娘還有甚麼話說？」

「她說如果你願意安定下來……」

「那婆娘一定說我很多壞話……不過，這一次沒有她的療理，我也……」金象雖是口硬，但內心似乎也非常感激這位妻子，並且對以往的事情，似有悔意。

卓小明心想：「如果金象大哥好了，留在山上陪着銀針婆婆，倒也是理想！」

這時，他又想起金銀花，如果金銀花也叫他留在山上，自己會不會……

* * *

接着的日子，卓小明一邊爲銀針婆婆繪畫，而銀針婆婆也爲金象療傷處方。

漸漸，金象已回復了體力，而且，金象與銀針婆婆相處似漸減敵意。

可惜，不如意事常八九。那日，金象信步來到藥圃處，想看看銀針婆婆而今生活如何。

這日合該有事。

金象來到銀針婆婆起居的大廳之內，這大廳佈置簡樸而優雅，不過，這幾十天以來，卓小明一直在這裏爲銀針婆婆繪畫，因此到處都是顏料紙筆，顯得有點凌亂。

金象心想：「卓小明的丹青妙筆，眞有本領令這個事事挑剔的銀針婆婆也要聽他的話！」

他看見長桌之上，擺了一條幅畫，看來卓小明爲銀針婆婆所繪的畫像，畫像並未完成，用另一張紙覆蓋着，金象想先睹爲快。

他看着附近，銀針婆婆似不在附近。

他掀開了那張覆蓋着的紙，但紙被一些重物所壓着，金象要搬開了那些雜物，才可以看到那幅未完成的丹青，只見丹青上，繪着的銀針婆婆栩栩如生。

雖然未完全完成，但筆法細膩，色彩自然，實在使金象也深深被吸引！

他暗嘆道：「當年我所見的銀針，豈不正是這個模樣？卓小明居然可把當日的銀針，重現紙上，他果有把時光倒流的本領！」

他正在沉吟。

爲了想再細看畫中人的面目，他走近桌子，但因爲畫幅太長，走近仍然看不清楚，於是他伸手去拉，那知道，這一拉却拉出了一個禍！

他一拉之下，近畫頭處有一些顏料，竟同時被拉了下來，一時之間，紅藍兩色同時倒了下來！

顏色立時蓋過了銀針婆婆的頭飾，連那標緻細膩的臉也變得花臉貓一般！

金象叫了一聲，道：「糟！」

可是，顏料既已覆蓋下來，整幅畫也立時壞了，金象心急，一時不知所措，竟然拿起桌上一塊汚布，往畫上一抹，這一抹反而是越抹越糟！

如果金象不是心急的一抹，反而是可以向銀針婆婆解釋一下，他只是不小心之故，但經這用布一抹，却弄成好像故意弄壞似的！

金象再看，知道再沒有挽救的餘地，心想：「銀針一定會大吵大鬧，不過，卓小明是我的好朋友，我叫他再爲她另畫一幅，看來也沒有甚麼大問題！」

於是，他急忙離開這大廳，希望找到卓小明。

當他一踏出屋外，便看見銀針婆婆領着卓小明，正朝這屋而來。

看來他們剛到山上採藥回來。

金象裝作鎮定，向他們走去。

卓小明見了金象，十分高興地道：「大哥，你可以四處走動，看來你好了很多！」

金象道：「好了很多！」

銀針見他神色有點不對，道：「你重傷初癒，還是要多休息一下！」

「是……是……」

卓小明道：「我們在山上採到『金靈芝』，正好配合婆婆所配之十全大補，你吃了之後，相信一定比未受傷之前，身體更好！」

金象道：「好極，好極，謝謝你們……」他欲言又止，神情古怪。

卓小明道：「大哥，你還是先回去，我們配好藥，再過來看你！」

「好……好……小明，你……」

銀針婆婆道：「你還是回去你那邊，免得阻礙我們煎藥！」

金象本想叫小明回去，但在這情況之下，只好獨自一個人，急急回去。

卓小明與銀針婆婆入到大廳。

兩人立時呆了，因爲桌上顏料凌亂，甚至有些跌了在地上。

銀針婆婆放下竹簍，一撲上前。

但見那幅丹青之上，一塌糊塗，她突然「哇」的一聲，狂叫起來！

卓小明上前一看，也呆了一陣。

銀針婆婆怒極，叫道：「這不知羞恥的死象，竟蓄意破壞我的畫像！」

卓小明看見畫上一抹兩抹的痕跡，道：「我看……」

「看甚麼，他顯然是來搞破壞！而且被我們撞見……怪不得他剛才有那種古怪的神色！哈……哈，這不知廉恥的傢伙，我一定要找他算賬！」

卓小明道：「婆婆不用動怒，我……我再爲你畫，而且保證畫得更好！」

「不，不是畫像的問題，而是他來找麻煩，這人一生跟我作對，我醫好了他，他竟恩將仇報，你看，你看我這一口氣如何嚥得下去！」

卓小明道：「我看他是無意的！」

「無意？你看這故意塗汚的痕跡！」銀針婆婆轉身，便要衝出大門。

卓小明早已知道，銀針婆婆性如烈火，這幅畫是她視作寶物，眼看快要完成，却遭人破壞，這一怒實在是無以復加。

他立時一個閃身，阻止着銀針婆婆道：「婆婆，妳往哪裏去？」

「當然是找那黑心的傢伙算賬！」

「不，不，我看他也不是故意的，我……我可以再另畫一幅！」

「不是再畫的問題，而是他跟我作對，那我要他吃不完，兜着走！」

卓小明仍想擋着她，但她一個晃身，已繞過了卓小明，直衝大門，往金象那邊去。

卓小明追着，但他那及銀針婆婆的快。

當他還未來到金象的居處，已聽到兩人吵罵之聲，並有拳風虎虎！

卓小明入內，只見金象的簡陋床鋪已被打碎，而金象與銀針婆婆正在你一拳我一脚！

金象重傷初癒，早已不停喘氣，快要敗下陣來！

卓小明入內，叫道：「請兩位停手，有事慢慢講！」

「小明，小明，我並不是故意破壞！」

「你當然不想，想當年，你不是故意樣樣事與我作對，否則，咱們一場夫妻，也不會弄到這個田地……但想不到幾十年後，你重傷求我醫治，我治好你，你不表感激我也不怪你，你竟恩將仇報，我今日不殺你，枉我爲人！」

銀針婆婆說話越來越快，拳脚也是越來越快，把金象迫近牆角，金象一來是知道自己先開罪銀針，二來重傷初癒，內力不繼，這時只有招架之力。

眼看銀針婆婆眞要施殺手！

卓小明不理三七二十一，撲了在他們當中。

銀針婆婆正一掌劈下。

卓小明用身體擋着，叫道：「婆婆，你殺了我，再沒有人替你繪丹青！」

銀針婆婆的掌凝在半空。

卓小明道：「大哥，你先向婆婆認錯！」

「認錯？我不是故意！」

「你還死賴？」銀針婆婆左脚一剔，輕輕把卓小明剔了開來，又要下殺手。

卓小明立時不理生死，又撲在他們當中。

銀針婆婆這次怒極，而且下了決心，非殺死金象不足以平她的怒

氣，因此，這一掌既快且猛。

金象也感到這掌的威力，但卓小明擋在他的身前，小明如果受了這一掌，不死也會殘廢！他不再猶疑，一手拉開小明，以自己的身體迎向銀針這掌！

「咯勒」是肋骨斷裂的聲音。

金象倒了在地上。

卓小明撲上前來，叫道：「大哥，你怎麼了？」

金象有氣無力道：「還死不了！」

這話滿是晦氣，却刺激了銀針婆婆，使她怒氣更甚，又再出手。

突然，「嗤嗤」兩聲。

銀針婆婆反應也快，把長袖一翻，喝道：「誰？」

卓小明正奇怪，但他却看見銀針婆婆的袖子之上，插着兩根銀針！

銀針婆婆叫道：「誰膽敢在這處撒野？」

「我！」

隨着聲音出現的，正是金銀花！

「銀花，是你？你甚麼時候回來了？」

金銀花道：「娘，你眞想下殺手？」

銀針婆婆道：「我不殺這人，誓不爲人！」

「銀針，我知道我對不起你，但我實在並不是故意弄糟那畫！」

銀針婆婆道：「不是故意，而是立心去弄壞我這畫，幾十年來，你是如此，而今也是！」

卓小明道：「不要緊，我可以再爲婆婆畫，大哥，你也是……何必……」

金象聽了十分惱怒，道：「小明，你也不相信我？你素知我爲人……」

銀針婆婆道：「連你心腹知己也知你所作所爲！」

金象極怒，全身顫抖。

金銀花道：「不，這幅畫是我弄汚的。」

「是你？」六隻眼睛同時望着她。

銀針婆婆道：「怎會是妳？」

「我想看看這未完成的妙手丹青，但一不小心，把顏料打翻了，結果把畫弄得一塌糊塗！」

銀針婆婆突然笑了起來，道：「銀花，妳不要爲妳老父認了！」

「不，我不是爲他認，事實是如此。」

金象聽了道：「銀花，妳不必爲我認，事實上是我弄汚的，不過，我實在不是故意的！」

「不，是我，娘，你要殺，殺我！」

一時之間，銀針不知如何是好，道：「看你們父慈女孝……」

金銀花道：「就算是爹爹所爲，妳也不用下殺手！這不過只是一幅畫！」

「我殺他並不是單爲這一幅畫，而是幾十年來，他那一天不跟我作對？」

「爹爹並不是跟妳作對，而是……」

銀針婆婆道：「妳不用替他解釋，這幾十年恩恩怨怨，我一定要與他作一個了斷！」

卓小明道：「婆婆，何必這樣，妳與大哥根本是一對好夫妻，大哥口硬心軟！」

銀針婆婆道：「我沒有這樣的丈夫！」

金象聽了，衝口而出道：「我也沒有這樣的妻子！」

兩人立時跳了起來，竟然又再大打出手。

這眞是一對寃家。

卓小明與金銀花二人在旁，無從插手，只見二人果眞動了眞火，招招險毒，重重殺機。

不過，金象顯然是處於下風。

卓小明與金銀花互望一眼，兩人不約而同，一齊撲向二人當中，阻住了這一場惡鬥。

兩人無奈只好停手。

卓小明叫道：「金象大哥，你向婆婆認一句錯吧！」

金銀花也道：「娘，妳要出氣，打在孩兒身上吧！」

銀針婆婆見兩人都護着金象，心裏更氣，道：「你們都幫他，我在你們心中，還有甚麼地位？」她怒極，似是不能控制自己，她雙手顫抖，骨節間發出「勒勒」的聲音，金象知道，她眞的會殺人。

可是，阻止也來不及。

銀針婆婆突然向左右翻飛，雙掌齊出，雙腿也齊踢，但並不是攻向三人，而是向這儲物室的牆壁屋頂踢去。

銀針婆婆功力非凡，這一怒之下，不受控制似的，轉瞬之間，把這屋子打得稀爛！

三人看着，驚恐莫名。

當整間小屋被完全砸爛，銀針婆婆叫道：「卓小明，我曾警告過你，休在我面前提起個『金』字，而今你破了戒，我也不再當你是好人，自今之後，你三人與我爲敵，再見之時，我不理會你們是誰！」

她說完之後，一閃身出了破屋，轉瞬間已不知所踪，三人你眼望我眼，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卓小明道：「快去追她！」

金銀花道：「爲甚麼？」

「我害怕她會做傻事！」

父女兩人互望了一眼，竟然笑了起來。

卓小明奇怪地問道：「你們笑

甚麼?」

金象道:「我們笑你太不清楚這位銀針婆婆!」

卓小明實在是一個好心腸的年輕人，他不理會二人，跑了出去，找尋銀針婆婆。

結果，找遍了所有草廬，走遍了山頭，也找不到銀針婆婆的踪影。

她是否眞的因一時之氣，自尋短見?卓小明十分擔心，他不想見這一個大好家庭，因爲一幅畫，而弄到這樣可怕的田地。

卓小明回到那個破爛的儲物室，只有金象一人獨自呆怔着。

卓小明問道:「銀花呢?」

「她已下了山!」

「下山找她娘親?」

金象點了點頭，道:「你可找到她?」

卓小明有點頹喪地道:「找不到，我害怕……」

「害怕她自殺?」

卓小明點點頭。

金象笑了起來，並且越笑越是大聲，令卓小明覺得十分奇怪。

「你笑甚麼?」

「我笑你太不明白這個女人，她會自殺?她爲人剛愎自用，有仇必報，她怎會自殺?」

「那麼她去了哪裏?」

「我與銀花商量過——銀花也明白她娘親的性格，我們一致猜測，她下了山!」

「去哪裏?」

「去找人對付我們!」

「她怎會如此?」

金象本想笑，但這個時刻，却有點笑不出來，道:「小明，我以前與她也是一對好夫妻，但她性格使然，令我無法再忍受下去!」

「她性格使然，她的性格怎樣?」

「她心胸狹窄，睚眥必報!」

「對你也是如此?」

「她是六親不認的!」

卓小明沒有甚麼話說，不過，從他眼神看來，他是不以爲然。

金象嘆了口氣，道:「小明，你不知道我們之間的往事……」他頓了頓，才道:「我與她年輕時，一同闖蕩江湖，她好醫理，並極有心得，立志要成爲天下第一的大夫，可是，她爲人十分古怪，立下很多例，這不醫，那不醫，結果……」

「她立下甚麼例不醫?」

「很多規例……簡單一句來說，便是樣樣都要合她心意，不合她心意的，甚麼人也不醫。」

「也許這是她的原則!」

「原則使她不能容於江湖，而她學到的醫術也沒有用，最後，她來到這山，要隱居在這裏，研究她的醫術，而且也強迫我留下來。」

「你不留?」

「那時，我只有二十多歲，我幼承庭訓，大丈夫在江湖一定要揚名立萬，創一番事業，我怎能二十多歲便隱居下來?」

「你離開了她?」

「她沒有給我多一些的選擇，一是離開此地，永不回來；二是留下。」

「你決定離開?」

金象道:「是的，我沒有她的學問，我不能忍受日夕對着這些草藥，因而入了天一黃金道!」

「天一黃金道是個怎樣的組織?」

「是個替天行道的組織!」

「我聽人說過，你們有金礦，數之不盡的黃金?」

「是的，那是創設天一黃金道的萬天師留下的。」

「他怎會有金礦?」

「據說萬天師本是煉丹的，自他得道之後，可以點石成金，後來他飛升之後，留下了金礦，他的徒弟，得萬天師報夢，以他留下的黃金，拯救貧黎!」

「這金礦眞的數之不盡?」

「我不知道，我入了天一黃金道之後，只負責守衛這個組織，其餘的我不知道!」

「怎麼要保衞?」

「因爲很多人都垂涎黃金，像龍十三那些人!」

「你認爲這份工作，足以使你自豪?」

「當然，大丈夫路見不平，也會拔刀相助，而今我可以保衞這個組織，但天下蒼生得益，我何樂而不爲?」

卓小明心中有些疑惑道:「你以爲天一黃金道眞是一個如此好的組織?」

「你懷疑天一黃金道?」

卓小明望着金象，看到他的眼神，很明顯是不能忍受任何人對天一黃金道不敬的言論，卓小明非常聰明，改口道:「金銀花呢?」

金象道:「她去了找我幾位同袍!」

「同袍?」

「是天一黃金道的四大護法，我是其中一個，其餘還有金仕、金車、金馬。」

「仕象車馬，你們都姓金，而且像棋盤上的棋子?」

「入了天一黃金道的，都改姓金，我們四人，是天一黃金道內四大護法，就像棋盤上四顆最有力的棋子，仕有謀，象有勇，車馬護主!」

「爲甚麼找你同袍來?」

「因爲她想他們送我回天一黃金道!」

「我也可以!」

「如果在路上，再遇龍十三與他的武士又如何?我身體雖好了些，但遇到龍十三這些人……」

「金銀花怎樣找他們?」

「這一次我們兵分四路，早已約定了在這個月十五，在附近一間太白樓相會!」

「如果他們來了，你便要回去?」卓小明心下有些黯然不安。

金象道:「如果你喜歡，也可以與我一同回到天一黃金道!」

卓小明道:「我也可以加入天一黃金道?」

「當然可以。」

卓小明心下有點歡喜，也有點憂愁。不過，他還是與金象收拾好一切，等待其餘三大護法來。

轉眼已是兩天，既無金銀花與三大護法的影踪，也沒有銀針婆婆的消息。

卓小明有點擔心，金象也顯得有些心神不安。

* * *

第三天，卓小明一早便發現山下遠處有泥塵飛揚，好像有人快馬趕上山。

他與金象，急忙來到山中唯一入口。

這一段路，馬不能跑上，只見金銀花一人當先，跑了上來。

金象一見了金銀花，立即問道:「找到了嗎?」

「找到了!」金銀花神情困倦，似是非常憂心。

「他們呢?」

金銀花道:「小明，你下來幫金仕護法，把金車與金馬護法抬上來!」

金象道:「抬上來?」

他們二人一起下去，只見下面一人，守着兩個竹擔架，竹架之上，躺着兩個人。

金象一見，奔上前道:「怎麼?大哥……」

金仕道:「象弟，爲兄護得了自己，護不了兩位兄弟!」

金銀花道:「他們遇到了龍十三，金車護法與金馬護法，與他們三十六位武士死拚!」

金象道:「三十六位武士?」

「是的!」金仕嘆了口氣道:「他們這一次傾巢而出，似乎非要毀掉我四護法不甘心似的!」

金象道:「他們怎樣?」

金仕道:「可能中了龍十三的毒掌，這位姑娘已爲他們推血過宮，暫時止住了毒性!」

金象翻開他們衣裳，看看背部，道:「他們所受的傷與我一樣!」

金仕道:「你現在沒事?」

「沒事了!」

金仕聽了，似放下了心頭大石道:「象弟，你既然可以醫得好，他們看來也沒有甚麼大問題!」

金象聽了，並沒說話。

卓小明道:「可惜醫治大哥的大夫，已不知去向!」

金象想說話，但突然怔住了。

卓小明問道:「甚麼事?」

「有人來!」

金銀花叫道:「娘親回山了!」

遠處傳來一陣笑聲，他們却見不到人，金仕喜道:「我知道山上住了金銀針，她是天下第一奇醫。」

金象點了點頭。

金仕喜道:「她可以醫好你，當然也可以醫好兩位兄弟!」

遠處突然傳來銀針婆婆非常刺耳的聲音，道:「我不但不會醫治你們，而且還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衆人聽了，只覺毛骨聳然。

金銀花叫道:「娘親，這又何必?」

卓小明也叫道:「婆婆，我再替你繪一幅丹青，你好好醫治兩位大叔如何?」

銀針婆婆並沒有回應，只是哈哈大笑，笑聲充滿了一種非常嘲諷的味道。

金象道:「銀花，你以爲她會怎樣?」

金銀花欲言又止，道:「我害怕……」

「害怕甚麼?」

「害怕她通知了龍十三!」

金象臉色大變，道:「大有可能!」

卓小明並不明白，道:「爲甚麼?」

「因爲這婆娘以爲我故意毀了她的畫，她非常聰明，不用自己動手，而找我們最大的對頭人，這樣，她可以隔岸觀火，以洩心頭之恨!」

金仕說:「她會如此?」

金銀花說:「你們快快的上山，找我娘親好好的懇求一下，希望她可以……」

話未說完，她已離去。

卓小明、金象與金仕三人，抬了兩個竹架上去，那間儲物室早已不能再住，他們找了另一間草廬。

不一會，金銀花回來。

卓小明一見她，便問說:「你娘親怎樣?」

「她連我也不見，看來她的確通知了龍十三，否則這兩位大叔，也不會遭遇毒手!」

「那我們先找個安全的地方，否則龍十三與他的武師一來，我們躲藏也來不及!」

金銀花說:「你們跟我來!」

卓小明說:「兩位受傷的大叔呢?」

「你們抬起他們，跟我到那山崖上的石洞，那裏居高臨下，可以躲藏，也可作戰！」

於是，他們分別抬起金車、金馬，隨着金銀花，往那山洞走去。

那山洞果然是處於居高臨下，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在這洞口，他們可以監視任何進出山路的情形。

金象先安置兩位受傷的同袍，他們已清醒過來，拜見了這位大哥，然後略略說出他們與龍十三的三十六武士所遭遇的經過。

金車說：「龍十三今次率領他的精英武士，看來大有非把我們天一黃金道四大護法剷除不可之勢！」

金馬說：「這三十六個精英武士，對各門各派武功，似乎都瞭如指掌，非常厲害！」

金象說：「他們當然會傷害你們，我早知道他們厲害，他們用羣攻？」

金車道：「有時羣攻！」

金馬接口道：「有時却是龍十三親自上場！」

金仕道：「連他也上場，可想而知，他是如何下了決心要剿滅我們！」

金象道：「你怎麼可以逃過此劫？」

金仕道：「他們追捕我，我却左逃右竄，不與他們正面交鋒，龍十三也就沒有機會下他的殺手鐧了！」他頓了一頓，問道：「象弟，你也中過龍十三的毒掌，而今痊癒了？」

金象點了點頭，道：「銀針婆婆是內子！」

「是天下第一奇醫金銀針婆婆，既是你夫人，那麼，我們兩位兄弟有救了！」

金象苦笑，默然不語。

卓小明把個中情形略為轉述一遍。

金仕道：「既是如此，你可照辦煮碗，再用心為夫人繪製一幅妙手丹青，我看她自會回心轉意！」

金象道：「內人生性小器，我看未必！」

這時，金銀花已回來，手上拿了很多東西。

卓小明立即上前幫忙。

金銀花道：「這些是上次醫治爹爹時的一些草藥，我會負責治理兩位大叔。另外，這些是紙筆墨，以及一些顏料，小明，你知該怎樣做！」

金銀花果然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她不用商量，心中已有大略對付龍十三的策略。

金銀花又對金象與金仕道：「爹爹，我要先為兩位大叔療傷，你與金仕伯伯，看清楚附近形勢，想一個兩全其美之法，因為我們充其量也僅是五個人，無論如何不能與龍十三的三十六名高手死拚，金仕伯伯，你是出名的天一黃金道的謀士，一切全靠你了！」

金仕道：「象弟，我看這是一場非常艱苦之戰！」

兩人出了外面觀看形勢。

金銀花開始為兩位叔叔療傷，她是個非常聰明的大夫，本身已得母親眞傳，加上上次銀針婆婆醫治金象之時所用的方法，她早已一一默記於心，因此，她為兩位大叔推拿按穴止住毒氣之後，再熬草藥。

卓小明也有他忙的工作，他開始用心繪畫銀針婆婆的畫像，他希望憑自己的妙手，眞可以感動銀針婆婆，那麼，多一分力量，龍十三也就少了一分勢。

不久，金象與金仕回來，他們發現在藥圃附近，有很多早已伐下的木材，用作冬天取暖之用，他們決定把這些木材搬到山洞附近，用繩索綁好，當有人攻上，只要一拉繩，木材滾下，可以殺傷不少敵人。

佈置這個機關，說易行難。不過，以兩人武功臂力，當然是游刃有餘。不過，那一定需要時間，他們只盼望龍十三率領那三十六武士，遲些才來。

金銀花醫治兩位大叔，果有成效，兩人經過推拿，也服了藥，已見有起色。不過，他們毒氣仍無法完全驅除，原因是缺少「十葉一枝花」的靈藥。

卓小明道：「我們可以再去找！」

金銀花道：「找到這種奇藥，一定要有緣份，上次給你找到，已是爹爹的上上大福，而今再去找，我想……」

卓小明却是樂觀地道：「也許這兩位大叔更有緣份，可以一找便找到兩株，也說不定！」

金象道：「既是如此，你可再一試！」

金仕道：「姑娘，你熟悉山中情況，到附近走走，也許會想到一些除敵之法，會不會找到你所說的十葉一枝花，妳不用擔心！」

金銀花想了一想，覺得衆人所說，也屬有理，況且這樣日夕對着兩位病者，也是無濟於事。

於是，她決定與卓小明往找十葉一枝花。

卓小明對金象道：「大哥，你這次不可再偷看我的畫，否則又弄得……」

金象聽了，只有苦笑，然後大笑。

金銀花與卓小明一早上山，早晨非常濃霧，到處霧靄蒼茫，視野極低。

卓小明邊行邊道：「我上山採這藥，像是一場夢！」

金銀花道：「人生根本是一場夢！」

「我在溪澗中遇到你，再與你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才取到十葉一枝花……一切仿似眨眼之事，又似發生了很久。而這一次……」

「這一次你可能永不再夢見！」

「為甚麼？」

「因為我看過龍十三所率領的三十六位武士，他們無論是聲勢、實力，都無可抵禦！」

「這麼厲害？」

「你可知天一黃金道之中，金車與金馬是何等角色？」

卓小明搖搖頭。

金銀花道：「他們是江湖上的『橫車躍馬』，可以說是天一黃金道內，武功最高的兩個人！」

「連你爹也不及？」

「我爹也在二人之下！」

「那麼……」他不知如何說下去。

金銀花道：「其實，天一黃金道四大護法身手，尚不及龍十三，更不要說那三十六位武士！」

「龍十三究竟是甚麼人，那麼厲害？」

「我不知道，但據江湖傳聞，這人身上有皇族血統！」

「與當今皇上有關係？」

「不，他是前朝的人！」

「却又為何投靠……或者可以說是落了草？」

「這些沒有人知道！」

他們越走越遠，而霧却越來越濃，漸漸，兩人步步為營，因為害怕一時看不清前路。

最後，他們要停了下來，因為前面實在霧太濃，兩人只要走開兩三步，竟然連對方的面孔也看不清楚。

卓小明拉着金銀花道：「你千萬不要走開，我沒有你，一定迷路！」

卓小明說這話，其實是因這時霧靄茫茫的情形，無意却觸動了金銀花的情懷。

她坐了下來，對着一片白茫茫的霧道：「小明，如果這霧不散便好了！」

「不散，不散我們怎回去？」

「你看這像不像神仙住的地方？」

「像，像極了！」

「永遠住在神仙的地方，再不用醫人，再不用打架，你說不好嗎？」

「好，好極了！」

金銀花輕輕的倚在卓小明的肩上，柔聲道：「如果我不小心再滑下懸崖，你會怎樣？」

「當然是死扯着你不放！」

「如果扯不到呢？」

卓小明想也沒有想，斬釘截鐵地道：「我也立時跳了下去！」

金銀花聽了，十分感動。

卓小明也輕輕的倚着金銀花，他們心中，但願這白茫茫的霧靄，永遠存在。

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不一會，前面有一點光，然後逐漸擴大，那是陽光，當陽光一出現，霧靄便散，而且散得極快。

當大霧散盡，兩人站了起來，但見前面是一個小山谷，下面滿是繁花綠草。

「咦，這是甚麼地方？」

他們下了山谷，卓小明一眼看去，便叫道：「這裏有很多十葉一枝花！」

金銀花也上前，看了一下，却大大地搖頭，道：「不，這不是十葉一枝花！」

「怎麼不是？」

「你數數那些葉數！」

卓小明依言數了一數，道：「只有七葉……不過，這與十葉一枝花的形態外貌，一模一樣，只是少了三葉！」

金銀花却立時採了兩株，道：「回去了！」

「這七葉一枝花，有用嗎？」

「當然有用，你可知道，這七葉一枝花，有另一個名字嗎？」

卓小明搖了搖頭，叫甚麼？」

「叫『金不換』！」

「金不換？是甚麼意思？」

「是有黃金也不換，是療傷除毒的最佳靈藥！」

「是嗎？比十葉一枝花更好？」

「好上百倍！」

「為甚麼銀針婆婆却不叫我們找這七葉一支花？」

「因為她知道這山上根本沒有七葉一支花，而十葉一枝花可能是變種，所以退而求其次！」

「那麼，兩位大叔有救了！」

「是的，而且很快就會好了。」

「我們立刻趕回去！」

金銀花小心包好這兩株草藥，然後與卓小明走開，不知是否過於匆忙，竟被絆倒在地上。

本來，這樣跌下，是很平常的事。可是，金銀花却是一仆不起。

卓小明本已走了兩步，回頭見金銀花倒在地上，他立刻回頭轉身來，急忙扶起金銀花。

他只感到金銀花全身軟弱無力，他用力搖她，只見她變成了一個像麵粉團似的。

卓小明叫道：「銀花，銀花……」他立時用手試試她的鼻息，也按按她的手腕，心脈與氣息無異狀。不過，她只是昏迷過去，失去了知覺。

這實在使卓小明手足無措。

呆了一會，銀花仍然沒有醒過來，卓小明非常焦急，只好把金銀花平放在地上，讓她舒適安穩地躺着。不過，這樣昏暈下去，也不是辦法。

卓小明自言自語地道：「我一定要想些辦法……」他只覺得自己臉上發熱，非常煩燥不安，為了使自己冷靜下來，他拿了一些樹葉上的露水來敷面，冰冷的露水使他有一種非常清涼與舒服的感覺。

他看看金銀花，發覺她臉孔緋紅，微微冒汗，難道她也是發熱煩燥？

他決定找些露水，替她敷臉，好讓她比較舒服。這似乎是他唯一可以做的，而且懂得做的事情！

露水落在金銀花的粉臉上——說也奇怪，金銀花竟有些反應，當卓小明再用多一些露水為她敷臉之時，她竟然悠然甦醒過來！

「我……我怎麼了？」金銀花問。

「你昏迷了，嚇得我……」

「我怎會昏迷的？」

「妳不小心絆倒，仆倒在……」

「仆倒在……」金銀花回憶着當時的情形，然後又再重覆剛才被絆倒的情形，然後，她蹲了下來，又似自言自語地道：「我嗅到一陣香味……是……是，正是這種香氣……」她掀開了一些地上蔓生的草藥，突然，她的動作停了下來。

「銀花，你發現了甚麼？」

金銀花道：「這便是發出香氣，而令我昏倒的東西，這東西豈不是娘親說過的『遊魂入骨草』！」

「甚麼是『遊魂入骨草』？」

「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迷魂藥，只要你嗅到，也會暈倒！」

「你剛才仆下去，豈不是嗅個正着！」

「正是……快，我們快採多些這種『遊魂入骨草』！」

卓小明一邊採摘一邊問道：「用來作甚麼？」

「可以用來對付龍十三與他的武師，你小心一點，不要聞它的香味，多吸了一點，連你也會暈迷！」

卓小明只好屏住呼吸，摘了一大堆。

然後，金銀花帶着卓小明，來到了他們邂逅的水潭，又來到了其他幾個水源處，把「遊魂入骨草」撒了在水源之內。

卓小明看了，當然明白。

金銀花道：「龍十三與三十六位武士來到，他們一定要喝水，只要他們喝過這些水，自然會昏倒，那時，我們雖然是幾個人，卻可以把他們殲滅！」

「這幾天，我們也要喝水的！」

「我們附近還有一口井，我們只用那口井，便不怕會中這毒！」

他們把「遊魂入骨草」放進有水源之內，然後匆匆的回到他們的居處。

金象與金仕正擔心如何去應付這三十六個武士，金仕雖然是個大謀士，不過，他們人手實在太少，佈不了幾個機關，也對付不了這麼多人。

當金銀花把「遊魂入骨草」之事告訴了他們，金象忍不住大讚自己的女兒道：「銀花，妳果然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金銀花道：「不要這麼說，否則娘親聽了，她會更不高興，如果說到用藥物對付人，她認了第二，天下再沒有人敢認第一，我只是走運，巧合地找到這些人間難見的迷魂草！」

金仕道：「銀花姑娘非常謙虛，日後龍十三與那些武士上山，妳一定要為我們想出一些計謀！」

他們又再商量了一會。

卓小明沒有加入他們的商議，因為他又再開始繪製他那一副畫像。

* * *

等候是最難捱的時刻，但要來的始終要來。

兩日之後的大清早，當值的卓小明在幾乎睡着了的當兒，發現了有人上山。

上山的人分作六隊，每隊是六人，他們並非一湧而上，而是一入了這個藥山，便分開竄上，這山頭滿佈樹木荊棘，看來他們是有備而來。

卓小明叫醒了所有人。

連金車金馬兩人，也可以起來，守住這一個大本營，卓小明找到的七葉一枝花，比他以前找到的十葉一枝花更為有效，金車與金馬復原得更快，雖不能立時參加抗敵，但也可以起來。

當各人守好了自己的崗位，開始有兩隊人出現。

卓小明與金銀花各自控制一個機關。

一聲令下，他們拉開繩掣，那些粗圓的木幹從山上滾了下去，那兩隊人，一共十二個人，傷了一半以上。

最重要的是先挫了這些武士一些銳氣。

果然，他們並沒有繼續攻來。

金仕一直在小心觀察，道：「為甚麼一直沒有發現龍十三的影踪？」

金銀花道：「龍十三是個非常聰明而狡猾的人，他不會在一般的場面下出現！」

不一會，又有兩隊人衝上來，看來他們已發現了他們所據的大本營所在。

兩隊人都是武功高强的好手，他們害怕再有機關，因此他們利用自己的輕功，分別的躍上來。

金象與金仕守着前面，見一個上來，殺一個，當然不是一刀便可以置他們於死地，但對他們來說，居高臨下對付這些武士，比較有利，尤其是他們分別而來。

一共是十二個武士，只有四個可以帶彩的退回去。

金象喜道：「銀花，妳的『遊魂入骨草』可能收到了功效，他們都昏倒了？」

金銀花道：「大有這個可能！」

卓小明也興奮道：「想不到這一班武士，這樣輕易應付！」

金仕道：「情形沒有這麼簡單。」

金象道：「仕兄如何看法？」

「龍十三一天沒有出現，事情總沒有完結！」

金銀花道：「為了清楚敵情，我想出去看看！」

金象道：「不，這太危險！」

卓小明道：「我陪妳一起去。」

金銀花沒有反對，金仕知道，金銀花是個足智多謀的姑娘，也沒有反對。

當他們出了外面，卓小明反而擔心自己武功低微，遇到危險之時，反而累及金銀花，不過，為了使自己安心，他是一定要隨着她，好好保護她。

想到「保護」兩字，卓小明也笑了起來。

金銀花問道：「你笑甚麼」

「我笑我自己不自量力！」

金銀花實在是個聰明的人，她從懷裏拿了一個竹筒出來，道：「這是經我改良的雲南彝族所用的吹箭。不過，我不是用箭，而是用針，你在這個吹口一吹，會有幾十支針射出來，可以殺敵於無形！」

卓小明接過，道：「我不知怎樣多謝妳！」

金銀花道：「甚麼多謝，我要你好好保護我！」

他們一直往藥圃處而去，在路上，他們開始發現有些武士昏倒在地上。

來到藥圃井旁，有更多武士暈倒。

卓小明高興道：「妳那些草藥眞有效！」

金銀花也滿心歡喜，但她突然想起，娘親也在山上，如果她也飲用了這些水，豈不是……

於是，她決定入草廬之內看看。

卓小明亦步亦趨。

大廳之內，一片死寂，黑沉沉的一片。

突然，一朵燈花閃起，兩人往後一縮，隨即一點燈光在大廳中亮起。

「龍十三！」金銀花叫道。

卓小明望去，大廳太師椅之上，赫然坐着一個人，卓小明曾見過龍十三。不過，那時却是危險時刻，沒有看清楚這個轟動江湖的龍十三眞面目。

龍十三一臉正氣，有凜然不可侵之勢。

「你們來得正好！」

金銀花知道，以兩人之力，實在不能與龍十三對敵，三十六着，當然是走為上着！

不過，龍十三比他們更清楚。

當金銀花一轉身，龍十三已到，一手在金銀花頸上點了一穴，金銀花立時全身軟了下來。

不過，她還有知覺，可以說話，叫道：「小明，你快走！」

卓小明並沒有走，他提起竹筒，向龍十三吹去，一時之間，銀光閃閃。

龍十三一聲長笑，一手提着金銀花，一手曳開長袍，竟然非常瀟灑地，把那些銀針擋了過來。

龍十三再一轉身。

卓小明本想再吹，但龍十三已如鬼魅般飄來，一手已把那竹筒搶了在手上。

龍十三作了個吹竹筒的姿勢。

金銀花叫道：「不要傷他！你想怎樣？」

龍十三道：「你這小子有福！銀花姑娘，妳帶我去見妳父親，聽說他的天一黃金道的兄弟也在！這一次，我要好好的與他們一聚！」

卓小明道：「不，我們不能帶他去！」

金銀花道：「我相信龍十三，不見我父親一面，不會罷休，你不成全他？」

龍十三道：「果然是個識時務的姑娘！」他瞪了卓小明一眼，突然一揚手，一條布帶自他袖中吐了出來，說時遲那時快，竟把卓小明綑了！

龍十三提着兩人，由金銀花用口頭帶路，來到了他們所據的山崖石洞。

當他們快近，金銀花大叫：「龍十三來了！」

龍十三當然知道，金銀花是通知金象他們。不過，他似乎並不介意，因為他手上有兩個人質，一切都是他佔有上風。

金仕、金象，連同金車金馬已撲到山洞口。

金象叫道：「龍十三，這是你與天一黃金道之間的事，不關兩個小輩事！」

龍十三道：「對，金象兄說得對！」他竟然輕輕的放下了卓小明與金銀花。不過，兩人都中了他的點穴，坐在地上，動彈不得。

龍十三道：「兩位車兄、馬兄，別來無恙？」

金象看着龍十三的模樣，早已怒火中燒，一個閃身，已出招攻向龍十三。

龍十三不慌不忙，見招拆招，看來他是勝券在握，並不心急打倒金象。

金仕見勢不對，也加入了戰圈。

兩人與龍十三戰了三十個回合，龍十三依然是意態悠閒，出招俐落。

金車與金馬，雖然身體仍虛弱，但見兩位大哥並不能戰勝龍十三，也立時加入了戰圈。

四人猛攻龍十三，龍十三依然可以從容應付。

他還可以開口說話，道：「四位大護法，你們可知天一黃金道並非你們想像中那般聖潔，救萬民於水火那種普渡衆生的組織？」

金象怒道：「那麼你認爲天一黃金道是甚麼？」

金仕也道：「你千萬不要褻瀆了天一黃金道，否則，咱們四兄弟殺不了你，天一黃金道的千萬兄弟，也不會放過你！」

龍十三道：「天下有多少人借上天的聲名來欺騙衆生？你們天一黃金道，其實只是一個接贜的大黑幫！」

金象怒道：「你含血噴人！」

「難道你眞以爲天一黃金道眞有金礦？他們眞有這麼多黃金？其實是天下黃金劇盜，利用你們的武功，護着你們的場主發財而已！」

金仕也非常憤怒，道：「你再說……」他已奮不顧身，不理會龍十三的攻擊，硬撼龍十三。

這一招拚死的招式，果然有效。

龍十三一退，其餘三人再攻上，本來，這情形可以扭轉他們的劣勢，無奈金車與金馬受傷之餘，內力還未復元，龍十三再出一掌，兩人被迫後退，這樣，龍十三又再佔了上風！

金銀花與卓小明在旁，看得咬牙切齒，但身不由己，無法上前助一臂之力。

龍十三又再從容道：「金象，你與我一直碰頭，我也曾以毒掌想取你性命，其實你可知我是誰？」

「你是龍十三，專門與天一黃金道作對！」

「爲甚麼我要與天一黃金道作對？」

「天下有很多人貪財，也有人貪名，如果一朝打敗了天一黃金道，便名揚天下！」

「以我龍十三的武功，要名滿天下，實在有太多的方法，何必一定要與你們週旋？」

四人一時之間，爲之語塞，因爲龍十三並不是吹噓，以他的武功，天下成名，僅是探囊取物而已！

龍十三道：「我根本上是朝廷派來的！」

「是麼？」

「我只是授命破這十惡不赦的天一黃金道！」

「甚麼，天一黃金道是十惡不赦？」

四人跳了開去。

龍十三道：「並不是我說謊，金象兄，你夫人可作證！」

金象道：「我夫人？」

這時，卓小明忽叫道：「銀針婆婆！」

金銀花也道：「娘親，救我們！」

銀針婆婆一直走到衆人跟前，道：「龍十三所說，並非虛言！」

金象道：「你日夕躲在此山，怎知江湖變化？」

銀針婆婆道：「金象，自從你要闖蕩江湖，我也並不十分反對，但你要入天一黃金道，我就大力反對，並且誓言你一日在天一黃金道，我……」

金象道：「我保護一個劫富濟貧，普渡衆生組織，有何不對？」

銀針婆婆道：「自你入了天一黃金道，我曾深入調查，這個組織，以前的確有過一個金礦，但時移勢易，他們的金礦早已挖空，而你們最高的場主，亦三易其人，場主不同，其心亦不同，他們沒有金礦，却收取竊賊搶掠而來的黃金贜物，掛羊頭賣的是狗肉！」

四個護法齊怒道：「你口出汚言，褻瀆黃金道！」

「不，我調查也許還不算深入，你問龍十三便知曉！」

龍十三接口道：「我父本是受過天一黃金道大恩，他臨死之前，還千嘱萬咐要我向天一黃金道報恩，因此我在入江湖之時，曾屢與黃金場場主接觸，希望略盡綿力，使黃金道可澤及黎民蒼生，那知道，眞正的接觸，後來才知道他們只是以低價購入黃金贜物，以高價售出，只肥了幾個與場主關係密切的人！」

金象道：「我不相信！」

龍十三道：「我開始也不相信，但我爲了徹查此事，才投身官府，我而今是皇宮內禁軍統領，我做官並不是想發大財，而是憑着官府勢力，才可以找到天一黃金道的犯罪證據——你記得過去幾年，幾宗鏢局大劫案？」

金仕道：「是龍門鏢局？震天鏢局……」

龍十三點了點頭，道：「還有維揚鏢局，他們押運黃金北上，結

果中途被劫，一共是五十萬両黃金不翼而飛，沒有抓到任何劫匪，你以爲這些大案，普通綠林劫盜可以幹得了嗎？」

金仕道：「我有懷疑過，但是……」

龍十三又道：「近年來黃河氾濫，東北飢荒，天一黃金道可曾出過多少力？在這場大災禍之中，天一黃金道並沒有出過甚麼黃金賑災，只是在一些小額數目，例如有人被劫賠上十両八両，作爲點綴昇平！」

金象道：「我們作護法的，只是保護道場……」

銀針婆婆道：「你這樣盲從附和，怎算是替天行道，反而是助紂爲虐！」

金象怒道：「你這婆娘……」

銀針婆婆也被「婆娘」兩字激怒，兩人竟在此時劍拔弩張。

龍十三道：「其實，這件事情我早想與你們四大護法好好談一談，無奈我們一相遇，便是拚個你死我活……假若你們仍不相信我所說的，你們可以與我一同上京，我可以把天一黃金道近年所作所爲，一一羅列諸位之前！」

金仕與三護法商議了一番。

金象道：「我不想去了！花了幾十年心血，忠貞衛道，竟是落得如此收場！」

金仕道：「二弟你不去，但我們要去看看，假若龍十三所講的是事實，咱們做了黃金道護法，豈不是早已自作孽？如果是，我們應該協助龍十三，把這個以替天行道爲名，却是接贜爲實的組織除去！」

金車與金馬齊聲附和。

金車道：「象兄，到時你一定要來，我們四兄弟又再聯手！」

金象道：「好極！」

龍十三聽了他們的商議，十分歡喜。

此時，銀針婆婆似要離去。

卓小明走到金象身旁，推他道：「你既要留下，還不快上前？」

金象猶似有些靦覥道：「上前……」

卓小明道：「銀針婆婆其實非常關心你，她千辛萬苦去查探天一黃金道這組織，爲的是想你不要爲虎作倀，也希望你不要再在江湖浪蕩，好好陪伴她……」

金銀花也道：「爹爹，你若不快去與娘親道歉，我看你這一輩子也不會再有機會，而且……」

這時，銀針婆婆似加速了脚步。

卓小明叫道：「婆婆，我還有禮物送給妳！」

銀針婆婆回首，問道：「甚麼禮物？」

「妳快來一看！」

銀針婆婆本來已不想再多逗留，但見卓小明把卷軸打開，只見畫中人栩栩如生，她不禁走近。

金象也上前。

金銀花道：「我記得娘親年輕時正是如此美貌！」

金象接口道：「不，不……」

卓小明心中嘀咕，想不到這金象死牛一片頸，到了這個時候，仍然口不擇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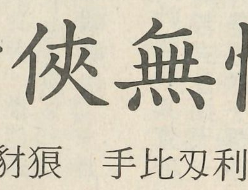
金象道：「比這畫像還要漂亮得多！」

銀針婆婆聽了，道：「死金象！」

這對歡喜冤家，終於和好如初，團圓結局。

（全文完）

上文提要：王笑擁有兩大賭場兼夜總會，他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楚青是王笑的得力助手，年輕有爲。王笑命楚青往某酒店去殺他的死敵霍聲，當霍聲死後，王笑又想除去楚青，便邀楚青飲宴，美其名爲慶功，却在酒中暗下毒藥，幸得招平相救，王笑萬沒想到在此酒店中有個暗樁，二人聯手殺了王笑……



都市黑社會傳奇故事／藍天・文 可飛・圖

情俠無情刀

心似豺狼 手比双利

駱駝一聲乾笑，道：「你本是王笑的得力助手，但現在却爲楚青而效命，難道你不知道吃人王是怎樣死的？」

梁草冷笑道：「這件事與你何干？」

「當然，這件事與區區絕無關係。」駱駝淡淡一笑：「但閣下在江湖上恐怕難免受到別人的非議。」

「放屁！」

「放屁倒不必，假如梁兄有興趣的話，放馬過來好了。」

「既然閣下想指點一二，梁某亦恭敬不如從命。」

大笑聲中，梁草發刀。

駱駝悠然背負雙手，好像一點也不把梁草放在眼內。

梁草刀勢展開，絕不容情。

他一出手就是二十四刀。

這二十四刀的威力極大，這些刀法，絕不是用來恐嚇敵人的。

但駱駝沒有被這種刀法嚇倒，也沒有被這種刀法擊倒。

他仍然是那麼刀法悠閒，根本絕不像是在拚命。

梁草的臉色變了。

他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對方懂得妖法不成？

明明是砍在他身上的刀，忽然間就落了個空，連對方的衣角也沾不着。

小董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常言有道：「棋差一着，縛手縛脚，技遜一籌，難保人頭。」

前八個字，是老生常談，至於後面那八個字，却是小董自己加上去的。

駱駝的追魂刀尚未出手，梁草已敗象呈現。

突地，駱駝突然左掌向梁草的腰間劈去。

那是手刀式的一掌。

駱駝用的武功，居然是日本空手道，雖然說空手道也是由中國武術演變而成，但駱駝現在所使用的，却分明是日本人的武功。

這一記手刀去勢極快，也極兇猛。

梁草不再求殺敵，只求自保。

但駱駝這一記手刀，只劈出了一半，立刻就撤回，改用一記穿心腿向梁草的心口部位踢去。

他變招之快速，眞是令人有不可思議之嘆。

好快的一腿。

梁草忽退。

看他現在的神態，就和剛才管中原被擊敗時一刹那的神態一模一樣。

管中原是蝦。

而梁草是條惡魚。

但駱駝呢？

他是否也可以把這條惡魚一口吞下？

* * *

梁草急退。

但駱駝踢出來的一腿極快，根本就令到梁草無法應變。

「唷！」

梁草發出一聲悶哼。

他的心臟已捱了一腿。

梁草立刻吐血，臉色慘白。

駱駝淡淡一笑，退開。

他連眼角都不再看他一眼，彷佛梁草已是個不屑一顧的死人。

梁草突然大吼一聲，揮刀再向前撲擊駱駝，但他的身子剛衝出半步，立刻就被一隻手掌寬闊，但五指纖瘦的手所牽住。

「你不能動，一動就必死。」

梁草手一鬆，竟然連青屠刀也拏不穩，「噹」一聲跌在地上。

把梁草牽住的人，就是小董。

* * *

梁草回去了。

他是被人抬回去。

「抬回去的」並不是一個死人，重傷的人，自己不能走路，他必須要人抬回去。

但梁草是死是活，現在沒有人知道，楚青已吩咐手下把他抬到賴春山醫生那裡去。

賴春山是本市最著名的醫生，他是個西醫，但對於跌打刀傷之類的醫術，也極有一手。

他的診費很高。

尤其是對打架受傷的人，診金一定貴得嚇死人。

但楚青現在是楚青幫唯一的幫主，再貴的診金都絕不在乎。

梁草雖然吃了敗仗，但他仍然有利用的價值。

對於手下，楚青唯一重視的，就是他的利用價值如何。

招平亦是如此。

有利用價值的人保留。

沒有利用價值，甚至對自己懷有不軌企圖的人，就應該被淘汰或被殺。

這就是楚青的原則。

* * *

梁草被抬回去，但他的青屠刀仍然在地上。

青色的一把屠刀，殺不了駱駝。

但小董的雕刻刀呢？

駱駝冷冷地盯着小董。

他忽然問：「你用這種刀已多久？」

小董連想也不想，就回答道：「不知道。」

「不知道？」

「的確不知道。」小董冷冷地說道：「我的記憶力並不太好，而且也不喜歡計算數字。」

駱駝道：「看你這個人的樣子並不太笨，但却給楚青加以利用。」

小董冷冷道：「我喜歡被他利用。」

駱駝一怔，繼而一嘆口氣：「你倒很坦白。」

小董道：「閣下就是宋大少爺的師父駱駝？」

「不錯。」

「看你的樣子，絕不像隻駱駝。」

「的確不像，區區本來就不是隻駱駝，但湊巧得很，我姓駱名駝。」

「你爲什麼不改個姓或是改個名字呢？」

「改姓？」駱駝的臉上閃過一絲憤怒的神色，但他很快又回復了原形。

「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

「好一個大丈夫。」

「難道我不是嗎？」

「你若能算是個大丈夫，那麼，大丈夫這三個字，將會變得比泥土還更不值錢了。」

「哼，你的雕刻刀又如何，它很值錢嗎？」

「不！」小董搖搖頭：「這把刀並不值錢，但却可以雕刻出最值錢的藝術品。」

「藝術？」

「不錯。」

「殺人是否也有藝術？」

「不錯。」

「你打算怎麼樣殺我？」

小董的一雙眼睛忽然盯在駱駝的頸上，一字一字的說道：「我想在你的咽喉上雕刻出一朵花。」

駱駝的眼色彷佛一變。

「雕出一朵花？」

「一朵血花。」

* * *

決戰還未開始。

但殺氣已籠罩在他們的四週。

楚青却在這時候淡淡一笑，道：「你們在這裡慢慢的動手，我要去找一個人。」

駱駝冷笑道：「你想找孫老闆？」

楚青搖搖頭。

「不是孫老闆，是孫步銅。」他又露出了一個奇特的笑容：「難道你以爲孫步銅現在還是老闆？你錯了，他很快就會一無所有。」

楚青說完之後，就像條行動敏捷、靈活的狐狸，走進了西廂畫舫之內。

有人攔阻他。

但攔阻他的人很快就倒在地上。

* * *

駱駝沒有阻攔楚青。

他現在面對的敵人，已使他不能不格外小心。

雖然他剛才很輕鬆的就擊敗了梁草，但小董並不是梁草。

他是一個出色的雕刻家。

他想在駱駝的咽喉上雕出一朵血花，而這一朵血花，就是代表了駱駝的生命結束，駱駝沒有感到震慄，但他却感到，小董是一個不平凡的對手。

他沒有輕視小董，追魂扇早已亮出。

這一把扇並無特別之處，唯一與普通扇子不同的，就是扇骨是用精鋼鑄造的。

小董冷冷的望着駱駝，突然揮刀。

刀光並不奪目，但却隱隱有股寒風直逼駱駝的臉龐。

但駱駝出招似乎比他更快一步。

追魂扇抖動，刹那間已攻出八招。

追魂扇殺氣逼人眉睫。

這把扇子雖然體質細小，但發出來的攻擊力却是威猛無擋，聲勢駭人至極。

駱駝果然是個武功深不可測的高手。

小董立刻竄身滾開三丈，突地右臂一翻，劈出兩掌。

這兩招大有名堂，乃是湖北武林大豪陸定龍的獨門絕技，叫做「翻雲兩步殺」。

駱駝微微一凜，連忙雙膝一屈，跟着以快如閃電的速度，飛踼小董的咽喉。

他的腿法相當厲害。

好快的一腿。

但小董的身子遠比梁草快捷，若是換上梁草，他一定無法招架。

但這個在雕刻工場裡埋頭苦幹，工作了整整兩年的年輕雕刻匠，他的式功竟然遠在駱駝的想像之外。

駱駝這一腿沒有踼中小董，反而被對方趁勢刺出兩刀，把他的攻勢遏止下去。

駱駝不信這個邪。

他將手裡的追魂扇越攻越急，彷彿非殺死小董不可的樣子！

但小董毫不慌亂，一招又一招的，把駱駝的攻勢完全瓦解。

駱駝屢攻不下，改攻爲守。

他並非不想繼續進攻，而是無法再攻下去。

小董的雕刻刀，已開始發揮着它的威力。

他在雕刻刀上所使出來的招式，精妙絕倫。

小董整個人忽然就像一隻巨鷹似的從地上撲起。

雕刻刀彷彿無聲無息的刺出。

駱駝的臉色一變。

這一刀很精妙，竟令他無法想像出對方是用什麼方法刺出來的。

那簡直不像是人刺出的刀法。

似乎除了虛無縹渺的鬼神之外，天下間已沒有任何人能刺出這麼一刀的。

* * *

別人的確不能。

但小董能。

他這一招猝然出擊，精妙而快狠準。

駱駝的眼睛倏地泛出一股懼意。

他也怕挨刀子？

他驚怕小董眞的在他的咽喉上雕刻出一朵血花了。

* * *

颼！

雕刻刀刺出的時候，無聲無息。

但那不是偸襲，而是面對面光明正大刺出的一刀。

但當「颼」一聲發出的時候，駱駝就聽到雕刻刀彷彿在大笑。

「我已在你的咽喉上雕出了一朵血花了。」

駱駝神色慘然。

他沒有退後，雖然他的咽喉已被雕刻刀所戳穿。

雕刻刀上的血跡，很快就被小董抹乾，但駱駝咽喉上所流出來的血，却越來越多。

駱駝的呼吸已幾乎處於完全停頓。

小董以一種冰冷，但又帶着幾分憐憫的目光盯着駱駝。

「駱先生，再見！」

再見？

什麼時候才會再見啊？

駱駝不知道。

因爲他已「砰」然一聲倒了下來，變成了一個死人。

* * *

孫步銅仍然坐在西廂廳的那張酸枝椅上。

當他把手中的骰子撒出「四五六」的時候，他的眸子忽然發亮了一陣。

他看見一個很年輕、很英俊瀟洒的人，已微笑着踏入西廂廳中。

黑斧八傑仍然沒有動。

沒有孫步銅的命令，他們不會輕舉妄動。

楚青走進來，第一句話就是：「這裡的環境很好，可惜沒有賭客。」

孫步銅嘿嘿的一笑。

「誰說這裡沒有賭客？」

「哦！」

「你就是來賭博的人。」

「賭博？」楚青淡淡一笑，「我沒有帶錢來，又能賭些什麼？」

「賭你自己的命。」

「賭命？」

「不錯。」

楚青又是一陣乾笑了：「我的性命值多少？能押多少？」

「一千萬塊大洋。」

「一千萬塊大洋？」楚青呆住了，就他自己也沒有想過，這是一筆怎麼樣的財富。

他又笑了一笑：「我的性命，眞能值這麼多錢？」

孫步銅的臉上孕育着一絲神秘的笑意，說道：「不算多，就算再押多十倍亦無妨。」

「爲什麼？」

「反正就算你的性命再值錢，我也不會再賠給你，因爲這一次賭博，你必輸無疑的。」

「必輸？」楚青哈哈笑：「還未賭，你就敢說我必輸？」

孫步銅冷冷笑。

「你沒有贏取勝利的條件。」

「你看不起我楚某人？」

「你承認你很有本領？但想在這種地方生事，恐怕難免賠了夫人又折兵。」

楚青嘿嘿的冷笑，緩緩道：「我若眞的在這畫舫倒下來，別說是賠個夫人，就算是賠了一條命也是值得！」

孫步銅道：「你的野心很大，胃口更在吃人王之上。」

楚青淡淡道：「吃人王雖然吃人，但他不會吃畫舫。」

孫步銅道：「連他都不敢吃的東西，你也敢沾手？」

楚青道：「我爲什麼要以他作榜樣？如果我學他五分，現在也許和他一樣，變成一堆白骨了。」

「好！」孫步銅銀杖頓地，冷然的道：「今天我總算認識你這一號人物，能夠與你交手，倒也是一生一大快事了。」

黑斧八傑腰間的斧頭已紛紛亮出。

八個人，十六柄漆黑發亮的斧頭，組成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陣勢。

他們沒有把楚青完全包圍。

因爲楚青的背後，也有八個短衣漢子。

他們的手裡也有武器。

他們用的不是斧頭，而是尖刀。

這種刀的刀背極厚，但刀鋒却薄如紙。

這是殺人的刀。

孫步銅冷冷一笑道：「楚老弟，不必客氣，有甚麼本領儘管使出來好了。」

楚青當然不會客氣。

黑斧八傑中，年紀最大的一個人，亦僅僅是三十歲。

他們都是年輕的漢子。

他們的作風，兇悍而矯捷，絕對不怕死。

孫步銅已把他們的意志磨練得相當堅强。

無論是誰碰見這八個人，這十六張斧頭，他很快就會被斧頭劈進地獄裡去。

但楚青是否會例外？

* * *

刀斧大混戰，已經開始了。

他們一經接觸，就採取最直接，最兇悍的手段去對付敵人。

一時之間，刀斧橫飛。

「吔！」

一個短衣漢子還未揮出第一刀，臉上便已捱了一記快斧。

這一斧，使他的臉上流出大量的鮮血。

但他仍然沒有倒下去。

「唷！」

又是一聲慘呼。

這一次慘叫的人，却是黑斧八傑的其中一人。

他的左脅中了一刀，刀鋒竟然穿過了他的肋骨。

楚青淡淡一笑，退開一旁。

看他的樣子，一點也不着急，好像在欣賞舞台上的歌劇一樣。

而孫步銅却仍然靜靜的坐在那張酸枝椅上。

他對於楚青的鎭靜，不由暗暗佩服。

如果他們不是站在如此尖銳的敵對立場上，他倒願意和這個人交個朋友。

但事實上，與楚青交朋友，也並不是一件怎樣好的事，因爲這個人的野心實在太大。

小董是他唯一的老朋友。

但楚青心裡的算盤怎麼樣打法，恐怕除了他自己之外，誰都不會知道。

* * *

刀斧大戰，越來越是激烈。

楚青一直沒有出手。

但黑斧八傑似乎很厲害。

他們的斧法，是絕對致命的斧法，每一斧擊出，都攻向敵人的要害部位。

尤其是咽喉。

混戰中，兩個短衣漢子又同時發出了慘呼！

他們的咽喉上各中了一斧。

這種斧法，一經砍中要害，就算他的咽喉是用鐵鑄造的，恐怕也會被齊口砍斷。

孫步銅冷冷一笑。

他的笑聲是冷酷的，也是得意的。

楚青也在笑。

雖然他的手下處於下風，但他仍然毫不着急。

他在等待一個人。

他等待的人，就是小董。

* * *

小董已把駱駝解決了。

他緩緩的走進西廂畫舫大廳上。

西廂廳的激戰進行得極是慘烈。

黑斧八傑雖然佔上風，但楚青的手下也不是絕對無能之輩。

黑斧八傑一人重傷，兩人輕傷。

但立刻又有一人，心臟部位被人刺了一刀。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刀。

那人一聲慘呼，臉色蒼白如紙，像滾地葫蘆般倒在孫步銅的脚下。

孫步銅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這個倒在他脚下的，是他最喜歡的一個斧手。

他不能再忍耐，終於揮動銀杖，加入了戰團。

孫步銅一動手，整個西廂廳就被一片銀光所籠罩。

他的銀杖雖然祇能由一隻手去發動攻勢，但招式的靈活、力度之深沉、雄猛，却令人有不可思議的感覺。

楚青望了望小董：「你覺得他的杖法怎樣？」

小董淡淡的說出了五個字。

「他是個高手。」

* * *

高手！

孫步銅當然是個高手。

但連小董都認爲他是個高手，那麼這個老人的本領就實在絕不簡單。

果然，孫步銅一出手，就已把兩個短衣漢子的腦袋打歪了。

小董對楚青道：「你爲甚麼還不出手呀？」

楚青神情凝重：「這個老頭兒不容易對付。」

小董的瞳孔漸漸收縮。

他明白了楚青的意思。

「難道你認爲咱們必需聯手出擊才可以把他收拾下來？」

楚青點點頭，道：「這樣最少會比較有把握一點，同時也可以減少受傷的機會。」

小董猶疑着。

楚青道：「咱們一定要把孫步銅這老兒放倒，否則就會功虧一簣的了。」

小董仍然猶疑不決。

對這一個年紀已經不輕的老人，居然要兩個後生小子去對付，是不是過份了一點呢？

楚青的野心，他很清楚。

他一向都不贊同楚青用這種方法去謀取財富，同時現在楚青所幹的事，每十件中，最少有八件是不合法的。

楚青並不是個安份守己的人。

但小董不同。

他既不求名，亦不求利。

他不想去爭奪甚麼，他祇想安安份份做個平凡的人。

但小董是個平凡的人嗎？

不！

他絕對不是個平凡的人，如果他也有楚青的野心，那麼吃人王未必會死在楚青和招平的手上，而是可能死在小董的手裡。

楚青並不傻。

他也很了解小董，所以他對小董道：「難道你不想把秀秀救出火坑？」

提起了秀秀，小董的心彷彿被一根繩索緊緊的絞着。

爲了秀秀，小董願意去做任何的事。

況且，孫步銅本身也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他以前是個小偸，現在却是一個賭場的老闆。

小董終於咬了咬牙，用行動來答覆楚青。

他向前衝出兩步，揮動手中的雕刻刀，向孫步銅進攻。

* * *

楚青笑了。

他希望能得到的幫手，就是小董。

如果沒有小董，單是要解決駱駝這一個人，就得要大費週章。

但現在，小董不但替他解決了駱駝，同時更與他聯手出擊，對付孫步銅。

小董一出手，楚青也緊隨其後。

這兩人的武功路數雖然並不相同，但在他們未曾來這個城市之前，他們對於對方的武功和打法，都有了很深刻的認識。

這時候，他們聯手出擊所發出來的力量，實在是極其驚人的。

楚青也和他的手下一樣，用一把尖刀作爲武器。

他們的刀比小董的雕刻刀更具殺傷力，但小董的刀法却似乎比他更快。

孫步銅鬚眉皆豎。

他畢竟吃虧在斷了一臂，而且又是以一敵二。

雖然他的杖法相當厲害，但在這種情況之下，對他是相當不利的。

黑斧八傑雖然佔了上風，但楚青與小董全力對付孫步銅之際，又不時發出幾招快刀，對付黑斧八傑。

「察！」

楚青的刀就像是冷箭般的，終於又把黑斧八傑其中一人斃於刀下。

孫步銅一聲大喝，銀杖尖端，突然放出一蓬青色的烟霧。

那是毒氣。

楚青與小董連忙閉住呼吸。

孫步銅立刻趁機奪門而出，逃出了西廂廳之外。

他敗了。

而對着這兩個年輕高手的聯手合擊，他又焉能不敗呢？

但他仍然有保命的本錢。

他逃得很快，刹那間就已消失了影踪。

* * *

孫步銅雖然被逃脫，但西廂畫舫賭場也從此易主。

他已吃了一場敗仗，黑斧八傑悉數陣亡。

這是一件驚人的大血案。

但楚青果然很有辦法，這件血案居然給他隻手遮天，保安局的人好像個個都變成了聾子及啞子一樣，完全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

這件事發生之後，最震怒的當然就是宋十少爺。

* * *

翌日上午，在十大美人樓芙蓉廳中，宋十少爺的臉色很難看。

「這件事究竟是怎麼搞的？」宋十少爺的脾氣一經發作，就難以收拾了。

孫步銅站在一旁，一句話也不敢說。

「西廂畫舫是俺的地方，他們居然敢在這裡大開殺戒，而你却挾着尾巴逃了回來，成何體統，成何體統？」

宋十少爺的鼻孔彷彿已在冒烟。

孫步銅沉默了半晌，終於道：「楚青雖然霸道，但據小老兒看來，最難對付的還是那個小董。」

「小董？」

聽見了小董二個字，宋十少爺火氣更大：「俺操他娘個鳥，他算是甚麼人？俺的堂兄若在這裡，就算有百個一千個小董，也都拉出去槍斃了。」

孫步銅不敢說話。

他心中有數，宋大帥雖然掌握軍權，但現在他的環境也很糟。

宋大帥的軍隊，已連續吃了三場敗仗了。

尤其是最近的一仗，宋大帥的三百雄師，幾乎全軍盡沒。

可以說，宋大帥這一個大人物，已面臨到最黑暗的日子。

如果宋大帥垮台的話，宋十少爺的境況也自然大大不妙了。

官場是一個黑暗的圈子，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現在西廂畫舫發生了這種驚人的大血案，保安當局居然不聞不問，由此可看出，宋大帥的境況，實在是不堪想像到了極點。

宋十少爺雖然是個大人物，但這個大人物，現在已像一棵沒有水澆的樹乾枯了。

江山代有人材出，各顯風騷數十年。

宋大帥是否快要完蛋呢？

* * *

姑勿論宋大帥是否完蛋，宋十少爺和孫步銅在這一戰之中吃了一記重重的悶棍，那是事實。

宋十少爺本來巴不得立刻率衆尋仇的，但漸漸地，他發覺眞的有點不對勁了。

宋大帥的軍隊又再次吃了一場敗仗，結結實實的敗仗。

似乎也沒有人能挽救宋大帥的危局。

宋十少爺終於下了一個決定。

他要離開了這一個城市。

* * *

在一個烏雲密佈的清晨，太陽不知躱到甚麼地方去了。

天色是灰黯的。

宋十少爺的臉色，也正如現在的天色一樣。

他坐在一輛簇新的德國轎車，轎車裡除了他和他的司機之外，還有孫步銅和秀秀。

他準備逃亡，逃亡到遠方。

逃亡的車子，不只一輛。

在這輛轎車的前後，各有三輛灰色的汽車，汽車裡有他的手下，也有他搜刮回來的不義之財。

秀秀不肯跟隨他逃亡，却給用痲藥迷倒。

七輛汽車，浩浩蕩蕩的往望南方而去。

* * *

方石橋是一條能多容納四輛汽車通過的橋。

這一條橋橫跨南北兩峯。

北面的是飛燕峯，而南方的飛鳳峯。

兩峯之間有一條深谷，那是鳳谷。

從這條方石橋望下去，可以看見鳳谷三分之一。

若有人從方石橋向下一跳，那麼這人必死無疑。

下面沒有湖，也沒有水。

有的只是石頭。

奇形怪狀的，尖銳如刀的石頭。

無論是誰掉下去都必然粉身碎骨。

天色仍然是那麼昏暗。

七輛汽車從飛燕峯爬上來，直達方石橋。

這是南下必經之路。

但當那七輛汽車駛到橋口的時候，突然橋的另一端出現了一輛巨型的卡車。

宋十少爺的臉色一變。

因爲這一輛卡車，竟然像是隻蠻不講理的惡獸，疾衝了過來。

第一輛汽車急忙煞掣並按响喇叭。

但那輛卡車的司機好像是個瞎子，又好像是個聾子，依然向前直衝了過去。

「砰！」

第一輛汽車差點沒被撞成粉碎。

宋十少爺大怒，拔出配槍，向卡車的司機轟去。

但他的槍法未免太差，一連發了數槍，都不知射到甚麼地方去。

「得！」

子彈用光了。

宋十少爺正想重新裝配子彈，突然一條快捷無比的人影衝到，一腳把宋十少爺手槍踢飛了。

宋十少爺大怒，還想擊射對方。

但襲擊他的人，身手遠比他敏捷。

他連對方的樣子都還沒有看清楚，胸前已被重重的打了一拳。

宋十少爺很少吃苦。

尤其是挨拳頭的滋味，更是他畢生第一次領略到。

他像殺猪也似的叫了出來。

幸好這時候孫步銅已從車廂裡走了出來，把他掩護着。

「甚麼人如此放肆！」孫步銅大喝問道，那人緩緩的從汽車旁露出他的臉來。

「楚青！」孫步銅脫口驚呼。

「不錯，正是楚某。」楚青的臉色很深沉，臉上毫無笑意。

孫步銅怒道：「姓楚的，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你何以竟如此咄咄逼人？」

楚青冷冷的道：「斬草除根，這是楚某人做事的原則。」

孫步銅道：「我已放棄了西廂畫舫賭場，你還想怎樣？」

楚青冷冷的一笑：「你現在的逃避，只不過是暫時性的，你的性格我很清楚，只要一有機會，你還要捲土重來的。」

孫步銅的額上青筋突起，連指骨也在勒勒的作響。

楚青又緩緩的說下去：「如果我任由你逃到南方，那是名副其實的縱虎歸山，就算整個天下的財富都屬於我，恐怕也難以高枕無憂。」

孫步銅厲聲道：「你好絕！」

楚青冷冷一笑道：「倘若換上了你，你也會這樣做的。」

孫步銅抽了一口冷氣。

對於楚青這一句說話，他倒是無法反駁。

楚青冷冷笑道：「其實這裡的風水不錯，尤其是橋下的鳳谷，更是一個風水美絕的地方，你們能夠得到這種地方作爲葬身之地，倒是有福氣得很。」

楚青的話剛說完，孫步銅的銀杖已向楚青迎頭劈下。

這是生死存亡的一戰。

孫步銅這一次已無後退的餘地。

* * *

宋十少爺的臉色，已被嚇得比紙還蒼白。

雖然他的堂兄宋大帥在戰場上連吃敗仗，但若論膽色，宋十少爺實在遠比不上宋大帥。

他一向都以成功者自居。

但他現在面臨失敗與死亡之神的時候，他的表現却是懦弱的，也是可笑的。

他並不是一個能夠眞正辦大事的人。

就在他的膽子已快被嚇破的時候，他忽然看見自己的鼻尖上，出現了一把刀子，那是一把雕刻的刀。

小董的雕刻的刀，已觸及宋十少爺鼻子上的冷汗。

小董冷冷一笑：「你怕吃刀子？」

宋十少爺搖搖頭。

但他的表現很可笑，剛剛搖頭，但忽然間却連忙點頭不迭。

小董向那輛轎車車廂內望去。

車廂裡有一個人，一張漂亮但已暈迷不醒的臉。

秀秀。

小董又是冷冷一笑，雕刻刀壓得更緊：「你很喜歡秀秀？」

宋十少爺點點頭。

但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連忙搖搖頭不迭。

小董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你也會遭遇到如此悲慘的下場，這一條橋下的鳳谷，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宋十少爺的臉色立刻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他那手下已被楚青的手下重重包圍，而且還慘遭殺戮。

這是一場可怕的殲滅戰。

楚青的手下正在圍殲宋十少爺的手下。

宋十少爺一向以爲自己的手下很能幹很能打。

但現在，他們彷彿全部都是飯桶。

* * *

飯桶一個個的栽倒。

好幾個宋十少爺的手下，都被拋進了鳳谷之中。

沒有慘叫。

因爲他們被拋下去之前，就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死人了。

* * *

宋十少爺完了。

他現在已不像個「少爺」，而是像一條可憐的狗。

他一向都像狗。

不過，以前是他去咬別人。

但現在，他却給別人咬得體無完膚。

人生的變化實在太大了。

不久之前，宋十少爺還是個威風凜凜的大人物，但現在，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他只能選擇，用什麼方法去走

這條路。

那是一條死路。

他寧願死在小董的刀下，還是自己從方石橋上跳進鳳谷之中？

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

小董給他一分鐘時間的考慮。

直到五十秒鐘過去之後，宋十少爺突然鼓起了畢生的勇氣，從方石橋上翻身跳下。

他跳下去的姿勢並不美妙。

連拋下一塊大石的情景，也比他的姿勢好看得多。

但儘管如此，小董還是爲他的「勇氣」而鼓掌。

* * *

孫步銅雖然武功絕不在楚青之下，無奈他的信心和銳氣都已受到了挫折。

而且，楚青並不是單獨對付他。

在孫步銅的四周，還有不少楚青的手下，不時對他發出了暗襲。

孫步銅已面臨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他不想失敗，也不想死。

就算死，也得要楚青陪伴在一起。

霍聲被殺的仇恨，他絕對沒有忘記。

正如楚青所言，孫步銅現在的逃避，只不過是暫時性的。

孫步銅在南方有不少肝膽相照的朋友，他已準備重新整頓，養精蓄銳，圖謀與楚青再決高下。

可惜，他的計劃看來已無法實現。

他想和宋十少爺一起逃亡，但事機不密，竟然在方石橋上，被楚青所截擊。

孫步銅現在已別無所求。

他只想與楚青拚個你死我活。

* * *

孫步銅的銀杖杖法極是兇狠，每一招每一式，都有無比的威力。

然而，楚青的身法靈活，刀法也在孫步銅以往的預料之外。

孫步銅無法傷害楚青，反而被楚青步步緊迫。

孫步銅不斷後退。

突然，一陣銀光閃動。

孫步銅的銀杖，像排山倒海似的發出了最凌厲的攻勢。

楚青很了解，這已是孫步銅最後的一擊。

* * *

杖影如山，把楚青整個人完全籠罩着了。

但楚青相當鎭定，無論孫步銅的杖法怎麼兇悍，他都絕不慌亂。

楚青突然一聲冷喝：「老關，砍他的小腿。」

老關是楚青一個手下，他擅用刀，更擅用斧。

現在他用的武器就是一柄短小鋒利的斧頭。

颼！

老關果然聽從楚青的話，立即以迅速手法，一斧頭砍向孫步銅的右腿。

孫步銅急閃，順勢一杖抽下。

老關的眼珠立時突出。

這一杖竟然將他的腦袋完全撞歪，整個人像斷線風箏般飛了出去。

楚青面露喜色。

他本來就是希望孫步銅向老關出手的。

孫步銅一出杖，右方下就出現了一個空檔。

楚青毫不猶豫，左臂如箭般的急射，尖刀直刺孫步銅的左腰。

又是「颼」的一聲响。

孫步銅突覺左腰一陣冰涼，接着就是一陣劇烈的痛楚。

他已吃了一刀。

孫步銅又驚又怒，揮杖反撲。

但他已受了傷，這一杖揮出去的力度已是大爲減弱。

此時，楚青已智珠在握。

他已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把孫步銅逼下鳳谷之中。

果然，孫步銅已成强弩之末。

他連續反攻數招，結果每招都是無功而退。

他這一退，就已退到了方石橋的邊沿了。

楚青加緊了壓力，右手用刀，配合左掌，虛虛實實，變幻無窮。

孫步銅的傷口流血漸多。

他的體力越來越虛弱。

終於，他給楚青一掌推跌。

他並不是跌倒在橋上，而是跌落在橋下。

孫步銅並沒有發出慘呼。

慘呼也是死，一聲不响也是死，又何必叫出聲來呢？

* * *

孫步銅跌落鳳谷之後，方石橋立刻就變成一片死寂。

七輛汽車，除了一箱又一箱黃金白銀和珠寶之外，就只有橫七豎八的死人。

宋十少爺的手下，其實並非完全飯桶，但無奈對方是有備而戰，同時人數也遠在他們之上。

宋十少爺完了。

孫步銅也完了。

但事實還沒有完。

因爲小董還活着，他還沒有完蛋。

* * *

無論你怎麼樣看去，楚青絕不像這種心狠手辣忘恩負義之徒。

但常言道：「人不可貌相」。

楚青的手段比誰都更毒辣，如果說他不會忘恩負義，那更是大錯特錯。

招平是他的合伙人。

沒有招平，他想殺吃人王絕不會那麼容易。

但結果招平還未對他採取行動，他已比招平更快一着。

至於小董，他固然是楚青的老朋友，而且小董還幫助他消滅了宋十少爺。

但楚青現在的心裡所想的，就是怎樣把小董一刀刺死。

* * *

楚青為什麼要殺小董？

理由衹有一個。

小董是他的情敵。

* * *

小董一直深深的愛着秀秀，楚青是知道的。

秀秀也很喜歡小董。

這一點楚青也是知道的。

但秀秀却不知道楚青也一直在暗戀着自己。

秀秀不知道，小董可知道不知道呢？

* * *

為了要得到秀秀，楚青已決定把這個老朋友，同時也是情敵的小董殺死。

他認為戀愛絕不是偉大的，而是自私的。

他也認為戀愛絕不是犧牲，而是佔有。

他想佔有秀秀，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所以，正當小董在那輛轎車上，準備弄醒秀秀的時候，楚青突然無聲無息地，一刀就向小董的背心狠狠的插去。

* * *

除了秀秀之外，小董已不再關心世界上任何的人、任何的事。

包括了楚青的這一刀。

楚青這一刀又快又準，而且距離又是如此接近，這一刀看來小董已絕無法避免了。

可是，一件最不幸的事情，也就在這個時候發生。

秀秀突然醒轉過來。

同時，她更看見了楚青的尖刀，正在向小董的背上插去。

秀秀沒有發出驚呼！

她只是毫不考慮，用盡全身的氣力把小董推開。

她沒有把小董推得很遠，只把他的身體推斜一尺。

咫尺天涯。

就是僅僅這麼一尺之差，這一刀，沒有刺在小董的背上，但却刺在秀秀的心窩裡。

* * *

秀秀的心吃了一刀。

楚青得不到她的心。

但他的刀却得到了。

這一刀插得很深，秀秀的身子好像觸電一樣，劇烈的戰抖了起來。

楚青呆住了。

他倏忽地鬆手。

他的手是充滿了血腥的，但這一隻充滿了血腥的手，也在戰抖中。

他不由自主的退開兩步。

小董也呆了。

他臉上現在的表情，就像是那個木頭將軍。

楚青的臉發青。

而他的臉却漲成了血紅，彷彿臉上出現了一團猛烈燃燒的火球。

秀秀的呼吸已變得斷斷續續。

她說出了三個字。

她道：「別……難過……」三個字說完，人已氣絕。

小董的臉色雖然紅得像是一團火球，但他的心却已凝結成冰。

甚至比冰還冷。

他忽然轉過身子，一雙眼睛浮現出無數血絲，也有無限的憤怒。

楚青已在後退。

小董的牙在咬着唇。

唇已出血，但他一點也不覺得痛。

他已被憤怒的火燄所燃燒。

他突然厲聲大喝道：「你好卑鄙，你好卑鄙！」

「你好卑鄙！」

楚青發抖得更厲害。

「你究竟是人，還是吃人的魔鬼？」

小董在咆哮。

楚青突地跪下來了。

「我……我錯了……」

楚青跪得更低。

他好像已深切的後悔。

但突然間，他那跪着的身子直跳了起來，手中仍然有一把尖刀。

那是第二把尖刀。

* * *

颼！

刀如電閃，疾刺向小董的咽喉。

楚青沒有眞正的知錯。

他是個無情的人。

這一刀當然也是無情的一刀。

刀快！

但另一把刀更快。

兩把刀竟同時射出，但結果却有分別。

楚青的刀，只是射中了小董的左肩。

小董傷了。

但他不在乎。

他最重視的，還是自己的雕刻刀，能否殺死楚青這個畜牲。

他想一刀刺在小董的咽喉上，但小董閃過了。

而他的雕刻刀，却深深的插在楚青的喉管上。

沒有風，也沒有雨。

但這裡發生的一場血腥風暴，却使小董永世難忘……

—完—

俠情哀艷倫理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碧血英魂

忠烈墳前　若逢舊侶

杭州城外，錢塘江濱，人山船海，觀賞龍舟競渡，却冷落了西湖，衹見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看不見平日的堤上遊人，湖中畫舫。

傾頹荒蕪了的岳王墳，佇立一位酡顏素衣的美麗少女，她向仰躺在瓦礫堆中的生銹鐵鑄秦檜像前吐了一口濁痰，罵道：「死奸臣，油炸檜！」飛踹一脚，竟把一尊好幾百斤的鐵鑄秦檜踢到七八步外，撞崩殘垣，泥沙飛濺。

「好功夫！」喝采聲中，廊壁後踱出一位青衫儒士，三十多四十歲年紀，風霜塵土，掩不了英武俊逸，背負小箱，手持串鈴，看來像個讀書不成的走方郎中。

「你是什麼人？為什麼不去看龍船，却鬼鬼祟祟地躲在這裡偷看本姑娘？」少女喝問道。

「咦！」青衫儒士驚異的望着少女俏臉，看得呆怔住，忘記答話，只顧出神。

少女羞紅滿臉，罵道：「好個登徒浪子，讓你知道本姑娘的厲害。」身形如電，手掌如風，向青衫儒士一掌刮去。

欺霜賽雪的皓腕，忽然陷在青衫儒士的掌握之中，少女驚嚇力掙，像鉗在鐵鑄合了口的鐵鉗中掙不脫，急得眼淚汪汪，嗚咽道：「你這人看來斯文，想不到是這樣輕薄無禮。」

儒士抱歉道：「在下見姑娘芳容頗似一位幼年好友，不覺出了神，不是有意輕薄無禮。」

少女嗔道：「男女授受不親，你死捉住我的手不放，還說有禮？」

儒士慌忙放手，打躬作揖道：「對不起，對不起！」

少女皺眉道：「對不起就算了麼？本姑娘的玉手怎可以給臭男子碰到？非要讓本姑娘好好的刮兩巴掌不行！」

儒士莞爾一笑：「那不是又讓臭男人的臭臉皮碰到了玉手麼？刁蠻的小姑娘！」

少女也笑了起來，扮個鬼臉，又正色道：「姑娘就是姑娘，刁蠻就是刁蠻，可不是刁蠻姑娘，混充老前輩可沒有這麼便宜。喂，你到底是什麼人？躲在這裡幹什麼？還沒有回答我呢。」

儒士笑道：「我姓岳，是岳王爺的孫子的孫子，拜拜老祖宗的墳總可以吧？」

少女驚喜道：「眞的？我最佩

服岳王爺爺！看見韃子這麼樣可惡，在這裡豎這座鬼王石碑，恨不得一脚把它踢碎。不是娘不許我惹事，我早就把這鬼碑抛到湖底去了，喂！你不會冒認祖宗，沾岳爺爺的光吧？」

儒士愴然一笑，不再答話，回頭望那座石碑，上面竟然刻着：「大元丞相伯顏平宋記功碑。」一行大字。字字像在嘲笑，他忍不住用串鈴鐵把柄當筆，在碑上刻劃起來，只見霍霍有聲，石粉紛飛，碑面現出字句。

是一首滿江紅：「廿載重來，人何在？繁華消歇，長夢見，盈盈此地，同歌先烈，馬似飛龍劍似電，腰如弱柳顏如月，勸岳郎，邦國正傾危，抛頭顱，仇必雪，肝腸斷，宋家滅，痛千城萬里，家殘軀缺，綠水空餘韃子臭，江蓮盡染漢兒血，更一番，賊禿肆汚腥，舊官闕！」

少女幽幽道：「好高明的武功，好淒厲的詞句。」她臉色沉重道：「這位大哥，韃子猖狂不了幾時的，看看小妹毀了這臭碑，拆忽必烈的肋骨，出一口氣。」她長嘯了一聲，矮身縱向石碑，空中騰身縮脚，向石碑一蹬，只見石碑轟然巨響，沙石四飛，竟然碎成幾塊，少女反彈激射，翻了幾個觔斗，方才站穩。

儒士疾忙喝道：「這是摧山腿法，妳跟誰學的？」

少女也訝然道：「你怎麼認出摧山腿？是誰教你的？」

未及回答，噗噗的從牆外翻飛進幾條紅影，是四名紅衣番僧，爲首番僧，軀高體巨，面目獰猙，粗壯兩臂青筋虬結，不帶兵器，吼叫如雷，用半鹹不淡的漢語喝道：「殺不盡的蠻子，是誰膽敢毀壞記功碑？佛爺要把他撕開兩塊。」

少女跳向前，揚臉道：「是本姑娘毀壞的，番老狗吠什麼，姑娘一掌把你的狗頭打成石碑一樣！」

少女右手二龍爭珠，來挖番僧眼睛，忽然砰的巨響，少女倒彈反射，飛向殿簷，伸手一抄，懸身簷下，番僧慘叫一聲，像座石碑跌倒。小腹下大片血漬，一動不動像條死牛。

那邊，青衫儒士已和一名乾瘦的番僧糾纏在一起，儒士鐵串鈴疾如風、密如雨，挑、點、崩、鑽，番僧三節棍招架不住，連連後退。

少女已衝近長臂番僧，雙剪連揮，却被雙鈸抵住，較量起臂力來，看來少女力弱，漸漸被壓得身軀向後彎曲。

那邊，乾瘦番僧一聲怪叫，喉嚨被刺開一個血孔，慢慢倒下。

長臂番僧心一急，加把勁想把少女壓倒，少女倏然突然倒地，番僧却因手下一虛，幾乎閃跌，只見一隻蠻靴快如閃電踢向番僧喉核，咯剌骨折之聲，番僧倒地不起。

第四個番僧矮胖像個肉球，捧着個鐵木魚，縮頭縮頸躲在後面，看到不對路，喊聲媽呀，拋掉了鐵木魚，轉身就逃，剛跳上牆頭，銀光一閃，屁股上插一柄剪刀，骨碌碌滾落牆外。青衫儒士喝道：「不能留活口。」縱身越牆而出。

肥番僧屁股帶着剪刀，逃得可不慢。忽然聽得一陣蹄聲，迎面來了一隊騎兵，肥番僧高呼救命，脚下恨不得像馬一樣有四條腿，青衫儒士追到背後，騎兵亦已迫近只有數步。

青衫儒士一掌印在番僧背心，番僧被擊得像搶地狗吃屎，颼颼一簇箭雨亦射到。

青衫儒士格箭，脚倒縱，一退數丈，正見少女湊近身邊，他喝道：「快走！弓箭高手！」一簇箭雨又到。

兩人一面格箭，一面倒縱閃躲，來到了堤邊柳下。柳蔭處繫有三幾隻小艇，少女叫道：「走水路，馬追不上！」縱身跳下小艇，青衫儒士格下一簇箭，跟着跳下，俯身拾起一領蓑衣。

一簇飛箭又到，他把蓑衣一蕩，把箭掃開，另一手一伸，把船纜揑斷，少女在船尾划槳，船身滑向湖心。

蹄聲雜亂，一隊十多騎已追到柳蔭下，十來張弓箭亂向小艇發射，却被青衫儒士用蓑衣悉數掃落。

只見騎兵把馬繫在柳樹，分乘兩艘漁船追來，一共十個人，迅速追近了，青衫儒士卸下箱子，抽起鐵頭撐竿，一手用蓑衣拍打亂箭，一手用撐竿撐船。

只距丈多遠，船頭那個韃子抛下弓箭，拔出彎刀，大喊一聲，飛躍過來，青衫儒士右臂一挺，鐵頭撐竿彷若丈八蛇矛，颯地一聲，穿透空中韃子的腹部，像漁叉釘住一條大魚，韃子忽撒手把彎刀飛抛。

青衫儒士頭一偏，彎刀插在船板上，他右手一振，把竿頭韃子軀體擲回船上。壓倒船裡的士兵，他又左手一揮，拍開追近了的另一追舟的箭，右手一送，撐竿如弓箭飛出，串透兩名韃子兵，他又俯身拉起魚網一撒，漁網罩住第一追舟。網中韃子兵手舞足蹈，他再又拔出船板彎刀，縱身躍過去，一陣咯剌，血光噴湧，網中的韃子兵全成了屈死鬼。另一舟三名殘兵驚惶叫嚷，慌不迭廻舟想逃，邊發箭把守。

青衫儒士挑開漁網，撿起一副弓箭，一箭回敬，一韃子兵咽喉貫穿，二箭回敬，第二韃子兵亦貫穿

咽喉，餘下划舟的韃子兵，抛槳舉手哭叫：「漢爺，饒命！」一箭射入張開大口。

少女歡天喜地盪舟相迎，青衫儒士收拾起兩副弓箭，兩把彎刀，帶過舟來，道：「沒有趁手的兵刃，十分吃虧，現在碰到了一二十個韃子可不用怕，小姑娘，你住在什麼地方，快點回家，一會兒韃子會大隊人馬四周搜索！」

少女指道：「不遠，就在那邊，葛嶺山脚。」

青衫儒士訝道：「葛嶺？賈似道豐閒堂，玩蟋蟀的葛嶺？」

少女點點頭，悒快道：「豐閒堂饍下一堆瓦礫，賈家亦死絕了。」

青衫儒士憤恨道：「誤國奸臣，死絕了最好。」

少女不同意道：「奸臣家人也有好人，他的女兒賈雲華，可是位多情貞烈的好女子。」

青衫儒士點點頭，吟哦起來，是一首踏沙行：「隨水落花，離弦飛箭，今生無處能相見，長江縱使向西流，也訴不盡十年怨，盟誓無憑，情緣有限，願化啣泥燕，一年一度歸來，孤雌獨入郎庭院。」

少女奇怪道：「這是賈雲華，給我舅父魏鵬的訣別詞，你怎麼知道？」

「魏鵬是妳舅父？妳叫什麼名字？妳娘又叫什麼名字？」青衫儒士厲聲疾問，十分激動。

「我叫林小鳳，娘叫魏鳳，和賈雲華是表姐妹。」少女幽怨道：「和奸臣沾上一點兒親眞不幸，人家一提起就害羞！不像你有一個忠臣祖宗臉上光采，巴不得見人就擺出來。」

青衫儒士神情惘然，像脫力似的萎頓下去，喃喃道：「林小鳳，林小鳳。」

林小鳳訝異道：「怎麼啦，忠臣岳大哥，你還沒有回答我，爲什麼你會知道那首詞呢？」

青衫儒士振作起來，正色道：「小姑娘，你該叫我一聲岳大叔，不是岳大哥！」

少女調皮起來，僞裝生氣：「是小鳳姑娘，不是小姑娘，是岳大哥，不是岳大叔，喂，誰告訴你賈表姨這一首踏沙行？」

青衫儒士無可奈何道：「一首哀怨的情詞，一段纏綿的情史，流傳得很快。」

少女點點頭：「嗯，岳大哥，你叫什麼名字，你那首『馬似飛龍劍似電，腰如弱柳顏如月』又是什麼纏綿情史？」

青衫儒士臉發出夢幻的光輝，他回憶道：「二十年的今天，我拜祖墳和她邂逅！駿馬寶劍，玉面纖腰，竟一見鍾情。」

林小鳳大感興趣，追問道：「後來呢？」

青衫儒士道：「後來我得罪了漢奸，遠走從軍，不幸兵敗，不久，韃子攻到臨安，太后幼主出降，我投入文丞相義軍。」

林小鳳驚喜道：「是寫正氣歌的文天祥嗎？」

青衫儒士點點頭，道：「寡不敵衆，文丞相被俘，不久，宋帝昺在崖門殉國，大宋滅亡，我逃得性命，以行醫爲業，北上營救文丞相，不幸無成，又聽聞紅粉知己在都城陷落時已苦戰殉國，人生至此，天道寧論，只是幼主尚存，流落朔北，只好忍辱偷生，四處聯絡志士，尋訪幼主，期望驅逐胡韃虜，還我宋朝社稷，漢家山河，事隔二十年，今日重來，湖山憔悴，陋巷傾頹，不見伊人，眞是人生如夢！」

林小鳳道：「岳大哥，你還沒有告訴我名字呢？你到我家吃粽子，順便替我娘看病好嗎？你武功這樣高，醫術一定是不錯的。」

青衫儒士苦笑道：「相見爭如不見，無情勝似有情。」

林小鳳不解，嗔道：「什麼見，什麼情，你答應不答應？」

青衫儒士苦笑道：「好，好，答應答應，刁蠻姑娘。」

林小鳳嗔道：「你才是刁蠻大哥，喂，岳刁蠻大哥，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青衫儒士無奈的答道：「超烈。岳超烈叔叔。」

不料林小鳳反槳一撥，潑得岳超烈滿頭滿臉是水，浮萍破隙，山巒搖蕩，她高興地笑了起來，一隻飛鳥被嚇得撲飛而起，沒身柳蔭深處。

她遙指一座小莊說道：「喏，那就是。我們在這裡棄舟登岸走一段路，免得留下痕跡。」她蕩舟泊岸，再一脚蹬開漁舟。

林小鳳一路嘰嘰喳喳，十分開心，岳超烈却是心神不寧，一座舊殘農家宅子，門前數棵石榴，林小鳳用力把斑爛銅門環敲打得鑼般響。

開門的是一位中年人，林小鳳介紹道：「爹，這是岳大哥，岳大哥武功好高，可能比娘還要高明。」

她爹拱手道：「岳大俠。」

岳超烈還禮道：「林大哥。」

門楣插着艾人艾虎，入門聞見辛烈的藥味，小鳳不等她爹拴好門，嘰喳道：「爹，女兒和岳大哥剛才殺了四個番僧。」

她爹道：「殺得好，該死的番僧。」

林小鳳道：「聽說這些禿奴密宗武功厲害，原來不過如此，不是

韃子頭兒指使，亦不敢這樣姦淫婦女，殘殺無辜，搶掠財產，挖掘陵墓，可恨還敢搗毀孔廟，供奉他們的賊禿祖師八思也。」

她爹擔心的問道：「不會連累無辜吧！」

林小鳳笑道：「在岳王墓下的手，附近沒有人家，岳大哥還在湖中把十名韃子兵宰得一個不剩，連半個活口都沒有，湖上人家都去看龍舟去了，沒有人見到，女兒請岳大哥回來替娘看病，他醫術比華佗還高明哩。」

廳上掛着幅鍾馗趕鬼圖，林小鳳搬出了粽子、雄黃酒、糕餅和飯菜，喜道：「今年過節，想不到多了一位貴客。」

她爹笑道：「妳娘生病，只吃了點心，爹等妳不回來自己吃過了，妳見過娘，快點出來陪岳大俠喝兩杯，爹可不懂喝酒。」

林小鳳飛一樣的跑進後廳，立刻又飛了出來。

她爹謙聲「簡慢」，林小鳳吃得開心，又說又笑，把那場勝仗編作故事，岳超烈却出奇的沉默。

* * *

飯後小息，林小鳳進去扶她娘出來看病，她爹收拾杯盤，岳超烈却激動地注視後廳入口。

林小鳳扶出一位中年美婦人來，那美婦人和林小鳳眉目依稀有幾分相似，秀麗中透着英武。

岳超烈渾身顫抖，說不出話來，當小鳳扶着那美麗中年婦人隔几坐下時，竟然無法見禮。

林小鳳介紹道：「娘，這就是岳大哥岳超烈大哥，岳大哥是岳王爺嫡裔子孫呢！」

她娘像觸電般的痙攣起來，雙眼濕濕的注視着岳超烈，神情充滿喜悅、驚疑、惶恐，竟然暈倒了過去。

林小鳳驚喚道：「娘，妳怎麼了？」哭了起來叫道：「爹，不好了，娘病症發作，暈倒了。」

兩父女七手八脚搶救，半晌才甦醒，岳超烈掙扎起來，打開藥箱，取出丹藥，就着桌上杯子調了雄黃酒。

中年美婦人鎮定下來，喝了藥，輕輕道聲「謝了。」

岳超烈顫着手指把脈，再詢問病情，中年美婦人痛苦沉重地道：「妾身這病起因在十七年前，韃子入侵臨安的時候，妾身和韃子兵苦戰，受了重傷，又中了番僧八思也門下，賊禿呼拉圖一把毒藥飛刀，僥倖逃出重圍，暈倒路上，被小鳳的爹冒死救回家，藏在地窖，承她爹不避危險辛勞，不怕污穢，不避男女之嫌，花費重金搜購靈藥，醫治服侍了半年，才救回這條殘命，可是，直到如今，舊傷仍然不時發作。」

岳超烈憐惜的道：「林大嫂安心靜養，慢慢會好過來，亂軍中逃得性命，實在是皇天庇佑，又碰見林大哥熱誠忠厚的好人，得諧連理，有了小鳳姑娘這樣好的女兒，實在是因禍得福。」

中年美婦人低聲道：「謝謝岳大俠。」

岳超烈開好了藥方，撿出一瓶藥丸，交代了用法，他沉重道：「岳某國破家亡，二十年飄泊江湖，今日重遊舊地，心願已償，又有幸會見林大哥和大嫂、小鳳姑娘，此生永誌不忘，可痛神州未復，孤臣孽子之心一刻難安，請就此一別。」

林小鳳又驚又怒道：「岳大哥，做忠臣不是這般做法，簡直沒做完就要走，不行，住十天半月再說，順便替娘治病。」

林小鳳的爹亦竭力挽留。

小鳳她娘臉上痛苦扭曲，幽幽道：「岳大俠身負重任，還請珍重玉體，萬事放開心，謝謝岳大俠良方妙藥，小鳳，岳叔叔英雄忠肝，國事爲重，不可勉强挽留，何況韃子必然大舉搜查，無謂使岳叔叔多冒風險。」

林小鳳頓足道：「娘，妳怎麼啦，不幫手挽留還亂說，不行，不行，一定要留下來。」

小鳳的娘咳嗽起來，叫道：「小鳳，娘心口痛，快扶娘進去休息。」

小鳳扶住她娘，回頭命令道：「岳大哥，不准你走，爹一定要留住岳大哥。」

她扶娘進臥房睡下，替娘揉胸口，問道：「娘，好了點吧！」

她娘道：「娘好多啦，乖女兒。」

小鳳停手道：「娘先睡睡，女兒留下岳大哥，再來服侍妳。」

小鳳的娘拉住她的手道：「好孩子，讓岳叔叔走吧。」

林小鳳怒道：「娘，他是大哥，不是叔叔，女兒一定要他留下來，娘，幫女兒勸勸他。」

小鳳的娘一怔，疑惑道：「丫頭，妳今天怎麼啦，不是有什麼不對吧？」

林小鳳羞慚道：「娘，妳亂說什麼？就算有些什麼，又有什麼不對？」

林小鳳的娘眼睛一瞪，神情怪異，堅決道：「丫頭，這樣說來，眞的有些什麼啦，不行，不行，絕對不行！」

林小鳳急得又羞又氣，急得要哭，大聲道：「爲什麼不行，我偏要。」

林小鳳的娘尅制激動，另一手按摩女兒的頭髮道：「傻丫頭，他

大你十七八歲，做得你父親了，那怎麼行？」

小鳳却挺起胸膛道：「有什麼要緊，英俊穩重，好武功，好文才，又忠勇，又深情，比起油頭粉面的毛頭小伙子好一萬倍，好多十七八歲的女孩子，貪圖金錢權貴，連賈似道那樣老奸臣的侍妾都肯做，本姑娘可就高明得多，娘，妳不是不知道女兒的脾氣。」

她娘眞的不知如何是好，嘆口氣道：「好倔强的野丫頭，無論如何，不行就是不行。」

林小鳳也賭氣的說道：「不行也要行。」

她娘無可奈何，嘆了口氣道：「丫頭，娘講個故事給妳聽，妳不要再講給別人聽。」

林小鳳道：「好，妳講，不過，不要搬出什麼大道理，我只當耳邊風。」

林小鳳的娘沉緬在回憶中，半晌，才慢慢的說出故事：

「從前，嗯，大約二十年前，有一位美貌的俠女，端午節到西湖遊玩，在岳王墓碰見一個美少年，兩人一樣精通拳掌弓劍馬，一樣擅長詩詞琴棋，一樣忠義勇烈，不由不兩相傾倒。不久，俠女到她表姐家中作客小住，表姐父親是個奸惡權臣，只顧荒淫作惡，貽禍國家，江漢重鎭襄陽，被韃子圍困數年，置之不理，襄陽守將呂文煥糧盡援絕，一怒降敵，充作韃子前鋒，社稷傾危。

「少年英雄憤恨權奸誤國，深夜行刺未遂，反而受傷被困，恰巧被那紅粉知己的俠女藏匿，逃出虎口，遂到鄂州前線從軍，後來，鄂州破，傳說英雄戰陣殉國，俠女乍聞惡耗，心碎腸斷，淚盡眼枯。

「不久，臨安失陷，俠女不甘被韃子兵汚辱，拚死力戰，終於中了番僧密宗高手呼拉圖的毒藥飛刀，幸好逃到葛嶺，被一位忠厚的青年救回家。

「這青年家道尙算殷實，文章武功都不懂，是戶老實的莊稼人家，以前是做過表姐家莊頭，見過那位俠女。

「後來，俠女一來感恩，二來因他數月親身服侍病榻，好多地方無法避男女之嫌，自己又無家可歸，只好以身相許，不久，生下一個女兒，俠女因難忘舊事，年年端午，都到岳王墓憑吊。

「不料，年隔二十年，她女兒把她當年舊侶帶回家，眞是甜酸苦辣，打翻了五味架，『相見爭如不見，無情勝似有情』，除了彼此道聲再見珍重，難道還眞的可以『再見』下去嗎？」

林小鳳淚流滿面，她娘枕頭濕了一大片。

林小鳳呆了一呆，渾身一震，吃驚道：「老天，俠女不會和英雄有了一個女兒吧？」

她娘羞啐了一口道：「鬼丫頭，想到了什麼地方去，英雄是位守禮的君子，俠女可亦是位貞潔淑女，別不三不四胡思亂想。」

小鳳想了想，破涕爲笑道：「那就行了，二十年前欠他一位十七八歲美貌俠女，二十年後送他一位十七八歲美貌的俠女，不是天公地道嗎？」

說了，不管她娘挽留，掙開她娘的手旋風般飛出去。

她娘目瞪口呆，手足無惜，心亂如痲，不一會，祇見一陣旋風飛進來，悲叫聲娘，撲進娘的懷裏道：「走了！」放聲大哭了起來，她娘緊緊抱住她，撫摸她的秀髮，她的背脊。

片刻，忽聽聞一陣砰砰响，有人敲門，又聽見一陣吵雜聲，她跳了起來，驚喜道：「他回來了！」一陣旋風飛出去。

剛到庭際，祇見迎面來了一頭巨獒，拖着一執狗繩右捧戒刀的番僧，後面兩名差役挾住她爹，另兩名差役抬着布床，上面躺着一個紅衣肉球，巨獒咆哮面前，人立向她撲到，她驚憤交集，一式鐵板橋曲身向後，雙手撐地，右腿閃電向上飛彈，正踢中巨獒下顎，巨獒長聲慘叫，狗軀撞倒牽狗番僧，狗、僧仆躺在地上摟成一團。

林小鳳雙手一撐，左腿彈跳，撲向差役，她脚未沾地，雙掌分插，擊中她爹左右兩名差役咽喉，雙臂削落一圈，早已把她爹搶回懷中，脚一旋一蹬，父女兩人退回大廳。

這時出現一名彪形紫衣大番僧，手持禪杖，杖頭鋼環嘩啦啦地響。

那番僧五十來歲的年紀，右頰有一道疤痕，左耳缺了半隻，一臉花白大鬍子，神情倨傲，他先不理會小鳳，却俯身側耳在紅衣肉球嘴邊像聽些甚麼，起身轉向亭邊一名官兒點了一點頭。

那官兵喝聲「搜」，差役兵丁，紛向兩旁湧入。

這官兒小鳳認得，正是本城刮地皮的主管，杭州路達魯花赤與色目人馬哥孛羅，眼看這碧目紅髮的鬼子，挺着一柄細而長尖的兵器，趾高氣揚，呼呼喝喝，眞是狗仗人勢！

紫衣番僧一擺手，差役兵丁退開守住門口通道，祇賸下三名紅衣番僧隨侍。

連那從狗下爬出來一共四名，至於那巨獒，下顎盡碎，祇會連連慘叫，雖不死亦不中用矣。

紫衣番僧踱前兩步，打量林小

鳳，從頭望到脚，醜臉上擠出個曖昧的笑容。

林小鳳扯起一張長椅作武器，她爹亦提起一張小方櫈。

番僧嘻嘻一笑道：「妙啊！嬌滴滴的小娃兒拿張櫈子要和佛爺玩泥沙。」

林小鳳搶前兩步，身形一低，單臂將櫈脚一掄，向紫衣番僧雙脚掃去。番僧笑嘻嘻把禪杖一擺，碰上條櫈，立刻木屑紛飛，櫈頭不見了半截。

番僧哈哈大笑，道：「櫈子把式，是鄉巴佬打架用的，美人兒怎可用來對付鼎鼎大名的國師呼拉圖活佛，美人兒，快把衣服脫光，來一曲天魔妙人舞，讓佛爺看了個遍身酥軟，不戰認輸罷了。」

林小鳳怒道：「原來是你這個老賊禿，本姑娘今天把你宰了替我娘報仇！」她把殘櫈劈面擲去，迅速從腰間抽出一把銀剪，偸步欺進，忽聽呼呼風響，禪杖已掃到腰間，她慌忙倒地一滾，嗆郎聲響，火星石屑紛飛，禪杖擊中身邊石階。

祇聽得內室傳來格鬥呼喝之聲，一名兵丁撞進廂門，一團銀光跟着滾出來，門側血光湧現，兩名差役兵丁，連一聲都嚷不了，頭顱飛起三尺高，銀光向紫衣番僧滾去。

紫衣番僧放過林小鳳，迴杖一擊，一陣金鐵交鳴，火光迸處，銀光頓斂，現出手持雙劍的中年美婦人。

林小鳳喘息着，叫：「娘，呼拉圖！」

小鳳的娘飛身飄到女兒身邊，安慰道：「乖女兒，別怕，娘在這裡。」

回頭喝道：「賊禿呼拉圖，膽敢前來送死，是不是臉上還想再添一道劍痕？」

林小鳳上前助戰，兩名紅衣番僧揮戒刀接戰，小鳳銀剪極短，近身纏戰，勢險極端，祇見兩柄戒刀似是貼肉翻滾，人影閃動，兵刃撞碰聲，密如爆豆。

美婦人飄邊在空中，雙劍頻密拍打禪杖，乘勢借力想侵入呼拉圖身旁，呼拉圖禪杖連連挑撥撩撞，努力控制美婦人在杖頭威力圈中。

美婦人見久戰無功，改變策略，當禪杖向上撩時，沉劍一歪，身形如流星下墜，貼地滾動，攻向下盤，呼拉圖禪杖一縮，兩手虎口相對握住杖中間，變成雙頭陰手棍。

美婦人劍勢如虹，如水銀瀉地，番僧杖招却如鐵桶，密不透風。

「看！」馬哥孛羅一指，另兩名紅衣番僧左右勾住小鳳的爹兩臂，一把亮晃晃戒刀貼住咽喉，不理他掙扎，硬把他拖下大廳來。

「看！」馬哥孛羅又一指，牆頭屋上露出一團弓箭手，他趾高氣揚，大聲喝道：「兩名蠻子潑婦，快些棄械投降！」

砰，一名弓箭手從屋頂撞下，一個鐵箱子在地下翻滾，一條青影從屋頂射下，飛撲馬哥孛羅，一名衛士揮刀阻攔，忽然兵刃脫手落到敵人手上。

馬哥孛羅挺蜂尾劍擊刺，被青影旋刀一絞，蜂尾劍飛起插在屋簷前，一柄利刀指住馬哥勃羅。

馬哥孛羅直打哆嗦，顫聲道：「不要，不要！」

岳超烈喝道：「快下令，不准動手，弓箭手下去！」

馬哥孛羅連忙高聲喝道：「不准動手，不准動手，弓箭手下去，弓箭手下去！」一團弓箭手不見了。

岳超烈叫道：「鳳姑娘快過來幫手。」

林小鳳在地上拾起戒刀，和她娘一起跳過來。

岳超烈把馬哥孛羅交給她母女，自己站到前面戒備。

看到紅衣番僧依然挾持林小鳳的爹不放，指喝道：「快叫番僧放手！」

馬哥孛羅高聲叫道：「兩位活佛！快請放手！」

紅衣番僧紋風不動，呼拉圖哈哈笑道：「大元國師可不賣達魯花赤的帳，蠻子聽着，快些放開達魯花赤，不聽話，就劈下鄉巴佬的狗頭。」

小鳳的爹掙扎着大叫：「小鳳的娘、岳大俠，快帶人質逃走，別理我！」

呼拉圖赫赫面露譏誚，喝道：「快放了達魯花赤，佛爺從一數到三，還不放手，就先砍下這鄉巴佬的一隻手，準備！」

指着小鳳的爹頸邊的戒刀高擧起來，呼拉圖數着：「一……二……」

一道青影向小鳳她爹射去，鮮血飛噴，番僧持刀的手和另一番僧的頭顱離身飛起，兩個紅色軀體被踢飛倒下，卜的一聲，青衣人影背部中了一柄飛刀，他轉身向呼拉圖撲去，呼拉圖禪杖一揮，他不停，不避，脅側挨了一下，呼拉圖却斷了一隻手掌，腹部裂開了尺許一條血槽。

呼拉圖慘笑道：「好蠻子，有兩下子，佛爺要成正果啦，你也活不成！咱們倆到西天極樂世界再較量！」

岳超烈鋼刀一揮，呼拉圖的首級滾了下來。他轉身，正見躥下來的一名紅衣番僧正向小鳳她爹撲去，他奮力一擲，鋼刀插入番僧背後，他便支持不住坐在地上。

小鳳悲呼道：「岳大哥！」飛撲過來扶他起身，會合她爹，攙扶着岳超烈回來，經過庭院中，岳超烈吃力道：「藥箱。」

林小鳳拾起藥箱背在身上。

岳超烈道：「開！」

林小鳳打開藥箱，他撿了兩顆藥丸子吞下。

林小鳳替他起出飛刀，割開衣服包紮好了。

岳超烈來到小鳳她娘身邊，馬哥孛羅哀求道：「饒命，饒命！」

岳超烈吃力道：「鬼子，乖乖的聽話，饒你一命，快叫人送來五匹馬，陪我們走一程，不准人跟踪。」

馬哥孛羅連忙高聲下令道：「送五匹好馬過來，任何人不准跟踪，違令者斬。」

出了莊宅，岳超烈伏在馬背，林小鳳陪他，小鳳她爹帶着另三匹空馬，小鳳她娘押着馬哥孛羅，一行人到達葛嶺山坡的越嶺大路。

林小鳳道：「岳大哥的傷勢……」

岳超烈呻吟道：「支持得了，擺脫追兵要緊。」

五人五騎過嶺，日色已近黃昏。

岳超烈呻吟道：「停！」

大家停了下來，林小鳳連忙上前來扶他下馬休息。

岳超烈呻吟道：「前面不遠就是三岔路口，走運河水路可通大江揚州，東走可出海，陸路大路小路可通太湖、金陵，或者西走進入山區，希望大家運氣好，那鬼子沒有用處了，帶著走是個累贅。」

林小鳳道：「宰了算了。」

馬哥孛羅哭道：「請老爺夫人小姐饒命，小人不是韃子，是西洋人，到天朝來不過是想撈幾文錢，西洋家裡有八十歲老母，饒命，小人即刻回西洋去，不再幫韃子做事。」

岳超烈沉吟道：「剛才答應過饒他一命。」

小鳳她的娘道：「這鬼子就是地皮刮得厲害，其他劣跡却不多。」

岳超烈呻吟道：「四肢綑綁起來，塞住口，拋在草堆裡，值錢的東西搜出來做盤費。」

小鳳她的娘把鬼子處置了，回來却見小鳳摟住岳超烈哭着。她見岳超烈坐倚着大石急劇喘息，嘴唇發紫，不禁珠淚雙垂，執着他的手嗚咽道：「超烈……」

他的臉上充滿安詳的笑容，微弱而溫柔的道：「鳳，超烈不送妳了，小心珍重，消滅韃虜，光復神州。」

小鳳的娘心熱鼻酸，連串咳嗽，一口鮮血吐在青衫上，他兩眼放射光輝，如夢如醉，喃喃道：「那年……黃昏……她送我……鄂州從軍，就在這裡……」

晚霞如血，一行歸鴉，馬兒仰天悲鳴，長長的人影直伸到對面山坡。

（完）

新派江湖查案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雪海血河



古畫牽涉兩血案　爲擒眞兇赴汴梁

上文提要：諸葛嚴等人至杜家查案，舉炊時撞破水缸，才發現一洞口通往地下莊院，內藏有臨摹的唐、宋、元古畫，還有文房四寶及古絹等眞品及贋品。他們由此判斷兇手知道杜家的秘密，甚至與龐大的分贓利益有關……前朝古物失竊均與古墓被盜關連，自古河洛盜墓者甚猖獗，估計他們之間必有交易，於是羣豪決定前往追拿眞兇……

馬如風道：「老夫曾在河洛躭過八年，對那裡之情況比較了解，河洛一帶之盜墓者，都是成團結伙的，一來避免給人黑吃黑；二來單打獨鬥，力量有限，掏不到好東西，因爲大陵墓一個人根本動不了；三來分工合作，貨物又容易脫手。」想了一下又道：「十年前，最大的幾伙人，其一姓劉，行內人叫他『神鏟』，他發明一種鐵鏟，特利於挖墳，稱爲『洛陽鏟』，此人性格陰沉，很少露面；另有一伙頭目叫鄧飛，外號『黑手』，此人兄弟極多，爲人疏財仗義，但性格倔强，脾氣火爆；再有一伙，頭目姓駱，外號『走千穴』，此人是鳳凰無寶不落，下手之前，勘察極精，準備充分，出手不多，但每次必然豐收，在他們那一行裡，是位神秘人物，也被許多後進尊爲偶像！」

諸葛嚴將此三人之特點，一一將之記下，「此三人都是洛陽人氏？」

「未必是，但都在那一帶活動！」

「老先生河洛躭了八年，可知道這三伙人一般將所挖到之寶物，銷往何處，或賣與誰人？」

馬如風道：「老夫對此沒有興趣，當時也沒有在意，到中原之後，你再明查暗訪吧，應該查得出來！」他頓了一頓，續道：「有一件事，老夫可以告訴你，這些天來，杜家內外，未曾有人來過！」

諸葛嚴輕哦一聲。「老兄何時回關？」

「過了春節就好！」

「今年是大除夕，老兄跟咱們一起團聚吧！」

馬如風哈哈大笑：「老夫好靜，討厭人多，多謝好意，相信老夫還能自己解決！」

諸葛嚴長身道：「在下先回中院吃飯，老兄若有事找我，或指點在下，可到東廂第三間臥室來，在下隨時歡迎！」

馬如風只應了一聲時，便閃進走廊裡去，諸葛嚴也離開內院。

當他返回中院，因爲午飯沒人回來吃，他草草與周九命吃過麵條，便回房內閑談，並將馬如風去而復返，與其交談之情況，告知周九命。

兩人聊了一陣「公事」，便又聊起私事。至意興闌珊時，周九命忽然道：「愚兄忽然想起一件事：除了調查與杜英陵密切之人外，其實還有一個人更加重要，却爲咱們疏忽了！」

諸葛嚴心頭一動，脫口問道：「你是指其夫人孫氏？不錯，小弟忽略了！說不定，杜英陵做假古畫生意，還走孫氏之關係，否則爲何他這般怕她？」

周九命抓抓頭皮：「愚兄可沒有這樣想！我只是覺得她妻子亦不應疏忽，並不是因爲杜英陵怕她！嗯，愚兄也怕老婆，你說是內子抓到我甚麼把柄，還是愚兄要靠她來養活？」

周九命回房休息之後，諸葛嚴腦袋仍不能空閑着，他斜躺在床上閉目沉思，入關之後如何調查？對方手段這麼毒辣乾脆，豈能輕易被你查出來？這件案子很可能拖上好幾個月！

從傅雪生一家之情況推斷，當日杜家之情況、血腥及慘狀，一定在傅家之上，也必然是血流成河！

兇手這般容易得手，一定在食物中或利用蠟燭來播毒，然後再逐一殺害，亦可能杜家之中，早有人被其收買。想到此，他倏地跳了起來，衝進賬房。

他要找尋賬簿，也許能從那裡查到一點蛛絲馬跡！賬簿果然仍在，他抄起最近那兩本，準備回房仔細看看，想不到，一出賬房，便見天又下起鵝毛大雪來了。

瑞雪慶豐年，這倒是個好兆頭。諸葛嚴回房之後，仔細掀動賬簿，却知負責買回日用品者，是由清陽堡的主管周應年負責，而購買食物則由副總管杜兩健統籌。

他把名字記下來，就在此刻，已聽到一陣步履聲，原來去清陽堡弟兄已經回來。

張保一進院子便叫道：「好大的雪！有飯吃了否？」

趙引文搖頭罵道：「你們風流快活了一整天，回來便吃飯，那有這等便宜事！快進來幫忙！」張保吃他一說，也覺得不好意思，便先淨了手，閃進灶房。

鐵世雄見狀，也進去幫忙，却被轟了出來：「他粗手粗脚，包的餃子比拳頭還大，吃得下麼？去擦桌子吧！」

周九命忙自房內走出來，「老夫不會做菜，只會喝酒，我負責洗酒杯、倒酒！」羣豪擱下東西，洗了手都在廳裡幫忙，生火爐的、點油燈的、擦椅桌的、擺杯碟的，熱鬧得很，頗有點過年的氣氛。

華雄叫道：「俺還買了幾串鞭炮，要不要應應景？」衆皆曰好，就在院子裡點了兩串，硝烟翻騰，連心頭也熱起來，「俺頭一次不在家裡過年，不過，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想不到趙引文和鄒家盛廚藝眞的不錯，鷄、鴨、魚、肉、菜，弄出十二道來。「吃吧，餃子最後才下鍋！」

諸葛嚴道：「這幾天最辛苦的便是他們三位！諸葛某建議大家先敬他們一杯！」如此一來，反鬧得鄒家盛、趙引文及范思刀不好意思。羣豪不依，一定要敬，鬧了一陣才坐下來吃。

周九命道：「今夜吃的是團年飯，經過這一夜，大家便如一家人啦！老夫活了一把年紀，今夜算是最快活、最愜意的一個除夕了！」

華靜道：「這些菜做得眞的不錯，教人汗顏！」

周九命哈哈笑道：「何須汗顏？你想當人媳婦，這玩意兒可得好好學一學，趕快拜他們三個爲師吧！」

范思刀忙道：「在下可不會燒飯，只是個小火伕！菜全是兩位大哥燒的！」

趙引文哈哈笑道：「咱們也不敢收甚麼徒弟，最好你明天泡在灶房裡，從旁偷師吧！」

宋繼祖道：「小趙家是開飯莊的，家學深厚，可惜他不喜當廚師，只愛練武！」

趙引文道：「以前也得到飯莊裡幫忙，後來兩位弟弟長大了，在下才能脫身，這幾年來，手藝生疏多了！」

華靜道：「原來趙大哥還是科班出身，這個師父是一定要拜了。」

周九命指着高迎龍道：「小子，你有福了！」又轉頭對華靜道：「待你們成親之後，有了一個家，可要記得經常請我這個孑然一身、孤獨無依的糟老頭去打打牙祭！」

華靜粉臉登時紅得像桌上的西紅柿般，羣豪却哄笑起來，兩杯下肚，說話都有點無忌。倒是高迎龍十分大方，拱手道：「若到了那一天，今日在場的人都一定要到舍下熱鬧一下！」

趙引文拍拍胸膛道：「高兄婚宴，灶房裡的事，全包在小弟身上！」高迎龍忙謝了。

宋繼祖舉杯道：「高少俠，宋某魯莽，誤會了你，教你吃了不少苦頭，這一杯算是我向你賠罪，希望你大人大量，不記小人之過！」

他說得十分謙卑，高迎龍連忙長身接道：「小弟也敬宋堡主一杯，若非堡主，小弟焉能認識這許多好友？又怎有機會與華姑娘在此一道吃團年飯？」高迎龍舉杯回敬，「是以，也請堡主受我一敬！」

周九命拊掌大樂。「好好，這才是好漢子的行逕，雖無人敬老夫，老夫也自飲三杯！」羣豪都笑了。

諸葛嚴道：「日後還有否這種良機，實在難說，今夜大家盡興，多喝幾杯吧，明天休息一日，後天咱們便起程！」

高迎龍目光一亮，問道：「後天便回關內？」

「不，先到傅雪生處走一趟，」周九命代諸葛嚴答道：「諸葛老弟心中已有了腹案，只怕進關之後，還有得忙哩！」

高迎龍道：「好，那今夜咱們便不醉無歸！」

諸葛嚴忙道：「不，多喝某家不反對，但千萬不能醉！提防有變。」趙引文見已吃得差不多，便到灶房下餃子。諸葛嚴擱箸問道：「今天你們在淸陽堡可有甚麼發現？有否遇到扎眼的人？」

朱柏道：「沒有，在下還特地到朱楓及杜英林家去看了一下，沒有値得思疑的地方。」

華雄道：「想不到那淸陽堡雖然不大，但却十分熱鬧，人來人往的！」

吃團年飯，不能沒有餃子，衆人都盛了一碗，放懷大吃，突見諸葛嚴快速地跳了起來，竄到窗後。

羣豪一見，都吃了一驚，反應快的，已把兵器抽了出來，立即分散，猛見諸葛嚴擺擺手，將門拉開，道：「遞盞燈過來！」

高迎龍一手握劍，一手擧燈，護着他走出廳去，外面一片漆黑，不見人影，高迎龍低聲問道：「神捕發現什麼？」

諸葛嚴不吭一聲，走下石階，高迎龍連忙跟前擧燈。

燈光下，但見院子裡積雪，有幾個淺淺的脚印，雪地上還有六個字：提防樂極生悲。沒有署名，却畫了一匹馬，諸葛嚴目光連閃，轉頭四望。

宋繼祖在階上隔遠望見，道：「此人是友非敵，只不知是否他發現有敵踪？」

諸葛嚴轉身進廳，道：「咱們繼續吃飯，但灶房裡的食物必須驗過後方能再吃。」

高迎龍問道：「到底是誰提字的？神捕是否知道？」

周九命笑笑，「此人與你大有淵源。」高迎龍大驚。

諸葛嚴道：「是馬如風。」

「他又回來了？」

周九命叫道：「喂，都坐下來，邊喝邊吃邊說！」這一叫，氣氛登時輕鬆了許多，羣豪紛紛坐下來，於是諸葛嚴扼要地將與馬如風見面之情況，說了一遍。

宋繼祖道：「有他協助，對咱們來說，如虎添翼，他提到的『黑手』，宋某也久仰大名，還在鄭州之古都飯莊，與他有一面之緣，此人行事大膽，對其所作所爲坦然承認，中原認識他的人不少，要找他應不難！」

當下羣豪談談說說，飲飲食食，直至半夜方回房歇息。一出廳，雪花仍在飄，院子裡那六個字及脚印已不見。

次早，高迎龍是被一陣震耳之聲吵醒的。他披衣出房，只見華雄、鐵世雄及趙行文等人在院子裡燃點鞭炮。華雄哈哈笑道：「小高你醒了吧？我早說過，只要放一串鞭炮便可吵醒你們，何須逐間拍門！」

趙引文道：「快中午啦，快洗個臉，準備吃飯。」

昨夜喝得太多，羣豪都有宿醉難醒之感，高迎龍索性抓起一把雪洗臉，然後在院子裡活動一下。

午飯很簡單，只有麵條及餃子。趙引文道：「明早便要離開，今晚便把所有食物消滅掉。」

華雄道：「下午有甚好玩的事幹？」

趙引文道：「在下已準備了好些炒花生、瓜子、糖菓的，願意留下來閑聊的，不怕沒東西送茶，坐不住的，也可到堡裡去逛逛！」

諸葛嚴道：「昨天你們兩個忙了一天，下午你們進堡去玩玩吧，朱柏，你陪他們去！」

下午，羣豪在廳內閑聊，諸葛嚴則到內院去，可惜找不到馬如風，猜不出他昨夜爲何會留言示警，是否他發現敵踪？那麼明天要不要離開？還是留下來守株待兎？

正想回中院，目光一及，突見柱後貼了一張白紙，上面有字，他忙走上前，只見紙上寫着幾個字：

有高手環伺，第一次讓他溜掉，半夜又來，老夫追踪。

字跡十分潦草，不用問必是馬如風留言，諸葛嚴將紙撕下，返回中院，再出示與羣豪看，周九命問道：「老弟認爲咱們該如何？」

「照原計劃實行，明日大淸早便離開，直奔傅雪生家……」諸葛嚴忽又改變主意：「寅時離開，計路程到傅雪生家，恰在半夜！」

羣豪皆贊成，周九命道：「今晚蒸些肉包子在路上吃。」

高迎龍問道：「前輩傷勢如何？」

周九命道：「好多了，已可騎馬，誤不了你們之行程！去過傅家，咱們先到『靑石鎭』閻王敵家看看曹子奇。」

諸葛嚴道：「小弟正有此意。」說着話，趙引文等人已回來，華靜忙長身進灶房幫忙。

朱柏道：「今日堡裡店舖全關了，只見大人們串門，小孩子在放鞭炮！小弟特別到朱楓及杜英林家，暗中觀察了一陣，未見有異狀。」

晚飯依然十分豐盛，趙引文把儲備好之食物，全部精心炮製端出來。飯後，又去做包子，其他人却先歇息。

翌晨，丑牌時分，羣豪便下床梳洗，收拾行裝，吃過早飯，帶點

肉包子，一行人便悄悄牽馬離開。

* * *

羣豪至劍鎭，正好在深夜。爲防被人發現，羣豪將馬匹放在鎭後樹林裡，留下趙引文及鄒家盛兩人，餘下的分成三組，分頭撲向傅雪生家。

大院一片死寂，三路大軍由前後左三方踰牆而入，羣豪借着夜色之掩護，慢慢前進。走後門的依然是高迎龍、華靜及華雄三人。

由於方向關係，他們三人最早到達內院。

院子裡，伸手不見五指，三個人小心翼翼，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當眞是步步爲營，到了傅雪生之寢室，三人便停了下來，凝神靜聽。

過了一陣，却聽到一陣脚步聲，三人立即分開匿伏，悄悄把兵刄掣了出來。脚步聲忽然不復聞，三人立即閉住呼吸。

又過了一忽，突然聽到外面有個「刷刷」的聲響，緊接着火光亮起，有人點火摺子，紙窗上現出幾道人影，高迎龍鬆了一口氣，問道：「神捕？」

外面傳來諸葛嚴的聲音：「小高？有何發現？」

「沒有！」諸葛嚴開門，外面果然是諸葛嚴及周九命。「宋堡主他們呢？」

「他們由前門進來，路途較遠……」諸葛嚴沉吟道：「某家想下地窖看看，你們在上面把風！」

高迎龍道：「在下出去迎接宋堡主，以防有變！」言畢立即竄了出去。華靜那肯讓他一人冒險，連忙尾隨而去。

諸葛嚴二人走至鄰室，推開木櫃，將地道入口打開，一切十分順利，他立即側身閃了進去。

高迎龍與華靜兩人一前一後向中院走去，忽聞有衣袂之聲，他立即提氣標前，雙脚一頓，拔足而起，躍上屋頂，只見一條人影向右前方射去！

於此同時，只見宋繼祖及朱柏雙雙躍起，三人同時向右方射去，高迎龍道：「堡主可知此人是誰？」

「不知道，咱們在中院一間客舍外搜索，突見他自房內衝了出來！」宋繼祖邊奔邊答，不知不覺已落後。前面那廝手上提着一個布包，輕功十分了得，越奔越快，幾個起落，已將距離拉開丈餘。

高迎龍心頭一急，摸出一對飛刀，望其後背射去！不料那廝背後好像長着眼睛，雙腿一頓，左手抓住樹枝，用力一盪，倏地轉了一個方向，繼續前進。

高迎龍三人料不到他有此一着，轉過大樹，那廝又將距離拉開，三人放足而追，漸漸分出高低，首先是朱柏，繼而是宋繼祖，都被甩掉，高迎龍獨力難支，也只好住步。

三人湊在一起，又恐院子裡仍有敵人，又匆匆回去，與華靜及張保會合，魚貫進入內院。

到了地道出口，只見華雄一人握刀站在那裡，「神捕叫小高下去！」

高迎龍快步閃了進去，到了地窖，只見諸葛嚴及周九命蹲在地上，似在檢驗什麼，定睛一望，地上倒着一個人，赫然是梅三月！

周九命道：「屍身尚有餘溫，剛死不久，是被人戳了死穴而亡的！」

諸葛嚴忽然用力攤開梅三月之右手五指，梅三月五指緊緊捏住，諸葛嚴費了好大的氣力，方將之攤開，掌中抓着一塊碎布。

周九命將之取起，湊近油燈，只見那碎布是深灰色綢布，布上有花紋，似是團花，「這是富貴人家穿的！」

高迎龍問道：「這種天氣穿絲綢？會否是有人故意佈的假象，圖引咱們走進迷宮？」

「不可能！殺死了人後，將碎布塞在其掌心，五指不可能捏得那麼緊！」

周九命道：「鐵箱內的畫全不見了。」

高迎龍脫口道：「在下跟宋堡主見過凶手！」當下將適才中院之情況說了一遍，「那廝之輕功十分了得！」

「他穿的是深灰色綢衣？」

「天色太黑，看不淸楚！」

諸葛嚴道：「凶手可能是與梅三月一起下來的，找到了畫，便驟下殺手，然後將畫取走！」

高迎龍道：「不用說，那批畫一定十分値錢，可惜咱們上次沒有打開來看過！」

諸葛嚴道：「先把梅三月之屍體抬上去！」高迎龍乃與他將梅三月之屍體抬上去，周九命提燈走在後面。

宋繼祖等人一見梅三月死在地窖裡都十分奇怪，周九命解釋了一下，宋繼祖叫道：「剛才那廝便是凶手，適才我見其左袖有一團白色的東西，百思不得其解，如今才知道，那是棉花！綢面棉袍被梅三月抓破，便露出裡面之棉花！一定是他無疑，可惜他臉上蒙着黑布，看不到其五官！」言畢十分懊喪。

諸葛嚴道：「那些畫可能跟杜英陵有關。」

周九命道：「老弟，你有否証據？」

「只憑直覺，小弟一直覺得傅雪生滅門一案，與杜英陵滅門一案有關係！」

華靜問道：「有何關係？說不定傳雪生只是向杜英陵買畫而已，為何會惹來滅門之禍？」

諸葛嚴有點懊喪地道：「某家就是還未能將兩者串連起來！兩者之間，必有關係，只是目前尚未知道而已！」

周九命道：「天亮之後，咱們便葬了梅三月吧，此處已不值得留戀了。」

諸葛嚴自顧自地道：「梅三月離開此處不久，便遇上了穿綢面棉袍的蒙面人，他們之間一定認識，蒙面人跟他來此搜索，結果讓他們找到地窖，然後……」他忽然站了起來，道：「不好，說不定曹子奇也是位知情人，蒙面人此去，說不定會去殺他滅口！」

高迎龍也吃了一驚，火燎眼眉地道：「咱們快趕去青石鎮，遲則來不及！」

諸葛嚴道：「把梅三月之屍體抬走！」當下羣豪又匆匆離開劍鎮，將梅三月放在一匹馬上，然後策馬急馳，趁着黎明前之黑暗，郊外無人，一行人馬，銜枚疾走。

青石鎮離劍鎮只有三十里路，待到達青石鎮時，天剛濛濛亮。諸葛嚴與「閻王敵」頗有交情，路逕熟悉，他直接超前，人馬至大門外，他也不拍門，就自馬鞍上飛起，越過圍牆，射了進去。

俄頃，大門打開，高迎龍等人立即抬着梅三月之屍體進去。只聽一個憤怒的聲音罵道：「你們這些强盜，還不給老夫滾！」

諸葛嚴道：「別生氣！老曹，在下是諸葛嚴！」裡面再無聲音，高迎龍及華雄也不客氣，抬着屍體走進大廳。

只見一個五十多歲，長着灰白長鬚的老者，一邊穿衣，一邊走出來，「果然是你，今日是什麼風……咦，此人已死，你們怎地將他抬來此處，老夫雖有『閻王敵』之稱，但却醫不了死人，快抬走！」

諸葛嚴揮揮手道：「老曹，不忙！今日咱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客氣話也不說！我先問你，曹子奇還在你家麼？」

「閻王敵」曹慧英道：「他差一點便死了，此時剛能下床，老夫怎會放他走，你們找他有事？」

諸葛嚴仍不放心，道：「快帶在下去見他。」

曹慧英輕嘆一聲道：「你對老夫醫術這般沒信心，以後可不要再送病人來。」

高迎龍急道：「咱們不是對你沒信心，而是因為有人要殺他。」

曹慧英瞪了他一眼，道：「有人進來老夫便知道，哼，今日若非看在諸葛神捕面上，老夫便要下逐客令。」

諸葛嚴拱拱手，道：「先見到他再向你解釋。」曹慧英又冷哼一聲，方老大不願地轉身向內堂走去。

此處地方不大，一座小庭院，庭院左首是間小灶房，右首是柴房，廳堂各有一間耳房，廳後左右各有一條暗廊，兩旁各有一間房，左首那條暗廊的兩間房，一是曹慧英之書房，一是其煉丹房及放置藥物的，右首那兩間，一是其寢室，另一間則住着曹子奇。廳裡耳房，一間是兩位藥童之寢室，另一則是曹慧英診病之所。

曹慧英伸手拍門：「老弟，快開個門！」高迎龍心急，推開後門，走了出去，守在窗前，以防萬一。

房門傳來一個含糊的聲音：「要服藥了麼？」

曹慧英沒好氣地道：「快開門，有人要找你。」

俄頃，房門打開，正是曹子奇，他一見門外人影綽綽，吃了一驚，再細看，認得諸葛嚴，心頭更加忐忑。諸葛嚴拱拱手道：「曹兄平安，咱們便放心了，可是梅三月却被人殺死了。」

「他……他被人殺死……是誰殺的？幾時被殺的？」曹子奇聲音發抖。「他死了跟曹某有何關係，你們為何來找我？」

諸葛嚴道：「大夫，請喚令徒弄一盆水來，讓他洗個臉好說話。」曹慧英走後，張保便閃進房內，將桌上之油燈點亮。

只見床上被褥凌亂，房內充滿一股刺鼻之藥味，諸葛嚴將後窗推開，向高迎龍打了個眼色，示意他守在外面，不要進來。

曹子奇結結巴巴地道：「你們請坐，請坐。」周九命向後揮揮手，摒退其他人，只留下他和諸葛嚴。

曹子奇侷促不安地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可告訴咱們，你是幾時認識梅三月的？在何種情況下相識？」

恰在此時，藥童捧了一盆清水來，曹子奇也不客氣，顫巍巍前去洗了個臉，然後坐回床上，見諸葛嚴及周九命瞪着自己，只好乾咳一聲道：「老夫認識他已十多年了……十多年前，『河西大俠』梅千軍七十大壽，曹某早年曾得其相助，是以趕去拜壽，梅三月是他堂侄，與曹某同坐一席，就是如此結識的。」

周九命道：「以後你們便經常來往？」

曹子奇沉吟道：「十多年來，連在江湖上巧遇的，大約只見過六七次面，但其中有一次梅三月在合

肥受了重傷，恰曹某與他居住同一客棧，便為他護理近月，是故接觸交談較多。」

周九命問道：「他算得上是你的知己麼？」

曹子奇又想了一會方答：「其實知己兩字甚難作準，我想他只能算是好朋友，交談雖多，但在下並不太了解他，他亦不太了解某。」

諸葛嚴急問：「是不太了解其性格，還是不了解其過去之歷史以及底蘊？」

「其實都不太了解。」

周九命冷笑道：「但據梅三月所說，你倆可是相交甚深。」

「他人已死了……」曹子奇抬頭道：「死無對證，在下還能說些什麼？」

諸葛嚴道：「這一次他到府上找你，是他說服你陪他去傅雪生家？」

「不錯，他要在下陪他去，曹某對什麼『烏金』根本不感興趣；何況最近幾年，曹某已厭倦了江湖生涯，日夕在家弄孫為樂。」

周九命道：「老夫再証實一下，你本不想去傅雪生家的，是梅三月拉你去的？」

「當然，寒舍距傅家很近，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在下若有興趣者，早已自己跑過去了，那用等到他來。」

諸葛嚴再問：「請告訴在下，梅三月是以何種理由說服你隨他到傅家冒險？」

曹子奇道：「他說他年輕時樹敵極多，若能得到一把寶劍護身，才有機會頤養天年。他並告訴在下，說已有幾批人去過，但都沒能找到『烏金』，此時再去，應該已沒有人，大可以慢慢地仔細地搜索，曹某最後被說服，便陪他去，不料，一進傅家不久便遇到强敵。」

他嘆了一口氣方續道：「還差一點把命丟在那裡，多謝神捕派人送在下來此醫治，否則曹某早已歸西，說起來眞是窩囊，老夫這幾年丟廢了武功，如今連一個年輕人也打不過……那人是誰，你們認識麼？」

周九命道：「你輸給他不奇怪，他是年輕一輩的高手，慓悍、敏捷，還有一股不可被征服之氣概，敗在他手下之成名英雄，也不知有多少。」他轉頭對後窗嘆道：「小高，你進來一下。」

片刻，高迎龍便走進來，問道：「前輩找我何事？」

周九命指指他，對曹子奇道：「他便是當晚將你打傷的高迎龍，不打不相識，你們見個面吧！」

高迎龍連忙收劍抱拳道：「對不起，在下那夜魯莽，幸好你今日已脫離危險。」

曹子奇不好意思地道：「技不如人，豈有怪你之理，少俠好武功，老漢佩服得很。」

「不敢當，當時不知你之身份，又不容多說話，除了動武，沒有別條路可走。」

「曹某是眞的不怪你，你不必內疚。」

高迎龍點點頭，又走了出去，諸葛嚴乾咳一聲：「你可知梅三月平常跟什麼人來往？」

「他跟鍾叫天是好朋友，他倆經常在一起。」

周九命道：「他跟盜墓者有沒有關係？」

曹子奇臉色登時一變，訝然問道：「這個，這個跟他被殺有關係麼？」

「很可能有關係。」周九命道：「你把所知的告訴咱們，對整個武林，對揭開傅雪生及杜英陵滅門之眞相，有絕大之好處。」

曹子奇沉吟了一陣，然後道：「梅兄一向給曹某之印象極佳，他們是河西正道之代表。但有一次，曹某在安陽城的一家飯莊內，却發現他跟一個人喝酒。」

周九命忙問：「是什麼人？」

曹子奇吸了一口氣，道：「某本想上前跟他打招呼，因為那人看來也像好漢，但無意中聽到食客們在竊竊私語，却原來那人是一個鼎鼎大名的盜墓者：『黑手』！於是我假裝不見，找了一個靠角落的座頭吃飯。」

諸葛嚴溫聲引導他：「事後你沒有問他麼？」

「曹某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免他尷尬，是故匆匆吃飽便離開了，在附近找了家客棧投宿。」

周九命截口問道：「你吃飽了，他們還未離開，後來是否再見着？」

「很湊巧，他也投宿在那一家客棧，晚上遇上了。當時他表情挺怪的，他問曹某為何來此，某問他為何住此，他說北上找位朋友，在此過一夜。某知道他說謊，但心存厚道不忍揭發。次日一早，曹某便匆匆南下了。」

說至此，他又嚥了一口口水方續道：「次年，某到河西找他，那夜在他家裡喝酒，也許幾杯酒下去，話就多了，曹某便提起舊事來……」

諸葛嚴問道：「他如何說？」

「他當時表情很怪，說因找不到座頭，『黑手』十分爽快，請他共桌而飲，後來方知道他是名震河洛之『黑手』，因對盜墓之事感興趣，是以請教他。不料那廝毫無顧忌，口沫橫飛，滔滔不絕，說了其行程云云。」

周九命冷笑道：「你相信麼？」

「曹某有點懷疑，因爲梅兄跟那廝有說有笑，但聲音不大，甚至有時兩顆頭顱湊得很近，當然是怕說話讓鄰座食客聽到，完全不像是剛認識的。」

諸葛嚴續問：「你有否對他提出疑點？」

「後來他故意岔開話題，便再沒有提及此事了。」

「他府裡可有古董或古畫之類的東西？」

「梅兄府上不大，佈置十分樸素簡單，看來十分清貧，完全沒有那種東西。」曹子奇道：「曹某已將所知告訴兩位，兩位可否告知某，他到底是怎樣死的？」

「他死在傅雪生家的秘密地窖裡，地窖裡有兩隻鐵箱，一隻裝着『烏金』，一口裝着十多幅畫，他死後，『烏金』仍在，但那些畫完全不見了，後來，小高又……」諸葛嚴簡單地將昨夜發生的經過告訴他。

周九命道：「你已知道他被殺後之情況，不知有否要補充的？」

曹子奇沉吟了好一陣方冒出一句話來：「後來曹某跟他來往已疏了許多，尤其是這幾年過着半歸隱的日子。」

「是什麼原因？他不來找你，你們既是好朋友，你也可以去找他呀！」

曹子奇嘆了一口氣，道：「後來曹某發覺此人並不像初認識那樣的感覺……他城府很深，而且說話老讓人覺得有點裝模作樣的……曹某一向討厭這種人，是以來往便疏了，歸隱之後，就更不會爲了他跑到河西去。」

周九命冷笑道：「梅三月皮笑肉不笑，老夫一見到他就討厭，他本就不是好人。」

「不過，曹某還是想不通，爲何他之死，跟盜墓者會有關係？」

諸葛嚴道：「如今還說不清楚，但終有一日會水落石出，屆時必想辦法將眞相告知於你。」

周九命問道：「你來此之後，梅三月是否有來過此處？」曹子奇搖搖頭，周九命與諸葛嚴便長身告辭。

曹慧英已備好了早飯，羣豪也不客氣，坐下便吃，周九命在席間，將剛才之情況說了一遍。「吃了飯，咱們便立即離開，不要讓曹大夫惹來麻煩。」

馬匹早已上好了料，各人吃飯之後，趙引文等人到鎮上買了些乾糧，當下一行人便離開青石鎮，却留下梅三月之屍體讓曹慧英處理。

＊　＊　＊

羣豪進關之後，首先奔向商丘，商丘是座古城，但同樣它因「五虎斷魂刀」彭百貴出在武林中，再度受人重視。五虎門在商丘已有三代，附近百里婦孺皆知，是故，很快便找到。

彭百貴一家就住在五虎門內，莊院雖不如杜英陵及傅雪生的大，但也有二三十間房。比較突出的是一座寬闊的廣場，放了許多石擔、石鎖及兵器，而兵器架上，清一色只放着刀。

羣豪抵達時，彭百貴正在授徒，他令兒子彭公志招呼貴客。彭公志濃眉大眼，聲音宏亮，步履沉穩，頗有乃父之風，他先引羣豪到廳內品茶。

俄頃，彭百貴洗了手臉，更了衣便出來陪客。「你們來得好快！彭某前天才到達哩。」

周九命哈哈笑道：「俺們急不及待啊！有一件事要先告訴你，梅三月被人殺死在傅雪生家中地窖裡！」當下他將發現之經過，扼要地說了一下，然後問道：「不知掌門了解他麼？」

彭百貴冷哼一聲。「那廝陰陽怪氣，老夫向來討厭他！他的死與杜英陵滅門一案有關麼？」

「可能有關！」諸葛嚴接問：「掌門可否知道梅三月經常與甚麼人來往？」

「河西那些喜歡出風頭的人，梅三月最喜歡跟他們來往、結交！」

諸葛嚴不厭其詳地問：「商丘離河洛不遠，請掌門再想一想，除了你所說的那些人之外，他跟誰來往較多？」

「老夫眞的不知道，不過鄭州有位『深劍雙令』葉白，他也是喜歡出風頭的，老夫只見過他跟梅三月在一起，唔……起碼兩三次，你們可以去問問他！」

周九命道：「咱們在杜英陵家時，曾聽馬如風提過，河洛一帶有三伙著名之盜墓集團，一是『神鏟』、一是『黑手』、另一是『走千穴』，這三人你可認識？」

彭百貴不悅地道：「老夫怎會認識那種人！」

「好，算老夫說錯，此三人之情況你可曾聽人提過？上次你曾說過，認識兩個朋友，跟盜墓者相熟，不知回來之後，聯絡上了否？」

彭百貴尷尬地一笑，道：「彭某剛回來，尚來不及跟他們聯絡上！其實那兩個人根本不是甚麼朋友，說起來實在慚愧，他倆以前曾在我門下學過藝，但自他倆加入盜墓集團，老夫便將之驅逐出門！」

諸葛嚴再問：「掌門兩個不肖徒，如今在何處？」

「一位住在東城，叫蘇承義，一位是汴梁開封人氏……叫邊同濟，志兒，你把他倆家裡的地址寫出來，交給神捕！」

彭公志回書房寫去。諸葛嚴又問：「掌門認識馬如風麼？」

「是『鐵腿飛龍』馬如風？只聞其大名，未曾見過！」

「他爲人如何？」

「還算可以，雖然平生做過不少錯事，但比梅三月好多了！」彭百貴侃侃而說。「起碼他心裡想怎幹便怎幹，不會像梅三月那樣，說一套做一套！你們千里迢迢趕來寒舍，無論如何也得在舍下盤桓幾天！」

周九命沉吟道：「多謝掌門厚愛，咱們在此休息一天，明天便開始行動。」

「如有用得着彭某的，但憑一紙通知，彭某必定趕去！」彭百貴又下令，整治酒席，準備設宴接待。

俄頃，彭公志回來，將地址交給諸葛嚴，諸葛嚴看了一眼，將之納入懷內。「彭少爺可否派個人去找找蘇承義？貴門應有與他較有交情的弟子，由他出面比較方便。」

彭公志看了乃父一眼，沉吟道：「有這種弟子，但晚輩須先跟他們商量一下。」言畢也匆匆出去了。

諸葛嚴見彭百貴脾氣急躁，又好面子，不敢過於刺激他，遂轉了話題，改作閒聊。

不一刻，下人們便捧上酒菜，彭百貴開了三筵席，除了宴請嘉賓之外，也請徒弟們吃一頓。酒足飯飽之後，彭百貴乃介紹兩位師弟給羣豪認識。「這位姓蘇，叫蘇承俠，是蘇承義的堂弟，這一位叫余招財，與邊同濟是好朋友，有關蘇承義及邊同濟之情況，可問他倆！」彭百貴摒退了其他弟子。

周九命先問蘇承俠。「你最近可有見過令堂兄？最近的一次是甚麼時候？他是那一伙的？」

蘇承俠道：「晚輩之堂兄武功雖不好，但在他們中間地位還不太低，那主要是我伯父在世時，便已是該伙人之軍師，他加入的那一伙，頭目是『黑手』鄧飛！」

羣豪一聽盡皆大喜，周九命急再問：「你還未答覆老夫，你最近一次見到他，是在何時？」

「兩個月前，聽說他們撈了一票，便回家揮霍，問他詳情，他不肯說，只請晚輩吃吃喝喝，大約回家住了十來天，便又離開了，聽說要去安陽！」

諸葛嚴接問：「『黑手』一向在安陽活動？是否他們又準備在那裡下手？踩準了那一個墓？」

「聽他以前提過，他們一向在古都活動：安陽、鄭州、開封、洛陽、長安、晉陽等地。一伙人共有四五十個，各司其職，有的只是初步踩線，有人作深入判斷，有人專司挖掘，有的售貨，十分嚴格。」

周九命再問：「你堂兄負責那一方面？」

「最早是初步踩綫，後來則參加挖掘，如今跟師學判斷，這是個重要的職位，該夥人中一共有五六個這方面之專家。」

諸葛嚴接問：「蘇承義成親了否？」

「還沒有，不過他在鄭州有位老相好的，是個寡婦，晚輩伯母不讓他將她娶過門，如今正在替他物色……其實已物色了好幾位，但不是他不同意，便是『黑手』不準！」

周九命訝然道：「『黑手』連手下成親之事也管？」

蘇承俠道：「不錯，他們的組織極嚴，『黑手』頭子鄧飛雖然公開承認他是盜墓者，但其行動及組織十分嚴密，到底有多少人替他幹事，他有多少手下，外人皆不知道，若非晚輩自小跟堂哥一起廝混長大，他也不會告訴晚輩這麼多！」

諸葛嚴道：「你的意思是，鄧飛怕組織洩漏出去，是以手下成親前，對象一家人要先接受調查？」

蘇承俠道：「他們是暗中調查的，所有手下入伙時，都要在神前發誓，不洩漏組織秘密！」他頓了一下又道：「晚輩所知其實也只是這麼多！」

諸葛嚴連聲多謝，然後再問：「你與令堂兄關係密切，爲何他不拉你入伙？」

「家父與伯父以前就因此事而吵了好幾架，因此家父一直嚴禁我兄弟入伙，而且晚輩淡泊名利，學武也只是爲了强身，是以也無興趣！」

彭公志接口道：「蘇家是開布莊的，生意還不錯！中原一帶盜墓者極多，尤其是河洛人，不以爲恥，但因官府下令緝拿，是以只能在地下活動。雖然能賺錢，但也有很多人不喜歡那種生活，加上家人迷信，恐動了祖先之陵墓，對盜墓者後人有影響……」

蘇承俠道：「事實上，有許多這方面之傳說，盜墓者都似乎沒有好下場，也似是上天懲罰他們，也似是報應！別看鄧飛表面上十分硬直豪爽，其實他手段十分兇殘，尤其是對付手下，控制極嚴！」

至此，羣豪對這幾伙盜墓組織，方有了點認識。

周九命續問：「你堂兄那個老相好，你見過沒有？」

蘇承俠囁嚅地道：「見過一次……去年年底，家父叫晚輩去鄭州提一批布疋，晚輩在鄭州城內無意中遇到家堂兄，被他拉去他相好家喝了一頓酒……那女的二十六七

歲的模樣，人長得過去，有點女中丈夫的味道。聽說她前夫好像也是盜墓的，後來被合夥人打死！」

周九命接問：「蘇承義跟那寡婦相好，鄧飛是否知道？他信得過那寡婦？」

「此點晚輩沒有問他。」

諸葛嚴轉頭問余招財：「余少俠跟邊同濟交情很深？」

余招財想了一下方點點頭。「算得上交情不錯，他在師父門下時，晚輩曾經私下與他結義爲異姓兄弟，因此他離開師門之後，還時有來往。」

「他是離開貴門才加入盜墓集團的？是那一夥人？」

「他爹本是『走千穴』的手下，不過知之者極少，其父希望他的武功能達到一定造詣，因此送他來跟家師學武，他練得很勤，五年滿師之後方正式加入『走千穴』盜墓組織，家師後來知道後，十分生氣，便宣佈將之逐出師門。自此之後，家師擇徒便十分嚴格了！」

「走千穴姓甚名甚？邊同濟現任何職？」

「他跟蘇承義不同，雖然與晚輩見面，但隻字不提該集團任何事！晚輩只知走千穴姓駱，叫甚名字却不知道……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無意中說走千穴是盜墓者中最富有的，還說最近兩三年，都會在洛陽一帶挖掘！」

「哦？」諸葛嚴目光一亮，急又問：「可知在洛陽何處挖掘？挖掘甚麼陵墓？」

余招財道：「晚輩眞的不知道，邊同濟一向嘴很緊密，他不可能告訴我！」

周九命接問：「其父叫甚麼名字？還在『走千穴』手下麼？」

「其父叫邊展新，在『走千穴』手下任高職，至於確實任甚麼職位，未曾聽他提過，晚輩祇去過他家，却從未見過其父！」

周九命再問：「邊同濟成親了否？」

余招財搖搖頭。

一直不作聲之高迎龍，此時忽然問道：「蘇承俠兄，在下請問，你可知『黑手』與梅三月是否有交往，甚至有交易？」

蘇承俠毫不思索地道：「在下從未聽堂兄提過！」羣豪又問了一個問題，却得不到關鍵之答案。最後，彭百貴便退了他倆。又令下人撤去酒席，引羣豪到內廳喝茶。

諸葛嚴道：「今次實在打擾掌門了！」

彭百貴道：「諸位再說這種話，便不把彭某當作朋友了！」稍頓又道：「不管如何，諸位都得在寒舍盤桓幾天再走！」

諸葛嚴道：「在下等均心急如熱鍋上之螞蟻，何況俗語云，兵貴神速，有時相差一時半刻，也得多費許多工夫，何況一兩天時間！」

彭公志問道：「神捕準備如何調查？」

「某決定分兵兩路，一路在汴梁開封調查邊同濟，一路去鄭州找蘇承義那老相好，最後到洛陽集合，找尋『走千穴』之踪影！」

彭百貴道：「諸位如此，彭某也不便多說，但洛陽城方面，彭某有幾位朋友，萬一有事，神捕可去找他幫忙，若需要彭某者，可派人送個信來，彭某義不容辭！」當下他進書房寫地址及介紹信。

諸葛嚴即將人手分成兩撥，他和天星堡諸人爲一路，負責調查蘇承義之老相好，其他人歸周九命率領，負責調查邊同濟家。

高迎龍道：「調查邊同濟家，看來收穫不大，只須派一兩個人去，再分一撥先到洛陽打點一切！」

眾人想了一下，覺得有理。當下又將人手分配如下：由高迎龍及華靜、華雄三人負責汴梁；諸葛嚴率天星堡的人先去洛陽；鄭州方面則交給周九命及朱柏去辦。

彭公志道：「晚輩派蘇承俠及余招財帶路！」

周九命笑嘻嘻地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有他倆帶路可節省不少時間！不過，咱們不會讓他倆爲難，他倆只須躲在暗處，以免惹禍上身！」

彭百貴寫了介紹信，交給諸葛嚴，又定下在洛陽住在花都客棧，望其他兩撥一經查畢，便立即趕去花都客棧會合。

當下賓主東南西北地閑扯一番，無非說些江湖瑣事趣聞。晚上，彭家又設下宴會招待貴賓，直至三更才回房歇息。次日一早，羣豪便告辭上路。

高迎龍、華靜及華雄三人在余招財之帶領下，一路順風順水，直抵開封。開封在唐時稱汴州，五代後梁建都於此，升爲東京開封府，後晋後漢後周均都於此，北宋因亡。金曰汴京，元初名南京路，後改爲汴梁路，洪武初曰北京，後仍曰開封府。

由此可見開封實爲數朝古都，名氣極響，可惜經歷代之烽烟戰火洗禮，城廓既小，城區亦變得古舊，幸好商人遊人騷人墨客還不少，仍有幾分昔日繁華之感，高迎龍等三人方不至於太過失望。

四人入城時已是午後，風塵僕僕，餓腸轆轆，乃先找了家飯館塡飽了肚子，余招財便引他們去邊家。

邊家在一條小巷內，甚不起

眼，一棟小院，半新半舊。只看外表活脫脫是小康之家，在開封府內，比比皆是。金招財伸手一指，道：「巷內唯一的那座小院，便是邊家了！諸恕在下不方便……」

高迎龍道：「多謝余兄一路辛苦，咱們先找一家客棧，安頓好行李馬匹再來，余兄也可順便在開封休息一兩天再回去！」

余招財道：「不必了，在下對開封城頗熟，一切可自已料理，不要躭誤高兄大事！」

「躭誤不了，急也不急在一時，走！」高迎龍首先轉身，其他人只好尾隨他走回大街，在東京客棧賃了幾間上房，安頓好馬匹行李，胡亂洗一把臉，便走了。臨走時高迎龍又對余招財道：「今晚由在下做個小東，金兄務必出席！」

三人走到小巷口，高迎龍安排華雄埋伏在屋後，華靜則伏在對面屋頂監視，他自己則上前叩門，過了好一陣，門內方傳來一個老婦的聲音：「誰呀！」

「在下是彭老爺子的朋友，有事要找邊同濟，請姥姥開門。」

老婦道：「他出門已快一個月，不在家……」又嘮嘮叨叨地道：「彭老頭不是已將我兒趕出門了麼？爲何又派人來找他，眞是奇怪？」

高迎龍急道：「姥姥，請問令郎去了何處？晚輩眞的有急事找他，請您開開門！」老婦不作聲，但大門忽然拉開了。

開門的正是一位婦人，却不算老，大概五十不到，看得出她年輕時必有幾分姿色，如今年紀雖大，但外相仍然十分討好。「姥姥，請問令郎何在？」

「你叫我姥姥？我眞的有這般老？小哥叫什麼名字？看來十分陌生，是同濟的師兄弟？」

「在下叫高迎龍，是彭公志的好朋友，不算是令郎的師兄弟……在下有急事找他……」

「急什麼？既來之則安之，請進來喝杯茶吧！」

婦人言畢轉身向內走去，高迎龍沉吟了一陣，回頭望望屋頂之華靜，然後抬步走進去。

當下緩緩跨進門檻後，速度突然加快，向老婦撲去，與此同時，門後也標出一條人影，鋒利冰冷的劍鋒，直指高迎龍之後背！

眼看高迎龍手臂即將抓及老婦後背，突見老婦一個風車大轉身，手上已多了一柄精光四射的短劍！前後夾攻高迎龍。

好個高迎龍，不愧是個人材，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他半側身，使了個鐵板橋，堪堪避過一長一短兩柄劍，同時雙脚用力一蹬，身子倒飛，待他直起腰來時，手上已多了一柄獨門兵器：蛇形劍！

「哈哈，高某早知你們不是好東西了！」

婦人看來比匿在門後的那位蒙面漢子更狠毒，欺身而進，近身短打，一柄短劍花樣百出，幸辣狠毒無此，無一不取人命，「你是怎樣看出來的？」

「第一是高某感應，第二是你手上那柄劍太過鋒利，薄薄之衣袖掩不住其寒光，第三是門後傳出輕微之呼吸聲，再證之你應話之時間及開門之時間，停隔太久，高某便認定你有埋伏！」

蒙面漢子聲音十分冰冷，「就算你猜得出來又如何？今日休想活着離開！」

高迎龍在兩名高人之夾擊下，依然十分沉着冷靜。「世事沒有絕對，閣下高興得未免太早！」他只求無過，不求有功，先守爲上，蛇形劍先後抵擋，見招破招。

婦人向蒙面漢子打了個眼色，兩人倏地改變打法，她進攻得瘋狂，他却是東一劍西一劍的，不成章法，在她之掩護下，抽冷子給高迎龍一個狠的！

別小看這個變化，由於蒙面漢進攻沒有聲息，高迎龍十分費神方能應付，只幾招隨即落於下風，此兩人武功之高，頗出乎高迎龍之意料，按理他可以發聲，請華雄及華靜來助陣，但他却不着急，問道：「你倆到底是誰？」

婦人陰森森地笑道：「老身不是邊同濟的娘麼？他便是我兒！你藉詞混進來，所爲何事？」

高迎龍吃了一驚，脫口問蒙面人，「你眞的是邊同濟？在下的確有事找你，可沒有敵意。」

蒙面人道：「你且說來聽聽，若有道理，邊某便住手，否則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高迎龍道：「彭公志着我來看你……」

蒙面人厲聲道：「胡說，彭百貴已將我逐出師門，他一向很怕他老子，怎敢偷偷派人來找我！」

「在下尚未說畢……你眞的是邊同濟？可否讓我看看你的眞面目？」高迎龍一時想不到好藉口，只好施展拖延戰術。「彭家以五虎斷魂刀馳名，你爲何用劍？」

「嘿嘿，我邊家以劍法馳名，他既然逐我出師門，邊某再沒志氣，也不會用他五虎斷魂刀法！你再不把話說清楚，可快來不及了！」

來不及三個字言之尚早，但高迎龍形勢比適才更加惡劣，却是事實，「只要你使得出三五招五虎斷魂刀法，高某便相信你之身份。」

「笑話，邊某是眞是假，又何須証明給你看？」

「但某已知道，你不是邊同濟，因爲你之雙手皮膚，不像年輕人！」高迎龍倏地發出喝聲，同時劍法一變，居然全是拚命之招式。這正是他之特色，隨時可以拚命，正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擋。刹那間，又扳平形勢。

婦人道：「不要急，他這是困獸之鬥！姓高的，你以爲你的助手會來助陣？告訴你，他們也是自身難保！這是多管閑事之下場！」

過了一陣，仍未見華雄及華靜來助，高迎龍心頭登時一沉，心知再不出奇技，不但自己脫不了困，甚至華雄及華靜性命也有危險，當下抖擻精神，尋找機會。

激戰間，婦人短劍分心刺至，高迎龍故意急促地後退，蒙面人長劍剛格開蛇形劍，來不及廻收，又不肯放過此良機，左掌立即向高迎龍背心擊去！

他欺身急進，動作迅猛，十拿九穩，但高迎龍早有準備，倏地滾身落地，與此同時，婦人叫道：「小心他使詐！」

可惜已慢了半步，高迎龍身未落地，居然能凌空打轉，蛇形劍收回一拉，即聞蒙面人悶哼一聲，倉皇後退。

就在此刻，婦人已不顧一切地撲上前，脫口呼道：「固郎你不碍事吧？」高迎龍肩膊落地，左手脫手射出三枚銅錢，一取婦人之首，二取其胸！

「叮叮」聲響，銅錢落地，婦人去勢只是略爲一緩而已！好個高迎龍全身用力往地上一壓，離地三寸竄出五尺，右臂落地，劍柄擊在石板上，身子再度彈飛！

蒙面人右腿受傷不輕，血染褲管，但仍然不顧一切追前。突見高迎龍雙脚在柱子上一蹬，身子去而復返，平射回來，但手上那柄蛇形劍却佈滿了殺氣！

蒙面人氣爲之奪，見其勢來得急，忙不迭飛身斜退閃避，婦人去勢太急，急避不及，胸腹爲其所傷！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老婦脫手將短劍向高迎龍拋去！

高迎龍尚未來得及高興，突覺後背一陣冰凉，他知道自己已受傷，不敢躭擱，左臂輕舒，扳住圍牆牆頭，翻身出去！

高迎龍落地之後，反手拔出短劍，將之收好，然後躍上對面屋頂，只見蒙面人扶着婦人進廳，而不遠之處正有三條漢子圍攻華雄兄妹，他忍痛奔過去，喝道：「你們的頭兒已經被少爺殺死了！」言畢亮出那柄短劍。

那三個大漢看不到其後背的情形，只道是眞的，都拋下對手跑回邊家。華雄還要追，高迎龍急忙喝止。「咱們快走！」他從另一頭跳落另一條小巷。此刻華靜方發現他後背染滿了血，不由驚呼一聲，也跳落巷內。

高迎龍低聲道：「別慌，快找個地方先躲起來再說，客棧不能回去！」

華雄來後，高迎龍叫他去買幾套成衣，然後去古城客棧會合。華靜進去賃了房子，高迎龍待她進房之後，推開窗子後，再由窗口爬進去。

華靜忙替他寛衣，清洗傷口及上傷藥，高迎龍這才將剛才之情況告訴她。恰好，華雄買了衣服找來了。高迎龍道：「快換衣服！」

華雄不明底細，道：「俺還沒洗澡，不換了。」

高迎龍道：「不，換了衣服，咱們再換一間客棧，稍候再將實情告知華兄！」

三人悄悄由窗口離開古城客棧，然後跑到東城門附近的龍湖客棧，仍由華雄及華靜出面去賃房，最後高迎龍再由窗口進入華雄房內，然後將在邊府所見告知他。

華雄抓了頭皮問道：「高兄弟，那兩個人到底是什麼人？」

高迎龍輕輕在房內踱着方步，「婦人呼他固郎，故蒙面人一定不是邊同濟！至於那婦人也可能不是邊同濟之娘親……」

「何以見得？」

「第一，邊同濟母親武功有這般高麼？第二，若她是邊母，爲何稱另一個男人爲固郎？」

華雄道：「這有何奇怪？邊氏父子去挖墓，她在家裡耐不住寂寞偷漢子，並不奇怪。」

高迎龍失笑道：「雄哥眞是夷匪所思！」

華雄有點忸怩，結結巴巴地道：「俺腦瓜袋子不管用……不過這也是有可能的事……奸夫怕人知道是故蒙住了面，又要殺你滅口……」

高迎龍搖搖頭，他轉身開門讓華靜進房，她一進房劈頭便問：「看樣子邊同濟不在家裡，他母親又不肯也不會將『走千穴』之情況告訴咱們，龍哥，你下一步準備如何行動？」

高迎龍嘆息道：「也怪我事先太過輕敵，是以情況一有變化，便不知如何是好，依你之見如何？」

華靜道：「對方好像早有準備似的，是不是余招財出賣了咱們？」

「有此可能，是以我不回客棧……」高迎龍沉吟道：「不過他一直跟着咱們，如何與邊家的人聯繫？而出賣了咱們對他有什麼好處？」

「也許他自己早已跟『走千穴』勾搭上了！假如不幸被小妹料中，

若咱們再去，也只是自取其辱，與其如此，倒不如咱們休息一夜，明日便去洛陽。」

「但愚兄不太相信余招財會出賣咱們……但他們又怎會發現咱們？」

華雄道：「妹子說得好，咱們不如去洛陽，還比較直接。」

高迎龍又沉吟了一陣，道：「你倆說得有理，不過不是休息一夜，而是再住兩三天，一來我後背受傷不淺，騎馬恐會震盪傷口，二是我仍不死心，咱們暗中悄悄監視邊家，最低限度把裡面的人的關係弄清楚再走。」

他言之成理，華雄兄妹只好答應。高迎龍道：「咱們只好對余招財失信一次了，今晚在此吃飯，但晚上你倆還得辛苦一下，我看那干人不是省油燈。」

晚飯後，華雄易了容，悄悄溜去東京客棧，剛到門口，便見余招財在門口焦急地顧盼着，俄頃，他進店跟掌櫃交代了幾句話，便出門去了。

華雄不知他弄什麼玄虛，當下悄悄跟着他，余招財低頭疾走，走進東三街內，去敲一扇大門。過了一陣大門開了，他便進去。

華雄暗道：「這小子還有這個門徑。」當下打量一下周圍環境，便爬上屋頂去了。」

* * *

華靜吃飽之後，便來服侍高迎龍。高迎龍却道：「靜妹，愚兄流了不少血，頗覺疲累，妳回房去吧，我要睡了。」他下了逐客令，華靜只好回房。

高迎龍吹熄了油燈，換了一套夜行衣，輕輕推開窗子躍了出去，略爲辨別一下方向，便向邊家走去。

古城入夜之後，除了舞榭歌台之外，甚是寂靜，街上行人疏落。高迎龍慢慢走到邊家附近，一路上似乎無人留意，有了日間之經驗，他不敢貿貿然進去，忍着背痛，跳上附近一棵大樹上，居高臨下眺望。

只見邊家黑燈瞎火，未見有人，他忖道：「那兩個人是躲在暗處等我入陷阱，還是溜掉了？」他耐着性子，等了兩頓飯工夫，方慢慢前進。一直至邊家鄰舍方停住。

高迎龍運功凝神靜聽，邊家內未聞聲息，他膽子驟大，輕輕躍過去，伏在屋頂上，將耳朵貼在屋瓦上，又過了半晌，下面依然沒有動靜。

婦人及那蒙面人不是省油燈，受的傷又不重，他倆會輕易放棄報仇之機？但他敵不過好奇心，猛吸一口氣，輕輕躍落院子裡。

一落地，高迎龍立即便躍至大廳內之柱後，然後輕輕將劍取出來。未敢造次，又匿伏了頓飯工夫，仍未有任何發現，這才抬步向內走去。

廳後共有四間臥室，高迎龍輕輕推開左首第一間臥室的房門，裡面不見一人，他輕輕掩上，再向第二間走去，他剛推開房門，便感受到一股殺氣，刹那間，他心頭一沉，立即退步抬劍護胸。

說時遲，那時快，房門已撲出一條矯捷之人影，風聲颼颼，劍光閃閃，高迎龍不問而知，此人便是自稱邊同濟母親的那位婦人。

暗廊狹窄，蛇形劍不易發揮，高迎龍只覺左上臂一凉，已中了一招，他不敢纏鬥，忙不迭後退，因恐蒙面人會由後面竄出來，被兩大高手在狹窄的環境下前後夾攻，九死一生，高迎龍才不幹這等事。

婦人獰笑道：「臭小子，老娘早料到你會再來了。」高迎龍不顧一切地倒飛，幾個起落，已退至大廳中，婦人雖纏得緊，但他總算已能鬆一口氣。「今夜教你來得走不得！」

高迎龍還以顏色：「少爺早料到妳會躲在暗處施襲了，可惜妳好夢成空，妳那奸夫呢？他自己溜了，留下妳一人在此等我？」

這句話像一柄鋒利的匕首，直刺進那婦人之心窩，她手上不由自主地稍稍一慢，高迎龍立即抓到機會，揮劍反攻。「恐怕今夜倒地的是妳不是我，少爺早已勘察過了，此處只妳一人。」

婦人悶聲不响，咬牙惡鬥，她心神恍惚，左上背被蛇形劍拖過，同樣鮮血迸裂，她似乎毫無所覺，短劍依然使得十分兇狠，見她招式十分奇特，既非「亂披風」，又不盡像，彷彿有幾分苗疆武技之風格，獨樹一幟。

蛇形劍也是獨門兵器，招式詭異，兩人同時受傷，功力悉敵，鬥得十分激烈、凶險，高迎龍料不到這婦人爲何這般痛恨自己，捨生忘死，招招不離要害。

兩人翻翻滾滾鬥了數十招，但蒙面人依然未出現，高迎龍一顆心稍安，暗道：「這婦人悍不畏死，不想個辦法，可不好收拾。」心念未了，右腿一凉，一不小心又中了一劍。

婦人輕輕笑道：「這滋味如何？」

高迎龍勃然大怒，左腿倏地飛起，短劍反迎上去，不料高迎龍那一腿只是虛招，一起即落，蛇形劍暴長，在其右上臂刺了一個洞：「少爺這一劍滋味如何，妳右臂受傷，還凶什麼？」

（未完・六）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錢一串帶着小五子上西京，途中殺了石成玉後草草掩埋方上路。錢一串告訴小五子那剛走進「姜子牙賭坊」的人是八邪之一的「黃雀」巴結。錢一串也去賭，輸了便以小五子作籌碼，巴結也上前賭，並且贏走了小五子，那莊家見小五子機靈也想要，巴結付了一千兩給莊家抓着小五子便離去，小五子不明白錢一串爲何要賣他……



跟踪追擊摸底細　折騰小子有陰謀

小五子道：「你爲什麼喜歡聽孩子的哭？你難道就是爲了聽孩子的哭，才把我贏來嗎？」

巴結哈哈笑道：「不錯，你若大哭，而且哭聲震天，我就會覺得心中愉快，全身舒坦！」

尖刀已在小五面前閃晃。

沁心的寒意令小五子開口說不出話來。

他忘了哭，他本來是不哭的，就算他想起爹爹南英，他也未曾落淚，就算在惡人洞中練苦功挨揍，他也從不掉一滴淚。

巴結已冷冷道：「臉上有疤，將來你才有出息！」

小五子道：「你沒出息！」

巴結道：「我怎麼沒出息？」

小五子道：「因爲你臉上沒有疤！」

巴結怒叱道：「放屁！」

他眞的要動刀了，是往小五子臉蛋切過去的。

「黃雀」巴結的尖刀幾乎已貼上了小五子的臉皮了。

便在這時候，斜刺裡人影閃掠如鬼魅也似的，當頭往巴結的頭上罩下來。

黑影沒落，口中已暴吼如雷，道：「混帳王八蛋，欺侮一個小孩子！」

那黑影就如同馭著一朵雲，當然那不是雲。

小五子就知道那不是雲。

那是一片掌影，就好像四五個人同時拍出的巨靈掌。

「八手遮天」，是錢一串來了。

「黃雀」巴結的尖刀忽然偏鋒上削如電，左手橫肘力擋，十七刀連成一團刃鋒送上去。

錢一串的身子幾乎是停滯在半空中，便在這停滯中，空中已響起劈劈啪啪與「咻咻」聲不絕於耳。

一個倒翻落在地，錢一串冷冷道：「姓巴的，多年不見，你越見沒出色了。」

「黃雀」巴結臉皮不動的道：「八隻手，你也不見得長進多少。」

錢一串道：「想打架我奉陪。」

巴結道：「你嚇不住老子。」

錢一串手指樹上的小五子，道：「你什麼意思，把個孩子吊在樹上窮折騰。」

巴結淡淡道：「七大惡人什麼時候也發起慈悲心腸了？新鮮！」

錢一串道：「這個孩子不同一般！」

巴結道：「他不也是一個鼻子兩隻眼，一張小嘴一個屁眼，有什麼與一般小孩不同的？」

錢一串怒道：「他是我帶來的孩子！」

巴結道：「也是我贏來的，別忘了，一千兩銀子押中了，贏來的，不信你問娃兒！」

小五子已叫道：「錢叔，快放我下來，我都全身又痛又痲，難過極了。」

錢一串騰空而起，手指一鈎，便把小五子身上的繩帶鈎斷，巴結出手攔，已慢了一步。

小五子落在地上，指著巴結道：「這個人眞可惡，他喜歡聽孩子的哭聲！」

錢一串道：「你聽他在放屁，他是要你大聲哭，好把我引出來。」

巴結嘿嘿笑道：「你把這小子輸給朱胖子，又是什麼意思？嗯？」

他逼近錢一串，又道：「你難道不是想叫這娃兒跟我走？然後摸清我們幾個人落腳地方？」

錢一串心中大罵：「姓巴的眞不是好東西，邪裡邪氣的比自己的頭腦還靈光。」

冷笑一聲，錢一串道：「你錯了，老子故意把娃兒輸給朱胖子，是要他去偷光朱胖子，與你何干？」

巴結嗤之以鼻的吼道：「你放屁不帶臭，這話騙騙別人，可休想騙得了老子，江湖上誰不知道七惡八邪不弄小錢，你八隻手屑於朱胖子的家當？」

他狠狠的一咬牙，又道：「你是故意想跟踪我的，你說，是也不是？」

錢一串道：「如果你這樣猜，爲何還把孩子贏過來？你盡可以一走了之呀！」

巴結咬牙道：「孩子落在朱胖子手中，你知道是個什麼結果？」

錢一串道：「你小子是個大賭徒，更是『姜子牙大賭坊』的常客，你當然比我更清楚。」

巴結道：「一個腦一個蛋，一把紅棗一碗酒，朱胖子經常喝這玩意，他把自己補得白又胖，這孩子到了他的手，不出三天腦袋裡的東西就會被掏空。」

錢一串雙眉一緊，道：「有這種事？」

小五子已張口結舌在哆嗦！

巴結又道：「他盡挑小孩子的腦漿，而且還要伶俐可愛的娃兒，大人的他連看也不看一眼。」

錢一串道：「你見過了？」

巴結道：「見過不祇一次。」

錢一串忿怒的道：「你小子王八蛋，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你爲何不出手？難道朱胖子也分了你半碗？」

淡淡的，巴結道：「我怎會喝那玩意兒？再說，這關我什麼事？我又何必多事？」

錢一串怒道：「那你爲何管這一次的事？」

巴結道：「這一回不同，這小子的身份不一樣，他是我八個人未來的養老女婿，我怎會任朱胖子吃了他的腦子？」

錢一串怒道：「姓巴的，你既知小五子的身份，爲何還要用刀對付他？」

巴結哈哈笑道：「我祇是嚇嚇他，當然……」

他嘿嘿笑，又道：「當然也是嚇嚇他，因爲我知道你一定在這附近，你不是一心想跟踪我嗎？」

錢一串冷沉的道：「刀已切到孩子的臉上了，你還不承認？」

巴結道：「那個王八蛋才敢動他一根汗毛，我如果對他動刀子，他娘的，文公度他們就不會放過我！」

錢一串道：「這麼說，你早就知道我們跟踪你了？」

巴結道：「你們上得大賭坊之前，我便知道了！」

錢一串道：「難怪我們進去沒有找到你。」

巴結哈哈笑道：「好小子，你終於承認在跟踪我了，說，你的目的是什麼？」

錢一串道：「白天遇見『死要錢』，晚上碰見你這王八蛋，老子在想，你們八邪是不是到長安來造反？」

巴結嘿嘿笑道：「惡人洞不會祇出來你一個吧？」

他看了看小五子，又道：「難道你祇是帶著這小子千里迢迢的來長安玩？」

錢一串哈哈大笑，道：「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巴結道：「眞不懂，這回事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錢一串道：「我也在納悶，你們八邪的消息也眞靈，是誰知道這回事的？」

又是一聲哈哈……

錢一串知道無法在巴結的嘴巴裡套出什麼來！

巴結也明白，錢一串人像個狐狸一樣，要想從他口中得知什麼，那比從泥巴井底淘金子還難。

小五子突然問道：「那你剛才爲什麼打我？」

巴結笑笑，道：「你跟著七惡還怕挨打？小子，挨打也是一種功夫，如果不能挨，那就別學武功了！」

小五子道：「學武功就得挨打？」

巴結道：「你若不能挨打，就別去打別人，當你打人一拳的時候，小心會挨上兩腿，這道理他們沒對你說？」

錢一串一把拉住小五子，道：「別聽他胡扯，我們走！」

巴結哈哈笑道：「走往那裡？」

錢一串一楞。

巴結道：「別誤會，我不會同你打架，祇不過有件事情想同你商量。」

錢一串道：「商量？什麼事情找我商量？」

巴結道：「好，我便開門見山的直說吧！」

他雙目中透著陰陰的神秘光芒，臉皮上拉得繃繃緊，一本正經的道：「帶我去你們窩藏的地方！」

錢一串冷冷道：「你說我們兩人住的地方？」

巴結沉聲道：「錢一串，別逗了，我是指你們七個人住在什麼地方！」

錢一串道：「我們七個人住在天山不老峯惡人洞，除了我七人，誰也進不去。」

巴結怒道：「你有完沒完，誰要去你們惡人洞那個賊窩？我是要去見羅老大他們！」

錢一串道：「幹什麼？」

巴結道：「這一回是大生意，眼看著那批寶物就要起運了，錢一串，你難道不知道這幾天西京來了不少道上高手？」

錢一串道：「你說的話我不明白！」

巴結怒道：「姓錢的，我可是誠心誠意的對你實說，一心祇想雙方合作。」

他四下裡看了一陣，又道：「合則兩利，錢一串，你可要用用你的豬腦了。」

錢一串吃吃笑道：「姓巴的，你怎麼忽然又改變主意了，難道你們八邪……」

巴結道：「那批寶物不是小數，於其冒著性命去搶，不如多邀幫手，大家共享，豈不是好？」

錢一串道：「唉，你的意思是要七惡八邪合作，共襄盛擧，是嗎？」

巴結道：「不錯。」

錢一串道：「這是誰的主意？文公度的？」

巴結道：「衡情量勢，我覺得非如此不足以成功。」

錢一串拍掌點頭，道：「好，姓巴的，你回去先同文公度商量，我這裡自會加以琢磨。」

巴結怒道：「羅老大他們沒有來？」

錢一串道：「你問這做甚？」

巴結道：「你可知道今天初幾？」

錢一串道：「初八了。」

巴結道：「再有兩天那批寶物就上路了。」

錢一串早就知道初十是個大日子，羅老大更知道出發的時辰。

但當巴結說出還有兩天的時候，錢一串立刻驚訝的道：「怎麼？還有兩天？糟了！」

巴結道：「什麼糟了？」

錢一串道：「我同這小傢伙早走五天，羅老大他們還在途中吶！」

巴結聞言，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他滿臉得意的拔空而起，人在空中，他還狂笑道：「老子窮忙一場，冤枉……」

巴結消失在夜色裡，去時那種得意模樣，誰都看得出來，他有點得意忘形！

七惡與八邪之間，本是黑道兩個集團，平日裡勾心鬥角，各顯其謀，但如果誰想佔對方便宜，那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錢一串想弄清八邪幾個人究竟如何計劃向那批寶物下手，文公度有名的「笑裡藏奸」，心思鬼計並不比羅老大差半分，他如果設計奪寶，必定會有周詳的計謀。

羅老大當然想知道文公度幾人的計謀，至少他也想弄清楚八邪是否全來了！

現在，錢一串從八邪的口中，已經知道八邪全來了，這表明文公度已經計劃好了謀奪那批寶物了。

拉著小五子，錢一串道：「走，別進城了，我們回去老君廟。」

小五子苦兮兮的道：「我眞倒霉！」

錢一串道：「你倒什麼霉？」

小五子道：「本來要好好玩一場，沒想到一天祇喝了一碗羊肉湯，卻挨了那傢伙一頓揍！」

錢一串笑笑，道：「回去再說。」

二個人沿著城邊繞向南，轉眼便到了老君廟。

老君廟一片漆黑，黑得有些陰森森的樣子。

錢一串拉著小五子到廟後面，廟牆不高，二人擰腰便到了後院裡。

隔著窗子，羅老大在屋子裡道：「什麼人？」

錢一串道：「是我，我同小五子二人。」

羅老大立刻燃起燈來，道：「怎麼回來了？」

錢一串哈哈得意的笑道：「羅老大，你猜對了，八邪果然全來了！」

羅老大忽然看著小五子，道：「怎麼，同人家打架了？」

小五子走近白爾艷，臉色難看的道：「再也不進城了！」

白爾艷嘿嘿笑道：「打敗了？沒出息！」

小五子道：「不是我沒出息，我怎麼能打得過巴結那個大個子？」

羅老大楞了一下，道：「是『黃

雀』巴結？個賭鬼！」

白爾艷立刻追問錢一串，道：「這是怎麼回事？」

錢一串道：「羅老大交代我辦的事，也算辦了十之七八了，八邪都來了。」

羅老大眉頭一緺，道：「在什麼地方？」

錢一串便將巴結在賭坊的事，詳細的說了一遍……

羅老大又急問：「後來呢？」

錢一串道：「那小子精得很，他不上當，反把小五子綁在柳樹上一頓揍，打得小五子直嚷嚷，可我還是不出面，不料姓巴的不是東西，他要用刀割小五子的臉，我是不得已才出面阻止他的。」

羅老大道：「你上當了，他是逼你出來的！」

錢一串道：「我雖然上他個小當，可是卻知道他們八邪眞的來了。」

羅老大急又問：「後來呢？」

錢一串得意的道：「我故意說你們還未趕到，眼前祇有我一個人，哈，你猜姓巴的多得意，他狂笑著進城去了，哈……他可上當了！」

羅老大一拍桌子，吼道：「你才上姓巴的當了！」

連白爾艷也吃一驚的睜大了眼……

錢一串想不通自己什麼地方上當，不由得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

羅老大忽然高聲道：「巴兄，你可以露面了！」

錢一串臉皮一緊，道：「娘的，他跟上來了？」

羅老大重重的道：「他姓巴的得意，便是要你忘形，得意不一定失去理智，忘形卻早已失了戒心，更何況……哼，難道你忘了姓巴的外號叫什麼？」

錢一串道：「他叫黃雀。」

「黃雀在後，他最善於跟踪。」

羅老大說完，院子裡傳來一聲怪笑，道：「羅老大，眞有你的，佩服，佩服！」

就在這幾句話聲裡，廟門口出現一個人，敢情正是狂笑而去的「黃雀」巴結。

巴結笑得十分誠意，表明了他不是來找痲煩，當然更不是來打架的。

他甚至有些彎腰作揖的樣子，就好像下屬見到上司一樣的謙和有禮。

羅老大心中明白，在這種情勢下，他必須光棍。

因爲光棍不吃眼前虧。

巴結當然不願意吃眼前虧，如果動上手，他一點便宜也休想佔。

巴結冒著危險走來，他的目的當然想知道，七惡到底來了幾個。

現在，他看清楚了，一共祇來了三個。

三個人不足以爲患，因爲八邪已全在長安。

巴結笑得更加坦然了。

羅老大笑道：「請進來坐。」

巴結看看羅老大身邊的白爾艷，低頭哈腰的走進門，笑向白爾艷：「咳，幾年不見，白大姐的艷光依舊照人，更美了！」

白爾艷一直不開口，她本來在等著羅老大的暗示，一擊而中，但當她聞得巴結的幾句巴結語，立刻就笑了！

人都喜歡聽別人的讚美，女人更喜歡。

白爾艷尤其高興聽，因爲她可以從別人的讚美中知道自己徐娘半老，風韻仍存，那表示自己仍然能吸引住男人。

女人祇要能吸引住男人，這個女人便會活在快樂之中。

白爾艷一直活得很快樂。

「喲！」了一聲，白爾艷道：「親愛的巴結，你這話可是打從心眼裡冒出來的？」

巴結又是一聲笑，道：「白大姐，你看我像是口是心非的人嗎？」

白爾艷道：「就算你口是心非，我一樣的高興。」

錢一串忿忿的道：「你果然跟來了！」

巴結道：「卻也是帶著一份至誠來的。」

羅老大哈哈笑道：「好，巴兄，你快表示你的至誠吧，我們洗耳恭聽。」

巴結輕輕拍拍小五子的頭，笑道：「剛才沒有嚇到你吧？孩子？」

小五子眨眨眼睛未開口。

他實在想不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怎會一會兒見了打一架，再見了便稱兄道弟。

其實，這就是江湖，有人說江湖漿糊，沾上了就難脫身，還得在裡面混，有時候六親不認，有時候敵友難分。

小五子初出茅廬，他怎麼會知道這一套？

白爾艷一邊冷笑，道：「你以後少拿刀子在他面前比劃，難道你眞想把孩子嚇死？」

巴結笑道：「是，是，以後再也不會了。」

他托起小五子下巴，又笑道：「這孩子由你們各位一手調教，我原以爲他是不會害怕的，咳，這孩子還眞有種，他連一滴眼淚也不掉，眞是調教有方。」

羅老大道：「別瞎扯淡了，巴兄，你快說出誠意來！」

巴結又在房中看了看，笑道：「就是三位？」

羅老大道：「不錯，我們來了三位。」

巴結道：「那『大頭鬼』包藍『瘋狗仔』陶民，還有……丁大川與金太保他們呢？」

羅老大道：「關外一筆生意，他們四個人去關外了。」

巴結嘆了一口氣，道：「三個人，祇怕力量單薄了！」

白爾艷看看羅老大，她實在不懂羅老大為什麼不說實話，難道七惡還怕八邪不成？

羅老大道：「巴兄指的那方面？」

巴結道：「我不如實話實說，這次西京總督府出動押寶的官員一百二十名，除了這一百二十名官兵之外，外圍尚有幾批江湖人物護送，目前在長安城中已出現的，就有『絕一鏢』劉言與愛管閒事的酒肉和尚。」

錢一串點點頭，道：「我相信你這幾句話。」

巴結道：「你一定碰見這二人了吧？否則，我便是把心掏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錢一串笑了！

他確實在望月大酒樓門口看到劉言與酒肉和尚。

重重的點點頭，錢一串道：「你說對了，我確實見過這兩個討厭的傢伙。」

巴結又道：「還有西蜀的趙鐵腿與嶺南白鶴掌門柳長泰，便西京震遠鏢局總鏢頭『鐵膽震九州』劉石頭也有份。」

羅老大半晌不語，他在仔細想……

巴結又道：「聽說還有個厲害的角色沒有趕到！」

白爾艷道：「誰？」

巴結道：「『大漠黃風』石成玉。」

吃吃一聲笑，白爾艷道：「他永遠也不會來了！」

巴結驚喜的道：「難道你們送姓石的上西天了？」

白爾艷道：「不錯！」

巴結笑起來……

羅老大道：「聽你一席話，省卻不少力氣，巴兄，你大概想談論合作的事吧？」

巴結道：「不錯。」

羅老大笑笑，道：「這合作之事是文公度的主意？」

巴結道：「實不相瞞，文老大尚不知道。」

羅老大道：「那就先回去，你祇要請來文公度，大家面對面的細商量。」

巴結忽然笑道：「好主意，我聽你羅老大的，這就去找文老大，我相信一定會相約聯手。」

羅老大道：「聞聽那批寶物在初十運出？」

巴結道：「初十寅時出城。」

羅老大道：「天還不亮就啟程？」

這時錢一串道：「要找文公度，你快快的去吧，我們在此地等你們。」

巴結站起身來，作揖笑道：「一個時辰內，文老大一定會趕來，勞駕你們等候了！」

巴結閃出掠出門外，扭身便越過牆。

他走得眞快，眨眼之間便失去踪影。

錢一串追上牆頭的時候，巴結早已不見了。

巴結的本事就是會追踪別人，一個善於追踪別人的人，輕功的造詣一定高明。

當錢一串剛落下牆頭，羅老大與白爾艷還有小五子，三個人也走出客廂來。

錢一串一怔，道：「你們要出去？」

羅老大道：「不走行嗎？」

怔了一下，錢一串道：「你說什麼？」

羅老大道：「老錢，你難道忘了是同誰在打交道？」

白爾艷也接道：「你相信巴結眞會把文公度找來？狗放屁！」

錢一串道：「不錯，如果他把文公度找來，他又怎會是八邪中人？」

羅老大道：「他不但不會把文公度找來，還會帶人來找我們麻煩！」

錢一串道：「什麼麻煩？」

羅老大臉色一寒，道：「萬人迷的嘴巴鬆，他不該說我們做了石成玉，這件事如果傳入總督府，連那十三名迎接石成玉的命案也要翻，你說說看，我們不走等著官兵來圍捕？」

錢一串咬牙道：「你們是說，巴結那個王八蛋會去總督府告密？」

羅老大道：「這本是正常的事情，換了你我也會這麼去做！」

白爾艷道：「拔去他們的眼中釘，寶物便任由他們八個王八蛋去拾了！」

錢一串道：「我們一走，大智和尚怎麼辦？」

羅老大笑笑道：「既然是大智，他就裝傻吧，你沒聽人家常說的話，大智若愚呀！」

羅老大與白爾艷併肩往廟外走，小五子跟在錢一串的後面問：「錢叔，我們住那兒？」

錢一串道：「住樹上。」

果然，羅老大幾人走出老君廟以後，便匆匆的繞過一片大竹林，附近有個大樹林，羅老大指著幾株

老松樹，笑道：「上樹吧，居高臨下看熱鬧，老君廟就在半里外，今夜就睡在樹叢裡，咱們誰也不許爬下來！」

小五子當先往樹上爬，他找了個四岔地方，爬在枝上瞪著眼。

小五子還不相信羅老大的話，姓巴的眞的那麼邪？那麼壞？

附近，錢一串對小五子道：「爬在樹上可別睡著了，等一會兒看熱鬧吧，小五子！」

白爾艷笑道：「羅老大的鬼點子眞不少，叫人睡到樹枝上，這種地方最令人清心寡慾了！」

錢一串笑道：「白爾艷，大敵當前就讓我們彼此多多忍耐，收起你的乾柴，羅老大也藏起他的烈火，就在這高大的密林子裡，證明一下羅老大的判斷，是否正確……」

羅老大的判斷很正確，就算是諸葛亮再世捏指算，大概也不過是如此。

文公度沒有來，便巴結也沒有來。

當然，八邪的人誰也沒有來。

祇不過半個時辰多一點，忽然一團團黑影往老君廟那面掩過去！

那絕不是鬼魂，更不是夜間出沒的狠羣，而是人，從城裡奔出來的官兵。

羅老大幾個人在樹頂上遙遙望過去，他們很仔細的看，天爺，至少來了三百多。

這些官兵都穿著青色的緊身衣，一色的大砍刀，沒有一個人發出聲音來。

但見這三百多官兵摸近老君廟，便立刻裡三層外三層，密密的在廟外團團圍住。

忽然的一聲雷吼，：「點火把！」

剎那間，三十多支火把燃起來！

老君廟外面燃起這麼多支火把，立刻照得如同白晝，便廟牆上的「阿彌陀佛」四個大字也清晰可見。

於是，老君廟的廟門被人擂得「咚咚」響：「開門，開門了！」

「咚咚」聲又傳來，那是用腳踢的聲音。

廟門很快的被拉開來了！

是個小沙彌拉開的。

火光之下，有個怒漢幾乎把小沙彌揪離地面。

夜間的聲音傳得遠，便聞得那怒漢叱罵道：「小禿賊，你師父呢？」

小沙彌指著後院，道：「在……在後面……」

怒漢回頭手一揮，吼道：「進去！」

就在他的吼聲裡，一擁而過去三十多。

便聞得那怒漢高聲叫：「有人往外衝，殺無赦，看準了狠宰！」

這人很聰明，光叫不進去。

指揮的人物是不會眞的玩命，他也許知道他要抓的人是江湖上的凶神惡煞，一旦照上面，躲都躲不過。

但這人很有一套，他站在廟門口擺出一副威風樣，誰還會看透這種人的心？

不旋踵間，幾個握刀大漢押著大智與兩個小沙彌，推推蹭蹭的走出來。

大智見了門口的那人，忙稽首道：「阿彌陀佛，大人駕到，小僧失禮！」

那怒漢鼻孔哼了一聲，道：「別阿彌陀佛了，你等著坐牢吧！」

大智和尚立刻頓足，道：「大人明察，你請仔細看，貧僧三個人都是一身傷吶！」

怒漢叱道：「誰打的？」

大智苦兮兮的道：「就是衝進寺來，霸佔我的禪房，把我師徒三人關在灶房的那三個男女！」

有個小沙彌接道：「還有個小孩子。」

就在這時候，後面搜捕的人已走出來，其中一人向這怒漢稟道：「後面沒有人。」

怒漢吼道：「你們搜仔細了？」

「樑上神後，桌底床下面，搜得仔細，沒有！」

大智立刻接道：「我師徒三人早盼晚盼，希望官兵早早來搭救我們，可是，一直等到他們走了不久，才見你們大隊人馬！」

怒漢咬咬牙道：「江湖鼠輩，果然刁鑽，大和尚，你可知道他們去什麼地方了？」

大智道：「聞得一人好像是說要進城喝酒去，不多久他們就不見了！」

怒漢道：「怎麼那麼巧？」

大智和尚苦兮兮的不開口，兩個小沙彌還在他身後面拭眼淚。

怒漢突然沉聲道：「如果這些人再來，你一定要設法進城去告訴我們。」

大智和尚道：「大人是那個衙門的？」

「總督府，你要記住了。」

怒漢不再多言，大吼一聲：「收兵！」

這些人來得快，去得也不慢，都二更天將盡了，誰不想早早回去睡大覺！

大智和尚掩好門，他回過頭來對兩個小沙彌叱道：「叫你們稍稍沾上一點點，誰叫你們弄那麼多？胡椒粉傷眼睛，快去用水沖！」

兩個小沙彌果然一把鼻涕淚直流，原來抹了胡椒粉。

＊　＊　＊

羅老大四個人仍然斜躺在大樹上。

他們不是不下來，而是在等人。

羅老大相信，當這些官兵白跑一趟老君廟之後，「黃雀」巴結說不定還會再來。

甚至文公度也會來。

不料，這一回他可沒猜對，因爲，巴結與文公度根本就不會再來。

巴結不會來，文公度更不會來。

他們把官兵引到老君廟，更把「大漠黃風」石成玉被殺之事告知官家，單就這件事，羅老大就不會放過他。

別說是再來老君廟，便是躲還怕來不及。

巴結果然躲起來了。

長安城中誰也休想找得到他，因爲他與文公度幾個早已躲到一個誰也無法想像的地方。

就算你是大羅神仙，也休想找得到他們，因爲你絕不會想得到他幾個躲藏的地方。

天底下，大概祇有八邪的文公度，才能想出這種絕妙的藏身之地。

「黃雀」巴結沒有趕來老君廟，但另一批人卻來了。

三更天剛剛過，附近人影閃掠，四條人影幽靈也似的奔到老君廟門口。

四條人影未拍門，蹲在一起也不知道商量些什麼。

樹上的羅老大嘿嘿冷笑，道：「娘的，一定是文公度幾個來了！」

白爾艷冷哼，道：「四個對付三個。」

錢一串怒道：「官兵撲個空，他們卻弄奸玩詐了。」

羅老大冷笑道：「文公度忘了，大智也是一把好手，他不該忽略大智和尚的。」

白爾艷道：「走，揍人去！」

小五子道：「我也去！」

四個人立刻躍下樹，飛一般的來到老君廟。

羅老大已發現先來的四人上了牆，他立刻嘿嘿笑道：「那裏來的送死的？羅大爺在此！」

忽聞牆頭上哈哈笑，有個破鑼也似的聲音傳過來：「去你的羅大爺，老子還是包大爺呢！」

白爾艷忽然笑起來，道：「原來是你們呀，大頭鬼！」

不錯，牆上正是「大頭鬼」包藍、「瘋狗仔」陶民、「夜貓子」丁大川與「屠夫」金太保。

廟裏面傳來大智和尚的聲音，道：「羅老大，你們快進來吧！」

羅老大笑道：「大智，你應付得很好，我就知道你有一套。」

大智得意的道：「小意思，幾曾把這些穿二尺半的放在我眼裏？」

羅老大道：「我們不進去了，人已到齊，我們走了！」

就在羅老大的話聲甫落，一團人影自牆裏面飛掠過來。

是大智和尚，他還是一副可憐相。

羅老大笑道：「你這一手雲裏翻還不賴，可見你的功夫未丟下！」

大智和尚道：「江湖上很難看到七惡在一起，這個機會我不願放過。」

羅老大道：「你可不能跟我們一齊走。」

大智笑道：「至少你們進去喝一杯。」

白爾艷道：「喝酒事小，辦正事才要緊，你知道我們等了幾年，才打聽出這一批財寶。」

大智一個個看了面前的七個人——江湖七惡，他忽然指指小五子的頭，道：「把孩子留下來，帶個孩子可痲煩大了！」

不等羅老大同意，小五子道：「我不留下來，你們誰也別想留住我！」

白爾艷道：「小五子，你這麼小，能衝鋒陷陣？」

小五子拍拍胸脯道：「我是誰調教的？總督府我都不怕，還怕什麼陣……」

羅老大哈哈一聲笑，道：「果然老子英雄兒好漢。」

羅老大說的是「刀公子」南英，他以爲小五子聽不懂。

小五子心中卻一緊，嘴巴閉得更緊。

錢一串道：「好吧，帶著他去也無妨。」

小五子靠向錢一串，道：「還是錢叔疼小五子！」

「屠夫」金太保叱道：「我們那個不疼你，不叫你去，是因爲太危險了，去了要玩命的。」

小五子道：「我不怕，打不過我會跑。」

白爾艷道：「小五子，你祇要記住你說過的話，打不過拔腿就跑，你是個小孩子，不會有人笑你孬種的。」

羅老大指著竹林深處，對大智道：「來時騎的馬，就送給你了，官兵未發現，算是香油錢。」

原來羅老大幾個人騎來的馬，老君廟不大，廟前廟後沒地方養，四匹馬就拴在竹林子裏。

大智和尚撫掌笑道：「你們去發大財，貧僧先發個小財，謝了！」

＊　＊　＊

棉絮似的白雲輕悄悄的從山峯邊溜過，沒有風，但流雲像有聲音，聲音總響在每個人的心裏，綿密迴蕩而又緊張，宛似幽幽的在細訴著什麼。

也許，這就是人們說過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寫照。

距離長安以東不過兩百里，那層巒疊嶂的深山大道上，一百二十名總督府派出來的官兵，分成前後兩批，中間押運著兩輛大篷車。

篷車帘子低垂，車轅上卻分別各坐著兩個人。

前一輛車上坐的是兩個半百老人，兩個人分坐在趕大車的兩邊，臉色凝重，不言不笑。

第二輛大車上也坐了兩個人，其中一人是個和尚，另一人三十出頭，白淨臉皮，雙目烱烱有神，不停的望向四週，就好像在搜索什麼。

火一般的太陽，洒下一片酷熱，熱得人們幾乎喘不過氣來。

這處的山邊有三間茅屋，山路彎曲，等到這一路人馬繞到茅屋門前，日頭正好在頂頭上。

便在這時候，茅屋前面樹下，正有個女人帶著個小女娃兒在井邊打水。

那女人把打上來的水迅速的澆上井邊種的青菜圃裏，便立刻又放下水桶到井裏。

前面有個軍官高聲叫：「停，在此打尖。」

兩輛篷車停在路上，立刻就有二十名軍士，分別圍在車四週，其餘的便匆匆往樹蔭下面躲。

篷車上面躍下來四個人，四個人手中都提著個水袋，不過其中一人的水袋中裝的是酒。

酒是那和尚的。

有個軍士跑向茅屋，他大聲的向那女人道：「你男人呢？屋裏還有誰？」

女人頭上包了個頭巾，頭巾連在下巴，除了正面，她的面頰也包在頭巾裏，敢情是怕被太陽晒黑了臉。

那女人滿面驚恐的道：「我男人不在，這兒就是我母女倆。」

那軍士往後面一揮手，道：「去看看。」

立刻就見八個大漢往茅屋裏撲過去。

一陣搜索，茅屋裏果然沒有人。

這證明女人說的是實情。

女人走向那軍士，道：「軍爺，很對不起，你們來了這麼多人，怕是不能招待你們了。」

這軍士重重的道：「我們帶有乾糧，不在外面買吃的。」

女人神色一鬆，道：「我替你們燒一些水去。」

那女人正往屋內走，路邊大樹下面，突然一聲吼，道：「不用燒水了。」

軍士立刻對那女人道：「水也不用燒了。」

女人拉著女孩，怔了一下，道：「軍爺，茶水應該吃的，我不計較你們給我多少！」

突又聞得那吼聲，道：「有井也就可以了，你退回屋子裏去吧，這兒用不著你。」

軍士立刻與那女人道：「聽見了沒有？柳爺叫你退回屋子裏，沒有叫你，別走出來。」

女人立刻彎腰抱起小女孩，匆忙的走回茅屋裏。

便在這時候，兩個大漢已站在井邊，匆忙的把井水汲上來。

兩個人哈哈笑道：「這井水眞夠涼，兄弟們，要喝水的快過來呀！」

叫聲甫落，立刻圍過來一大羣，這些人腰裏都帶小水袋，有的裝，有的喝，不少人大叫眞過癮，井水涼到心窩裏。

這些人吃乾糧喝水，坐在樹下伸脚。

已經有一半人汲到了井水，井邊上還有不少人等着要喝水，準備換班的軍士，已經要去大車那邊換回守車的二十個人了。

便在這時候，忽然有個守車的軍士，衝着前去換班的人咧開嘴巴，笑哈哈的道：「你喝了毒水還不死？」

那人一楞，叱道：「見你的大頭鬼，武大山，你胡說八道……你……」

這人忽然捂着肚皮彎下腰，瞪眼睛，道：「你……是怎麼……知道……」

那人吃吃笑，又低聲對那人道：「老子不叫武大山，老子的名兒文公度，文公度的名兒萬古傳，哈……」

那人憋一口氣，忽然高聲大叫：「水裏有毒呀！」

這人一聲吼，等於告訴大家都吃了有毒的水。

來換班的人頓感肚皮不自在，其中有個大漢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篷車後面有個軍士大笑道：「文老大，咱們投軍在這總督府裏聽人擺佈，任人呼喚，牛馬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他娘的早憋不住了。」

文公度，不錯，正是八邪之首的「笑裏藏奸」，祇聽他哈哈笑道：「成器，你祇要摸一摸箱子裏的財寶，你便知道這一年八個多月的吃糧當差是多麼的值得。」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勞克與艾慈將白文娟送回艾家集安頓好，艾慈帶着失落的心情離開自己的家鄉。艾慈一心要多賺些錢去撫育孤兒，是以約了丁百年，要價十萬兩將藍寶石賣給丁百年，丁百年失而復得藍寶石高興萬狀。熊天剛回到家中見自己獨生子眞的被艾慈整死了，帶着悲忿的心情去飛龍堡求丁百年出手協助滅除艾慈……

小子統吃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聯手殺向飛龍堡　神偷盜回羅漢像

一旁的勾通大怒。

艾慈一瞪眼，道：「黑狗熊，你又是那裡蹦出來的牛頭馬面，這地方由得你插嘴？滾到一邊去吧！」

勾通擺動手中的大砍刀，沉聲道：「先讓老子掂掂你小子夠不夠份量。」

熊天剛手一攔，道：「他今日絕對難逃走，且看他還有何話說。」

艾慈冷然道：「寶山熊家幹的是男盜女娼買賣，怡紅院那個窰子害了多少的良家女，而你又在外地設分號，日進斗金你還嫌少，扛着把大刀却又橫行在關洛大道上，怎麼天下全是你的。八百里大山裡，你像長了狗鼻子，那兒有利你往那兒跑，老小子你發個誓，你手中的刀喝過多少好人的血？你說小爺我騙你，那更是你莫名其妙，我已明白告訴你，你那寶山家裡出大事，你老小子反說我胡說八道，娘的皮，你的作爲該受天譴，大言不慚問的甚麼罪名？」

熊天剛氣得直咬牙，道：「我兒子與你有何相干，你爲甚麼挖他的眼？」

「呸！」艾慈沉聲道：「不提你那寶貝兒子我還不生氣，提起來我就一肚子的火，那小子仗着有個強盜爸爸，他帶着一批打手調戲人家的大姑娘，更不該抽瞎了白姑娘的眼。」

他逼近一步，又道：「老小子，你知道白姑娘她是那裡人？她是我的小同鄉，我們艾家集的人吶！」

熊天剛跺脚罵道：「娘的皮，聽你這麼說，你好像是上天派來的大法官，你也不想想，你是他娘的甚麼東西，再怎麼說，我還是下了大本錢開了個怡紅院，那就是姜子牙釣魚願者上鈎，我們又沒跑到街上拉你的人，關你娘的屁事，你何不照照鏡子看看自己，既是強取豪奪，又要招搖撞騙，表面上你人模人樣，骨子裡黑透了心肝，王八蛋，你還被稱爲黑桃愛司，哼！老子今天就收拾你，兒！」

熊天剛的話甫落，一旁的勾通早等不及揮刀就砍，他一句話也不招呼。

熊天剛更在暴吼中，金刀猝然閃劈，出手一式九刀，他眞的卯足了勁轟上去了。

艾慈口中清脆地道：「厲害，兩個打一個。」

風聲勁急，脆裂的撞擊聲猶似來自蒼穹一般，就在艾慈身影暴彈中，他的利刀暴閃而出，刀背擋刀又劈，前揮後掃連成一道勁道十足的芒彩，生生逼退兩個強敵。

利那間，熊天剛半退又上。

勾通也發起野性來，豎起了大砍刀，直不楞的又送了上去，他還發狠的一聲叫：「躺下！」

艾慈就像個滑溜溜的魚，刹那間，以他那怪異絕倫，神鬼莫測的身法，連揮十招，橫躍九尺，人已到了勾通左側三尺地。

那樣子成了熊天剛追艾慈，而艾慈在追勾通的局面。

艾慈早拿定了主意。

這時候他沒法再敲銀子了，他要先把敵人放倒一個，這人就是勾通。

於是，他在閃擊中製造有利的機會。

當然，一個能製造出機會的人，也必能掌握局面，把握住那瞬間的機會。

艾慈不是初出道，他更不是剛剛上三官廟的土包子，這也是他多天來跟着勞克體驗出來的。

人在江湖上，隨時動刀槍，要過太平日子，回老家去過，江湖上可沒有太平日子，否則，大家都成江湖哥們了。

這是勞克告訴艾慈的，他還說，如果動上刀，你就要往「狠」字上琢磨。

艾慈此刻也發了狠，他根本不用去琢磨，趙老怪就告訴過他：「刀光劍影下，你不殺人人要你的命。」

艾慈的動作像幽靈，他的眞本事全出籠了。

勾通發覺艾慈鬼魂般附在他身側，一咬牙，大砍刀呼呼狂劈十八刀。

但就在他狂砍中，他又發覺自己處在艾慈與熊天剛中間，心中也吃一驚，他發覺正面站的熊天剛，舉着金刀無法砍。

黑桃愛司仍然如影隨形的閃掠在他身後面。

於是，他來一個亂刀砍，猛的回過身子來。

不料，艾慈正等着他回身轉，他一刀送入勾通左脅下，帶出一股子熱呼呼的鮮血來。

那鮮血往熊天剛的身上噴。

因爲勾通的身子還在旋。

熊天剛估不到艾慈會一刀插上勾通的腰，他也嚇了一跳。

他伸手去抹濺在身上的血，心中大驚，這血怎麼不是這小子的！

勾通一個跟蹌，張嘴哈着大氣，大跨步一手還拖着大砍刀，一手死抓住迎面的熊天剛，道：「叫……叫我兄弟們……爲我……報仇……」

熊天剛厲聲叫：「勾兄！勾兄！振作點！」

然而，勾通的笑臉全走了樣。

他的臉上也變了色，變得灰又黑。

只那麼一抖動，人已橫躺在地上。

熊天剛發了狠，他把一隻被勾通壓住的脚抽出來。

他破口大罵：「黑桃愛司呀！你就算今日能逃過熊大爺的一刀，你也休想躲得過石板坡勾家兄弟們的永無休止的追殺，你的日子難過了。」

艾慈叱道：「少說廢話，眼前小爺等着你出刀了，老小子。」

熊天剛看看地上流血的勾通，口中發出咯咯響。

他恨透了艾慈。

艾慈又說道：「老小子，你還等甚麼？培養殺人的情緒嗎？來吧，該是清一清咱們之間的陳年舊帳了。」

熊天剛大怒，道：「清你娘的皮，撞騙老子不少銀子，又殺了我的兒子，竟還大言不慚的清帳，老子有甚麼帳給你來清的？」

艾慈道：「你說的值得同情，因爲你忘了自己的身份與處境，也是可憐喲！」

熊天剛幾乎氣結了。

他不該如此生氣的。

面對如此強敵，更應該按捺住火氣。

人躁有禍，天躁有雨，這道理他都懂，他受的打擊也太大了。

熊天剛的繞腮鬍子直抖動，左手五指箕張，右手金刀閃閃，吼聲連連道：「你給老子說清楚，不然老子叫你小子不得好死。」

清一清喉嚨，艾慈輕鬆地道：「本來嘛，我是不會找上你熊當家的，一開始你一直吼叫着找我算帳，以你的身份，黑道上赫赫有名，而你今日處境，已至絕子絕孫，令人不解的，是你老兄應該封刀在家好好反省，去找個沒人地方抱頭痛哭以反省多年來造的孽，却不料你竟然死不悔改，還要在我面前大言不慚，你呀你！你眞是個壞東西。」

熊天剛氣得臉色泛青，劈頭一刀十二式，刀聲帶起「咻」聲相連，利時一片金光閃現，盡在艾慈的面前流閃。

艾慈大吼一聲，不退反進，利刀暴刺又撩，撩起一輪冷焰，那麼狂妄的捲向那片金光中。

立刻間，金鐵撞成一片，激起的便是大片繁星碎芒點點，便在大片星芒中，二人快不可言喻的交錯再過。

熊天剛的長衫後襬被一刀劈落。

艾慈的左臂在流血。

艾慈連看一眼也沒有，怒叱一聲，身形電掣般閃掠，利刀在空中盤旋如電，宛如河水倒掛，萬物懸空，刄芒迸濺，連綿不斷的罩向敵

人。

熊天剛宛如一頭狂虎般金刀使了個風雨不透，那麼高大的個子，全被一片金光包圍，果然關洛道上梟霸，武功了得。

就在那道巨網形的金光中，看去時聚時散，似具靈性一般追逐着翻騰在四周的青衫白芒。

人影時接時合，總會帶起一聲脆響與星芒，騰躍撲擊，撩起不休的衣袂飄風聲，逼使二人發出暴吼與叫罵。

這正是艾慈出道以來最艱巨的一戰。

如果這種陣仗叫他喊個價碼，總得個三十萬兩白銀，因爲這才眞的玩命。

纏鬥中，突聞熊天剛那撼五嶽震三江般的狂吼一聲，金刀刃芒凝聚在胸前兩尺寬的地方，刃刃相疊，刹時就是二十一刀，他的雙足下方似登萍渡水般左踏右踩，倏忽而上下，似是在等着蹈隙而入，一刀便要敵人開膛。

艾慈發覺面前盡是虛幻莫測的金刀刃芒，不由雙目怒視，胸氣凝聚，他的雙腿暴彈，身形奇幻疾閃，人已倒翻在高空。

猛然一聲大吼，艾慈的頭下足上，雙手併着利刀，直往下面那片金芒中穿去。

他的利刀指向熊天剛的頂門，他卯足了勁幹了。

一聲冷笑，熊天剛像收聚魚網一般，漫天的金芒合而爲一股巨大的冰柱，朝着頂上利刃迎去。

「咻！」

熊天剛的刀劈了個空，他立刻回刀殺。

然而艾慈那是誘招，當他自金芒中閃過的時候，他立刻在快要落地的刹那間擰腰晃肩，他已落在敵人的右後方。

熊天剛是殺場老將，大吃一驚之下，暴伸右足向左前方跨過去，準備先擺脫敵人附骨一擊，同時在他跨步的時候，金刀自下向後殺，一招兩式，連躲帶殺。

一聲刺耳又鑽心的冷笑，好像發自熊天剛的肩頭上，聽起來是那麼的近，那麼的懾人。

笑聲未已，二人的背對背，都發出一聲「噗！」

艾慈不即離開，他仍然貼着敵人的背站着，直到他聞見「噹」一聲，刀落地之聲，他才一頂一送拔出利刃。

艾慈用了一招「天龍弄雲」，他爲自己製造一次殺敵機會，敵人果然中計，他下重手一刀放倒了大魔頭。

這一回他不要銀子了！

他知道再也不會從這個一心要他命的魔頭身上弄到銀子，如果今日不殺他，眞是後患無窮了。

收起了利刀，艾慈發覺左臂在流血，有一條半尺長的血痕自破的衣袖上清晰可見。

勞克訕訕的走了過來，道：「如果你放不倒熊天剛，我老人家便要走遍天下，再去物色合夥人了。」

他看了一眼艾慈的傷處，又道：「偶而流些血，對你們這些年輕人來說，好處多多。」

幫着艾慈上藥，把傷口包紮好。

艾慈道：「咱們現在如何摸進飛龍堡？」

勞克看看天色，道：「小子，這一陣的砍殺也夠你受的了，何不先找個地方歇上一陣子。」

艾慈咬咬牙，道：「要歇也要等到飛龍堡出來再歇。」

勞克道：「你這是甚麼話，進去飛龍堡，說不定比你這一場還要用力氣。」

艾慈火來了，他堅決地道：「大叔，用不着爲小子操心，咱們如果不及時支援，萬一有變，如何是好？」

勞克一拍大腿，道：「好！你小子不怕死，我老人家還怕甚麼，走！我們折騰飛龍堡去。」

時已近午。

勞克領着艾慈沿着河邊走，河邊本無路，但走個人還是很容易。

二人摸近飛龍堡的後堡牆，二人貼着堡牆攀上去，牆有點兒潮濕溜滑，但二人都會壁虎功，這地方更難不倒紅心老克，他的爬牆功是一流的。

兩個人偏頭看過去，堡裡面的人可眞匆忙，也夠緊張，眞不知飛龍堡在楊剛與兩個大和尚進來後會發生些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拐過堡牆轉角，又往堡門方向走了一段路，眞幸運，堡牆上並沒有人，都去看守大門了。

從側面伏地看向那所巨大而豪華的大廳上，艾慈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勞克更不會相信自己所見，因爲事情的變化眞叫他大吃一驚而又莫名其妙。

艾慈低聲嘀咕道：「怪事！怪事！」

只見大廳中央，丁百年仍然據中而坐，他的面前擺着豐盛的酒席，圍坐在桌子四周的，除了飛龍堡的四大殺手與總管之外，就是楊剛與至善至仁三個人。

幾個人舉杯暢飲還在其次，最令他二人吃驚的是，那尊三尺高的羅漢像，就放在至仁身後的茶几上，光景至爲明顯，就等酒足飯飽之後，至仁三人就會捧着那尊三尺高的羅漢像打道汴梁城大相國寺去

了。

勞克像個洩了氣的皮球，一下伏在火熱的堡牆上，他兩肘杵地支着兩個腮幫子，露出了滿面的不相信。

艾慈小聲道：「勞大叔，這是甚麼名堂？」

「依你看？」

「有點兒『邪』門。」

突然，「飛天蜈蚣」丁百年一聲雄厚的哈哈笑，緊接着高聲道：「二位大師！楊總鏢頭！今日能得三位諒解，丁百年衷心感激，如今三位又將上路，最後再容丁某人敬三位一大杯，完了，丁某送三位登程。」

只見堡丁又爲各人斟滿一杯。

丁百年舉杯站起來，他高聲激昂地道：「乾！」

他先一飲而盡。

楊剛三人也仰面喝乾杯中酒。

丁百年哈哈大笑起來……

至仁已自懷中取出一條黃色布巾，轉身去包那座三尺高的羅漢像，口中高喧佛號……

勞克拉拉艾慈道：「咱們走。」

二人正要起身。

突然，幾聲粗壯的聲音自大廳中發出來，那聲音是悲憤的，也是無奈的。

「丁施主，你……」

「丁百年，你……好卑鄙！」

好一陣歡笑聲傳過來。

勞克看得直咬牙。

艾慈便要往下撲。

他二人清晰的看到楊剛三人推金山倒玉柱般的跌倒在大廳上面。

丁百年一陣狂笑，高聲吩咐：「拖到太子河荒林子裡，把坑挖得深一點，埋得踏實些，娘的，丁大爺到手的東西，也是你們這些渾帳東西一句話就想要去的！」

他又打開黃布包，摟着那三尺高的羅漢像，不停的撫摸着，就好像撫摸他那後廳心愛的寵姬一般。

堡牆上面的勞克看得眞切，只見大廳前面停了一輛馬車，四個堡丁七手八脚把楊剛三人抬擲到車上面，也不知那裡又過來兩個堡丁，手中已拿着挖土用具，縱身跳在馬車上。

大廳廊下，「黑蝙蝠」卜在冬高聲吩咐：「去四個人，坑要挖深，地面上弄平坦，別叫人看出破綻來。」

於是，連同趕車的，正好五個人，全擠上了車，趕車的一聲吆喝，那馬車向堡外馳去。

馬車出了飛龍堡，繞過了小山坡，轉而往河岸邊的一片林子裡進去。

那處荒林對艾慈來說相當的熟悉，因爲他就是在這個地方把他的白馬隱藏在林子裡。

＊　＊　＊

馬車馳入林子裡，直到無法再進去，才停下來。

趕車的人指着林深處，道：「往裡面去，先把坑挖好，再來抬人過去埋，我在車上守着。」

四個人一聽，各自扛起傢伙便往深處走。

四個人眞會選地方，那兒正是坡坳，附近還有幾座荒墓。

就在四個人汗流浹背挖得正起勁，馬車附近有了人的聲音：「娘的，拉屎也不安寧，是那個不長眼睛的在這兒鷄貓子喊叫的。」

趕車的一瞪眼，手中皮鞭猛一揮，道：「誰？」

樹後面，勞克晃蕩着走出來。

「你！你是誰？」

勞克哈哈笑，突然一縱身，到了趕車的面前，他那極端靈巧的拇食二指，一掃而從那人的喉管帶過。

「咯」一聲輕響，趕車的話也未吐出來，喉管已被弄斷，「彭」一聲便栽下車。

勞克不稍停，掀起布單看，不由「嘖嘖」兩聲叫，因爲楊剛三人被堡丁們擲上車的時候，三顆腦袋碰在一起，有的起包包，有的流血。

勞克聞聞楊剛的嘴，輕點頭：「正是着了道兒。」

他繞到河邊弄了一袋的水來，他兜頭一袋涼水洒在三顆腦袋上。

也就在三人一陣蠕動的時候，密林子裡，四個大漢已把坑挖好，附近有人開口了：「夠深了吧？」

四個人吃一驚，極目四下看，却又不見人影。

四個人全身不自在，正午時分眞的有鬼會出來。

又是一聲吃吃笑：「別怕！別怕！我在這兒哪！」

艾慈的雙腿正在樹上晃呀晃，他很自在。

那地方離開地面，約莫着有四丈高。

四個人仰頭吃一驚，其中一個丢下鋤頭，扭頭就跑，他不埋人了，他大叫：「大盜黑桃愛司，大伙兒快點逃！」

艾慈眞快，沒等那人跑出幾丈外，利刀已自那位仁兄的後背上切過。

餘下的三人一看，走也不是，逃也不能，便發一聲喊，舉着鋤頭打過來。

艾慈哈哈笑，道：「這才像個男子漢。」

話聲中，他的身形快得難以分辨得清楚虛實，就在他蝴蝶穿花也似的幾個閃騰穿梭游閃中，幾聲悶哼隨之而起，便把幾個挖坑的大漢放倒了。

艾慈竄到馬車邊，楊剛早已盤

坐起來，而至善與至仁兩個大和尚業已站在地面上，露出一臉的憤怒之色。

勞克向艾慈道：「都收拾乾淨了？」

「沒有一個會出氣的，全死翹翹了。」

勞克道：「扒下他們的衣衫，頭巾也取下來，咱們先僞裝起來，只要進入飛龍堡，憑五人之力，還怕他丁百年甚麼？」

「怎麼的，大叔也豁上了？」

「時辰到了就得豁上幹，小子，你快去剝下他們的衣服呀！」

艾慈又奔入密林中。

自從勞克與艾慈結成夥以後，勞克總是袖手一邊看熱鬧，眞正玩命的時候，勞克從不插手，他的武功究竟怎麼樣？艾慈還眞的摸不清。

好奇心令艾慈心中一喜，他要看看勞克的眞才實學到底比自己怎麼樣。

至善黑着一張大臉，道：「丁百年實在是可惡，竟然在我們的最後一杯酒中下了蒙汗藥，眞可恥。」

楊剛也站起來了。

他對勞克道：「我三人走入飛龍堡，丁百年尚不知我們來意，我當時就對他說，棗縣的八方鏢局關門了，乃是承你丁大堡主之賜，你中途攔我的鏢，犯了鏢行大忌。那丁百年只哈哈一笑，狀至輕鬆得不得了，又等到二位大師把來意說明白，姓丁的先是一震，然後又滿臉怒容，但旋即又呵呵笑，當即吩咐擺酒，他說的眞好聽，他要一方面爲攔鏢之事道個歉，另一方面要把那尊三尺高的羅漢像歸還大相國寺，於是筵席就在他的大廳上開了，好一陣子，大家只談江湖中事，他也提你二位，他開口還大罵，定要剝你們的皮，再也想不到，他竟然會在最後一杯酒中動手腳。」

勞克笑笑道：「丁百年自視甚高，他怎麼會平白的把東西送給你們？這叫宴無好宴，酒無好酒。」

艾慈抱着一堆衣衫奔了回來，也眞巧，正好是五套，兩個大和尚各選兩件大衫褲穿起來，還挽上了頭巾，相視着一聲苦笑。

於是，艾慈與楊剛二人坐在車轅後面，車裡面坐了三個人，韁繩一抖，那車子便馳出了荒林外，也馳在飛龍堡的大道。

車子回程繞上山坡，這處的半扇大堡門，早被一個大漢翹起屁股推開來。

艾慈一聲吆喝，揮鞭打在馬背上，那馬兒一聲嘶叫便衝進了飛龍堡。

開門的堡丁看見了，但他剛剛要叫，馬車已衝到飛龍堡的大廳前。

馬車上躍下五個人，各人把外罩的衣衫脫下來。

至仁看得眞切，三尺羅漢像正在大廳的條桌上，他暴吼一聲：「丁百年，你好無恥啊！」

「黑蝙蝠」卜在冬已發覺不對勁，怎麼馬車會停在大廳外，他忽然認淸是黑桃愛司來了，驚怒交加的破口罵：「你小子趕來送死呀！」

他的聲音宏亮，帶着示警意味。

丁百年一看灰影迎面撲來，猛地一掠身，牆上的劍拔了出來。

於是，飛龍堡內的警鐘梆子齊鳴，也不知從那裡走出來四五十個黑衣大漢，俱都揮刀吶喊，圍向前面大廳。

飛龍堡四大高手，賀天鵬、于上雲、白中虹、宮雄，加上總管卜在冬，各持兵刃衝了上來。

那至善與至仁兩位大師，各取下項上掛的大銅珠子，合力撲向丁百年，三人就在大廳上打了起來。

只見大廳上劍氣如虹，鋼珠閃耀，不時發出連串脆響與喝叱聲，端的氣漩激盪，刃芒窒人，此起彼落，呼喝有致，殺得天昏地暗，難分難解。

艾慈的身法有如一頭狂豹，彈跳飛旋，出刀如電光一現，威力十足，逼得合力圍殺他的賀天鵬、于上雲二人哇哇大叫。

楊剛力戰白中虹與宮雄二人，楊剛人稱「金刀太歲」，手上一把金臂刀不比熊天剛的小，招招揮洒出片片霞光，白中虹的青鋼劍與宮雄的砍刀，早被一片金芒阻於刃芒之外，看來楊剛攻多守少，全然不把二人放在心上。」

勞克笑嘻嘻的迎向大傷初癒的「黑蝙蝠」卜在冬。

卜在冬還有着篤定的感覺，因爲江湖上傳言，俠盜神偷，焦孟不離，因爲神偷也有失手時，所以勞克當年拖住趙光斗，如今又拉住黑桃愛司當保鏢，爲的是替他擋追兵，只因爲他的對手沒有一個是省油燈。

卜在冬認爲勞克的本事有，但一定平常，眼下裡這麼一兜上，且看這老小子往那兒跑呀！

他心中想着，手上的大刀猛一緊，靈蛇般快捷的一口氣劈出十八刀，交織的光芒宛如烈陽照上了蜘蛛網一樣，只見刃芒移動，直往勞克的頭上罩過去。

勞克是空空妙手，如今仍然兩手空空，面對卜在冬那鋒利的大刀，卻突然撫掌笑道：「大總管存心要我老人家老命嘛！」

話聲猶在，身如幽靈，閃晃移挪，快逾飛矢般閃入敵人的刀光之中，看上去他好像要挨刀，那知道……

就在這節骨眼上，卜在冬與勞克幾乎撞個大滿懷，那把暴伸在外的大刀，一時間成了卜在冬的累贅。

勞克的身法怪異，大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還向卜在冬扮個鬼臉，一錯而過，好像只那麼碰了一下，發出一聲「咯！」

卜在冬再也握不緊他的大刀，一條右臂脫了臼，蹬蹬蹬退了十幾步，還是幾個堡丁扶住他，才沒有撞到台階上。

勞克嘻嘻一聲笑，青衫一甩身，身如陀螺般越過大廳前廊上六個人的刀刃下，直撲上大廳。

此刻，大廳上正打得十分慘烈，至仁至善二人身上在淌血，丁百年也是披頭散髮，右腮幫上青一塊，口中也在流着血，但他手中的劍，仍然靈如蛇般，攻守之間沒有絲毫的錯亂感覺。

至仁至善二人雙手抓緊唸珠，都想鎖住敵人的劍，但卻無法得逞而迭遇險招。

艾慈發覺勞克奔入大廳中，他發覺勞克也不簡單，那身法他就沒見過，難道……

勞克捲入了大廳上，他立刻奔近三尺高的羅漢像，還好，丁百年未把它安放在條桌的機關上。

換句話說，那些都是可看而不可動的寶物。

勞克一把抱住羅漢像，兩個縱彈便到了大廳外，等到丁百年發現了，勞克已像個蒼鷹般越過許多黑衣漢的頭頂上，他一連三個空心觔斗，剎時登在廂房頂。

「殺！」

不少黑衣漢往廂房上擲矛刀，但勞克對飛龍堡地勢熟，一晃身就不見了。

丁百年一見又失了寶，他大聲吼：「住手！」

他身形連連閃，早已站在大廳一邊，咬牙切齒道：「大和尚，你們的目的已達，還在飛龍堡幹甚麼？難不成再要我丁百年擺筵送行？」

楊剛以刀指着丁百年，道：「丁百年，八方鏢局因你這魔頭而關門，這筆帳咱們如何算法？」

丁百年夜梟般的一長笑，罵道：「八方鏢局關門，關我丁百年屁事，要找人興師問罪，該向押鏢的去找！」

他一掄手，又道：「如果你不服氣，丁百年在此隨時候教！」

艾慈却嘆口氣，道：「娘的，今天做了一次賠本生意，砍砍打打到現在，肚皮也餓了，一毛也撈不到，猴舐蒜罐子，我是怎麼舐也不是滋味。」

他擺擺手又搖搖頭，又道：「走吧！各位，主人下了逐客令，我們還死皮賴臉的站在這兒幹甚麼？」

他正要回身走，突聞丁百年罵道：「黑桃愛司，你他娘的好好給我活着，也回去告訴那老偷兒，今天你們攪我丁百年的，就等老夫取你二人的狗命了。」

艾慈笑嘻嘻地道：「我偉大的丁大堡主，如果下次咱們再遇上，愛司我千祈大堡主能帶銀票，因爲銀票才會使我動慈悲之心。」

丁百年氣得罵也罵不出口。

楊剛已對至仁至善二人大師道：「咱們走。」

突然，丁百年厲聲道：「黑桃愛司，勾通和熊天剛他們的人在那裡？」

看來他還眞的在關心他二人的生死。

但誰都明白，他只關心他自己。

艾慈一聲笑，道：「呵呵！我偉大的丁堡主，別向我打聽任何消息，只有花銀子你方能知道你所想知道的。」

丁百年當然十分的想知道，因爲熊天剛如果完蛋了，對他而言，就是後「福」無窮的了。

但此刻他怎麼能掏銀票！

然而，不出銀子艾慈是不會明言的。

他在細細的忖思着。

突然，他怒聲狂罵道：「滾！滾！滾你娘遠遠的，滾得越遠越好，我不想再看到你這個小王八蛋。」

艾慈呵呵地笑了起來，說道：「丁大堡主，你要有風度呀，生意不成仁義在，留待下回再買賣呀！」

四個人大步的走出了飛龍堡。

在他們的身後面，丁百年氣得在大廳上劈哩叭啦的摔東西。

* * *

艾慈四人走出了飛龍堡，又看到了不少的黑衣人在走動着，那是丁百年所派出來的探子。

四個人走進了悅來客棧。

一問之下，勞克竟然未回來。

艾慈笑笑道：「二位大師放寬心，我勞大叔十分的愛財，但取之有道，我這就領三位去個好地方。」

至仁至善當即致謝不迭。

由馬廐拉出馬來，四人跨馬馳出了赤陽城，來到了三道灣的柳樹下，正發現小三在叨拾着酒菜。

小三一見四人到，立刻笑出聲音來。

勞克聞聲從小船艙裡爬了出來，笑嘻嘻地道：「今日一戰，能有這種成績，也算差強人意了。」

他雙手把羅漢像送到了至仁的手上，又道：「物歸原主，但願有一天老夫在大相國寺看到此寶。」

兩位大師面容激動，表情至誠。

只見至仁顫巍巍的接過羅漢像，連聲致謝道：「施主仁義俠風，大相國寺永爲二位施主開方便之門，隨時歡迎二位俠駕光臨。」

艾慈道：「二位大師應該打開包袱驗證一下。」

至仁大師莊重地道：「勞施主奇人也，如果貧僧打開，是對你施主大侮辱，貧僧再愚也不施爲。」

於是，五人哈哈一聲笑。

楊剛領着至善至仁立刻上道，他們在馬上坐定，至仁對勞克、艾慈道：「兩位施主，那對龍珠上並沒有甚麼絕世武功，二位施主莫上當了。」

三騎撥馬而去。

勞克轉身指着艾慈的鼻尖，說道：「天底下也只有你這個小子不信任我老人家，別人是不會的，哼！」

艾慈笑了笑，道：「有道是貨物要當面點清，過後才不會有瓜葛，我也是全爲大叔着想呀！」

兩個人呵呵大笑起來。

艾慈笑着笑着，貼近勞克的耳畔，低聲道：「飛龍堡中你老使出那招『八步遊魂』絕技，小子我開了眼界了。」

勞克嘿然一聲笑，道：「甚麼八步遊魂，只不過妙手絕技中的障眼步法，我老人家那會甚麼八步遊魂九步遊魂，你白講。」

二人吃着小三燒的菜，還喝着一罈女兒紅。

突然，勞克直拿眼睛看着艾慈。

「咦！我沒戴花，看我幹甚麼？」

「你若喜歡戴花，吃完了上路。」

「去那兒？」

「到寶山城呀，你小子難道不想王家兩位大姑娘？」

「哈！小子正不知如何啟齒？」

也不知道勞克在那裡弄的大包袱，他擲給了艾慈，說道：「打開來看一看，合適不合適？」

艾慈有點兒迷惘。

艾慈匆匆打開包袱，他不由一陣心酸，眨着充滿淚水的眼，道：「大叔，你這是急着送我入洞房呀！我才……才不到十六整……」

勞克嘴兒撇了撇，道：「非是老夫立馬造橋，迫不及待，你小子十六又怎樣？我還見過十二歲入洞房的小新郎，山那邊有個女娃兒，不滿十歲就當新娘。」

艾慈道：「你黑白講。」

勞克笑笑道：「其實我老人家掏腰包爲你張羅這新郎裝，還不是叫你早日找兩個管家婆，替你生幾個娃兒外，也可以替你去照顧那些可憐的一羣娃，一舉兩得，何樂不爲？對不？」

艾慈驚愣地道：「大叔，你是怎麼知道的？」

勞克的指頭戟在艾慈的面門上，呵呵笑道：「與你共遊江湖滿一載，若是連你想幹甚麼也不知道，我老頭子不成了笨猪。」

艾慈聽了高興極了。

他急急的把衣物包了起來，拉着勞克道：「大叔，男方人丁單薄，小子只靠你去撐腰充場面了。」

勞克的袖子一甩，鼻子一抽，冷哼道：「就算我去，也是看在王家姑娘的份上，憑你啊……」

其實都一樣，反正勞克與艾慈二人又僕僕風塵的跨馬在官道上了。

* * *

馳出了赤陽地界，遙望着綿延不斷的大山，艾慈突然覺得錦繡河山在向他微笑，草木在向他點點頭，而那一棵棵的大樹彷彿也爲艾慈喝采一般閃閃的，而使得精神抖擻，神采飛揚，幾乎使他對景高歌。

也許，上天有意再捉弄一次艾慈吧，也許這也是他洋洋自得的過了頭。

人若得意而忘形，是會遭天忌的。

雖然老天沒叫艾慈「樂極生悲」，但也替他製造個「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聞雷聲」的不愉快。

就在繞上了寶山城的官道上的時候，遙望向山坡的那棵大樹，他曾在這兒喝過解渴的涼茶。

這時候不見樹下有老太婆在賣涼茶，却見坡的另一面，五六個騎馬的押着三輛囚車，隆咚咚的馳過來，光景還眞像官府押解犯人模樣。

勞克先是一怔，自語：「這是甚麼玩意？」

艾慈雙腿猛一挺，他站着身子往那面看。

片刻，全都來了。

囚車上三個「犯人」，全都是滿面的血，披頭散髮的，模樣兒可還眞是悽慘。

六騎馬上，囚車前三騎，清一色的短褂，白巾包頭，腰纏白色帶子，好像在戴孝似的。

這些人背上砍刀，精神飽滿，殺氣騰騰，威風凜凜，那氣勢可眞嚇人。

囚車後面也是三騎，雖然服色不一，但個個虎背熊腰，虎目暴睜，好似要噬人似的一副威猛樣。

這其中一人的臉皮刮得淨光，腰上插着包鐵三節棍，可不正是平鄉崔家堡的總管老爺「鐵拳」尉遲明。

這眞是冤家路窄，一下子又碰在一起了。

尉遲明早已指着迎面而來的艾慈，大聲地吼叫道：「就是那個小子，黑桃愛司小子就是他。」

尉遲明一聲吼，艾慈才看清三個囚車上坐的竟然是王家父女三個人，他一時間既驚又怒，心中火燒一般。

勞克也看清楚了，他更是火大了。

他大聲罵道：「奶奶個熊，欺軟怕硬不是？小子呀，狠着幹！」

他叫艾慈宰活人了。

他當先往囚車附近晃去。

囚車前面三個提刀的大漢沉聲道：「找死！」

「找死」二字才出口，勞克已迎着砍刀撲過去，他的手法眞細膩，第一把砍刀剛劈到，他的手已扶在那人的刀背上，白手捲一半，便橫掌切在那人的手腕上。

「卡！」

那人狂叫一聲，手臂成了累贅，再也提不起來了，跟着一頭栽了下去。

隨後而來的兩個，却被艾慈迎個正着，他可不客氣了，利刀一閃，兩個人立刻痛苦的在地上滾。

適時的，艾慈橫擋在尉遲明三人面前，「咻」的掄着手中的利刀在冷笑。

尉遲明知道艾慈厲害，握緊三節棍戒備着，不敢隨便衝上來。

迎面一個赤紅血口大鬍子，戟指艾慈道：「小狗操的，你就是黑桃愛司呀！」

當着小倩父女，艾慈照樣回罵，道：「不錯，小爺我就是大小通吃的黑桃愛司，也是你的小祖宗。」

却聞得另一短鬚烱眼的的怒漢嘿然一聲道：「奶奶的，有膽識，關洛道上起陰風，你可知爺們的字號。」

艾慈冷笑道：「管你娘的甚麼字號？」

他又戟指尉遲明，吼道：「老小子，你敢把小爺的話不當一回事，你們未放倒我黑桃愛司，竟敢找上寶山城，今天你們再多的銀子，也買不到你們的命，小爺要你們知道，銀子也有買不到命的時候。」

兩個怒漢捧腹笑了起來。

那血盆大口怒漢邊笑邊叫道：「關洛道上『血面太歲』的字號可不是用紙糊的，就憑你小子？」

黃面怒漢道：「我平鄉崔家堡與你小子何仇何怨，你竟出如此毒手，害死了我家老四，今天合該你撞到我『陰司判官』手裡，小子，你認了吧！」

勞克已匆忙的把王家父女三人放出囚車外。

三個人眞悽慘，遍體鱗傷，急急的閃在路邊矮樹下，那王小倩與王小雯已抱着王掌櫃痛哭起來。

這年頭，女的長得漂亮也會倒楣，說不定就成了禍水，也許是紅顏薄命吧！

這時候王掌櫃的心中就在想，我女兒要是臉上少個鼻子耳朵甚麼的，那裡會惹出這種是非來。

勞克越看越窩囊，這次是來辦喜事的，偏偏遇上平鄉崔家堡這羣老王八蛋，還眞氣得他老人家紅鼻子一陣猛抽動，狠狠的踢了地上三個翻滾大漢幾脚。

就在這時候，「血面太歲」崔成虎暴吼一聲：「上！」

就見一對虎爪配合着「陰司判官」崔成虎的一支判官筆，衝着艾慈直攻而上，只要看他二人飛離馬鞍的那種氣勢，就知道他們的武功比他們兩個弟弟崔志虎與崔騰虎，要高明的多多。

艾慈冷笑一聲，雙脚猛彈，連着就是三個空心觔斗，落在三丈外。

不等崔氏撲近身，已似發瘋般，利刀聚成一股冷熖，「咻」地一聲，直向迎面的虎爪與判官筆撞去。

一邊的尉遲明高聲道：「二位堡主小心了。」

艾慈不只是憤怒崔的兄弟折磨王家父女，他更要在王家姐妹前露臉。

他要她姐妹倆親眼看到爲她姐妹報仇雪恨。

就在爪與筆的狂飆，撞擊之聲爆發出來了。

艾慈有如神助一般，發出撼岳的威力而技藝驚魔的飛旋着身子，那利刀便迸濺出成束冷芒，宛似行雲流水般穿梭在三件兵器的夾擊中，兀自攻多守少。

他把趙光斗傳授他的壓箱底「刀譜」，完全用了出你來。

而且，幾乎是淋漓盡致。

利刀明指向前，忽然又彈向側刺，隨之又向後劈，幾乎難以捉摸出他的刀法的走式而令人高深莫測。

就在這緊要關頭，一旁的尉遲明抖然揮出三節棍，劈頭蓋面的砸向中間的艾慈。

樹下的王氏姐妹吃一驚，失聲大叫起來。

艾慈的利刀猛一捲，突然來個一鶴衝天，只見他半空中利刀奮力下指，人已在尉遲明頭上掠過。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花牡丹割下忽必亮的一隻耳朵，欲以它向七王府脅逼放錢如土不遂，白鳳仙救不了錢如土心急如焚回到窰洞，商量結果派花牡丹去通知來如風，而白鳳仙却又和義子白爾壯上路去七王府救錢如土。七王府巷口，白爾壯又遇到上次幫過他的好心和尚。和尚指點他救人定要身穿牛皮墊防暗箭，並叫白爾壯定要去五台山找他，乃因他與佛有緣……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 去 病・文
可 飛・圖

寒夜屠龍

救醒小王說眞相　持其親筆呈王妃

這人正是忽必月，他看準了來人會自此處上房而遁，他早已與方管事二人守在此地方！

方管事吃驚，道：「不是她，那個娃兒未來。」

白鳳仙尖叱一聲：「殺！」

那是一招野戰八方，逼得忽必月與方管事紛紛疾閃，而白爾壯隨之也上來了。

十分明顯的，不但白鳳仙的胸前與背上帶着利箭，白爾壯的背至少有五支箭，但他二人仍然上了房，而且白爾壯抖手射出他的毒針，「卡」聲中，忽必月曾吃過虧，慌忙往外閃避，而方管事一聲叫：「噢！」

方管事的手捂住面門與胸前，骨碌碌的便往房下滾去，隨之傳來「轟」聲，想是摔得慘。

等到忽必月轉過身來，那裏還有人在？

忽必月全身不自在，他自言自語：「媽巴子的王八羔子，活見鬼了！」

遠處傳來忽必日的聲音，道：「兄弟，都被射死了嗎？摔下來的是誰？」

忽必月道：「是方管事！」

這時火把已燃，一批人便也圍過來了，只見忽必日走到囚屋前，重重的道：「至少犯人沒救走，哼，他們會再來的，他們不會死心的！」

忽必月道：「那女子怎麼變了，變成個比厲鬼還可怕的醜魔女！」

錢如土在屋內大叫大嚷：「混帳王八蛋，敢說我的鳳仙是鬼呀！」

方管事又被人抬回前面去了，那忽必月冷冷道：「個老王八蛋，皮又癢了不是！」

申屠仁忙對錢如土道：「老爺子，少罵兩句，換來一頓毒打是划不來的呀！」

錢如土嘆道：「哎呀，虎落平陽被犬欺呀，操他娘！」

* * *

白鳳仙與白爾壯母子二人逃得快，太原府不能留，立刻直奔城外往陽曲而去。

就在二人逃出七王府的時候，倒是把個大和尚淨雲大師嚇得一怔。

淨雲大師暗中看得清楚，他可不是為了二人未被箭射倒而吃驚，因為這主意還是由他出的！

淨雲大師是發現那個女的才發楞，尤其是女的那種醜惡的一張面孔，更令他吃驚，江湖上會有這樣的女子嗎？怎麼過去多年從未聽過？

淨雲大師抱着滿腹的懷疑，喃喃的道：「這年輕人會是這女子的

甚麼人？」

淨雲大師一旦想到了白爾壯，他忍不住的笑了。

* * *

白鳳仙就笑不出來，白鳳仙幾乎是完全失望了，她不但沒救出她的阿土，甚至那忽必日接到他小弟的一隻耳朵以後，還把耳朵藏起來，光景是不欲人知了。

忽必日的這動作十分明顯，他根本就不打算要他的兄弟活命了。

白鳳仙幾乎氣結：「這可惡的韃子，氣死我了。」

跟在後面的白爾壯道：「乾娘，咱們的下一步怎麼辦？一隻耳朵他們無動於衷呀！」

白鳳仙道：「那就砍下他一條手臂送去七王府，看他們要不要放人。」

白爾壯道：「萬一他們橫下心腸殺了錢伯他們，咱們豈不又上當了？」

白鳳仙道：「他們敢殺了我的阿土，看我不大白天的殺進七王府，我的什麼手段也使出來，死便死在一起吧，與我的阿土死在一起，我了無遺憾。」

白爾壯道：「乾娘，我們回去以後再商量吧！」

白鳳仙忽的向白爾壯道：「阿壯，倒是那個大和尚，有機會得謝謝他了，若非他叫咱們衣下穿起護身牛皮盾，咱母子二人只怕早已重傷了。」

白爾壯道：「是的，娘，我中了七支箭，娘身上也有五支，全是要害地方呀！」

「所以得找個機會我要見見他，當面向人家致謝。」

她一頓，又道：「乾娘一生從不欠人情，不背人情包袱的。」

白爾壯道：「咱們拿什麼謝人家？出家人不貪財呀！」

白鳳仙道：「那也不一定，常言道得妙，出家人不貪財越多越好。」

白爾壯是不想再見到淨雲大師的，因為淨雲大師一心想拉他去出家當和尚。

半晌，白爾壯道：「這和尚幫了咱們，只不過他是有企圖的。」

「什麼企圖？」

「他一心拉我出家當和尚。」

白鳳仙立刻站定，道：「是嗎？」

白爾壯道：「大和尚說我有佛緣呀，只是……」

「只是什麼？」

白爾壯道：「只是我是不想當和尚的，多乏味呀，整天的阿彌陀佛！」

白鳳仙緩緩的走着，她也帶着些許悲哀的道：「阿壯呀，其實當年我在遭到自己的毒反撲上臉與手而變得如此奇醜之時，也曾起過出家的念頭，唉！」

她嘆了一口氣，半晌又道：「我曾下決心找尼庵，只是想想怕人家不收留我，但又經過仔細思量，我便也改變主意了，我找一處無人到的地方隱居，十幾年後我在終南山中撿拾到你，你才只兩歲大小吧，我抱你來到汾水崖上的土窰洞，至今已二十年了吧！」

白爾壯這才想到原來乾娘當年幾乎出家，但那是她，她遭了不幸才想到出家，我沒有，我的日子一片光明在前面，我快樂的正加勁去追求幸福，加勁要娶到花牡丹，我才不會出家當和尚。

他忍不住的開口道：「我才不會當和尚的，再是不幸，我也要侍候乾娘一輩子。」

白鳳仙聽得也感動，就見白爾壯「絲」的一聲扯破自己的衣襟，他把他的衣襟抖了幾下，道：「乾娘，妳用這塊衣襟遮在臉上，咱們也好在大路上走。」

白鳳仙已忘了自己臉上缺少了面紗罩面，她的面紗是被忽必月一把扯掉的。

白爾壯的衣襟雖然不如面紗般自然，但也比之醜面露在外被人恥笑好多了。

這母子二人行路忙，直往陽曲東面的汾水土崖方向奔回去了。

白鳳仙眞的在打算砍下忽必亮的一條手臂了。

* * *

「鬧江鼠」張千已經來到洪洞縣城兩天了，他每日盡在這小縣城的南北東西這兩條大街上溜躂，只是未發現他要找的人在什麼地方。

張千急壞了，他幾乎要挨家挨戶去打探了。

最令張千感到困難的，乃是他並不認識來如風，而來如風的名號在黑白道上十分響亮，這種名人物的朋友少，敵人多，而張千是不會也不敢胸前掛個牌子，上書他要找來如風的，他不想替來如風挨刀子。

「鬧江鼠」張千也不認識來如聲與別小堪幾個年輕人，人都不認識，他一時急得似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是好，因為太原府出了大事情，錢老、花姑娘，還有他的四個好兄弟正等着他來找救兵呢！

* * *

走進一家小飯館中，「鬧江鼠」張千正無精打彩的要了一碗酒，無心喝酒的看着大街上。

他是目不轉睛的看着大街上每一個走動的人，而且心中還在咒罵着：「他奶奶的，你們這麼多人裡面就沒有一人叫來如風的呀，操！」

他甚至往口中扒着麵仍然看着

大街，一副食而不知其味的樣子。

一碗麵他快要吃完了……忽然小飯館中嘻嘻哈哈的走出一批人來。

初時張千未留意，但當這幾個人到了店門口，他才一瞪眼。

張千也有他的驚訝，只是他見這幾個人不是韃子，當先就站了起來。

張千拔腿往店外走，有個伙計大聲叫：「喂，好小子啊，你吃霸王餐呀！」

那年頭日子不好混，天下大亂在南方，北方餓死不少人，吃霸王餐的人多吶，有人就見過搶街了。

什麼叫搶街，那是荒年流傳的話。

有人拿着窩窩頭在街上啃，忽被人自他的身後搶了去，被搶的人立刻追上去，那搶犯立刻衝着手中的窩窩頭抹鼻涕。

那黃澄澄的鼻涕流在窩窩頭上面，誰也別想吃了，氣得人出拳打過去，搶犯不躲閃，任別人打他，當然啦，打得輕他笑了，打得重了他爬在地上要賴不起來，大叫：「打死人了！」弄不好被搶的人還得破財消災吶！

也因此不少被搶的人自認倒楣罵上幾句也算了。

罵人是不會有傷害的，被罵的人還得意的哈哈笑，舉着搶到手的窩窩頭，他把鼻涕當牛油，一口口的便吃下肚子去了。

* * *

此刻，張千被人叫他是吃霸王餐的人，自然也引得不少人圍來看，而張千已站在一批人的面前了。

「朋友，你吃了霸王餐呀？」

「我找來如風。」

雙方答話成了驢頭馬嘴了。

雖說是驢頭不對馬嘴，雖然是兩個伙計帶管帳的上前抓住張千要揍人，然而有個瘦而健的三十多歲漢子却攔住兩個伙計了。

那人取一塊碎銀子塞在伙計手上，道：「夠了嗎？」

伙計正惡狠狠的看着張千，見有了銀子他點點頭。

張千心中有了底，這才衝着管帳先生與兩個伙計一瞪眼，叱吼道：「瞎了眼的狗兒，張大爺是吃霸王餐的呀，操！」

那瘦漢子笑笑，道：「別理他們了。」

不料張千沉叱：「把銀子還人家，張大爺有的是銀子，娘的！」

他自袋中摸，袋中裝了各種銀子，最大的是五兩重，他挑最大的取在手，再吼：「還人家，我口袋幾十兩全是一個樣的，快去找來。」

管帳先生看得發了楞，兩個伙計也瞪眼，當然，那瘦漢也哈哈笑起來了。

* * *

伙計三人往店中走，當然是找回銀子了，張千却又問：「喂，你們認識來如風嗎？」

瘦漢指着鼻尖，道：「我就是。」

張千上下仔細看，然後再看另外五個年輕的，道：「不用說，花姑娘是你們一夥的了。」

五個年輕的立刻圍上來了，不錯，這五人正是來如聲、別小堪、伍不銀、風流丹與齊向前。

來如風看看張千，想了半天才問道：「你老兄有點面善，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咱們是太行……」

他的話未完，來如風已接口道：「太行五鼠，是不是？」

張千一怔點頭，道：「好記性！」

來如風一笑，道：「必是錢老找你們五兄弟助拳了。」

「是咱們兄弟光榮。」

來如風道：「咱們雖未見過面，五位的大名我聽過，不期在此相遇，太好了。」

張千道：「不好了。」

他臉皮一緊看左右，道：「快，等我取了銀子，咱們邊走邊說。」

來如聲可急了：「喂，先生呀，我問你，花姑娘如今是怎麼樣了？」

張千笑指來如聲，道：「原來你是她的好朋友呀！」

「快說，她好嗎？」

「差一點完蛋……」他還不知花牡丹已被白爾壯救出來了。

嚄，五個年輕的咆哮了。

「奶奶的，誰敢欺侮她呀，找他算帳去！」

張千道：「聽了你們就知道。」

來如風不開口，他很注意這張千，無他，眞怕上他的當往牢籠鑽。

來如聲又急問：「快說呀！」

別小堪也急了，他沉聲道：「先生，你可要實話實說呀，操！」

張千似是火了，道：「操什麼？你操，他操，我還操吶，小兄弟呀，別操了，操來操去一團糟，只一聽，你去操石頭吧，還操吶。」

別小堪道：「你就快說呀！」

張千道：「就在這大街邊？韃子那麼多。」

他回頭，伙計已把他的銀子多的送回來了，那伙計還直打躬：「對不起，誤會了。」

張千道：「回去對管帳先生說，賺了銀子要看牢，這年頭賊可多如過江鯽呀！」

伙計一笑道：「小本生意，沒什麼好偸的。」

他吃吃笑的回去了。

* * *

張千手一讓道：「快跟我去太原。」

來如風頭一甩，意思是叫大伙跟他一起去，來如聲幾人當然一同行。

這張千走出洪洞才開口道：「咱們立刻上太原，他奶奶的，咱們抓住了忽必亮，操他娘的，反被他們抓去咱們六個人，如今怕六個人受大罪了。」

來如風大吃一驚的道：「錢老他……」

「同花姑娘一起被抓去七王府了。」

來如風咬牙在挫，他重重的道：「奶奶的，敢在老虎屁門放炮仗呀！」

來如聲急得問道：「會砍頭的呀！」

張千道：「我還有四位老兄也被抓，我大哥申屠仁最是尊敬老前輩，得了錢老的暗記便帶着我們趕了去，一切全由錢老的安排，原本是打算弄來忽必亮那小子，可以換他個十萬兩銀子，然後由錢老花姑娘二位押了前去南邊與來大俠會面，也可以風光風光，誰知道他娘的會遇上個楞頭青忽必日與忽必月兄弟，帶來大隊人馬來個大包圍，咱們被大批弓箭手圍住，一個也別想逃。」

來如風道：「你怎麼逃出的？」

張千道：「我是分派在水中，我的水下功夫還可以，江湖朋友送我外號叫『鬧江鼠』，我才由水下溜出來，還是錢老大聲喊，我才知道你們在洪洞。」

幾個人似發了瘋般往西北方趕路，在路上，張千這才仔細的把所有經過說了一遍。

除了來如風不吭一聲外，來如聲五個年輕人跳起脚來罵不休，他們邊走邊仔細的問，一問再問，每一樣事張千已說過五七遍了。

* * *

從洪洞到陽曲，走路一共兩百里地，如今來如風幾人走着路，便原來來如聲幾人騎的馬也送了人去南方了。

南方如今起義兵，韃子們叫造反，別管是義兵或造反，反正是打起伏來了。

打伏最需馬匹，他們幾人便也跟着走回來了。

來如聲幾人原是想加入義軍的，但來如風不同意，來如風說得對，還有更重要的事等他們去辦吶。

當然，來如風趕回來為的是要與錢老會合，然後為南方的義軍出力氣。

他們回北方出力量，那當然是為義軍弄些銀子應應急，打伏這玩意兒是要花銀子的。

* * *

就快走到陽曲了，來如風突然對幾人道：「走了一天半，我一路在打算，我看這麼辦，先去會一會那位叫白鳳仙的女人去。」

他頓了一下，又道：「娘的，我怎麼從未聽錢老說過他還有這麼一段羅曼史呀！」

張千道：「便是我大你十來歲，也未曾聽過咱們這一行的前輩認識過白前輩。」

來如風道：「所以咱們還是先去會見一下，再聽聽他們母子怎麼說。」

來如聲急了，道：「大哥，先救人要緊呀！」

來如風道：「不差兩個時辰。」

他們邊走邊說着，忽聽張千一聲叫：「嗨！」

大家順他的手望去，嚄，有個姑娘下山來，扭呀扭的走得快，甩着髮辮直奔來。

還是來如聲的眼最尖，大叫一聲：「牡丹！」

看吧，他老弟跑得眞歡暢，一邊跑，一邊叫：「我的牡丹來了，我的牡丹吶，妳可好。」

遠處高坡上，那女的也回應：「阿聲哥，阿聲哥呀，天爺呀，見你們回來了，我就不用再去找你們了。」

兩個人相對跑，刹那間抱住了。

抱就抱吧，他二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兩張嘴巴連接上，你又啃我又咬，旁若無人發了燒，只差未往地上躺，那才叫熱鬧。

「你們這是幹什麼？」來如風冷言一句。

花牡丹一瞪眼，道：「來叔，你也來啦，你不開口我還眞的未瞧見。」

來如風叱道：「少來，我知道你二人很要好，可別忘了正經事。」

「哇」的一聲，花牡丹哭了，女人變臉像變天，一時笑，一時哭，男人只有傻了眼。

來如風未傻眼，他問道：「妳是怎麼逃出來了？」

花牡丹道：「想是張叔把前一段告訴來叔了。」

她和別小堪四人均稱來如風為來叔，這是因為他們自小叫慣了，雖是來如聲與來如風均是來家村堂兄弟，也沒有改過口。

來如風道：「所以我問妳這兩天的變化呀！」

花牡丹先拭去淚水，然後便把被囚的一切經過詳細的對來如風說

了一遍，她甚至也把忽必月把她弄在床上的一幕也說出來了。

嚄，她不說還有笑，這麼一說可不得了，看吧，幾個年輕的，加上一個張千，一個個破口指天罵。

張千大罵：「奶奶的，把我四位好哥們拿去餵狗呀，操他先人祖奶奶！」

來如聲咒罵道：「娘的，什麼樣的忽必月，他膽敢剝光妳的衣褲呀！」

齊向前道：「走，咱們燒了七王府。」

別小堪吼道：「我把他一家大小都殺光。」

風流丹與伍不銀不吭氣，但二人氣得臉焦黃，只聽二人咬牙似嚼乾豆，便知二人多麼的生氣。

只有來如風不開口，他對着遠處土坡看了看，便對來如聲幾人道：「別吼了，咱們先去土窰。」

花牡丹指着五里外的汾河邊，道：「在那兒，我爲來叔帶路。」

幾個人却仍是邊走邊罵，光景要找人拚命了。

* * *

轉過兩座土坡，又到了那土坡下的小道末端，草叢中的雞公車仍在，那正是來如聲幾人運忽必亮的交通工具。

登上土坡，花牡丹道：「來叔，別笑白前輩，白前輩過了痛苦幾十年，所幸錢老愛她始終如一，她這才甘爲錢老拚命的。」

來如風道：「我怎麼會笑她，我尊敬還來不及吶！」

「那就叫我放心了。」

花牡丹又看向來如聲，她心中在嘀咕，只有一件事情難以叫她放心，白爾壯擺明了要與來如聲互別瞄頭，各憑本事爭取花牡丹了……怎麼辦？

花牡丹難開口，於是她悶不出聲了。

就快走到土窰下，忽聽有女人叱聲道：「閃開，打從昨日起，我想了一夜，咱們還是砍下他的左臂送去七王府，看他們放不放人。」

「不，娘，要等花牡丹回來，就這一兩天了，她說了，要救錢老，只有那個叫來如風的人。」

「來如風能嗎？我的阿土快殘廢了。」

只這幾句話，花牡丹已大叫道：「白前輩，妳看看是誰來了！」

土窰門口忽的跳出男女二人，女的手上提着一把泛着光的長劍。

是的，白鳳仙要砍下忽必亮的一條手臂了。

白爾壯也怔住了，因爲大情敵來如聲也來了，雖然來如聲還不知道他已成了白爾壯的情敵。

來如聲拉着花牡丹的手，自從二人見了面，來如聲便一直拉着花牡丹。

來如聲傻不里脊的還向白爾壯揚揚手：「嗨！」

白爾壯回以冷笑，而且還向花牡丹笑。

來如聲上前一躬到地，道：「聽牡丹說，白兄冒死救出我的牡丹，在下打心眼裡說一聲謝謝。」

白爾壯道：「她都告訴你了？」

「是呀！」

「包括她被四根繩子拴在床上？」

「是呀，說得很仔細。」

白爾壯怔了一下，拉過來如聲，低聲問：「她在床上是赤裸得一絲不掛呀！」

「她也說了。」

「我全看到了吔。」

來如聲呵呵一笑，道：「在那種情況之下，誰也免不了會看到的，白兄，你千萬別擱在心裡，我不會有半點怪你的意思，反倒敬你是君子。」

白爾壯道：「你不嫌她……」

來如聲道：「嫌她什麼？我們自小一起長大，我愛還來不及呀！」

白爾壯道：「你不卑棄她了？」

「哈哈……」來如聲道：「她不卑棄我已經好了。」

白爾壯的意思全被來如聲聽左了，想到正面來而忽略了話的反面。

白爾壯是想來如聲知道他已看了花牡丹的身子，那麼他就應大方的把花牡丹推給他白爾壯的，不料這來如聲却是一個勁的死愛着花牡丹，於是，他無奈了。

* * *

來如風隨着走入土窰中，他一眼便發覺地上呆坐的正是忽必亮，而忽必亮傻得可憐，差一點一條左臂又完蛋了。

但忽必亮已成呆，他不知來了來如風。

要知七老王在時，這來如風也算是七王府的座上客，如今七老王與他的一批心腹死在老爺嶺，誰會知道也有來如風一份，更且七老王死在來如風之手呢？

只要沒有活的，來如風就敢大搖大擺的再去七王府。

看着地上的忽必亮，來如風對白鳳仙道：「白家嬸子，聽說妳與我那老拍檔幾十年的情人了？」

「不錯，細算也有三十五年八個月十三天了。」

「嚄，妳眞好記性呀！」

「當然，一個人一生只記這麼一件事，當然記得清楚。」

來如風的臉皮一緊，豎起大拇指道：「好，那麼我也告訴白家嬸子，我與錢老爺合作少說也有十七八年之久，我只知他煩時猛灌黃

湯，可從未找過女人，嚄，原來他的心中早已有了個妳呀！」

白鳳仙一聽，大感安慰的忍不住道：「我的阿土啊，眞苦了你了。」

來如風道：「是苦，一個人心中擱着一件心事不說出來，當然苦。」

白鳳仙道：「來如風，你打算如何救出我的阿土呀！」

來如風指指忽必亮，道：「把他救過來，我先問一問他再決定。」

白鳳仙立刻取出一包藥粉，拌了碗清水灌在忽必亮的口中，道：「他馬上就會清醒。」

大伙一邊站着瞧，個個也忿怒的要出手。

果然不久那忽必亮尖嗥一聲，道：「疼死我也！」

他伸手去捂住耳根，四下一看，忍不住大叫：「好一羣奸徒呀！」

別小堪就要打上去，却被來如風喝住了。

「不可以，他乃小王爺，你們如此對待，已經夠他受的了，看我薄面，大家忍一忍。」

忽必亮抬頭看看來如風，道：「你……你是來大俠？我父王的朋友呀？」

「哈……難爲你還記得一個草莽漢。」

他看看四週，又道：「聽了他們把小王爺抓來，我立刻趕來了，所幸他們也還給我些面子，沒有剁下你的一條右手臂。」

忽必亮立刻想着幾天前被弄來此地之事，立刻求告來如風道：「來大俠救我！」

來如風道：「當然，你不會再受傷害了，只不過我可要對你仔細說，你那兩個兄長實在不把你放在心上，他們希望你死。」

忽必亮吃驚道：「怎麼說？」

來如風便把忽必日接到耳朵不予理會的事說了一遍，氣得忽必亮大怒，道：「太過份了，他爲什麼不向老王妃報告？誠心不救我了。」

來如聲道：「差一點害了我的牡丹，你小子……」

來如風道：「如果告訴老王妃呢？」

忽必亮道：「我娘必會叫他放人交換。」

來如聲道：「得，由我冒死去一趟，小王爺，你總得爲我寫個証明吧！」

忽必亮道：「那就快取筆來吧！」

別看這是土窑，白鳳仙還是爲白爾壯平日裡教他識些字，惡補一番，所以這兒不缺乏文房四寶。

那忽必亮低頭撕下袍角，就着光亮寫起來。

他寫的是：

「哎呀我的王妃娘，我才是娘肚裡一塊肉，娘如還要兒，那就答應快放人，放得早了兒命在，放得晚了難相逢，千萬呀！千萬……」

下面還有落款：「兒：三小王阿亮」

忽必亮寫完站不起來，雙手舉向來如風。

來如風取在手，他用口吹着未乾的字，臉含微笑的把它摺起來，小心翼翼的塞在懷中。

他低下身子對忽必亮道：「小王爺，如果一切順利，不久我便送你回去，切記安心在此等着。」

忽必亮道：「我不會逃的，我這樣子慘呀！」

安慰的拍拍忽必亮，來如風道：「我去了，你安啦！」

大伙見來如風眞的去七王府，都爲他捏一把汗。

隨之大伙走出窑洞，白鳳仙重重的道：「如果再不放人，來如風，你就別怪我老婆子不給你面子了。」

來如風道：「老嬸子，我會盡力的。」

他故意提高聲音，又道：「我來如風與七老王有過交情，我是聽了七老王死於老爺嶺才匆匆趕來，竟然被我發現你們把小王爺擒來，這……是造反呀，你們……我未回來以前，你們小心侍候小王爺，不能再虐待了。」

說完，他匆匆的走了。

白鳳仙冷冷道：「他能嗎？我就不信。」

只有他說話，來如聲幾人是不多口的，因爲土窑中有個剛清醒了的忽必亮。

* * *

白鳳仙站在忽必亮的面前，青銅劍指着忽必亮的鼻尖，叱道：「小王八蛋，你給老娘聽清楚了。」說着，她「咻」的一聲摘下面紗，露出猙獰的醜面孔，嚇得忽必亮身子一側，道：「妳……厲……鬼……」

白鳳仙齜出一口白牙，那模樣實在不搭配，反而增加她的怪樣了。

如果不是面孔爛又焦黑，那一口白牙便更增添她無限的嫵媚了。

白鳳仙咬着牙，沉聲道：「七王府如果不放掉我阿土，你小子死定了。」

忽必亮目光一黯連連的點頭，眞的怕這醜婆子下手砍了他的手臂。

* * *

來如風親自出馬了，當然，他也先把計劃安排之後才走的。

來如風相信七老王府絕對無人認

出他才是狙殺七老王的眞正兇手，所以他才會大膽的趕來太原城了。

就快到太原南城門了，來如風有無限的感慨，想着這才不過多久的事呀，他在此與花子幫幫主席美姬的交往，原本是愉快的，不料南方有了反抗軍，爲了整個花子幫，席美姬只好去了南方。

天下事不插手還好，一旦沾上手，想立刻撒手不管，那就太難了。

這事便獨行天涯的來如風也捲進去了。

來如風爲了替反抗軍籌銀子，他把住在深山中的幾個精幹年輕人找來了，他們可以說是吃來如風與錢如土二人的血汗長大的。

如今，經過七老王的一場陰謀，一心要除掉江湖中厲害的幾個梟雄，到後來幾乎是個同歸於盡。

有了這些驚天地泣鬼神的往事，如今的來如風當然有着無限的感慨了！

* * *

太原北大街上仍然十分的熱鬧，鐘鼓齊鳴之外，各種不同的腔調在誦經，雖然熱鬧，但遠處觀看的人已比幾天以前少多了，因爲人們都看膩了，至多再看看老王爺的出殯場面就夠了。

這日是老王爺的第幾個「七日」人們已不知道了，七王府門外的幾十個韃子好像剛換完班準備回去歇着了，就在這時候，忽見一人提着一包奠儀鮮果走來了。

這人就快走到七王府大門了，兩個韃子迎上來。

「帖子！」

來如風點點頭，雙手把一籃生果送上去，道：「有勞駕二位了。」

兩人看那果籃上寫的是「晚輩老友來如風」

這兩個韃子好像聽過這名字，其中一人道：「你閣下就是來如風？」

「不錯！」

「你……打什麼地方來？」

來如風道：「重要的是在下聽了老王噩耗便匆匆的趕來了，一場交情，在下非來不可。」

他說得自然，說得有理，兩個韃子點點頭。

又是那人道：「你候着，我進去通報。」

來如風自懷中摸，他拿出兩錠銀子分別塞在兩個韃子手中，低聲道：「最好是老王妃知道，因爲在下只見過老王妃。」

那韃子木然的接過銀子塞起來，道：「曉得！」

他匆匆的奔入七王府中去了。

好長一段時間才見這人走出來，他對來如風道：「你可以進去了，只不過我爲銀子而告訴你，王爺與二王爺都在佛堂侍候着老王妃，你多小心。」

一笑，來如風大步往七王府中走去。

來如風曾到過這兒的，房舍迴廊，過道花園，假山幾處，還有小橋流水，當然，他更知道七王府中畜養有惡犬。

韃子在牧羊走馬之外，狗是少不了的。

* * *

來如風進門只一看，天呀，府內花圈輓聯掛得密密痲痲的，廊上廊下帶祭場，祭台就有六七座，又是鼓又是鈸又是鑼，連帶着還放他幾聲三眼子衝天炮！

還有那和尚道士尼姑喇嘛大伙比賽看看誰的聲音最好聽，何人寶相最莊嚴。

就在吵人的叮鈴噹郎聲中，來如風匆匆的轉入第二道院，第三道院，第四道院過了走側圓門，那兒乃是七王老妃的佛堂了。

別看是在七王府中，仍然可以看出警戒之森嚴來，五步一個崗，三步一個哨，人人的手上是彎刀，這是在明處，暗中還不知埋伏多少吶！

來如風看出空氣有些凝住了。

就快走到佛堂那面了，只見八個黑衣大漢分兩邊站，這些人來如風曾相識，七王府中的武士們。

他知道七王府有兩批武士，一批是老王身邊的，如今都隨老王死在老爺嶺上，另一批是小王子們挑選的，好像有十幾個之多。

只不過來如風不把這些放在心上，他大搖大擺的走過來，而且未到門口先把兩手舉起來。

爲甚麼要舉雙手，那是叫人搜他的身，怕他帶刀來行刺嘛！

來如風是甚麼人物，他早就衡情量勢把他的那套傢伙藏起來了！

兩個武士搜他的身，佛堂門口閃出個大漢來，一身的孝衣在身，只一瞧，來如風開口：「王爺，來如風聞聲而來，帶着無限的悲哀，只想對老王妃說聲內心的話，不敢多打擾！」

那孝衣大漢正是忽必日，忽必月也閃過來了！

忽必日冷冷的道：「你沒死在老爺嶺？」

來如風道：「在下與老王相交一場，怎好覬覦老王爺的東西，在下雖出身綠林，義道不敢忘，恩情不可拋，屎香屁臭還分得清，所以我沒參與他們一夥，我回了洛陽城！」

忽必月道：「你去洛陽了？」

「不錯，洛陽附近的來家村！」

忽必日與忽必月對望一眼，二人身子一側，那意思是要來如風進去了。

來如風側身而入，緊走三大步，單膝就跪在老王妃的面前了。

他哭，沒有淚也大哭，那些淚是那兒來的？他想到了錢如土才落下淚的。

但他仍然感動了老王妃：「起來，起來，你是老王的朋友，我見過你的！」

來如風站起來，他指天罵地道：「甚麼人對老王下的毒手，查出來告訴我來如風，我饒不了那畜牲！」

罵自己不算罵，天下沒有一個人罵自己，天下只有罵別人的人，所以他罵自己等於在騙騙人。

老王妃看看來如風，道：「還查甚麼呀，雙方人都死絕了，到那裡去查兇手？」

來如風一拳打在掌心，道：「可是，我叫他們別打老王寶物的主意，差一點同他們翻臉，哼！」

對面站着兩個陰毒的王子，他們雙目在噴火，因爲他二人才不相信來如風的鬼話。

來如風不是來爲自己辯白的，他有甚麼好辯的，人是他殺的呀！

來如風臉帶着十分尷尬的道：「在下來，主要的是爲老王的歸天而祭禱，另外還有一件事，必須在老王妃的面前才能代爲轉交，因爲……」

他看看兩個王子，發覺他二人臉上好難看，但來如風卻不在意的又道：「老王妃呀，在下遇上一件悲慘的事，若非被我發現得早，只怕小王爺的一條手臂也一起的帶來了！」

老王妃一聽全身一震。

忽必日沉聲道：「來如風，這些天我母受累過度，她是經不起打擊的，走，咱們外面說去！」

忽必月也接道：「有甚麼大不了的，出去再說！」

來如風道：「大事，人命關天的大事，在下與老王爺一場交情，不能在老王有生之年助他一臂，已是有愧在心，如今又遇上他的三子被人要下刀砍他的手臂，你二位說，我來如風管是不管？」

一篇有道理的話，兩個王子怔住了！

於是，老王妃道：「你看到小兒阿亮了？」

「是的，老王妃！」

「他還好端端的活着？」

「活是活的，只是被人削下一隻耳朵送來了。」

老王妃大驚，道：「我怎麼不知道呀，天爺！」

她再指向忽必日，道：「說，你們知道嗎？」

忽必日恨透了來如風，但在老王妃面前，他還是低頭了！

「娘，是因爲王府在家祭中，爲了娘的身子，這事由孩兒正在處理中！」

老王妃恨聲道：「你小弟被人殺了我還不知呀！」

忽必日道：「咱們也捉了他們幾人在後院！」

來如風便自袖中把藏的一片衣襟拉出來了，那是忽必亮寫的！

來如風雙手往老王妃呈上去，他還低着頭，當他發覺忽必日忿怒的雙目看向門口，便知道那幾個武士要挨駡了，因爲他們未曾把這破襟搜出來！

來如風十分技巧的舉着雙手，那破襟藏在袖管內，誰會猜得到，摸得出來了。

當然，似這種心眼之細微，也只有來如風才想得出來，做得也無懈可擊。

老王妃接過那塊破襟，立刻便認出正是忽必亮的衣服，「對的，這是亮兒的衣襟呀！」

來如風道：「上面寫了字的，老王妃呀，是小王爺的親筆字，只一看便明白了！」

老王妃已展開來，口中悲慘的唸道：

「哎呀我的王妃娘，孩兒阿亮被擄這多天，一隻耳朵削去要換人，至今沒回音！

哎呀我的王妃娘，我可是娘肚裡一塊肉，娘還要兒，那就答應快放人，放得早了兒命在，放得晚了難相逢，千萬呀！千萬！」

老王妃唸不去了，落款也省了，她戟指忽必日怒叱道：「這等於兄弟相殘呀，你這畜牲，我要廢了你！」

忽必日立刻跪地，忽必月道：「誰叫你不聽我的，我說救人要緊嘛，你不聽！」

忽必日知道這阿月二弟在投石下井，恨得直咬牙！

他對老王妃道：「娘，妳老不知道那批人多可惡，他們擄去阿亮，打算敲咱們十萬兩白銀，妳老想一想，他們三番兩次進入王府弄金磚銀子，趁咱們王府無人呀，我關了他們幾個人，放心吧，他們不敢殺阿亮的！」

老王妃聽了也點頭，她也火這批人來弄銀子，應當加 以懲罰！

來如風道：「若非我及時遇上，小王爺的一條手臂就被他們砍下來了。」

老王妃道：「是呀，那應該如何辦？」

她看看手上的破袍襟，又道：「來大俠，你有甚麼辦法沒有？」

來如風道：「答應他們條件，先把人救回來！」

「然後呢？」

「我帶王府的人去捉他們！」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康少峯與羣豪攻打幽冥教，遇到一道壕塹無法逾越。幽冥教教主楊威早備有各路暗樁，將羣豪中兩支分隊打傷打敗。趙峯父女悔恨當年錯投楊威門下，其女趙婉君雖是楊威髮妻，如今父女共同協助康少峯，恨不得取下楊威首級，怎奈楊威武功蓋世，他捉住趙婉君並割下她一臂以此威逼羣豪撤退……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　谷

爲護秘籙跌壕溝　險遭蛇噬倖獲救

可不是說着玩，當眞衝出去，

康少峯急忙攔阻道：「老莊主別衝動，姓楊的本來就不是人，是個畜牲，你這樣對趙女俠有害無益。」

趙峯老淚滂沱道：「不瞞你康少俠，老夫父女隨你返回魔教之時，就沒存生還之心，只要能狠狠的教訓他一頓，就於願已足，少俠千萬別爲了小女有所顧忌，儘管放手去幹，我們父女死不足惜！」

楊威嘿嘿冷笑道：「想死很容易，把事情說清楚，本教主可以賞你們一個痛快，否則，現在就挖一隻眼珠子給你開開眼界。」

食指一彎，按在趙婉君眉下，隨時都可能出手行兇。

康少峯勃然大怒道：「住手！銀圖玉符之事與他們父女無關，休得蓄意誣陷，藉詞行兇！」

幽冥秀士虎目暴睜道：「你怎知不是趙家父女所爲？」

「本掌門當然有足夠的理由。」

「聽你的口氣，似乎知曉盜寶之人是誰？」

「可以這樣說。」

「他把銀圖玉符交給你了？」

「你說對啦。」

「幾時給你的？藏放何處？」

「無可奉告。」

「那麼，是誰？」

「是奪魂三使！是無影二鬼，是玉面郎君楊明，也是你幽冥秀士楊威。」

「臭小子，我問你到底是那一個？少在本教主面前耍花槍。」

「會告訴你的，但不是現在。」

「說，甚麼時候？」

「等你快斷氣之時。」

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毒閻王傅平大發雷霆道：「媽的，好狂的雛兒，再胡說八道傅爺爺就送你上西天！」

七節連環軟鞭在地上猛一抽，激起陣陣黃塵，態度倨傲，神采飛揚，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

嗚！嗚！這是康少峯的殘琴呼嘯聲，猛然暴進五尺，出言挑戰道：「姓傅的，別虛張聲勢，有種就陪本掌門走幾招！」

方待揚琴發招，趙峯及時插言道：「少俠不可大意，此人功力深厚，在教中地位極高，楊威一向對他另眼看待，手中一條七節軟鞭不知毀了多少英雄好漢，當年龍虎門的慘變，傅平乃主謀之一，與楊賊裡迎外合……」

一語未畢，毒閻王傅平的長鞭已「呼啦啦」的掃過來，打斷黑虎莊主的未盡之言。

趙峯的一席話，等於火上加油，康少峯怒冲冲地道：「好啊，毀滅龍虎門的外賊原來是你，本掌門正要找你，今天不殺你從此不談復仇二字！」

右琴橫掃直劈，左掌剛猛強勁，連攻三琴三掌。

殘琴三絕與降龍伏虎三絕招，乃獨步武林的絕學，傅平自然識貨，絲毫也不敢大意，全力迎戰，奇招迭出，長鞭彷若百蛇舞空，一霎時兩條人影便籠罩在鞭山琴影之中。

打得快，停得也快，硬拚十合後，乍然鞭琴相撞，雙掌接實，彼此一觸即分。

毒閻王傅平的七節連環軟鞭變成六節，衣襟少了一片，袖子斷了半隻，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對康少峯的驚人絕技詫異不已。

康少峯則神色依舊，卓立如山，顯然技高一籌，略勝半分。

雙方勝負分明，令吸血鬼王、傅仲、傅宏頗感意外，看得目瞪口呆。

楊威却反應全無，正目注狹谷那邊，臉色凝重，側耳傾聽，看樣子一定是聽到甚麼足以令他驚心動魄的聲音，不然，絕不會形諸於色。

趙婉君斷腕之後，人已昏迷不醒，此刻正當將醒未醒之際。

康少峯冷冷的掃了毒閻王傅平一眼，道：「哼，我道你眞有甚麼了不起的眞才實學，原來也不過爾爾。」

氣壞了一旁的追魂手傅仲，驀然一躍而出，粗聲大氣道：「媽的，娃兒胎毛未退，乳臭未乾，竟敢口出狂言，接你家二爺的三劍試試。」

「分花拂柳」、「百蛇吐信」、「萬紫千紅」、三劍連環出手，分心猛刺。

傅仲出言粗鄙，小峯殺機陡生，殘琴一掄，嗚嗚之聲大作，放着自身安危不顧，一招「琴音貫頂」，猛砸傅仲的腦袋。

追魂手劍術精絕，攻的又是康少峯的致命要害，睹狀原式不變，決心硬拚到底。

二人各不相讓，形成一個拚命的局面。

生死勝負之間，全由速度來決定。

誰先攻到，誰就得勝。

慢到的一方，不死也會重傷。

由於動作太快，雙方的人都插不上手。

說時遲，那時快，突聞傅仲發出一聲慘叫。

接見冒起一股血箭，人也當場栽倒下去。

復見夜空中銀虹閃爍，追魂手的寶劍已經脫手飛到半空中，一條血淋淋的斷臂就在傅仲倒地之處不遠。

原來康少峯捨命相搏，藝高人膽大，速度快得驚人，就在傅仲的劍鋒眼看就要得手的那一瞬間，殘琴已至追魂手頭頂，傅仲大駭，忙向左閃，小峯殘琴斜肩砍下，正巧將他的一條右臂卸下。

置之死地而後生，攻擊是最好的防禦，信哉斯言。

康少峯一招得手，全場皆驚，正欲追上去結果掉傅仲的性命，猛聽幽冥教主楊威大叫一聲：「看打！」

看打當然是打暗器，羣豪一陣慌亂，卻不料楊威打出來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將趙婉君全力擲出，當大家發現想要搶救時，已經落在壕溝裡去了。

趙峯退後一看，女兒的軀體全被鐵樁穿透，藍汪汪的刀尖露出體外三寸多，全身鮮血淋漓，慘不忍睹。

毒蛇久未飼食，競相爭噬，何消片刻工夫，便被咬得面目全非，魂歸離恨天。

一切是非功過，恩仇愛恨，亦隨之煙消雲散。

白髮人送黑髮人，黑虎莊主趙峯情何以堪，陡覺一陣黑暗舖天蓋地而來，仰面栽下去。

不！沒有倒下，被九州羅漢及時扶住，好言安慰。

追魂手傅仲好硬的骨頭，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兒，閉住右肩穴道，忽又挺身站了起來。

楊威頗爲激賞，趨前致意道：「傅老二，你我相處二十年，今天才曉得傅兄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本教主以你爲榮。」

追魂手傅仲受寵若驚道：「那裡，過獎了，是教主教導有方。」

「好說，你捨身斷臂，足證忠心不二，偷盜寶物者絕非傅兄所爲。」

「屬下斗膽也不敢幹這種背叛教主的事。」

「好，本教主賞你一顆靈藥，一可解毒，再則療傷，半刻之內便可復元如初。」

「謝教主宏恩！」

伸手接過靈藥，吞入腹中。

楊威橫掃全場一眼，對身旁的三使、吸血鬼王道：「本教主剛才接獲把守狹谷之人的信號，說是已有人硬闖進來，咱們應以最快的動作將眼前這羣傢伙解決掉，然後再……」

話說一半，鐵掌趙峯殺氣騰騰地衝了上來，如瘋似狂道：「楊威！你好狠心，婉兒死了，我老人家也不想活啦，要拉你墊棺材底！」

康少峯一把沒拉住他，已衝至楊威面前，打算拚命。

吸血鬼王臉一沉，喝道：「老匹夫，你這把歲數等於白活啦，簡直不知天高地厚，我家教主想殺

你，易如探囊取物，識相的乖乖的滾回黑虎莊去養老吧，若再裝瘋撒野，我家教主饒你，本王也不饒你！」

趙峯滿腦子的血仇血債，那裡聽得進去，劈面猛攻一掌。

吸血鬼王不禁大怒，白骨劍挽起一縷白茫茫的寒氣，分心就刺。

幽冥秀士忽道：「別理他，這個糟老頭早已服下本教主的穿腸毒藥，兩天之內必會毒發而亡，何不做個順水人情，讓他自生自滅，咱們應集中全力對付其他的人。」

吸血鬼王不敢抗命，撤劍後退。趙峯聞言有如焦雷擊頂，暗中運氣一試，果覺體內有異，心說：「惡棍之言不虛，我可能眞的已經誤服了他的穿腸毒藥，好在兩天的時間不算多，也不算少，臨死之前還可以做很多事。」

如此一想，心情反而開朗不少，忽見圍在外面的幽冥教徒一陣騷動，有一名身穿勁裝的大漢越衆而前，來至楊威面前，一臉惶悚道：「啟稟教主，大事不好啦……」

楊威氣憤憤地截口道：「混蛋！甚麼事情値得你這樣失魂落魄，天塌下來還有本教主扛着，怕甚麼！」

勁裝大漢的話還是有些顫抖，「教主有所不知，血女師徒主僕硬闖進來了，小的們抵擋不住，特來請教主聖裁。」

血女二字一出口，宛若晴天霹靂，全場皆驚。

主要是因爲血女過去的那一段血淋淋的歷史，武林中人記憶猶新，餘悸猶存，如在此時前來攪局，必會天下大亂。

因爲，她憎恨所有的武林人物，根本不分黑白善惡。

楊威追問道：「血女現在何處？」

勁裝大漢道：「小的來時已通過樹林，這時可能已離此不遠，教主最好早作準備，萬一被她闖到這裡來，這一大片基業恐將難保，甚至連性命也……」

這小子心膽俱裂，語無倫次，無形中助長了血女的氣焰，楊威覺得有失顏面，揚手一掌，打得他原地轉了好幾個圈兒，光火道：「住口，幽冥教獨霸武林，五虎嶺更如虎穴龍潭，幾時怕過誰來，休在此給本教主丟人現眼，快滾回去傳下本教主令諭，各路人馬必須死守，如有臨陣退却者，一律斬首示衆！」

「是！是！是！」

勁裝大漢那還敢再放半個屁，掉頭就走。

可是，楊威却突然改變主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猛劈一掌。

可憐那勁裝大漢連慘叫一聲都來不及，便五臟碎裂，七竅流血而亡。

而傳達令諭的任務，則交由另一人去辦。

殺了一個勁裝大漢，嚇呆了在場所有的人，既驚他的多疑善變，技深若海，復爲他的心狠手辣，毒如蛇蠍不寒而慄。

幽冥教主楊威嘴硬心虛，言不由衷，實則血女的突然出現，內心亦頗惶恐，眼前强敵壓境，已感不易對付，如果血女師徒再橫插一手，則勝負之局便很難預料。

思緒一轉，頓生速戰速決之心，當下一揮手，吸血鬼王、奪魂三使以及百名高手，陡地向前推進了一丈五六，齊將功力運足，打算以快刀斬亂蔴的手法將羣豪解決掉。

康少峯的想法與楊威不謀而合，血女的出現，情勢必然生變，憑添無窮困擾，給諸俠丟了一個眼色，率衆疾迎而上。

雙方在相距三丈許至處，不約而同的停下來。

山雨欲來，如箭在弦，惡戰一觸即發。

楊威忽然發出一長串嘿嘿陰笑，笑聲尖銳刺耳，比哭還難聽。

吸血鬼王很清楚，這是他開始大屠殺前的徵兆。

不是嗎，楊威笑聲一止，便邁步向前行去。

奪魂三使、吸血鬼王等人亦步亦趨，緊隨左右。

小峯知道決戰的時刻已到，牙關緊咬，也率衆上前。

雙方越走越近！

情勢越來越險！

惡鬥就要展開！

死亡即將降臨！

＊　＊　＊

驀然，颼！颼！颼三聲響，從半空中彷若天兵天將般射來三條人影。

血女的名頭太大，人人聞名喪膽，都以爲是血女師徒主僕來了，不等人影落地，亦未看清來人面貌，便紛紛倉皇後退丈許。

只有兩個人仍卓立原地未動。

一個是龍虎門的掌門人康少峯。

一個是幽冥教主幽冥秀士楊威。

來的人身手乾淨俐落，輕飄飄地落在康少峯身旁。

不是血女師徒主僕。

而是鬼谷谷主母女師徒。

康少峯喜出望外，欣然色動道：「啊，是師娘，好極啦，小峯還一直躭心怕你們進不了狹谷。」

楊威目光如電，投注在左慧姑背在背上的鐵箱上，同時揮揮手，吸血鬼王等人又衝了上來。

羣豪見是鬼谷谷主，吃下一顆定心丸，也回到原來的位置。

鬼谷谷主不待小峯追問，便直截了當的說道：「說來慚愧，師娘自認功力不弱，幾次硬闖，却未能闖進狹谷，幸好血女師徒及時前來湊熱鬧，無形中幫了大忙，這才得以順利闖入，冷面人魔夏宏光他們……」

他們怎麼樣？還沒有來得及說清楚，忽覺有一股排山勁氣硬撞過來，楊威和毒閻王傅平聯手合擊一人，一口氣連攻十二掌。

十二招快攻，好似山崩海嘯，一波波的掌浪綿綿不絕，康少峯、鬼谷谷主等人猝然受襲，應變不及，被迫後退數步。

這一來，正好上了楊威的惡當，只見他身形疾轉，快如電閃電奔，單挑左慧姑，猛攻不休。

鬼谷谷主看得一呆，知楊威志在女兒身後銀圖，忙挺身而上，發掌馳援。

詎料，甫進半步，便被吸血鬼王截住，白骨劍陰氣森森，逼得他寸步難進。

毒閻王傅平、鬼見愁傅宏的動作更快，早與諸俠幹上了。

楊威之言不假，追魂手傅仲服下靈藥之後，果然功力很快便恢復，也加入鬥圈。

上百名教中高手已一湧而入，有的出手助戰，有的將羣豪團團包圍起來。

包圍圈越縮越小，築起重重人牆，單單把左慧姑一人逼到圈外去，獨力迎戰幽冥教主楊威。

左慧姑那是楊威的對手，交手未及十合便敗象畢露，窮於應付，眼看生死俄頃，危如燃眉。

而鬼谷谷主、神州一奇、病叟龍雲、九州羅漢、武當一塵、鐵掌趙峯、玉笛金童，莊宗毅、康少峯等諸俠，則被吸血鬼王、奪魂三使以及數十名幽冥教高手所困，動彈不得，空有一肚子的焦灼，無奈對方人多勢衆，攻勢又極猛銳兇狠，都無法脫身。

康少峯沒料到幽冥教的人動作會如此快速，而且進退井然有序，顯然事先已有週密計劃，爲之駭異不已。

突聞左慧姑驚叫一聲，被楊威擊中一掌，踉踉蹌蹌的退了三四步，滿臉驚惶。

伊人一聲嬌呼，康少峯心驚肉跳，猛可間發出一聲獅子吼，猛攻三琴，逼退傅平、傅宏，以一式「旱地拔葱」騰空而起。

奪魂三使、吸血鬼王本待截擊，被鬼谷谷主等人凌厲的攻勢阻住。

殘琴變成風火輪，康少峯連環出手，逢人就殺，在幽冥教高手的一陣慘叫聲中，卒告殺出一條血路，突圍而出。

楊威怒溢雙眉道：「兒子，你這是自己找死，想和她結伴西歸，同闖鬼門關，攜手奈何橋，本教主就成全你們做一對地獄鴛鴦吧！」

康少峯以牙還牙道：「放屁，誰是你兒子，本掌門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呼！呼！呼！楊威老謀深算，處處詭計多端，趁小峯說話不留神，振臂連攻三掌。

招一遞滿，忽又來了一個大迴旋，轉身疾扣左慧姑的右腕。

楊威潛修銀圖秘籙上的功力時間已久，成就極高，就連死神左玄也認爲他這位師弟乃天縱奇才，三招快攻，非同不可，康少峯甫落地面，身形不穩，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被逼向後退了好幾步。

左慧姑本非楊威之敵，適才一陣纏鬥就已險象環生，楊威再度施出聲東擊西之計，慧姑反擊無效，閃避不及，冷不防被他將右腕扣在手中。

楊威志在銀圖秘籙，一招得手，乘勝行事，另一隻手已觸及鐵箱。

變生倉卒，事態嚴重，鬼谷谷主等人嚇得魂飛魄散。

奈何奪魂三使、吸血鬼王率衆死纏不放，分身乏術。

康少峯殘琴一掄，嗚嗚之聲大作，一閃身，已衝至楊威面前，瞪着眼珠子吼道：「姓楊的，你敢動她一根毫毛，本掌門就砸爛你的腦袋！」

殘琴高舉過頂，遙對着楊威的頭，隨時都會出手進招。

左慧姑沒有惶恐，一臉堅毅，咬着銀牙道：「峯弟，別管我，放手去幹！」

幽冥秀士腕上加力，沉聲喝道：「站住！你敢再進一寸，本教主就要她的命！」

二人近在咫尺，楊威絲毫不敢大意，忙將抓鐵箱的右手撤回，嚴加戒備。

同時，强拉着左慧姑，向一旁移動，藉以擴大空間，以策安全。

孰料，左慧姑却似落地生根，任憑楊威死拉活拖，寧可斷腕被殺也不肯移動半寸。

這一着很高明，令楊威左右爲難，如果憤而殺掉左慧姑，康少峯必會趁機下手，偶一不愼，說不定就會把老命賠進去。

這種買賣楊威不幹，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朝身後大樓招招手，立有四名藍衣中年電奔而出。

康少峯心裡雪亮，深知幽冥教臥虎藏龍，高手如雲，這四人一到，必會死纏不放，將自己和慧姑隔開，情急之下將心一橫，陡地暴

進五尺，揚琴照準楊威扣拿左慧姑的左手砸下去，道：「你有種就別鬆手，小俠我願以慧姐的一隻手換你的一條臂，你敢不敢？」

這一招不但快，而且狠，好似電光石火，發生在一瞬之間，楊威如果不撒手，必會兩敗俱傷。

康少峯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楊威咬咬牙，知難而退，將左慧姑放掉。

但他並未死心，身軀橫移半步，躲過康少峯的追魂手一擊，立又發掌猛攻，先震退小峯，又將慧姑震得離地飛出去。

楊威詭計多端，陰謀重重，眼見四名藍衣中年已至附近不遠，故而來了這麼一手，意欲讓他們四人收拾左慧姑，自己單獨對付康少峯。

一切都在楊威計算之中，左慧姑橫飛三丈多，正巧往四人中間落下。

四人心知教主用意所在，一齊亮出刀劍來侍候。

「找死！」

暴喝聲中，康少峯揚琴撲向四人。

楊威截擊無效，被他一琴掃退，琴風嗚嗚聲中，雙目赤紅似火，一臉殺機，如瘋似狂般向前疾竄。

人，到了生死關頭，往往精神百倍，無畏無懼，小峯此時正是這樣，腦子裡一片空白，只有救慧姑這一個念頭，身形三起三落，已疾掠而至。

「殺！」

人到，琴到，招出如雨，展開一輪瘋狂屠殺，四名藍衣中年還沒有想到該如何應付這個變局，已腦袋開花，做了琴下亡魂。

可是，並未救下左慧姑，被隨後追至的楊威再加兩記劈空掌，墜落的嬌軀再次飛起，飛臨壕溝之上。

如果一下子飛過壕溝，倒也罷了，偏偏，未及一半便力盡而落。

壕溝鐵樁遍佈，毒蛇無數，趙婉君的屍體已經變成骷髏白骨，左慧姑一旦墜落，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羣豪驚呼四起，惶恐萬狀，鬼谷谷主等人不顧自身安危，殺出一條血路，捨命相救。

然而，奪魂三使、吸血鬼王却緊追不捨，從兩側包抄過來，佈下一道鞭牆劍海，寸步難進。

左慧姑早已昏迷不醒，整個嬌軀好似斷了線的風箏，直往下落。

大夥兒的心也跟着下沉，下沉……

左慧姑眨眼已沒入地面以下，距毒蛇鐵樁僅兩丈多。

毒蛇已經張開血盆大口，等待獵物的到來。

康少峯則剛剛一口氣盡，飄落在壕溝邊上。

鬼谷谷主怕他跳下去救人，忙大聲阻止道：「小峯別莽撞，生死由命，禍福在天，望勿涉此奇險！」

怕小峯涉險，她自己却早將生死置之度外，決定親自冒險馳救。

不料，尚未付諸行動，被毒閻王傅平抽冷子打中一鞭，差點仆倒下去。

救人第一，康少峯沒聽師娘的話，彷彿跳水似的，雙脚一點地，頭下脚上跳下去。

這事非同不可，康少峯的生死，與諸俠的存亡乃至整個武林的絕續息息相關，場中立又掀起一陣軒然大波，大家猛衝猛攻，往壕溝邊上移動。

鬼谷谷主一馬當先，當者非死即傷，很快便將壕溝邊上的殘敵清除乾淨，在羣俠的通力合作下，守住了那一根長竹竿，守住了四五丈方圓的一塊地盤。

楊威已尾隨追至，原想趁火打劫，置小峯、慧姑於死地，見羣豪把守甚嚴，難越雷池半步，遂將滿腹的怒火發洩在各派高手身上，當下氣提丹田，功行雙臂，宛若離山猛虎，出海蛟龍，雙臂三伸三縮，慘號此起彼落，滄海遊龍莊宗毅左臂已廢，功力初復，又是首當其衝，當場五臟碎裂，七竅流血而亡。

接着，武當掌門人一塵道長也不支倒地，傷勢不輕。

死得最多的是少林高僧，來時二十人，現在還剩十個不到。

楊威獨戰羣雄，成績可觀，原想一鼓作氣，將大家趕下壕溝去餵蛇，結果却在鬼谷谷主、玉笛金童、神州一奇、病叟龍雲、九州羅漢合力奮戰下遇到阻力，無法再向前推進。

只好退而求其次，下令全面進擊，在壕溝邊緣地帶爆發一場龍爭虎鬥。

上面打得慘烈，壕溝內更是動魄驚心，小峯猛打「千斤墜」，總算蒼天有眼，就在左慧姑距鐵樁尚不足五尺時，一把將她抱住。

可是，抱住又有甚麼用？兩個人二合爲一，墜落更快，一下子又沉下去三尺多。

毒蛇就在下方，蛇頭高擧，血口大張，一股濃濃的血腥味中人欲嘔，毒信吞吐間，幾乎要觸及小峯的口鼻。

驚駭中忽然想到手裡還有一把殘琴，猛然用力一劈，劈死了一堆毒蛇，也借力彈起來五尺多高。

不幸，溝高三丈，依然無法脫險，而且，彈力一盡，又開始下

墜。

小峯急中生智，見趙婉君的遺體就在附近，暗一用力，橫移二尺，順勢翻了一個身，驚險萬狀的落在蛇蠍美人的殘骸上。

毒蛇見又有獵物到來，爭先恐後的猛往上竄。

康少峯忙掄琴一陣掃打，毒蛇死的死，逃的逃，方圓五尺以內已無蛇踪。

以小峯此刻的功力來講，躍出三丈高的深坑並非難事，但如帶上左慧姑，尤其她背上還背着一個笨重的鐵箱子，却無能爲力。

左慧姑雙目緊閉，靜靜地偎依在小峯懷中。

康少峯大難不死，還救了左慧姑一命，然而，離不開壕溝也是枉然，即使不被楊威殺死，也會被活活的困死，或者被毒蛇咬死。

毒蛇一波波的上來，又一波波的死去退去，永無休止。

康少峯心頭寒氣直冒，空有一身本事，却無力脫困。

上面熱戰正酣，殺氣騰騰，鬼谷谷主連攻三掌，將追手傅仲打成重傷，被兩名黑衣大漢救走。

而楊威更是八面威風，有如餓虎撲羊，九州羅漢中箭之後功力大減，不出十個回合，就被幽冥秀士打得暈頭轉向，險象環生。

鬼谷谷主得理不饒人，正要乘勝追殺傅仲，見九州羅漢危急，只好轉而跟楊威動上了手。

神州一奇、病叟龍雲、玉笛金童、鐵掌趙峯則與吸血鬼王、毒閻王傅平、鬼見愁傅宏糾纏在一起，打得難分難解。

楊威忙裡偷閑，嘿嘿冷笑道：「臭小子好長的命，本教主現在就送你去見閻王！」

原想以飛梭飛鏢解決康少峯，鬼谷谷主却不答應：「楊威，還先夫左玄的命來，本谷主今天就要你血債血還！」

話到，人到，掌到，以十成十的功力猛攻不休。

鬼谷谷主技深若海，威鎮武林，楊威豈敢小覷，只得被迫打消原意，全力迎戰。

但他殺小峯之心未變，攻守進退之餘，對身旁的三名黑衣大漢道：「你們發甚麼楞，還不快下去把這小子收拾掉！」

猛然飛起一脚，通！通！通！三聲響，將三名黑衣大漢踹下壕溝，射向康少峯。

鬼谷谷主嚇得臉無人色，心知只要有一人撞在小峯身上，必會玉石俱焚，怎奈楊威的攻勢綿綿不絕，令她無法抽身賜助。

幽冥秀士居心絕毒，料定康少峯懷抱左慧姑，諸多不便，同時又立身不穩，復有毒蛇侍候，不要說出手攻擊，只要有一人撞上他，就會倒在鐵樁上，一命歸陰，成爲毒蛇的祭品。

却不料，小峯功力仍在，豪情壯志不減，但聞殘琴嗚！嗚！嗚！連響三聲，三個黑衣大漢便作了琴下之鬼。

而且，還幫了康少峯的大忙，三具屍體倒成一堆，遮住了鐵樁，變成一個肉墊子，小峯福至心靈，將左慧姑放在肉墊上，進而將附近的毒蛇清除一空。

康少峯終於又恢復了自由之身，憑他的功力修爲，隨時都可以一躍而出，但爲了情，爲了愛，怎能置垂死的左慧姑於不顧。

驀然，夜空中傳來一聲悶哼，鬼谷谷主和楊威在溝邊上硬碰的拚了三掌後，鬼谷谷主略遜半籌，雙脚離地飛向壕溝上方。

壕溝太寬，不可能飛過去，未及一半便力盡而落，衝向康少峯立身之處墜下。

康少峯靈機一動，想到一個救左慧姑的奇策妙計，道：「師娘，到對面去，準備接應慧姐！」

說話同時，照準鬼谷谷主主下墜的身軀，權將殘琴當作了孫悟空的芭蕉扇，用盡全力猛扇。

這一着果然有效，鬼谷谷主墜勢立止，接着借力彈起，輕而易擧的落在對面溝邊上。

「師娘，情況如何？」

「沒問題。」

「沒問題就好，請接着！」

康少峯馬上抱起左慧姑，施出渾身力氣擲出去，安然無恙的被鬼谷谷主接住。他自己也緊接着飛身躍出。

這些事完全一氣呵成，快得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當楊威發覺時，已經無法挽回，將滿腹的怒氣全部發洩在諸俠身上，招出如雨，猛攻猛殺。

瞬息之間，情勢丕變，禍事叢生，九州羅漢被楊威一掌打昏在地，武當一塵被毒閻王傅平打了個四脚朝天，人已奄奄一息。

尤其呂松林右腿已殘，行動不便，被楊威逼得無路可退，眼看就要失足墜落壕溝，步上蛇蠍美人趙婉君的後塵。

玉笛金童的玉笛已脫手飛出，吸血鬼王的白骨劍直向他的心口刺去。

鬼谷谷主和康少峯見此情景，那還顧得下察看左慧姑的傷勢，往地上一放，雙雙彈身而起，中途在竹竿上點了一下，身形再起，落在對面。

康少峯當機立斷道：「請師娘先把姓楊的纏住，其餘的人都交給徒兒啦，只要把這羣魔崽子殺光殺絕，老魔縱然脅生雙翅也飛不上

天！」

母親、外公、師父、師祖，以及眼前傷亡的武林同道，和他自己一連串悲慘不幸的遭遇，使小峯混身上下，由裡至外，每一寸肌膚，每一根毛髮上，都充滿了極深極深的仇恨，與極重極重的殺機。

憤怒的火焰，燒得他雙眼發直，血紅似火，一把殘琴被他掄得虎虎生風，幻化出萬道琴影，彷若一頭受創的雄獅，衝向羣魔。

嗚！一招「琴音貫頂」，就將帶傷上陣的追魂手傅仲劈下半個腦袋來，送上西天。

嗚！小峯功深技精，力猛勁强，殘琴如得神助，繞體三匝，又幹掉數名黑衣大漢。

嗚！鬼見愁傅宏身手不凡，照樣在殘琴面前稱臣，被砸得暈頭轉向，暴退丈五。

毒閻王傅平招架不住，震得東倒西歪！

吸血鬼王也無能爲力，根本不是對手！

好！康少峯不愧爲是一代掌門人之尊的身份，殘琴嗚嗚聲中，勢如破竹，所向披靡，把羣魔打得鷄飛狗跳，唏哩嘩啦，上百名的教中高手僅僅還剩下一半不到。

此刻，鬼谷谷主師徒正與楊威打得難分難解。

病叟龍雲獨戰毒閻王傅平。

神州一奇則迎戰吸血鬼王。

武當一塵道長，黑虎莊主趙峯，還有九州羅漢，這時已清醒過來，正自暗中運氣行功。

對面的左慧姑，依舊僵挺挺的斜躺在地上，動靜全無。

那個裝有八張銀圖秘籙的鐵箱子，仍然背在背上。

滄海遊龍莊宗毅、蛇蠍美人趙婉君，以及追魂手傅仲，皆屍骨已寒，同遊極樂世界去了。

康少峯則如生龍活虎般，穿梭於吸血鬼王、毒閻王傅平、鬼見愁傅宏與幽冥秀士楊威之間，往來接應，居中策劃。

鬼見愁傅宏擊斃兩名少林高僧，掉頭偷偷摸摸的摸向溝邊，打算越過壕溝去奪銀圖秘籙，被小峯一眼瞧見，揚琴就打。

殘琴三絕，獨步武林，人見人怕，招無虛發，鬼見愁傅宏已經領教過了，那敢硬接强封，虛攻一招，拔腿就逃。

「那裡跑？把命留下來！」

小峯緊咬不放，窮追不捨，傅宏很識相，連頭也不敢回，一逕狂奔亂竄，結果還是吃了大苦頭，死罪雖免，活罪難逃，殘琴擦着脊樑骨打下，皮開皮綻，滿背是血，人也趴下了，痛得暈了過去。

「你是毀我龍虎門的元兇之一，非死不可！」

康少峯懷恨極深，決心血洗幽冥教，忽見神州一奇呂松林處境危急，却不得不回身撲救，只好放棄傅宏，回頭來對付吸血鬼王。

早在集賢莊時，吸血鬼王就是康少峯的手下敗將，此時仍非小峯之敵，一琴劈下，便將吸血鬼王的白骨劍磕飛，人也被掌風震得踉踉蹌蹌的退下去。

神州一奇之危甫解，病叟龍雲又有狀況，抵擋不住毒閻王傅平的長鞭，節節敗退，情勢險惡。

康少峯的任務就是居中策應，一出手就將毒閻王傅平震退八尺，道：「龍前輩，傅老大交給小峯啦，你老人家過去幫呂前輩把吸血鬼王纏住，只要傅家昆仲一死，吸血鬼王也活不久，然後，哼哼！楊老賊孤掌難鳴，就算他生有三頭六臂也……」

一語未了，異事陡生，玉笛金童被楊威一掌劈飛。

情急事危，小峯那敢遲延，霍地縱身拔起，迎向玉笛金童。

康少峯好妙的身法，凌空出手，不費吹灰之力便將玉笛金童挾在腋下。

可是，少了一個玉笛金童，楊威、鬼谷谷主之戰馬上便起了變化。

鬼谷谷主曾君臨天下，主宰武林，可謂顯赫一時，幾乎無人能敵，想不到風水輪流轉，小峯失察被騙，使二十四張銀圖合璧，楊威已悟透十之六七，自不免相形見拙，屈居下風。

楊威抓住機會，全力施展，一霎時連攻十五六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壓迫下來，決心要置鬼谷谷主於死地。

生死存亡關頭，鬼谷谷主也豁出去了，施出渾身解數，不退不讓，硬拚硬搏。

不幸，彼此功力有一段差距，拚搏十合後，便再也無力反擊，只有挨打的份兒。

幽冥秀士好不得意，冷笑道：「婆娘，妳已活得夠久，早該到陰曹地府去陪左師兄！」

餘音未落，康少峯已從半空中飛至頭頂，連劈三琴，取他「天靈」死穴。

居高臨下，有如泰山壓頂，楊威不敢逞强，撤掌暴退丈二。

這一招實在險極，假如楊威曉得康少峯懷抱玉笛金童，捨棄鬼谷谷主，轉而迎戰小峯的話，八成可以一下子解決掉二名强敵。

一時疏忽，錯失了一次取勝良機，楊威想再補救已經來不及，康少峯已先一步脚落實地，將玉笛金童放下。

玉笛金童傷勢不輕，所幸並未傷及要害，仍可勉强站立。

鬼谷谷主道：「小峯，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剛才……」

康少峯截口道：「快別這樣說，只要能對師娘有所助益，小峯不計任何代價，倒是慧姐至今仍昏迷不醒，實在令人放心不下。」

「小峯，暫且別管慧兒，先把這羣魔解決掉再說。」

說字甫出，楊威已悄沒聲息地揚掌攻至面前。

康少峯吼一聲：「來得好！」

殘琴「空谷傳音」，劈出一股如山勁氣。

鬼谷谷主如響斯應，與康少峯聯手合擊。

二人俱屬頂尖高手，這一攜手合作，威力倍增，饒他楊威自認爲是天下第一人，也不免有點心裡發毛，絲毫也不敢輕敵大意，滑步疾轉，避過來琴，「龍飛鳳舞」、「雷鳴九天」，立即還以顏色，給了康少峯兩掌。

楊威藝業超羣，掌力渾厚剛猛，用的又是銀圖上的功夫，豈可等閑視之，忙以殘琴護住前胸，橫移三步。

幽冥秀士再一次耍花槍，玩陰謀，眞正的目標是鬼谷谷主，掌招甫出一半，便又移形換位，「乘風破浪」、「巧打陰腸」、「巫山猿啼」、「小樓吹笛」、「夜觀星斗」，以電閃雷奔之勢疾取鬼谷谷主全身致命要害之處。

五招快攻，彷若大海惡浪，更似高山崩石，呼嘯澎湃，威猛絕倫，場中砂飛石走，好不駭人。

康少峯嚇一跳，不退反進，連攻三掌三琴。

鬼谷谷主也不含糊，寸土不讓，奮力反撲！

這一來，情況登時逆轉，楊威反而陷身險地。

吸血鬼王瞄了傅平一眼，道：「傅兄，教主危險，咱們不可坐視。」

毒閻王傅平道：「對，魏兄之言甚是，不如先合力幹掉姓康的娃兒，其他的人就不足爲慮了。」

虛攻病叟龍雲一招，當先竄出。

吸血鬼王也丟下呂松林，接踵追去。

突如其來的變化，雖然使康少峯、吸血鬼王的壓力加重，却救了病叟龍雲與神州一奇呂松林的命。

因爲適才一陣拚搏，二老俱已力盡筋疲，吸血鬼王和毒閻王傅平只要再攻三五招，便可以要了他倆的老命。

二老相互一瞥，心裡打鼓，認爲以楊威的功力修爲，應無立即的危險可言，二魔如此草率行事，覺得十分突兀。

心念一轉，腦中閃過一抹思緒，齊在心中暗想：「莫非邀晤小峯，盜出銀圖玉符的人是吸血鬼王？」

此念一生，不由的多看了吸血鬼王幾眼。

意外地，吸血鬼王的動作比毒閻王傅平還要快，已搶先一步跟康少峯、鬼谷谷主幹上了。

康少峯更如發瘋也似的，扯開嗓門嚷嚷道：「你倆來得正好，這樣結伴西歸才更熱鬧，免得老賊黃泉路上太寂寥！」

掌取傅平，琴劈吸血鬼王，彼此一視同仁，那有破綻可尋？

如此一來，二老又墜入五里霧中，滿腹疑雲。

這是一個謎，一個充滿神秘的謎，康少峯不說誰也猜不到。

康少峯與鬼谷谷主合戰楊威一人，本已佔得上風，吸血鬼王、傅平這一插手，立使情況改觀，優劣之勢立變。

神州一奇呂松林、病叟龍雲見大事不妙，顧不下重創未復之身，立即挺身而上，加入鬥圈，形成一個七人混戰的局面。

混戰中，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混戰中，也分不清如何遞招進式？

猛可間，由七人所發的七股剛猛無匹的暗力全部接撞在一起。

驚天動地！震山撼嶽！

砂飛石走！一片渾沌！

直至力盡風息，塵埃落定後，方才看出端倪。

吸血鬼王仰面栽倒在地。

毒閻王跌坐在他的一旁。

神州一奇呂松林倒下去了。

病叟龍雲也不支倒了下去。

鬼谷谷主的衣袖已被齊肩震斷，臉色蒼白如紙，勉勉强强的站在那兒。

只有康少峯和幽冥教主楊威仍傲然卓立，相互怒視着對方。

不過，父子二人同樣十分狼狽，楊威胸側的衣襟被殘琴削下一片，有一塊巴掌大的傷痕，血肉模糊。

康少峯則衣裳不整，嘴角掛着一絲血線，顯係被楊威掌力所傷。

雙方兩敗俱傷，難分軒輊。

危機依然未解，死神就在左右，彼此都下定不死不散之心！

毒閻王傅平與吸血鬼王好硬的骨頭，才片刻工夫便又挺身站起。

病叟龍雲不甘示弱，鋼牙一咬，也畢直的站了起來。

神州一奇呂松林本想如法炮製，終因只有一條腿，難以如願，還是在鬼谷谷主的攙扶下才算立穩脚跟，並且給了他兩粒靈藥。

接着又給了玉笛金童兩粒，病叟龍雲、康少峯以及她自己則各服一粒。

（未完・卅一）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倒吊魔刀套秘密　獲得玉獅渡江去

上文提要：君不邪等四人潛入柳條溝，躲在樹上察動靜，深夜，于大戶空宅中有人聲，原來是于家的內外管家兩人在宅內挖尋于家財寶。君不邪以為他倆為財謀害主人，正要教訓他們，却來了白虎堂的人馬，其中一人認得君不邪等四人正是縣通緝的犯人，雙方言語不合，君不邪更認為于家全家被殺與白虎堂有關連，因此出手殺人……

石升乃是老江湖，白虎堂二堂主「魔刀」之名並非好混的，如果一旦死在這荒涼的柳條溝，死後留名也免了，那該有多窩囊！

心念間，他忽的拔身而起，半空中上身猛一偏，就要往林中躍去！他這是打算要逃了。

他也以為唯有三十六計中的「走」字一計，方為上計。

他人在半空中，已聽得下面傳來兩聲哀叫，不用看也不用問，那必是他白虎堂最後兩人也死了。

石升正要落在院牆牆頭上，不料牆頭上忽然間黑呼呼的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突然伸手不伸刀，一掌拍在石升的肩頭上，叱吒，道：「下去！」

石升雙足搭不上力，應聲落在院牆內，他落地幾乎摔一跤，上身猛一挺，雙足「蹬蹬蹬」一連三蹬方才拿樁站穩。

只不過石升身子剛站定，突覺脖根一涼。

他以為自己挨刀了，却發現牆上的黑影頭下足上暴伸左手，口中大叫：「別殺他！」

身法之妙，手法之巧，看得石升也心折！

是的，牆上下來的正是君不邪。

一刀想切掉石升人頭的却是那身法奇快，心狠手辣的拚命三郎屠仁！

屠仁的手腕被君不邪扣牢，幾乎握刀不住了。

「阿邪，為甚麼不殺他？」

「不能殺！」

屠仁道：「他又不是閻王老子，為甚麼不能殺！」

君不邪却不再理會屠仁了。

他突然踢出一腿，「噹」的一聲，屠仁的怪刀被他踢落在地上，那石升才覺脖子上並未被切開！

石升嘿嘿冷笑連聲，道：「娘的，又想打老子甚麼餿主意了？」

君不邪道：「二當家的，你眞的是一位智勇雙全的明白人呀，佩服，佩服！」

他說着，突然沉聲道：「阿凱，上綁！」

「神偷」李凱立刻找來一根麻繩，他笑嘻嘻的走到石升面前，道：「二當家的，怕是要委屈你了！」

石升咬牙切齒，却也不打算再出手。

他此刻反而更明白，這兒有個君不邪，大當家的武功高不可測，火焰掌擊斃不少江湖人，而這小子不但不怕，反而重傷大當家。

石升不反抗，他任那李凱把他反手連脚綑起來。

石升被拖在屋子裡？那才不是吶。

他被拖到林子裡，頭下足上的倒吊掛在樹枝上。

這時候，于家大院中死的人已由牛天剛與屠仁二人合力找地方，一個大坑掩埋掉。

那石升也夠狠的，他乃白虎堂二當家，如今幾乎就是應了那句氣死人不償命的話：「虎落平陽被犬欺」！

人嘛，一旦到了這地步，石升除了叫倒楣，便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保命！

人如果命都保不住，那就甚麼也別去想了！

石升不但想，而且想得很多。

首先，他在猜想，為甚麼不殺他！

然後，他又想，留下他的命為的是甚麼？

石升想得多，所以他半天未出聲。

只不過，一個人被倒吊在樹下，這個罪他可是受大了。

* * *

君不邪四脚巴拉的躺在一棵大樹下。

「娘的，伺候你石二當家的這一頓，可眞的累死人！」

另一面，牛天剛也嘆口氣，道：「可不是嘛，咱們這口江湖飯，吃得也眞夠辛酸了！」

屠仁不開口，他把兩把尖刀拿在手上把玩，看上去他似在玩弄兩條小毒蛇！

李凱却坐在石升附近兩尺遠，他把頭低下來倒首看石升，還吃吃笑道：「二當家，你怎麼不吭一聲呀！」

石升只哼，他怒視着李凱，半晌，叱道：「你大概就是名滿南京城的神偷李凱了！」

李凱大笑，道：「好說，好說！」

他忽的收住笑，又道：「二當家的，你是大門派的大人物，怎知我李凱之名？」

石升道：「你最近去過李寡婦的快活賭坊，我的人得知的消息！」

李凱道：「是有這麼一回事！」

石升忽的低罵：「原來那天晚上是你去了趙其田的當舖，差一點沒有抓到你！」

提到這件事，李凱得意的笑了。

是的，那一回他聽了白虎堂姓石的率人暗中藏在當舖中，情急之下，他砸窗子，自己却急忙藏在床下面。

石升急於追拿李凱，以為李凱穿窗而逃，立刻率人追出當舖外，事後石升聽趙其田說了一遍，幾乎把石升氣得當場昏倒！

此刻雖在黑夜，石升仍然翻動豹目盯着李凱仔細看，看得李凱直冷笑。

於是，君不邪開口了。

「把吃的取來，咱們先塡飽肚子再同石二當家的話話家常！」

這時候還要話的甚麼家常，只不過李凱三人已視他為老大，當然也聽他的。

牛天剛已在樹上取下一包吃的東西來。

那李凱取了個滷蛋，他把滷蛋送到石升口邊，道：「石二當家的，你就湊和着吃個滷蛋，有了力量好商量！」

石升一厲，道：「商量？有甚麼好商量的？」

李凱道：「我怎麼知道商量甚麼！」

他呵呵一笑，又道：「只不過我相信一件事情！」

「甚麼事？」

李凱道：「如果無事商量，石二當家的早就躺在血泊中死了！」

他說完呵呵笑了。

石升却是一楞，立刻把個滷蛋吃力的吞吃掉！

君不邪抬頭看看天色，道：「二更天過了吧！」

一邊的屠仁道：「阿邪，差不多二更天了！」

君不邪緩緩的走近石升，他低聲問道：「石二當家的，你受罪了！」

石升叱道：「廢話少說，你有甚麼企圖，說吧！」

一笑，君不邪道：「是有一件事情，石二當家的，有關那尊玉獅子，嘿……」

石升把垂下的頭猛一抬，冷厲的道：「甚麼玉獅子？」

君不邪道：「怎麼的，是只不過倒着吊了半個時辰，你就他娘的『孫猴子鬧天宮——慌了神』呀！」

他把頭一偏，斜看着石升，又道：「難道你會忘了，兩年前你們白虎堂七大殺手把我圍在閻王坡的那回事了？我操，你們弄回玉獅子，還要我的小命，你不會忘記那回事的呀！」

石升道：「小子，玉獅子有幾個？」

君不邪道：「一個！」

石升道：「一個玉獅子，又是在我們瓢把子的手上，娘的，你該去問他呀，我怎麼知道在甚麼地方？」

君不邪道：「好哇，你這是一推六二五，故意說不知，沒關係，你多多的辛苦，咱們就這麼泡吧！」

李凱道：「對，咱們也不打也不罵，我只把你倒吊着，吊到你說出玉獅子的下落為止。」

他又對牛天剛道：「大牛，咱

們輪班看守着，你就擔任第一更！」

牛天剛道：「噫，爲甚麼我擔任第一班？」

李凱道：「咱們四個人，屬你最貪睡，你想想，如果半夜三更四更把你叫起來，你必定不愉快，是不是？」

牛天剛道：「所以你叫我當第一班呀！」

李凱道：「第一班完了，你一覺睡到天亮！」

牛天剛一想，笑了：「好好好，我大牛就當第一班，下一班我叫你！」

幾個人分別躍上樹，各找地方躺下了。

牛天剛沒睡，他抱着砍刀趺坐在石升附近的大樹下，一把揪了一根茅草，放到嘴巴裡嚼着！

時光就在這種情況下溜走，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聽那「魔刀」石升痛苦的大叫：「放老子下來！」

牛天剛立刻笑笑道：「吃不消了不是？那得說出玉獅子的下落來！」

石升道：「放我下來我就說！」

他這話甫出口，四下裡飛來三個人！

君不邪已迫不及待的對牛天剛道：「鬆繩子，娘的，咱們不能把人不當人的吊個沒完沒了吧！」

牛天剛道：「鬆繩子，我這不鬆了嗎？」

只見他自樹上把繩子鬆開來，石升「咚」的一聲橫滾在地上了！

石升先是大大喘了一口氣，道：「不能動，不能睡，不能翻動不能彎，娘的老皮，虧你們這幾個潑皮想得出來，缺德呀！」

李凱道：「說，玉獅子被你們藏在甚麼地方？」

石升道：「老實說，我便是說了也等於是白說！」

李凱道：「說！」

石升道：「我說了你們不敢去，豈不是白說！」

君不邪道：「石二當家的，老實說，便是藏在皇帝老子的褲襠裡，你放心，咱們也能偷到手！」

石升却吃力的看向李凱！

他暗中咬咬牙，道：「南京神偷就是你？」

李凱帶着幾分得意的道：「好說，好說！」

石升道：「兩年前也是你盜走咱們瓢把子玉獅子的那個小偷，是嗎？」

李凱臉皮一緊，道：「娘的，我這裡盡客氣，你那裡光罵人，甚麼小偷呀，告訴你，偷到我這種地位，已不是小偷，要尊稱一句『神拿』！」

石升道：「你是神拿？好，我告訴你那玉獅子在甚麼地方，且看你有沒有本事再盜出來！」

李凱一笑，道：「好，你說，我聽聽！」

君不邪道：「如果玉獅子物歸原主，石二當家的，你這條命算是上了保險公司了！」

石升道：「玉獅子藏在咱們瓢把子的內書房！」

李凱一瞪眼，道：「內書房？」

石升道：「不錯，咱們總瓢把子一共有兩個書房，兩個書房分兩地，虎丘山莊房舍多，正屋就有近百座，你自以爲神，你去神拿吧！」

君不邪淡淡的道：「已經很夠意思了，大牛，弄點吃的餵石二當家！」

牛天剛立刻去解開包袱，取了一塊肘子肉，他一口一口撕開了，餵石升吃着！

石升以爲他這一輩子從未曾吃過這麼可口的醬肘子肉，幾乎要讚不絕口了！

其實他也是餓急了，再加上倒吊這麼久，他甚麼東西也可口。

那君不邪便在這時候，已對石升道：「石二當家的，麻煩你，再詳細述說一遍！」

他把手指在地上劃着，又道：「比方說，這路怎麼走，路上甚麼地方有埋伏，甚麼地方有機關，還有玉獅子是不是被鎖在地室中，寶庫內，或者……」

石升道：「小子，你過份了吧！」

君不邪道：「你二當家這是甚麼話，我可是完完全全爲你呀！」

石升忿怒的叱道：「爲老子個屁，你他娘的黃鼠狼給雞拜年，你沒安好心！」

一笑，君不邪道：「石二當家的，你這是當局者迷呀，只不過我一解說，你就明白了！」

石升道：「你說！」

君不邪道：「你如果不加以詳細的說，我的兄弟前去『神拿』，他萬一回不來，我這裡立刻出刀砍了你，到了那時候，你只有個『面朝東向後轉』，你歸西去吧！」

石升一瞪眼，道：「便是細述一切，他小子萬一不小心，被活捉，又關我何事？」

君不邪道：「你只有靜下來唸阿彌陀佛了！」

石升大怒，道：「眞是一批潑皮呀，可惡！」

君不邪道：「石二當家的，你老吃飽了嗎？」

石升吼道：「便是不飽也被你們這些小子氣飽了！」

君不邪哈哈一笑，道：「招待不週，多多包涵！」

他說着，突然單掌斜劈，「叭」的一聲正打中石升的後腦勺，那地方就是玉枕穴，中上一掌睡半天！

石升吭叱一聲不動了！

屠仁道：「阿邪，你把他打死了？」

君不邪道：「他不會死，他同咱們在一起，我知道，再問也是白問，偷兒還是再冒一次險，看一看能不能再把玉獅子弄出來！」

他看看地上的石升，又道：「偷兒不歸，他就死！」

李凱一聽，道：「我這就走！」

君不邪道：「姓石的在咱們手上，你只管前去！」

李凱走了，牛天剛叫起來：「該你小子値班了吔！」

＊　＊　＊

「神偷」李凱連夜走，五更天便看到遠處長江如帶，深秋氣爽看得遠，浦口渡口已有人過江了！

李凱走到渡口，忽聽附近有人在呼叫！

「嗨，那不是李凱嗎？甚麼時候過江來了！」

李凱轉頭看過去，只見江邊停了一條小快船，船上面一共三個人！

三人當中他只認識那呼叫他的漢子！

「喲，是你呀，李大山兄！」

那個人正是曾在李寡婦「快活賭坊」被賭場抬過轎又吃了悶虧的山海幫的李大山！

李凱也是無意之間幫了李大山，二人這才相識的！

李大山跳上岸，迎着李凱奔來了！

「你不夠意思，過了江爲甚麼不找我？」

李凱笑笑道：「我如果在浦口有困難，第一個便會想到你，哈……」

「哈……」李大山也笑了。

兩個人把臂言歡，船上兩人直瞪眼，有個漢子道：「阿山，過江了！」

李大山對李凱道：「兄弟，去那兒？」

李凱道：「我過江回南京！」

李大山道：「走，上船去，我們也是過江的！」

李凱心想：「還眞巧！」

他也不拒絕，跟着李大山上了船！

那是一條小渡船，却比大船駛得快，一張小帆兩隻槳，操舵的正是李大山！

李凱坐在李大山身邊，道：「李兄，我不在碼頭上岸，如果方便，你把我送到下江三里處的荒岸邊！」

李大山一笑，他不問李凱爲甚麼。

他明白李凱有事情，但甚麼事情，他自是不便多問。

江湖上的事情，有許多是不爲人知的！

李大山的小船到江心，忽然把舵往下游偏，他對李凱笑笑，道：「浦口碼頭上，有事你找我李大山，準定有人對你客客氣氣的！」

他笑得得意，又道：「你如果再提到白雲山老爺子，有人管吃不用銀子！」

李凱聽得微微笑，他重重的點點頭。

忽的，他問李大山道：「李兄，南京地面上有個大幫派叫白虎堂，你們……」

李大山嘿嘿在冷笑，突見划槳之人怒視李凱，他重重的道：「你是白虎堂的人？」

李凱道：「我是他娘的白虎堂仇人！」

那漢子臉皮一緩，立刻自腰間解下個酒袋，他把酒袋拋向李凱，道：「好哥兒，接着，暈幾口！」

李凱也不客氣，呱嘟呱嘟灌了兩大口！

「好酒！」

那漢子道：「你老弟台同白虎堂有過節？」

李凱道：「過節大了！」

他把酒袋又交還那漢子，道：「雙方早動上刀子！」

他此言一出，便掌舵的李大山也一怔！

那漢子把一雙張得溜圓的眼睛看向李凱，道：「請問一下你老弟台，貴幫派怎麼稱呼？」

「幫派？」

那人道：「敢於同白虎堂動上刀子的，必是甚麼大大的幫派，你們是……」

「哈……」

李凱笑得有些無奈！

他們只有四個人，搞的甚麼幫派，同白虎堂幹上，那也是兄弟間的義氣，江湖人的傲氣，爲人的一股正氣！

人活着就得有這「三氣」，否則何以爲人？

李大山道：「我倒忘了請教你老弟歸承那個名門大派！」

李凱收住無奈的笑，道：「我呀，一派也不派！」

他在三人吃驚中，又笑了，自我解嘲的又道：「如果硬說甚麼門派，娘的，就叫他烏合之衆派！」

此言令李大山三人更驚！

李大山道：「南京有個白虎堂，浦口是我們山海幫，雙方早就形成對峙，只不過未曾正面衝突！」

有個漢子咬牙道：「咱們山海幫的漁貨市場，已被白虎堂橫手奪下了，白雲山老爺子叫咱們忍！」

李凱道：「浦口有個白虎堂分

堂，我知道……」

李大山道：「有，就在通江大街東頭第三家，那個頭兒叫程定遠！」

李凱道：「你們知不知道，姓程的手下死了人？」

李大山道：「死人？」

李凱道：「而且死了十幾個！」

李大山三人齊發楞，那李大山道：「難怪呀，這兩天未見們白虎堂的人前往漁市喊價！」

甚麼叫喊價，那就是從中牟利的手段，當然，沒人敢同他們競爭！

李凱已笑指岸邊，道：「攏近岸去，我獨自上岸，不能叫人發覺你們山海幫與我在一起，尤其是不能叫白虎堂的人看到！」

李大山道：「若非老爺子一再交代，娘的皮，白虎堂又怎樣，誰怕誰呀！」

小船頭抵到岸邊上，李凱這就要上岸，李大山道：「兄弟，這些天，南京城官兵們都在追查大案子，聽說就在這兩天，又要斬人犯了，你可得小心呀！」

李凱上岸揮揮手，轉身往一片矮林中走去！

李凱不進南京城，他繞過南京城往東行！

李凱是往虎丘山莊方向去的，他要設法潛入虎丘山莊，更要設法找到王偉山的兩個書房！

其實，李凱已經來過兩次虎丘山莊，這第一次被他盜走玉獅子，第二次便是最近的事！

他發覺虎丘山莊防備的嚴密，無從下手才知難而退！

這一回，他是三進虎丘山莊了！

＊　＊　＊

江湖上再是高明的神偷，多少也得靠老天幫忙！

大白天人多，再是有本事，也無法下手去「神拿」！

當然，李凱也不例外！

只不過李凱這一次似乎走運氣，他奔到虎丘山莊附近的那條小河岸，岸邊林中躲起來！

幹上他這一行的人物，差不多都有個得天協助的本事，那就是閉上眼就會睡着，一旦開了眼，精神就來了！

李凱睡得十分香，天快黑的時候，他被雨水澆醒！

原來天上烏雲密佈，下起大雨來！

重重的抹去頭上雨水，李凱本想罵老天，但他忽然又吃吃笑了！

「眞的是天助我也！」

他起身抖了一下，抬頭甚麼也看不見，便冒雨往虎丘山莊方向走去！

李凱穿的是白虎堂的黑短衫，紮上腰帶纏褲管，一雙薄底快靴也是自死人身上脫下的！

他黑巾纏頭半掩面，走了一里半，發覺距離山莊不遠處，有一間小房子！

李凱冒雨走過去，忽聽小屋內傳來吃吃笑！

這是女子的笑聲，聽得李凱也吃一驚！

忽又傳來男子聲，那男的說話眞清楚！

「老天幫忙，今夜你多陪陪我，哈……」

那女的也笑道：「人言露水鴛鴦，我們這是雨水鴛鴦，嘻……」

那男的道：「雨水露水都一樣，這種天氣，不會有賊子摸進莊。」

那女的忽然道：「輕點捏，別猴急嘛！」

「嘻……」男的笑得邪。

「哈……」女的笑得淫。

這二人在小屋中貼上了，至於眞實情況，小屋中沒點燈，看不清。

李凱咬咬牙，心中直叫「不吉利」。

＊　＊　＊

只不過，李凱轉身往虎丘山莊走，雨勢更大了。

他知道虎丘山莊四週有圍牆，四面還有四個寨垛子，上面有人在把守。

李凱從斜邊閃到圍牆下，他已展開身法，狸貓似的越過三丈六尺的高牆進了莊。

那虎丘山莊乃白虎堂的總堂口，這裡的房屋櫛比鱗次，重簷疊脊，看上去便巷道也十分錯綜，光景宛似個大社區、大莊院一般。

李凱躍在房頂上，伏在房脊認方向，大雨打在他的身上濕漉漉，落在臉上帶點痛。

他這是櫛風沐雨爲阿邪，頭上頂着個義字，他便什麼也不放在心上了。

猛抬頭，只見遠處一座高樓，樓上有燈光照得附近屋頂上不明顯。

李凱四下稍作打量，立即展開身法，一路往那座三層高樓處飛掠。

今夜大雨果然幫了他大忙，直到他越過樓頂往下看，仍然不見有人影出現。

如今大雨滂沱，人們都躲起來了。

李凱在樓頂把身子滑到簷邊，他一個倒捲簾往樓內看進去，立刻間看得他心中砰砰跳。

他伸出舌頭舐雙唇，那是貪婪的表現。

因爲那樓內四週空的，只有正中央一張桌子，那個玉獅子就在桌

子正中央，那個絨盒他認識，正是裝玉獅子那個盒子。

李凱不動手，他必須四下觀看一陣。

果然被他發現了。

那是在樓的門口及窗內，直不楞的臥了兩頭惡犬。

李凱並不擔心惡犬，擔心的是怕樓內有機關。

抬頭看看天，黑漆漆的雨正下得大，嘩嘩啦啦之聲，可以掩去他的動作發出來的聲音。

李凱暗中咬咬牙，慢慢的自袋中取出一包藥粉。

只見他溜到簷柱內，取了個竹管把藥粉塞入竹管中，然後對準了樓內慢慢的吹。

初時不覺什麼，沒多久，兩條惡犬忽的站起來了。

李凱心中很高興，立刻收回竹管不吹了。

只見他取出兩塊碎肉，一步一步的到了兩頭已目迷十色的惡犬面前，就如同老朋友似的，他把肉塞入惡犬口中。

李凱甚至還撫摸着兩頭惡犬的頭，宛似大家是老朋友、老相識，甚至兩頭惡犬還在李凱身上磨。

李凱輕拍兩頭惡犬，猛抬頭，哎呀呀，好大的一張大網張掛在大桌子的正上方。

一怔間，李凱再向四週看一遍，他下了個決定，那便是他不能碰那張桌子，甚至樓內所有的東西都不能碰，因爲他實在看不出那張巨網的機關連上什麼地方。

一陣思忖之後，李凱提聚眞力，忽的張開雙臂，平飛而起，口中的吼叫擠出嗓門沒出聲，人已自那張大桌上方平飛向另一個窗口。

桌上的玉獅子已被他撈在手中，只差未拿到那個裝玉獅子的紅絨盒子。

李凱已往樓外飛出去了，忽聽樓內嘩啦响，那張巨網落下來，反把兩頭惡犬罩在巨網之內。

於是，網落鈴聲响，附近傳來吼叫聲。

「快上樓，有賊！」

樓下傳來急驟之足音，正蹬蹬蹬的上來了。

那李凱發了狂似的往虎丘山莊外疾奔。

他穿房越脊走得急，認準一個方向絕不變，就聽得身後梆子响，燈球火把也出現了。

嘩嘩啦啦雨下得大，再大也掩不去四下裡傳來的嘈雜與狂罵。

於是，李凱得意的笑了。

＊　＊　＊

李凱走到五更天，他好激動，想不到玉獅子又到手了，總算對阿邪有個交代。

他走到江邊左右看，附近不見有渡船。

慢慢的他往南京城方向去接近，這時候雨停了，天也早已亮了，不少人自邑江門那面走出城。

李凱全身盡濕，他正要找一家江邊小客棧進去叨拾一下，然後吃些熱的，猛然間，一個人影向他追過來。

李凱吃一驚，但當他看淸這人的面目，不由心寬了。

「是你呀，張小燕。」

那條嬌小的人影正是在夫子廟前天天拉場子走繩索的飛女張小燕。

張小燕不開口，拉了李凱往附近的荒外走。

二人走到一處廢船渠，張小燕急急的對李凱道：「你好大膽子呀，一個人來了。」

李凱道：「怎麼了？」

「還怎麼了呀，滿城的官兵在捉拿你們呀！」

李凱道：「我又不進城去。」

張小燕指指江邊，又道：「渡口就有官兵在盤查，我怕阿邪哥你們幾個不明白，這幾天，我天天趕到邑江門，今天果然遇上你。」

李凱道：「風聲仍然這麼緊呀，我的乖乖！」

張小燕道：「風聲越來越緊。」

「怎麼說？」

「昨天菜市又砍了三個人，聽說其中一個人是在牆邊種菜的。」

「菜園張！」

張小燕道：「對，那種菜的姓張。」

李凱雙目泛淚的罵道：「操他十八代老祖奶，菜園張是大好人吶，爲什麼砍了菜園張？」

張小燕道：「別罵了，快去叫阿邪別離開閻王灘。」

李凱道：「咱們早不在閻王灘了，咱們走了。」

他一頓，又道：「妳是自己人，我便對妳說，咱們躲在柳條溝附近，專等着堵殺白虎堂的人。」

張小燕道：「柳條溝呀，那不是快到省界了？」

「不錯。」

張小燕道：「好好，距離南京越遠越安全，千萬別再走回南京城來。」

正自悲憤的李凱道：「如有必要，咱們當然要回來，阿燕呀，妳眞是關心阿邪的好女子，我們爲阿邪高興。」

張小燕道：「快別說無關痛癢的客氣話了，你得換個地方過江去。」

李凱點點頭，他看着張小燕帶着幾分神秘的走向遠處的邑江門。

李凱忽的掩面大哭起來。

他邊哭邊叫：「菜園張呀，張川我的好兄弟，你怎麼就這麼同在

山哥一般被人砍了頭，嗚！」

他哭得悲哀，哭得如喪考妣。

李凱如此悲哀，傷心得忘了懷中還有個玉獅子。

哭着，他又咒罵：「操他娘的，惡師爺呀，你可千萬別再叫我李大爺遇上，看我不把你的狗頭切下來掏空了當尿壺。」

他是一邊不停的罵，一邊往下江走，他已走出十幾里遠了，才發現江邊停了一條船。

李凱發現船上是一對老夫妻，他立即走過去了。

李凱奔到船邊上，他先施禮後彎腰，開口說話文縐縐的帶着笑：「二位老人家，在下小子我，有點急事要過江，能不能送我一程？」

他再是涎臉一笑，摸出一塊碎銀子，又道：「二位年歲大，不能叫二位白白爲小子在下我服務，吺，這兒碎銀子，二位請收下，吃飯不飽，喝酒不醉，也算是小子在下我的一點心意。」

那位老太婆沒牙齒，張口一笑那張嘴巴可以塡進個拳頭，她向李凱招手道：「下來，下來，我二老送你過長江，嘻！」

那個老頭大光頭，頭髮沒有鬍子多，他陰惻惻的一笑，道：「上船吧！」

李凱上了船，笑嘻嘻道：「謝謝，謝謝！」

老太太指着船頭，道：「你坐在船頭看風光。」

李凱一高興，忙又摸出一塊銀子交在老太太手中，道：「孝敬你老了，謝謝！」

他果然去坐在船頭上了。

小船離了岸，老太太不划船，她弄了一碗薑湯送到李凱面前，道：「小兄弟，我知道你淋了雨，淋雨是會生病的，吺，這碗薑湯你喝下，出點汗兒就不會生病了。」

李凱感動得快落淚了，急忙又取出一塊銀子送上去，道：「謝謝，謝謝，老媽子，妳好像比小子在下的親娘還疼我。」

他雙手端過那碗熱薑湯，立刻「呱嘟呱嘟」的喝下去。

老薑有些辣，可也令李凱全身熱呼呼。

只不過李凱忽然搖搖頭。

「老……太太，你這薑湯……」

忽聽老太太笑起來。

李凱却隱隱約約的聽到：「倒也！倒也！」

「咕咚」一聲响，李凱撞倒在船頭上了。

李凱在神智快要消失的剎那間，他心中罵着：「操他娘的，老子上了賊船了。」

* * *

小船上的兩個老人家，見李凱已被迷倒，船尾掌舵的老頭兒重重的對老太太道：「搜了他的口袋銀子，拋入江中了事。」

老太太手脚快，先是自李凱袋中摸出一把銀票來，她愉快的哈哈笑。

「老伴呀，這小子不是最有錢的人，就是個有本事的賊了，你瞧他袋中裝的銀票眞不少。」

船尾的老人哈哈笑，道：「咱們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釣到大魚兒了。」

忽聽老太太又笑道：「這小子袋中寶貝眞不少，又是瓶又是罐，竹管藥物帶吹管，還有，喲，兩把尖刀眞的很鋒利，他……」

「他是個賊！」老頭接一句。

老太太道：「我看他必是道上的人物，錯不了。」

老頭拍拍光腦袋，道：「掏光了快快拋入江裡去。」

老太太再又仔細掏，她開始帶着些驚訝的叫起來。

「喲，他娘的，這是什麼東西呀，他纏綁在後腰帶上好仔細。」

船尾的老頭道：「必是寶物一件，哈，哈！」

「錚」的一聲，老太太舉着一個比娃兒拳頭大小的布包，她急匆匆的打開布包看。

老太太看得一瞪眼，道：「玉……玉獅子！」

她「玉獅子」三字出口，船尾的老頭子足不沾地的平飛過來了。

「在那兒？」

老太太舉着玉獅子哈哈笑，道：「不怕了，哈！」

他爲什麼說不怕了？

那當然其中有原因，老者接過玉獅子，他極目仔細看，也微微點頭道：「太好了，哈！」

老太太已把李凱舉起來，光景是要往江中丟了。

那老者急忙，道：「等一等！」

老太婆道：「爲什麼還要等？」

老頭兒道：「有了玉獅子，我們怕誰呀，不用再躲了，且把這小子弄醒，我二老要問一問他是怎麼弄到這玉獅子的。」

老太太道：「沒事找事呀！」

老頭兒道：「老太婆，妳聽我的，萬一他是自己人，妳去後悔吧！」

老太太又把李凱放下了。

他彎腰舀了一瓢江水，迎頭澆上李凱的臉，把個李凱又潑弄醒來。

李凱清醒抬頭看，暗中試着四肢，不由先是冷笑了。

「好！我拿二位當長輩，你們當我王八蛋，怎麼的，用下三濫手段把我弄倒呀！」

他發覺老者正在仔細看那個玉獅子，急了，立刻撲向船尾去。

「我的，還我。」

小船小，無處閃，但老者有地方閃。

老者帶笑往江中跳，嚇了李凱一大跳。

李凱以爲老者要水遁，急得大叫：「你……」

那老者眞了得，他露了一手「凌水虛渡」輕功。

只見這老者雙足落入江面上，上身猛一挺，拔高三丈，半空中翻觔斗，斜着身子落在小船上。

李凱看得楞住了。

老者落在小船上跺跺雙足，那老太太却對李凱道：「小子，你且安靜的坐着，如果要你的命，你小子早就進了水晶宮去了。」

原來這二老自恃武功高，便是救醒李凱，他們也不先把李凱拴了，或者點了李凱穴道。

果然，李凱想通了，單只老者的這一手「凌水虛渡」他就差人一大截，他還是頭一回看到。

李凱緩緩的坐下去了，他驚異的張大呆滯的眼睛。

那老頭道：「小伙子，你是個偷字輩人物。」

李凱道：「神偷李凱就是在下。」

「哈！我相信，我相信你是神偷，哈！」

李凱道：「你相信了？」

老頭道：「我在你身上搜出這件玉獅子，因爲這玉獅子非一般寶物。」

李凱吃一驚，道：「老人家，你們搜去我的銀票一大把，我絕不計較，只有這個玉獅子，你二老千萬手下留情不能拿。」

老太太指頭點在李凱頂門上，叱道：「有本事你就出手奪呀，小子！」

李凱道：「我知道打你們不過，可是，你們如果不把玉獅子還我，我，我只有拚死爲止了。」

兩個老人一怔。

老人拍拍頭頂，道：「爲什麼？這玉獅子對你就那麼重要嗎？」

李凱道：「重要得不得了。」

老頭道：「好，你說給我二老聽聽。」

李凱道：「這玉獅子的關係可大了。」

猛的搖搖頭，李凱又道：「其實當初我也不知道這玉獅子那麼重要，有一位老前輩，他東躲西藏二十多年，爲的是怕被持這玉獅子的人逼他去殺他不願殺的人。」

他壓低聲音，又道：「我聽阿邪說，持了玉獅子，可以逼那位前輩替他辦三件大事。」

老者吃驚，道：「誰是阿邪？」

李凱道：「是我的好兄弟，好哥兒，阿邪知道那位前輩，而且與那位前輩有約定，要阿邪把玉獅子替他送回去，他才敢重現江湖。」

忽聽老太太道：「眞是苦了司馬太白！」

李凱一聽，撫掌道：「對了，對了，那位老前輩正是叫司馬太白。」

老頭子抓起船舵，道：「走，咱們去找他。」

李凱道：「找誰？」

「司馬太白！」

李凱道：「誰知道司馬太白在什麼地方？要找司馬太白，先找阿邪。」

老太太道：「行，先找你兄弟阿邪去。」

李凱道：「你們知不知道，這玉獅子我是從什麼地方盜來的？」

老者道：「虎丘山莊！」

李凱大吃一驚，道：「你們怎麼知道的？」

老者道：「多年以前就已經知道了。」

李凱伸手道：「還我……」

老者道：「見了司馬太白再還你。」

李凱道：「二位老人家，不如你們把我殺了吧！」

老太太叱道：「螻蟻尚且貪生，你要死？」

李凱道：「我不是螻蟻，我是人，而且是最講義氣的人，我答應把玉獅子盜回來，而阿邪也答應把玉獅子送交回司馬前輩，如今却落在你們手上，這萬一你們見了司馬前輩，舉着玉獅子逼司馬前輩爲你們辦三件大事，我豈不是坑害了阿邪與司馬前輩？」

他說得有理，兩個老人哈哈笑了。

那老者道：「原來你果然有義氣！」

老太太道：「送你去找阿邪！」

李凱道：「那得先還玉獅子。」

老者一笑，道：「你叫什麼名？」

「李凱。」

「李凱，玉獅子雖然在你手上，如果我老人家想要，你能躲過我三招？」

李凱却倔强的道：「我還是要拿回玉獅子。」

那老人小心翼翼的把玉獅子又交回李凱，淡淡的道：「小心收着，咱們一同去找你的好友阿邪。」

李凱收下玉獅子，那老太太拍拍自己口袋，笑道：「李凱，你的這些銀子……」

李凱却大方的道：「算是孝敬二老了。」

「哈……」老太太笑得露出嗓門來了。

她一顆牙也沒有，仍然貪財。

＊　＊　＊

李凱帶着一雙老夫妻，乘小船繞過浦口才上岸。

三個人已快走到柳條溝了，李凱才想到自己有那麼一點三八連着二百五，說自己多渾球就有多渾球。

只因爲大家走在一起幾個時辰，怎麼忘了請教人家尊姓大名。心念及此，他衝着二老重重抱拳道：「二位老人家，我可是大把銀票孝敬二位了。」

老太太道：「那是你大方，也是你尊老敬賢。」

李凱道：「如果有人問在下，我把那麼多銀子送了何人，我怎麼說？」

那老者哈哈一笑，道：「你小子怎麼到此刻才想起問我二老的名和姓呀？」

李凱道：「你老請告訴小子，可以嗎？」

老者道：「應該告訴你，也叫你心中知道，你的這點銀子花得不寃。」

他頓了一下，又道：「老夫人稱『江上飛鷹』，江南道上早些年就有人合稱我二老『江南雙魔』的便是。」

李凱道：「高姓大名？」

那老太太忽的仰天長嘆，道：「老頭子呀，我們完蛋了呀，果然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江湖掩去高齡人呀！」

她帶着哭的意味，又道：「想當年，人們聽了江南雙魔，那一個不當縮頭烏龜呀，早就退避三舍或逃之夭夭了，可是……」

她又指指李凱道：「你看這小子，聽了咱們眞正的名號，竟然無動於衷呀！」

李凱道：「老太太，別難過，歲月總是不饒人，我不知道沒關係，只因爲當年我是抓屎吃的娃兒，誰知道什麼魔不魔的？」

他衝着老頭「江上飛鷹」又道：「你老在江上露的那一手輕功，還眞像飛鷹，不過，你老尚未說出你們的大名是誰呀！」

老頭道：「介子仁就是我，她就是介大娘。」

李凱點點頭道：「介老前輩，我帶二位去見阿邪，至於阿邪要不要帶你二老去見那位司馬前輩，我小子就沒把握了。」

介子仁道：「咱二老省得……」

老太太也嘿嘿一笑，道：「去不去見司馬太白，已由不得你們了。」

李凱心中一沉，眞不該帶這兩個人前來，因爲這二人原是「魔」，魔就是難纏人物。

李凱以爲他替君不邪惹上麻煩了。

＊　＊　＊

三人匆匆的走到柳條溝，那李凱當先往一道斜坡林中走去。

老太太忽的伸出一手，好老的一隻大手，却十分有力量的壓在李凱肩頭上。

「小子，你莫非想溜？」

李凱道：「王八蛋想溜，已經帶到地頭上了，我爲什麼要溜？」

老太太就是不把手掌拿開，她與李凱併肩行。

李凱如果想溜，老太太就會揑碎李凱肩胛骨。

已經深入柳條溝，忽的傳來一聲胡哨聲。

李凱也回以胡哨聲，他對介子仁二人道：「就在林子裡，進了林子便看見我的那些好哥兒們了。」

李凱帶着興奮的高聲道：「我回來了！」

就在這時候，林中傳來君不邪的聲音，道：「阿凱，你把什麼人帶來了？」

李凱道：「是兩位前輩！」

「忽」的一聲，從高高的大樹上落下一個人來。

是的，這人正是君不邪。

君不邪自五丈高處落下地，看得介子仁也圓了眼。

介老太道：「這小子的輕功還不錯。」

君不邪迎着李凱，道：「阿凱，我來介紹，這二老是……他們當年人稱『江南雙魔』介子仁老前輩夫妻。」

君不邪抱拳，道：「介前輩！」

介子仁對李凱道：「把你弄到手的玉獅子快快的交出來呀！」

君不邪一聽，大喜過望，道：「阿凱，你把玉獅子已弄到手了？」

李凱點着頭，立刻取出個布包，道：「沒來得及把盒子弄來，玉獅子包在裡面。」

君不邪驚喜的打開布包，道：「太好了，眞的太好了，我又可以……」

介子仁道：「你又可以去見司馬太白了，是嗎？」

一怔，君不邪道：「二位前輩怎麼知道？」

介子仁道：「說起玉獅子，快帶我二老去見那司馬太白，否則，別以爲玉獅子在你手上，我二老却隨時可以再奪回來。」

君不邪一楞，道：「你們要見司馬前輩？」

介子仁道：「不錯。」

君不邪道：「二位前輩，你們要見司馬前輩當然可以，只不過我得先求得司馬前輩的同意，因爲，這件事我做不了主！」

介老太叱道：「不需要司馬太

白同意，立刻帶我們去見他。」

君不邪道：「對不起，我怕令二位失望。」

介老太比較火爆，她戟指君不邪，道：「先拿下你，由不得你不帶我二老前去。」

李凱已叫了。「阿邪，他們武功奇高，小心受制。」

他這裡話出口，那介老太已舉着雙掌撲向君不邪。

「小子，小心！」

君不邪見這老太太有些不講理，心中不悅。

他怎知這二人乃當年的江南魔頭，他二人做事均是隨其好惡而爲。

那介子仁一邊呵呵笑：「揪住他咱們馬上走。」

不料他話甫完，忽然「噫」了一聲。

只見介老太十七巴掌均抓空，那君不邪仍在原地未有退閃。

介子仁吃一驚，忍不住的驚呼：「羅漢腿！」

是的，君不邪早已使出「羅漢腿」功夫。

也只有羅漢腿功夫，才能躲過介老太的「神仙一把抓」。

介老太突然退後一丈，她對介子仁道：「老頭子，你來收拾他。」

介子仁道：「妳敗了？」

介老太道：「我不能動傢伙吧！」

突然一聲叱吒，介子仁道：「我動傢伙。」

只見他手上忽的多了一支尺長的鋼爪，指向君不邪，又道：「我老頭子幾十年來，甚少用到這傢伙，如今你既會使出羅漢腿功夫，想是那司馬太白教你的，太好了，你小心了！」

君不邪有些火大了。

「喂，動傢伙呀！」

「你怕了，那就帶我們去見司馬太白。」

君不邪搖搖頭，却反而拔出單刀來。

「老前輩，刀槍無眼呀！」

介子仁接道：「各憑造化。」

他對介老太又道：「看我把他肚腸抓出來，妳閃開，別濺一身血。」

介子仁邊說，邊往君不邪逼去，君不邪抱刀斜視介子仁手上的鋼爪。

猛古丁，介子仁拔身如飛，直往君不邪撞去。

君不邪見對方出手奇妙，由不得不抖出他的絕招來。

他一聲暴吼：「劈天門！」

這是乾坤刀法中之最，也是另一絕招「血泣令」的更上層樓。

那介子仁已經撞上君不邪了，忽然眼前一道厲芒，就如黑雲中的閃電，繞體劈來。

介子仁果然輕功了得，他幾乎雙足踹上那道極光，身子打偏又倒翻回原地。

那動作幾乎是違反動作的原理，出人意料之外。

只不過介子仁仍然驚出一身冷汗來。

他落地喘氣，戟指君不邪道：「好小子，你使的是乾坤刀法呀！」

君不邪道：「不敢相瞞，正是乾坤刀法。」

介子仁頓足道：「娘的，司馬太白呀，你把你壓箱底的玩意，也輕易傳人呀！」

介老太道：「老頭子，咱們聯手。」

「聯手？」

「是呀，江南雙魔聯手數十年，這有什麼不對？」

介子仁道：「老太婆，打不過就認輸，何必對付一個娃兒，砸了自己招牌。」

介老太道：「如果聯手也打他不過，咱們當然認輸。」

介子仁正在思付，忽的自林中奔來兩個漢子。

兩個人不是別人，牛天剛與屠仁來了。

那牛天剛個頭又高又大，他粗聲的對君不邪吼叫。（未完・六）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 空 羽・文 可 飛・圖

風塵俠侶

挾持人質學絕招　黃雀在後暗施襲



上文提要： 齊東海如今變成蒙面人來見百里虹，告訴她，自己和羅旭、小原三人從小就是好朋友，自從去錢洞之後，他在當場被羅旭傷了面容，三人自此各分東西，至今未找到小原。還說小原並不是大殺手，可能是羅旭想做天下第一人，故意造謠中傷小原。呂景文已恢復知覺，上門找小原學錢洞絕招，被陰美華趕走……

稍後，「盲道人」帶着陰美華來見小原。

「你不是盲道人？」

「正是貧道。」

「正是貧道。」

「你扶的何人？」

「這位姑娘是小俠的朋友嗎？」

小原一看，正是陰美華，道：「正是，你這是幹甚麼？陰姑娘和道長有甚麼過節嗎？」

「少俠別誤會！這位姑娘在街上買牛鞭，被人背後施襲昏倒，貧道驅走了那人……」

「那是甚麼人？」

「看側影頗似呂景文……」

小原爲憤怒道：「此人居然恩將仇報！那就多謝道長了！」

「怎麼，光是動動嘴皮子謝謝就成了？」

「在下願奉上千兩銀票答謝！」

「少俠的人情也未免太薄了吧，陰姑娘一條人命，只値一千兩銀子，貧道眞是爲陰姑娘抱屈！」

「道長要多少？」

「人命怎可以銀兩來衡量？」

小原道：「的確不能，這不過是表答酬謝之意。」

「如少俠一定要謝貧道，就把『錢洞』的武功傳我！」

小原一怔道：「原來是爲了這個。」

「少俠何出此言，在下救人只適逢其會，拔刀相助，至於請少俠賜告『錢洞』絕學，也是等於保持武林正邪力量的均衡。」

「我不懂你的意思！」

「是這樣的，貧道和呂景文及『瘋和尚』合稱『三奇』，武功在伯仲之間，如此則可相安無事，如有一個人突然有甚麼奇遇，武功突增，就非武林之福了，就像今日之事，要不是呂景文嚐了甜頭，爲何向陰姑娘下手，萬一貧道未遇上，少俠以爲會有甚麼後果。」

小原道：「也許他會不擇手段逼陰姑娘說出她所學的絕技，或者最後還會殺了她對不對？」

「對對，就是這樣。」

「道長要我傳你絕技，不使呂景文專美於前？」

「對對，也就是仍和他保持均衡，爲武林造福。」

小原考慮了一下，道：「就以道長臨危援手，救了陰姑娘這件事來說，在下傳你一招也不爲過！」

小原要去解陰美華的穴道。

「盲道人」道：「少俠且慢！」

「甚麼事？」

「呂景文這傢伙很詐，他是用『傷經殘脈』手法點的穴道，這一手很毒，如不知其厲害而由人解穴，陰姑娘必然內傷慘重。」

小原一驚道：「不能解穴？」

「不能由別人解，可以由她自

已慢慢去解，那就可以把『傷經殘脈』的傷害減到最低了。」

「原來如此，在下沒有聽說過。」

「少俠幸虧遇上了我，要不就危險了。」

「多久她才能自解穴道？」

「大約一個時辰吧！」

小原道：「既然陰姑娘被道長所救，在下就以一招相贈，聊表謝意。」

「少俠，一招是不是太少了些？」

小原道：「師父只會兩招，傳給徒弟一招，你以爲太少了嗎？」

「少俠只會兩招？」

「也許還多些，但目前只想起了兩招。」

「如果少俠今後又想起了別的招術……」

「一定再傳你一兩招。」

「多謝少俠，那就開始吧！」

當小原傳了「盲道人」第一招「開門引火」時，陰美華正好解穴醒來，一看這情景，不由一震。

她幾乎可以猜到，「盲道人」已嚐到了甜頭。

「小原，是怎麼回事？」

小原說了一切，陰美華道：「『盲道人』，我對你的說法表示懷疑。」

「什麼？我救了妳，妳反而懷疑我？」

「對，我懷疑你的動機。」

「學武只是接受小原的謝意而已。」

「小原記憶未復，忘了你們這些徒有虛名，却行爲不檢的武林名人，爲達目的，你們可以不擇手段。因爲，呂景文不會向我施襲。」

「盲道人」道：「只怕姑娘錯了，呂景文學了一招武功，他以爲太少，又怪姑娘從中作梗，阻止小原救他。」

這話是胡編的，但却擊中對方的要害。

薑是老的辣一點也沒有錯，「盲道人」猜也能猜出，小原記憶未復，騙他容易，必是陰美華反對。

因而陰美華信了大半。

「盲道人」道：「姑娘相信了吧，貧道既然接受少俠賜技，就希望能制住呂景文，所以他學了一招，貧道就必須有兩招才能制服他。」

陰美華道：「我們也沒有要你去制服他。」

「盲道人」道：「這是貧道的責任。」

陰美華道：「以後再說吧，謝了！」

「盲道人」走後，陰美華道：「小原，我以爲他的話未必可信，制住我的可能就是他而非呂景文。」

「沒有遇上呂景文之前，不敢斷定。」

「你爲什麼要傳給他？」

「人家救了妳，我不能一點人情味也沒有啊！」

「哼！都講人情味，將來全都送光了，別人會用你的武功來打你，你爲什麼不馬上弄醒我？」

小原說了呂是用了「傷經殘脈」手法。

「我從未聽到這手法。」

「我也沒有聽到，但爲了妳的安全，不敢冒險。」

陰美華把牛鞭蒸好，切片涼拌，吃起來很鮮，而且韌韌地也脆脆地，一般人不屑吃這東西，嚐過的人則讚不絕口。

吃過牛鞭也飲過酒，那就是點燃青春之火了。陰美華和其他少女一樣，熱情如火，百戰不疲。

當然，她也希望小原在她身上得到別的女人所沒有的長處及樂趣，所以非常賣力。

男人希望女人在床下是淑女，却又希望女人上了床變成蕩婦，甚至變成滿床飛的典型。

陰美華是處子，小原知道。

是不是由於這一點就對她好些，可能也有點關連。

就在二人激情如火，難分難解時，人影一閃入屋，被人制住了穴道。

來人居然就是「盲道人」。

兩小知道上了當，「盲道人」道：「我不必說什麼，小子，說出兩招絕學，貧道放你們一馬。」

小原道：「呂景文施襲是你編造的謊言？」

「何必多問！」

陰美華道：「放了我們，可以考慮。」

「你們會的絕學多，解了你們的穴道，貧道不是自找倒楣？」

陰美華道：「你要如何？」

「把另一招也說出來，反正那絕學也不是你們的祖傳。」

陰美華心想，他只知道小原會兩招，如果再傳他一招，小原和她還多會一招，可以答應，只是不知道傳了之後他會不會失信？

仔細想想，也許不會。

盲道人也知道小原會五七招，如今才想起兩招，今後他還有機會榨取，殺了他們實在不智。

「小原，你決定死還是吐出來？」

小原不出聲。

陰美華道：「道長眞能守信，學了之後就能解我們的穴道？」

「當然，今後咱們還會常來常往，小原想起了新招，還會說出來的對不對？」

聽這口氣，就不會殺他們了，陰美華決定再送一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誰叫他們在床上恣意顚狂，追求刺激而落入人家手中呢？

就在陰美華答應，小原要開始解說運勁及姿勢時，閃電般人影一閃入屋，一掌砸中了「盲道人」的背部。

這一掌絕對不會絲毫留情，「盲道人」「吭」地一聲往後窗處栽出七步，口鼻鮮血狂噴。

這是石破天驚的一擊，沒有任何預警。

「盲道人」已甩掉了呂景文，此外不會有別人和他走同一條路，所以在他全神貫注聽小原解說之下，被擊個正着。

「盲道人」也知道，這人物不大可能是「七子」中人，看速度，可能是「三奇」之一或者其他高人。

「盲道人」就一栽之勢，破窗而出，慢一步自然性命不保。

「盲道人」噴出的鮮血洒在牕紙上，也洒在牕上，此刻正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來人竟是「三奇」之一的「瘋和尚」。

兩小被點了穴道，嗅覺還是管用，陣陣臭氣充塞屋中，令人作嘔，居然還在屋中晃盪，散發臭味。

此人是小原的仇人。

那次是和「盲道人」合擊小原，而且是小原看到「錢洞」中的人分了神。

小原似乎忘了不久前發生的事，道：「你好像是『瘋和尚』，你是來找『盲道人』的，爲何不去追他？」

「瘋和尚」道：「也可以說是來補償你的。」

「補償什麼？」

「上次不小心打中了你。」

「你這人還有點良心。」

「我當然有良心，只不過我這人也很實在，雖是有補償你的，我想老衲救了你們兩條人命，你們也不會讓我白忙吧！」

陰美華早已猜透了他的心意，正要婉拒，小原却開了腔道：「救命之恩，怎能讓你白忙！」

「瘋和尚」道：「小施主你好心有好報，所以老衲不小心打你一下，不久就恢復正常了。」

陰美華道：「尚和風，我們都不是忘恩負義的人，所以決定把『錢洞』的絕學奉送一招。」

「一招？」「瘋和尚」道：「看來姑娘就比少俠小器了。」

「尚和風，小原一共才會兩招，沒有一個師父一招不留的吧？」

「據貧僧所知，小原共會三招。」

小原道：「對對，是會三招。」

陰美華差點氣昏，又不便明言要他說謊。

尚和風一高興又打起噎來，滿屋子都是大蒜的味道，道：「小施主，你的心好必命長，你會活到百歲。」

小原道：「我能活到這你年紀就夠了。」

「那就開始吧，早完也好早解兩位的穴道。」

小原立刻就教了他兩招。

這麼一來，「瘋和尚」就和陰美華會的一樣了。

當然，「瘋和尚」也比呂景文及「盲道人」多會了一招。

「瘋和尚」學會了之後，打了個很恭敬的問訊，道：「傳我絕學，即爲我師，以後有何差遣，只管吩咐。」

小原道：「別用這武功去做壞事就成了。」

「不會……不會……」「瘋和尚」還要囉嗦，小原道：「拜托！你可不可以幫幫忙，提早離開這兒？」

「爲……爲什麼？」

「你難道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道？」

「好好，我這就去，嗨！撿個黃道吉日，我也該洗一個澡了。」

解了二人的穴道，大搖大擺而去，屋中靜極了。

陰美華半天不說話，她恨小原太大方。

「你知不知道那絕學得來不易。」

「不記得了。」

「你雖然不記得了，我們也可以想像，必然得來不易。」

「大概是吧！」

「如果再有人來，你會不會把第三招也送人？」

「也不一定，如果遇上一個大好人。」

「好哩！別傻了，世上就找不出第二個像你的人了。」

小原道：「妳緊張什麼？我還有第四招。」

陰美華的眼睛又是一亮，吶吶道：「又多了一招？」

「是啊！只要開了頭，就像扯線頭越扯越長一樣。」

「可千萬別教給別人了。」

「當然不會的，誰也不教！」

陰美華爲他泡茶，道：「怎麼？我也包括在內？」

「妳剛才不是說過，誰也別教了。」

陰美華咬咬下唇道：「怎麼，在你的心目中，我和別人一樣，就沒有一點點的分別？」

「分別？有什麼分別？」

陰美華倒吸一口冷氣，就不出聲了。

第二天吃飯時陰美華道：「你不是要把第四招傳給我？爲什麼又裝着沒事的樣子？」

「我說過要傳妳？」

「你的記憶果然還沒恢復。」

「妳不是說過，誰也不要教嗎？」

「我說的是外人，不包括我在內，我學了等於是個武功倉庫，代你存起來，萬一有一天你的記憶力又衰退了而忘記，我不是可以再倒傳給你？」

小原想了一下，道：「這果然也是個辦法。」

於是，他又把第四招傳了她。第三招名爲「日出日落」，第四招是「旋乾轉坤」。

陰美華對他眞是體貼溫柔了。由於偶爾小原也會想到藍芝、金棠、秋玉潔、楊金蕊及百里虹等，陰美華不免躭心，日久膩了，他就會離開她了吧！

如何才能使他不膩，永保新鮮呢？

這天晚上，陰美華趁小原熟睡，偷偷出了門。

在七八里外鎮上，找到了一家勾欄的鴇母。

「啊……是陰大妹子，是哪一陣風把妳吹來哩？」

「黃大姐，無事不登三寶殿。」

把陰美華讓到後院屋中，這是鴇母黃韻秋的住處，丫頭急忙端上茶點，黃韻秋道：「既然大妹子有事而來，何不弄點酒菜，咱們邊說邊談？」

「不必了，大姐，我只是想來請教妳一些床上的功夫。」

「什麼？妳成家了？」

「也可以這麼說。」

「妳要學媚術就是了，是不是？」

「是的，我的相好喜歡這一套，而他也有好多女人，我怕他喜新厭舊，過幾天要換口味。」

黃韻秋比陰美華大十歲，也比陰美華的兩個亡兄大幾歲，過去熱過一陣子，這種女人走的路當然不會正，到最後，總離不了這一行。

只不過黃韻秋却唸過不少的書，而且來自書香門第。

她可以算是才女鴇母了，過去陰氏兄弟都要跟她學習文事，眞是一大諷刺。

「其實媚術的種類很多，但效驗並不十分明顯。」黃韻秋道：「漢朝時流行的媚術，說是『子日』洗澡能獲得男人的愛憐，中國自古以『干支』記日，每十二天就有一個『子日』。」

「靈嗎？黃大姐？」

黃韻秋道：「靈不靈衆說紛紜，『博物誌』卷三上說：「詹山帝女化爲詹草，其葉鬱茂，其花黃，實如豆，服者媚於人。」這詹草和「山海經」上說的淫草有異曲同工之妙，壯陽滋陰！」

陰美華也覺得這些方子都未必管用。

「唐時浙江鄞縣名醫陳藏器的『本草拾遺』上說：「食布穀鳥的腦骨，能使夫妻滿足。」黃韻秋又道：「唐朝的媚術盛行，甚至和巫術扯上了關係。唐玄宗的兒子棣王李琰有兩個妃子爭寵，其中一人向巫師求助，巫師給她一道符，要她偷偷放入李琰的鞋子裡。」

「放在鞋子裡？黃大姐，這一手似乎很奇妙。」

「當然，這是記載在『唐書棣王本傳』之中，諒不會假。這種符叫着『和合符』，在後世『萬法藏典』的『靈驗神符大觀』中仍然可見。」

陰美華道：「黃大姐，妳眞淵博！」

黃韻秋苦笑一下，道：「左道旁門而已，媚書又稱『回背』，意思是男人把背迴轉過來，也就是回心轉意的意思。」

「黃大姐，妳會畫這種『和合符』嗎？」

黃韻秋點點頭，續道：「潘金蓮和西門慶苟合之後，曾因和西門慶的琴童私通而被西門慶鞭笞。奇得很，後來潘金求助江湖術士劉理星，以『回背』爲她破解，居然又得到西門慶的寵愛了，直到西門慶在她身上脫陽而死爲止。」

「大姐，這個方子有沒有？」

「當然有。」黃韻秋道：「方子是有，效驗却不敢保證。用柳木刻男女兩小木人，寫上男女二人姓名及生辰八字，用七七四十九根紅線紮在一起，且用紅紗蒙住男木人的眼，用艾草塞其心，用釘子釘其手，再用膠黏其足，暗藏男人枕內，再以朱砂的符燒灰，放入男人茶內……」

「黃大姐，以紅紗掌其眼，釘其手，粘其足以及用艾草塞其本人之心等等，不知又是用意何在？」

黃韻秋道：「紅紗蒙眼能使男人看到的妳如西施王嬙一樣的艷麗；艾草塞心，使他愛妳之心充滿心腔；釘其手是使他永不會再打妳；粘其足是使他永不離開女的……」

「黃大姐，我要一一記下來……」

陰美華在寫，黃韻秋在一邊提示。

這工夫門外走過一個一身綾羅綢緞，走路渾身顫動，吊兒郎當的年輕人，向黃韻秋齜齜牙。

黃韻秋打個招呼，道：「少俠你好！」

那小子揚揚手，就走了過去，陰美華道：「大姐，是甚麼人哪！這一帶不是不許嫖客來往嗎？」

「噢！這小子例外……」

這小子在後窗外聽了一會，不久陰美華辭出，返回客棧，這小子才發現了小原也在。

第二天陰美華外出，小原招待了一個不大受歡迎的客人——楊金虎。

這小子永遠是那份德性，綾羅綢緞穿在他的身上，怎麼看都不襯配，小原道：「眞是稀客！」

小楊道：「歡迎還是不歡迎？」

「你該有自知之明，看來你的武功又恢復了。」

「還好，反正我這點武功，恢不恢復都差不多。」

「有甚麼事嗎？」

「怎麼？老朋友，沒事就不能聊聊？」

「咱們之間沒有甚麼好聊的。」

「今天，這話最好別說。」

「甚麼意思？」

「我有個秘密要告訴你。」

小原以爲他是來挖他的秘密的，道：「你的秘密我沒有興趣，如果你能早點走，我會很感激你的。」

「小原，如果你把我趕走，你會後悔！」

小原道：「那就說吧！甚麼事？」

「也不送上一杯茶？」

「渴了自己倒！」

楊金虎自己倒了二杯茶灌了下去，坐下把雙足放在桌上，小原用脚一扳，給他弄了下去。

楊金虎道：「有人想愚弄你！」

「誰呀！」

「你枕邊的人。」

「是指陰美華吧？你破壞別人，惡意中傷，我可能會信，說她的壞話，你就是枉費心機了！」

「這一點我也知道。陰美華能以不太美的條件把藍芝等美女都擠了下去，一定有她過人的手段！」

「你想說甚麼？如果只是這件事，還是免開尊口！」

「陰美華要以巫術來蠱惑你。」

「巫術？」

「對！要使你永遠迷戀她，永不離開她。」

「即使是眞的，那不也很好嗎？她下了床處處體貼我，上了床嘛，花樣不斷翻新，趣味無窮！」

「知道她的動機嗎？」

「她只是喜歡我而已！」

「這想法很危險，但也比較容易說服你，因爲她不太美，所以要百般地關切已補外貌的不足……」

「我不信！」

「我知道你不信，要是別人說出來，你一定信。」

「對，話出自你口，我絕對不信。」

「好，你把鞋子脫下來。」

「幹甚麼，又要動歪腦筋？」

「絕不，我已徹底覺悟，你這種朋友一定要交。」

「你的話要打個對折才可信！」

「脫下來你就明白了。」

小原脫下，楊金虎叫他揭開鞋墊，小原不由一怔，下面有一張黃表紙，上面似乎畫了符咒。

「這是甚麼人？」

「這叫『和合符』，又叫『回背』。」

「你說甚麼呀！」

楊金虎把陰美華的動機又說了一遍，那夜在黃韻秋門前走過的年輕人就是他，已看在他爹的面上，黃韻秋不能不賣他的帳。

小原却連連搖頭，道：「不可能，她不會的……」

「現在說這些都嫌早了些，待會陰美華回來，你技巧地搜搜她的菜籃子或身上。」

「搜甚麼？」

「小木人或布穀鳥。」

「你是說她要用柳木人施行巫術？」

「八九不離十兒！」

「你怎麼知道她會如此？」

楊金虎說了在勾欄中偶爾發現了陰美華去找鴇母黃韻秋，聽到她們談論蠱惑男人的事。

小原楞了一陣，還是不信。

楊金虎道：「不信是對的，至少証明你一個重情感的人，不易爲別人的流言改變主意。」

「尤其是你的話……」

「小原，我的形象不佳，也不怪別人，要恢復別人對我形象的看法，只有改頭換面。我走了，但明天會再來，你自己不妨留意一下，我是不是說謊？」

楊金虎走後很久，陰美華回來了。

小原不願相信楊金虎的話。只不過，却又忍不住要看看她買回來的東西。

籃子裡有些小原愛吃的魚肉，下面居然有一隻鳥，小原心中一動，道：「美華，這是不是布穀鳥？」

陰美華微微一窒，道：「布穀鳥，甚麼布穀鳥啊？這是鵪鶉，是補身體的鳥類。」

由於布穀鳥和鵪鶉差不多，只是鵪鶉稍大些而已，小原不敢確定到底是布穀還是鵪鶉？

這天晚上，他留意之下，枕中果然有東西。

甚至她爲他泡的茶他也不眞喝，喝了又偷偷吐掉。

晚上做那事時，小原還是和平常一樣。

小原信了楊金虎的話的一部份了。

只不過他以爲一個女人希望男人對她忠心不貳，這也不算甚麼壞事，至少可以証明這女人是愛他而不會找其他男人的。

一早陰美華又出去買東西，楊金虎又來了。

「怎麼樣？我的謊言証實了沒有？」

「女人爲了鞏固男人對她的寵愛，作點手脚，正表示她對這男人的愛之深之切了。」

「小原，這想法很危險！」

「有甚麼危險？」

「你難道不知道？武林中人誰不想你的『錢洞』秘密？」

「你也包括在內？」

「你這麼說，我也不否認！你不以爲她對你另有企圖？」

「不以爲，我以爲她的企圖就是專寵。」

「看看你枕頭如何？」

楊金虎取出枕頭中的柳木人兒，果然是釘雙手，蒙其眼又粘其雙足。爲了爭寵，用這手法未免有些恐怖了吧。

「她有未買布穀鳥回來？」

「有，她說是一隻鵪鶉。」

「她唬你！因爲鵪鶉或鵪鶉蛋都是大補之物，買鵪鶉進補，可以說得過去，買布穀鳥是爲了甚麼？」

小原道：「楊金虎，我的事你免操心！」

「我，關心你也是應該的！」

「你大可不必爲我操心，你請吧！」

「爲了重行建交，我會在暗中監視她作壞事。那柳木人兒你不妨再放回枕中，只要不喝她爲你泡的茶成了。」

小原道：「我也不信這巫術眞有甚麼用？」

「小原，邪術也不可完全信，我走了……」

楊金虎跨出門檻一脚，另一脚還在門檻內，道：「小原，這後街上就有一家大賭場……」

「大賭場又如何？」

「你過去不是很在行？」

「我在行？」

「你的記憶仍沒全復，但賭技應該不會忘記的。」

「我會甚麼賭技，三脚貓而已！」

「可別枉自菲薄，你那兩套不賴呀！」

小原道：「你是說後街上有一家？」

「對，要不他去玩玩？」

「賭資不太寬裕。」

「我身上有七八萬兩銀票，也湊合了。」

小原把柳木人兒再放回枕內，二人來到後街上賭窟內。兩人在一邊咬了一陣耳根。

賭場中以賭牌九的人最多。四扇的也好，一翻兩瞪眼也好，總是十分過癮的。

一個單間中，有一桌牌九，賭得很大。

作莊的是個年輕人，看來很嫩。

這小子的年紀不過二十左右，在這大賭場中動輒上百萬的贏輸，眞是後生可畏，令人咋舌。

這小子並未贏，似乎也剛來不久。

小原接下「末門」的位子，押了五萬兩。分成前後兩道。

莊上這小子看了他一眼。

這小子看人的眼神很犀利，似能看到人的心神去。

似乎這種特別的眼神頗能啓發小原的記憶。

他以爲在甚麼地方見過這個年輕人。

這第一把莊上通賠。

第二把小原押了十萬，這次任何一家都超了十萬，「天門」押了三十萬兩。楊金虎拿起小原的牌看了一下，又放在小原的面前。

楊金虎本就站在小原的身後。

楊金虎未看以前是七點，他看了以後就變成「雜七」一對了。這當然是楊金虎身上藏了牌之故。

這種詐賭方式，自然並不是高明的，因爲馬上就可能有糾紛。換進的牌會有重複。

只不過公牌未用完，並未出現重複現象，而沒有帮梆，却又是莊上通吃。因爲莊上是前九點後面「板櫈」一對。

楊金虎以「蟻語蜨音」道：「有點邪門！」

小原道：「的確，這個人不簡單！」

一連七八把，小原贏少輸多，已經輸光了。

小原要退出，莊上道：「老兄先別走，你可以再賭一次，你贏了我照賠，我贏了你，簽個賣身契賣給我跑腿一年……」

「賣身契？」

「對！一年一晃就過去了！」

「你買我這人幹甚麼？」

「只不過是要你在武林中找一個人而已。」

小原正在考慮，楊金虎道：「我來簽如何？」

莊上道：「你的賣身契不值錢！」

小楊道：「可以，我們兩個人一起簽，但要三百萬！」

莊上根本未考慮就答應了，而且把三百萬兩銀票放在枱上，加上零頭，足有三百五十萬。

也就是說，他的枱面是絕對夠賠的了。

其餘幾家也押了，莊上重新洗

牌。

小原一賭就記起了賭的技巧，包括作牌及監控自己和別人擲骰子的點數等等，都是他很拿手的。

這次楊金虎要代他揭牌，被莊上所阻了。

他說第一次楊金虎趁看牌時換了牌，他睜一眼閉一眼就算了，這一次則不可，因爲贏輸的結果非同小可。兩小暗叫一聲「厲害」。

小原一翻牌，心頭一涼。

明明是他作的牌，而且還以內力改變過骰子的點數，他應該拿副前八後九點的牌才對。

但是，這副牌不論怎麼配都不超過二三點。

結果莊上前六後八點，吃小原，賠了另外三家。

小原該作的都作了。例如對方打骰子，他相信不是打七點，小原讓它變爲七點，洗牌砌牌時也破壞了他的作牌。

只不過，這一切似乎都擋不住這小子的手法。

此刻這小子推牌而起，道：「走吧！」

小原道：「去何處？」

「找個地方聊聊！」

楊金虎道：「你小子詐賭，我們輸得寃枉！」

年輕人道：「說了不算　想賴皮？」

楊金虎道：「誰賴皮，你玩假，我們不找你算帳，你已經夠幸運了，你少嗆唬！」

年輕人道：「去不去？」

楊金虎道：「把我們輸的吐出一半，我們可以考慮。」

年輕人伸手一抓……

這一抓根本還沒有抓上楊金虎，大約還距七八寸光景，在場很多人都看到了，小原更看得清楚。

但是，楊金虎却尖叫一聲，胸衣「刷」的出現五道爪痕，而且還滲出了血漬，楊金虎倒退三大步。

楊金虎看看胸前之傷，驚得發楞。

小原則微噫了一聲，雙目發直盯住這個年輕人。稍後，二人跟這年輕人出了賭場，去了酒樓。

年輕人叫了很多的菜和名酒。

他叫小原和楊金虎暢飲，不必客氣。

小原道：「你貴姓？」

年輕人道：「我叫李照。」

小原又楞了一下，道：「你要我們爲你找個人？」

「對！一個年輕人！」

「這年輕人的姓名和外貌……」

「有了姓名還用你們找？」

「外型呢？」

「身材和你差不多……」

「這樣找一個人，何年何月能找到？」

「能！第一，他有夢遊症，但很少犯，其次，他的頭頂上有一顆紅痣。」

小原的目光一凝，但沒有出聲。

楊金虎道：「就算有這兩點提示，還是難上難！」

年輕人道：「還有一點，那年輕人的身手不錯。」

年輕人留下十萬兩銀子就走了。

他說要找他們二人十分容易。

「小原，你似乎也非他的敵手！」

小原不出聲，陷入深思凝想之中。

「小原，我總以爲這小子有點娘娘腔！」

小原還是未出聲，由於那年輕人抓楊金虎那一手很絕也很奇，又啓發了他的回憶。

他似乎認識那一招，也見過這個人，只是印象很模糊，正因爲如此，他忽然想起了一招，却和李照用的這一招不同。

小原絕對不能讓楊金虎看到這些招式的演練，穿窗而出，一會就不見了。

返回客棧，陰美華正在焦灼地等他。

「小原，你去了何處？也不說一聲，急死人了！」

小原道：「我又想起了一招。」

陰美華大喜道：「快點演練幾遍。」

小原在屋中練，陰美華在外面看。

高深的武功(內家功夫)和外家拳脚功夫不同，不僅是四肢的運功，還要配合上眞氣的運行。

在一邊看只能學到皮毛，學不到眞髓。

練熟了以後，小原教了她這招「引蝶招蜂」。

第二天陰美華出門買菜，楊金虎又來了，道：「小原，我內心很焦急，但急也沒有用。」

「急什麼？」

「陰美華是爲了你的武功。」

「即使如此我也不後悔。」

「你怎知她一旦得到絕技後不會爲她的兄長報仇？」

小原道：「你少在這兒挑撥離間。」

「嗨！小原，這只怪我以前的行爲不檢。」

「你請吧！我不會被你說服的。」

「小原，那小子武功是不是很怪？」

「對！也很絕，其實那一手就是『隔山打牛』。」

「你眞的不認識此人？」

「當然。」

「我以爲他可能是個女人。」

「女人？我沒有注意這一點。」

「她很會易容化裝，但由她的雙手可以看出。」

小原道：「我們不也易了容。」

「是啊！我們要是不易容，看來會養眼些。」

「你易不易容，都是帥哥。」

楊金虎道：「小原，你別罵人了，我倒覺得，在賭場中你要不易容而仍是本來面目，那小娘們可能會看上你的。」

「你走吧！陰美華快回來了，她不喜歡你。」

「老實說，我也不喜歡她。」

楊金虎走後，陰美華就回來了。

「小原，『三奇』又在鎭上。」

「這三個傢伙眞差勁，只怕還不死心。」

「他們再來，叫他們吃不了兜着走。」

「不過，這三個人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他們只想利用別人，別人能利用他們？」

「能，只要答應再傳他們武功，他們一定幹。」

「什麼？你要傳武功給他們？」

「那有什麼關係，叫他們去辦事總要使他們立於不敗之地才行呀！再說，我們會的永遠比他們多。」

陰美華很不高興。

她，眞怕小原濫教，使這門絕學到處都有，凡是絕學，一定是很少有人會才對，很多人會就不稀奇了。

「小原，你這是胡來，終會後悔的。」

「我要利用他們。」

「他們能幹什麼呀？」

「找人。」

「利用他們找人？找什麼人？我也可以找呀！」

小原道：「妳不行。」

「你這麼瞧不起我？」

「不是瞧不起，而是找人最好常去澡堂子，才能看到別人身體上的特徵。」

「什麼特徵？」

「身材像我，頭頂上有顆紅痣。」

「這……」陰美華道：「頭頂上有紅痣，在澡堂子中也不易看到，總不能逐個扳開人家的頭髮絲看哪。」

「在澡堂子中同池洗澡也好，或者在別人的躺椅旁走來走去也好，都極接近，容易看到。」

「你找一個頭上有痣的人幹什麼？」

「妳又何必管這種事。」

「也許有一天被我碰巧遇上那個人。」

「是別人要我找的。」

「是什麼人？他找這頭上有痣的人是爲了仇恨嗎？」

「說了妳也不知道。」

「如果找到了如何和他聯絡？」

「這一點我還沒有問他，等遇上他我會問的，妳在何處遇上了『宇內三奇』的？」

「天香酒樓。」

小原立刻就出了門，陰美華連連跺脚。

本以爲她是武林中第二個會「錢洞」武功的人，現在已有五六個人了，連忙追出，她仍要設法阻止。

「三奇」在酒樓上眼見小原上了樓，大爲震驚。

三人立刻互交眼色，暗暗戒備。

小原道：「你們是來找我的吧？」

「盲道人」道：「可以這麼說。」

小原道：「是不是爲了『錢洞』的絕技？你們還不知足？」

三人不出聲，心照不宣。

小原道：「如果你們三人願爲我差遣跑跑腿，我可以考慮。」

「『三奇』中人爲你跑腿？沒聽錯吧？」「瘋和尚」大聲嚷嚷，呂景文道：「小聲點成不成？」

「怕什麼？這小子的話已經當衆出了口，咱們遮遮蓋蓋又有什麼用？這不就叫着『掩耳盜鈴』嗎？」

小原道：「尚和風，你不願意？」

「佛爺名列『三奇』之中，豈能爲你小子跑腿？就憑這句話，佛爺就要好好地修理你了。」

小原道：「這麼說，你是恩將仇報了？」

「你小子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傳了你兩招？」

「盲道人」和呂景文一驚，「瘋和尚」比他們多學了一招，那還得了，「盲道人」道：「怎麼，你多傳了他一招？」

「對，如果你們願意聽我差遣，每人兩招，絕不會厚此薄彼，怎麼樣？要不要考慮一下？」

「瘋和尚」忽然出了手。

他以爲小原比他只多了一招，他也許可以擺平他。只要除去小原，當今武林就數他的技藝最高了。

「瘋和尚」用的正是第二招「素手摘虹」。

陡然出手，又是「三奇」中人，眞是雷霆萬鈞。

小原未防，疾忙閃避。

「瘋和尚」的第一招又立刻施出，也就是「開門引火」。

小原急切中用上了「日出日落」，這是第三招。

「瘋和尚」有點倚老賣老，欺他年輕。

不論是火候和經驗，小原都不能和他比。

當然，這種看法並不可靠，人的天賦和智商是不可以年齡來限制的，「瘋和尚」突然感到無法負荷的壓力如山壓到。

所謂壓力，不僅是指重量，還包括速度和機變。

他體會到，絕學多學一招就難以抗拒。

「啪」地一聲，腰上挨了一掌，歪歪斜斜退了五步。

樓上還有七八個食客，有人大聲叫「好」！

「瘋和尚」受到挫折，不由遷怒叫「好」的人，道：「剛才是哪一個叫好？」

叫「好」的人自然不敢招惹「三奇」中人，就不出聲。

「如不站出來，我就認定你們七個人都叫了『好』！」

「瘋和尚」一脚把那兩張桌子踢翻，兩桌上七個食客奔逃下樓而去，而「瘋和尚」的目的也正是如此。

他怕這些人再看熱鬧，到處胡說，就把他們嚇跑。

「瘋和尚」以爲，小原只多會一招，挨了一下之後，如小原再用那一招，就不靈了，於是他又攻上。

小原用第一招「開門引火」接下「瘋和尚」的第二招「素手摘虹」，「瘋和尚」再接第二招「素手摘虹」却以「開門引火」迎之。

兩人連續使用這兩招，交互施用，却是平手之局。

陡然間小原再用上第三招「日出日落」。

果然這一次沒有砸中「瘋和尚」。

「瘋和尚」道：「小子，你能再砸我一掌，我就爲你跑腿，甘願受你差遣，絕不食言！」

語音未畢，小原的第四招已出了手。

「旋乾轉坤」一出手，「啪啪」兩聲連中兩掌。

「瘋和尚」倒退七步，把一張桌子壓垮。

「盲道人」和呂景文連連拍手。

「瘋和尚」何等身份？丟此大人，怎肯罷休？忽然撲向「盲道人」，施出第二招「素手摘虹」。

由於是施襲，而「盲道人」又未學這一招，一下子就失招挨了一下，被砸了個踉蹌，受了內傷。

呂景文立刻戒備。

「瘋和尚」道：「佛爺剛才答應過小原，如我再中掌就甘願爲他跑腿，你們二人比我還差，因爲你們只會一招，要不要和我共進退爲他跑腿？」

「盲道人」和呂景文眞說不出這句話——願意。

「說不說，願不願意？」「瘋和尚」道：「如果不說，我挨的揍，受的侮辱，都要在你們二人身上收回來。」

這就叫着「城下之盟」，二人固然怕「瘋和尚」多學那一招，但也不是絕對的，他們仍然覬覦小原的絕技，剛才親眼看到，大爲欽佩。

他們看出，小原剛才是以第四招砸了「瘋和尚」兩掌，眞是石破天驚，他們非但希望學到第二招，更希望學到第三或第四招。

他們以爲，小原也許不止四招絕技。

呂景文道：「小原，爲你辦點事，如果不是作壞事，我們當然不反對，但那武功嘛……」

小原道：「二人也各再奉送一招，將來如果三位的表現不錯，我還可能再奉送第三招呢。」

「三奇」中人到此地步，眞正是一文不值了，因爲他們全點了頭。

這工夫楊金虎上了樓，道：「『盲道人』！你過來一下！」

「盲道人」道：「你是那一棵葱，敢支使道爺？」

楊金虎道：「我是小原的朋友。」

小原不出聲，他實在瞧不起「三奇」，所以裝聽不見。

「盲道人」不敢反抗，唯恐小原對他的印象壞了。

在目前，「瘋和尚」又比他和呂景文多學了一招，萬一「瘋和尚」再多學一招，那就完蛋了。

「盲道人」厚着臉皮走近。

楊金虎坐在小原對面，道：「爲小原和我滿上一杯酒。」

「這……」「盲道人」在此以前，比楊金虎高出三倍還不止，小楊就是爲他提鞋，還嫌小楊的指頭粗。

想不到「虎落平陽」，受到閒氣。

「盲道人」目光如火，道：「你算什麼東西？」

楊金虎道：「你如果侮辱我，就等於侮辱小原。」

「盲道人」看看小原，小原像沒有聽到似的。

爲了絕技，「盲道人」只有按捺下一腔怒火，爲小原和楊金虎滿了一杯酒，氣得手都微微顫抖了。

楊金虎端起酒呷了一點，道：「站到一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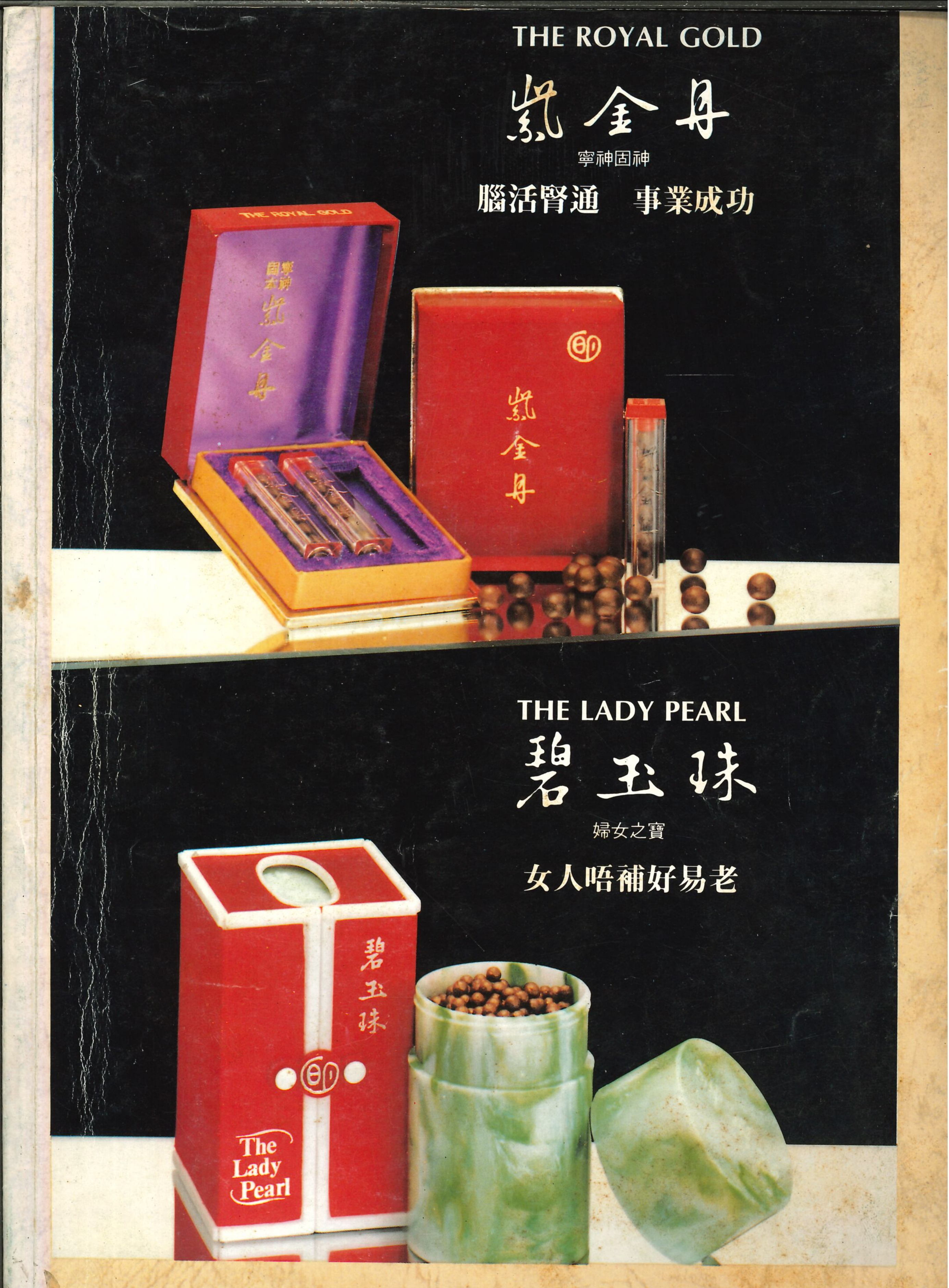
「盲道人」眞想一掌打去。

只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只好退到一邊。

楊金虎向「瘋和尚」勾勾指頭，道：「過來！」

「瘋和尚」裝沒聽見。

（未完・十）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